

樊明方  
编

# 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



出版社

香港孔安道纪念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211”建设基金

# 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

樊明方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 献　　辞

谨将本书献给香港孔安道纪念金有限公司的各位先生，以此表示我对各位先生的敬意，并表彰该公司对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贡献。《唐努乌梁海问题研究》课题能够圆满完成，是由于该公司提供了慷慨资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樊明方编.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604-1373-0

I . 唐… II . 樊… III . 唐努乌梁海 - 史料 IV . K928.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815 号

**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

**樊明方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A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25 印张 257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04-1373-0/K · 186 定价：18.00 元

# 序　　言

## —

“乌梁海”这一名称大约在公元 10 世纪就出现了，当时的中国文献把它译为“噶良改”或“斡朗改”。“乌梁海”不是族名，它是对分布在西起额尔齐斯河、东至黑龙江上游一带以采捕狩猎为业的森林中居民的泛称。“唐努乌梁海”这一名称出现于清代，是清人对居住于萨彦岭与唐努山之间的乌梁海人的称呼，同时也用来称呼唐努乌梁海人居住的地区。

唐努乌梁海居民主要是“秃巴”族人。早在唐代，它就以“都播”或“都波”的族名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唐代的历史著作曾有该部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元代的文献将该族族名译为“秃巴思”或“秃八”，现今通常把它译为“图巴”，1921 年后，“秃巴”被改称为“图瓦”。

唐努乌梁海地区原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清代，它是清帝国版图上的一个边远的行政区。按照历次中俄条约的规定，该地都在中国境内。有清一代，中国政府一直对该地实行着有效的管辖。19 世纪后半期以降，沙皇俄国加紧了侵略唐努乌梁海的步伐，不断向该地进行经济政治渗透并非法移民。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沙俄乘中国新旧政权交替、北部边疆统治薄弱之机，悍然宣

布对该地实行“保护”。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收回了该地。20年代初，该地区被苏俄控制，建立了唐努图瓦共和国。1944年，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

唐努乌梁海地区面积广大，仅1914年被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的地区就达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是个小问题。然而，由于有关历史资料少而零散以及某些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往我国学术界对唐努乌梁海的历史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人不揣浅陋，涉足于唐努乌梁海史这一学术领域。经过几年艰苦的搜求，积累了一些关于此问题的资料，现择要汇编成册，贡献给学界同好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其他读者。本资料汇编试图以历史文件说明唐努乌梁海本为中国神圣领土，揭示唐努乌梁海并入俄国的过程，为研究者提供基本的历史资料和资料线索。书中所收文献资料按问题编排。本书收入的文献资料均保持历史原貌，编者仅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拟定了每条材料的标题，将某些文件的中国夏历年换算成公历年，对原来没有标点、分段的文件进行了标点、分段，将有的外文资料译为中文。

## 二

本书所收资料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727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该专题资料说明了以下历史事实：

早在唐贞观年间，唐朝政府就已在结骨部地区设置坚昆都督府，都播是结骨的属部，唐努乌梁海从此归入唐朝版图。1207年，成吉思汗命长子拙赤北征“森林百姓”，拙赤降服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居民秃巴思人以及居住在该地的斡亦刺、撼合纳等部，取得了整个唐努乌梁海的土地。唐努乌梁海克穆齐克河流域在元朝称为谦州（也作欠州、谦谦州、欠欠州）。蒙古贵族占领谦州以后，

这里成为屯兵重地和手工业中心。元朝政府曾设立“欠州武器局”，负责制造、修理和管理军事装备。1270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派遣汴梁祥符（今河南开封市）人刘好礼到唐努乌梁海地区，担任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当地“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习惯于用杞柳树做杯皿，用“刳木为槽”的独木舟渡河，刘好礼请求元政府派内地工匠来此传授制陶、造船的技术，促进了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

明末清初，唐努乌梁海属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管辖。随着和托辉特部归顺清朝，唐努乌梁海也成为清朝的一部分。18世纪初，包括克穆齐克河流域在内的整个唐努乌梁海盆地都在清朝的管辖之下。当时这个地区的东部和中部由和托辉特首领博贝管辖，西部由归降清政府的厄鲁特王公策凌妄布管辖。雍正年间，清朝加强了对唐努乌梁海的控制，清中央政府开始直接过问该地的管理事宜。清政府对该地遭灾百姓予以赈济，对准噶尔首领策凌阿拉布坦索取唐努乌梁海西部地方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并派兵驻守特斯河一带保护乌梁海，还明令减轻唐努乌梁海人的贡税负担，在唐努乌梁海人中挑选基层官员，对当地民众予以组织。本书所收的《雍正帝谕著王大臣会议乌梁海防预鄂罗斯等侵犯事》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文件，是了解18世纪20年代清政府与唐努乌梁海地区关系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这个文件证明，唐努乌梁海当时毫无疑问地是清朝领土。

第二部分揭示了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签订的历史背景、该约签订的过程以及该约确定的唐努乌梁海北部地区与俄国边界线的具体走向。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蒙古北境中俄边界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俄国利用边界未定的状况，不断蚕食中国土地，诱迫中国边民投俄。在贝加尔湖以东以南地区，俄国势力继续从色楞格斯克、尼布楚等地向南推进，在唐努乌梁海及其附

近地区，俄国蚕食侵占中国领土的活动也愈演愈烈。清政府为阻止俄人侵占中国蒙古土地，强烈要求划定边界。在清政府的坚决要求下，1726年11月，俄国全权大使萨瓦率领使团来到北京。从1726年11月到1727年8月，中俄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和中俄边境进行了多次谈判，在中方作出一些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该约对唐努乌梁海北面的中俄国界作了清楚、明白、具体的规定，随后，双方分界官员对边界进行了会勘，缔结了详细的勘界议定书，树立了分界标志。从此，唐努乌梁海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获得了国际条约的保证。资料集第二部分以可靠的档案资料和庄严的国际条约反映了这段历史。过去，一些旧俄学者出于侵占中国唐努乌梁海的用心，歪曲历史，说什么按照中俄《布连斯奇界约》，边界应沿唐努山而行，只是由于当时的俄国国务官科雷乔夫态度马虎，才使中俄国界标志建在了萨彦岭；说什么唐努乌梁海成为中国领土“只是因为俄国人的误会和注意不周”。本资料集以铁一般的史实戳穿了这些谎言。

第三部分说明了1727年以后清朝治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情况。

从1727年到1911年的180多年中，清朝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突出地表现在五个方面，即编旗设官、征收贡赋、司法管辖、内务民政管理、边界保卫。

18世纪中期，清政府强化了对唐努乌梁海的统治，所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在唐努乌梁海编设旗佐，设置总管、佐领等官吏。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那些没有罪过的唐努乌梁海征服者后裔，仍保持了他们在唐努乌梁海的领地，他们属下的唐努乌梁海人编了佐领，但仍由他们管辖，向他们交纳贡赋。那些获罪的唐努乌梁海征服者后裔，则被剥夺了领地，原归他们管辖的唐努乌梁海人被编为五旗，改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这五旗是唐努旗、萨拉吉克旗、托锦旗、库苏古尔旗、克穆齐克

旗。清政府授予唐努旗总管副都统职衔，颁给印信，由他统管上述五旗。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的长时期里，唐努乌梁海成为一个由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行政区，有长有印，俨如一盟。19 世纪中叶和 20 世纪初，库苏古尔旗总管和克穆齐克旗总管先后获得清廷所颁的印信，该两旗总管改而直接听命于定边左副将军，唐努旗副都统衔总管的管辖范围缩小到唐努、萨拉吉克、托锦三旗。唐努乌梁海的佐领是以原来的鄂拓克为基础编成的。嘉庆年间，唐努乌梁海共有 46 佐领，其中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五旗共有 25 佐领。唐努乌梁海总管制度在清代实行了 150 余年。关于总管的产生程序、任职条件及职务关系的消灭，清代形成了一套制度。清代唐努乌梁海总管的产生要经过三道程序，即本旗推荐、将军提名、皇帝委任；担任总管职务必须具备威信、能力、文化等条件；总管职务是一种提名委任职，但带着浓重的世袭制色彩；唐努乌梁海总管职务关系的消灭有三种情况：死亡、病免、因犯错误或犯罪被撤职。唐努乌梁海总管必须对清朝统治者负责，必须完成清朝国家委托的任务，必须服从清朝的法律。他管理属民，征收贡赋并上交中央，巡查边界，维持秩序，服从清政府的调遣，他领取清朝的官俸。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他是清朝的地方官吏。

唐努乌梁海人必须向清政府交纳贡赋。唐努乌梁海出产珍贵的貂皮，此物价值高，分量轻，便于运输，因而，唐努乌梁海人向清政府交纳的贡赋主要是貂皮。唐努乌梁海人交纳贡皮是经过清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研究申报、皇帝批准的，是强制性的征收。唐努乌梁海人必须按照规定的品种、质量、数量、时间、地点、方式呈进贡皮，否则就要受到制裁。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人交纳的貂皮和灰鼠皮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其他皮张不给任何奖品。清政府向唐努乌梁海人征收贡皮是严格按照预定标准进行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偶尔做过些微小的变通。这些情形反映了唐努乌梁海人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隶属关系。

针对蒙古族聚居区的具体情况，清政府制定了《蒙古律例》。唐努乌梁海毗连喀尔喀蒙古，又曾长期处于蒙古族人的统治之下，因而清政府把唐努乌梁海人视为蒙古人，《蒙古律》也适用于唐努乌梁海地区。本资料集收入了几件清朝政府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案件的宝贵资料，这些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清政权的法制推行到了唐努乌梁海地区，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实行了深入具体的司法管辖。

唐努乌梁海僻处遥远的西北边陲，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将其与中国内地远远隔开，唐努乌梁海人是少数民族，清政府赋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利。然而，清朝对此地的内务民政没有放任不管，而是进行了一定的管理。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行政归属、地理方位、名山大川、纳税户数，清会典均有明确的记载。对唐努乌梁海人与其他部落的牧地纠纷，清政府派员予以处理。唐努乌梁海发生自然灾害时，清政府对灾民的生活予以安排。对于非法勒索、榨取唐努乌梁海民脂民膏的官吏，清政府予以惩治。清末并在该地兴办初级教育。鉴于唐努乌梁海地处边境，清政府在这里实行了边境制度和封禁政策。

清政府将唐努乌梁海人纳入了其武装力量体制。唐努乌梁海兵丁经常性的任务是守卫清朝边界。对于越界俄人，唐努乌梁海官员要送交上级处理，或者遣送回国。当清朝国家有战争发生时，唐努乌梁海兵丁要效力从征，为清朝冲锋陷阵。

关于清朝对唐努乌梁海的有效管辖问题，旧俄学者散布了不少谬论，否定中国对该地的主权；我国学术界虽肯定中国对该地的主权，然以往的有关著述由于缺乏资料，都语焉不详。本书所收的珍贵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唐努乌梁海人是清朝的臣民，清政府对该地充分行使了主权，实行了有效管辖。

第四部分反映了 19 世纪 60 年代中俄两国划定唐努乌梁海西面边界的情况。

1727 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沙宾达巴哈以东的中俄边界，俄国从北方向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的扩张受到了遏制。但是沙宾达巴哈以西的中俄边界没有划定，因为当时这个地区为准噶尔割据政权所占领。30 年之后，清朝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统一了中国西北地区，沙宾达巴哈以西的阿穆哈河一带也归于清朝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然而此地的中俄边界并未及时划定。俄国利用这一机会，继续从西方向唐努乌梁海扩张。到 19 世纪中叶，它已将阿穆哈河地区实际占领，原来游牧于此的中国唐努乌梁海人被迫内迁到克穆齐克河流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以后又在此约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使其侵占中国阿穆哈河地区的行爲合法化。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乌里雅苏台界约》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产物。同时，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又标志着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边界的完全划定，它们再次确认萨彦岭以南、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为中国领土，这对此后俄国向唐努乌梁海的扩张具有限制作用。

本专题所收资料揭示了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划定的过程，揭露了俄国恃强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以确凿的事实驳斥了俄国侵略者关于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谬论。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俄国加紧了侵占唐努乌梁海的行动，俄国政府拒绝对唐努乌梁海西面的中俄边界进行例行的会查，同时宣称“唐努乌梁海地区边界线不清”。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竟说 19 世纪 60 年代划定的唐努乌梁海西部的中俄边界系未经就地调查而“误订”之边界，“乌梁海地域之绝大部分，并无就地订定分界……该处昔年并无就地调查之事，……以彼时误订之分界，现在视为有效，实无此理由，”公然要求重新划界。读过本专题所收清朝档案资料和中俄国际条约，读者可以明白：俄人的上述说法与事实毫

无共同之处。

第五部分提供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进行渗透的资料。

19 世纪 60 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划定以后，唐努乌梁海的主要地区即萨彦岭以南、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仍然是中国领土，而且这个地区的所有中俄边界都已由国际条约明确规定，不存在任何争议问题。然而，俄国殖民者并不满足，他们对整个唐努乌梁海地区都垂涎欲滴，企图据为己有。先向唐努乌梁海盆地进行经济政治渗透，逐渐打下基础，然后在时机成熟时一举吞并，这是沙皇俄国在侵略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盆地时所采取的策略。这一部分从非法移民占据土地、非法采金、掠夺性贸易三个方面，揭示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俄国逐步向唐努乌梁海盆地渗透的情况，以及这一渗透过程中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交涉、清政府对俄国渗透所采取的抵制行动。

第六部分揭示了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的经过。

随着殖民规模不断扩大，沙皇政府日益加紧占领唐努乌梁海的步伐。当历史进入 1911 年的时候，占领唐努乌梁海这块中国领土已成为俄国的一步必走之棋。该年春天，俄国书籍报刊上关于吞并唐努乌梁海的言论喧嚣一时，俄国故意焚毁界牌，拒绝会查边界，俄国伊尔库次克当局召开会议，研究侵略唐努乌梁海的措施。1911 年 11 月，俄国内阁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逐步吞并唐努乌梁海的方针。1912 年 2 月初，在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头，沙皇政府调整了不久前制定的政策，加快了侵占唐努乌梁海的步伐。1914 年夏，沙皇政府导演的唐努乌梁海“自愿归顺”俄国的丑剧终于上演。该部分史料为读者勾画出了俄国吞并唐努乌梁海的大致过程。

第七部分展示了《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全貌。

1914年俄国以“保护”名义变唐努乌梁海为其殖民地，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给当地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国人民不堪忍受侵略者的蹂躏，强烈要求政府收复领土，维护主权。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复海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四年时间，包括外交交涉和武力收回两个阶段。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设佐理员交涉为第一阶段。此期北京政府的态度极为软弱，交涉毫无结果。十月革命之后的武力收回是第二阶段。此时俄国进入内战时期，旧俄白党在唐努乌梁海的殖民统治已经动摇。与此同时，外蒙地方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有所恢复，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的势力有所增强。在此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与外蒙地方政府联合出兵，乌梁海人民发动反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终于在1919年驱逐了俄国殖民者，收复了祖国这块神圣领土。

与五四运动同时的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的斗争，获得了胜利的结局，17万平方公里土地失而复得。这件事在中国反侵略的斗争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迄今为止，国人对此知之甚少。本书提供的资料，有助于增进国人对此事的了解。

第八部分揭示了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始末。

1919年回归的唐努乌梁海只在祖国的怀抱里生活了不长时间。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唐努乌梁海采取了如下政策：放弃“保护”的名义，同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支持它与中国分离。在苏联（1922年以前为苏俄）的影响下，唐努乌梁海重新沿着一条脱离中国的道路发展，最终在1944年被并入苏联。本书的有关资料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大概过程。

本书的五个附录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阅读资料正文提供方便，有助于读者对资料正文的理解。

本人搜集的关于唐努乌梁海历史的资料不止这些，因篇幅所限，尚有一些饶有趣味的资料未能编入，请读者原谅。

樊明方  
1998年11月4日

# 目 录

## 序言

一 1727 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	(1)
1.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	(1)
2. 唐努乌梁海归顺清朝 .....	(7)
二 《布连斯奇界约》与唐努乌梁海北境中俄国界的确定 .....	(18)
1. 《布连斯奇界约》产生的历史背景 .....	(18)
2. 《布连斯奇界约》的签订过程 .....	(23)
3. 《布连斯奇界约》确定的唐努乌梁海北境的中俄国界 .....	(39)
三 1727 年以后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治理 .....	(54)
1. 编立旗佐 设置官吏 .....	(54)
2. 征收赋税 .....	(71)
3. 司法管辖 .....	(78)
4. 内务民政管理 .....	(83)
5. 边界保卫 .....	(93)
四 19 世纪 60 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 .....	(102)
1.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	(102)
2. 唐努乌梁海西境中俄界牌的建立与《乌里雅苏台界约》	

的签订	(114)
五 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 的渗透	(135)
六 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	(156)
七 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	(196)
1. 俄国十月革命前中俄关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交涉	… (196)
2. 北京政府派严式超率兵前往唐努乌梁海	… (22)
3. 中国武力收复唐努乌梁海	… (234)
4. 收复海境后中国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 (264)
八 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	(276)
 附录一 唐努乌梁海历任总管小考	(288)
附录二 唐努乌梁海大事记	(295)
附录三 参考书目	(305)
附录四 韵目代日表	(309)
附录五 六十干支表	(310)
 后记	(311)

# 一 1727 年以前中国政府对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 1.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对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 《北史》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咥、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河咥、曷截、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素咽、篾促、萨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啜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

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纳启人，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

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子也咥为小可汗。处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

（《北史》，第 99 卷，《铁勒》）

### 《通典》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都波者，铁勒别种。南去回纥十三日行。分为三部，自相统摄。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为粮，兼捕鱼射猎为食，而衣貂、鹿之皮，贫者缉鸟羽以为服。婚姻，富者以马，贫用鹿皮及草根为聘礼。死亡以木柜盛尸，置山中，或悬于树上，送葬哭泣略与突厥类。莫知四时之候。国无刑罚，偷盗信征其赃。大唐贞观二十一年，遣使朝贡。

（杜佑：《通典》，第 199 卷，《边防》十五）

### 《新唐书》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

.....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分三部，

皆自统制。其俗无岁时。结草为庐。无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饭，捕鱼、鸟、兽食之。衣貂鹿皮，贫者缉鸟羽为服。其昏姻，富者纳马，贫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椟敛置山中，或系于树，送葬哭泣，与突厥同。无刑罚，盗者倍输其赃。贞观二十一年，因骨利干入朝，亦以使通中国。

.....

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坚昆，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东至骨利干，南吐蕃，西南葛逻禄。始隶薛延陀，延陀以颉利发一人监国。……贞观二十二年，闻铁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献方物，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入朝，太宗劳享之，……帝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隶燕然都护。

(《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

### 《太平寰宇记》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河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北海南则有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有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随水草流移，人性凶恶，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掠为生。近西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国，有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此其异也。唐史云：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

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霑等散在碛北，铁勒部内之诸部也。贞观二十年，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县，铁勒拔野古、同罗、仆骨、都波、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贡献，因奏：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为主，以自死败，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也，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汉官，养育奴等。太宗既已破延陀，欲遂空漠廷，见其使甚悦，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县麻，浮觴积裁以礼之，异日召铁勒等人行宫，张乐以宴之，拜为郎将及昭武校尉等官。……

（《太平寰宇记》，第 198 卷，《铁勒》）

### 《蒙古秘史》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卯年命拙赤将右手军，征森林百姓。不合为向导而去。斡亦刺惕之忽都合别乞先于万斡亦刺惕来降，来而引拙赤，入其万斡亦刺惕之失黑失惕之地矣。拙赤受斡亦刺惕，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思等（部）之降，乃至万乞儿吉思（之地），则诸乞儿吉思之官……来降，将白海青之属，白马之属，黑貂之属来谒拙赤矣。

（道润梯步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 269 页）

### 《元史》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

敕徙镇海……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

（《元史》，第 6 卷，《世祖纪》，至元二年春正月癸酉）

赈欠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

（《元史》，第 6 卷，《世祖纪》，至元六年二月丁酉）

徙谦州甲匠于松山，给牛具。

（《元史》，第 7 卷，《世祖纪》，至元七年六月丁亥）

谦州织工百四十二户贫甚，以粟给之，其所鬻妻子官与赎还。

（《元史》，第 11 卷，《世祖纪》，至元十八年六月丙寅）

赐谦州屯田军人钞币、衣裘等物，及给农具渔具。偿站匠等助军羊马价。

（《元史》，第 11 卷，《世祖纪》，至元十八年闰八月壬戌）

给欠州屯田军衣服。

（《元史》，第 12 卷，《世祖纪》，至元十九年十一月甲子）

欠州武器局，秩从五品。大使、副使各一员。

（《元史》，第 90 卷，《百官志》）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获海都之户三千余户还至和林。有诏进取乞里吉思。三十年春，师次欠河，冰行数日，始至其境，尽收其五部之众，屯兵守之。奏功，加龙虎卫上将军，仍给行枢密院印。海都闻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复败之，擒其将孛罗察。

（《元史》，第 128 卷，《土土哈传》）

刘好礼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好礼幼有志，知读书，通国言，宪宗时廉访府辟为参议。……七年，迁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兰。其地距京师九百余里，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好礼请工匠于朝，以教其民，迄今称便。或言榷盐酒可以佐经费，好礼曰“朝廷设官要荒，务以绥远，宁欲夺其利耶！”言者慚服。

十年，北方诸王叛，执好礼军中，几死，其大将以好礼善应对，释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礼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礼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师，肯还之耶？”十七年春，好礼率众走别部，守阤以待兵至。遇叛王军，迫好礼西踰雪峨岭。好礼自度，踰是则无望其还，遂以衣服贿叛王千户，始获东出铁壁山口，间道南走数日，从者继至且千人。……

（《元史》，第167卷，《刘好礼传》）

贾塔刺浑，冀州人。太祖用兵中原，募能用炮者籍为兵，授塔刺浑四路总押，佩金符以将之。及攻益都，下之，加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左监军，便宜行事。师还，驻谦谦州，即古乌孙国也。岁己丑，将所部及契丹、女直、唐兀、汉兵，攻斡脱刺儿城。……十六年，卒。

（《元史》，第151卷，《贾塔刺浑传》）

伯八，……父脱伦阁里必，扈从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

世祖即位，以伯八旧臣子孙，擢为万户，命领诸部军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亲王昔列吉、脱铁木儿叛，奔海都。伯八以闻，且愿提兵往讨之，未得命，为彼所袭，死焉。

（《元史》，第193卷，《伯八传》）

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昂〕可刺河，北入于海。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与〕畏吾儿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土产名马、白黑海东

青。(昂)〔昂〕可刺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思，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昼长夜短，日没时炙羊肋熟，东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载骨利(斡)〔干〕国也。乌斯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潼，咸就乌斯沐涟以祭河神，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撼合纳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此，因以为名。在乌斯东，谦河之源所从出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为甚，野兽多而畜产少。贫民无恒产者，皆以桦皮作庐帐，以白鹿负其行装，取鹿乳，采松实，及罽山丹、芍药等根为食。冬月亦乘木马出猎。谦州亦以河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种秋成，不烦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益兰者，蛇之称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见一巨蛇，长数十步，从穴中出饮河水，腥闻数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即于此州修库廩，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剗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

## 2. 唐努乌梁海归顺清朝

### 康熙帝命增给博贝兵丁以招抚乌梁海

1715年7月30日（康熙五十四年七月一日）

上谕议政大臣等曰：近和托辉特公博贝奏请招抚乌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属厄鲁特、都尔伯特丹津一千户人，若伊等抗拒不服，即行攻取等语。似此动作以张声势，甚是。其间设有不睦，致相仇敌，闻博贝之兵前往，以为大将军至，纷纷扰乱，便不得彼

真信，虽策妄阿喇布坦兵来救援，地方亦远，更有阿尔台岭之雪拦阻，不能前进矣。又据博贝奏：臣有兵一千五百，度已足用，若圣意以为尚应添兵，则有根敦扎萨克罗卜藏所属翁牛特兵、扎萨克济纳米达兵、扎萨克台吉阿里雅兵，俱善于攻战，可以破敌，将此三扎萨克兵添给足矣。著照博贝所请。将三扎萨克兵添给博贝，带领前去。遣人往乌梁海处，以好言招抚，若不归顺，逃入树林深密处，亦无关紧要，相机行事可也。至都尔伯特丹津处，应再探其情实，或抚或剿。博贝领兵前往时，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兵向我喀尔喀直冲前来，即著尾其后以牵制之。都尔伯特丹津与厄鲁特散秩大臣策凌为弟兄，可令策凌遣一亲信人，写给书信。尔等将现在所议之事发与博贝，或派章京，或笔帖式，飞驰前往，并带车领人同去，即随博贝兵一齐进发。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2卷，第21~22页）

## 大学士松柱奏乌梁海头目和尔罗迈归顺

1715年10月13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九月十七日己酉。

大学士松柱又奏曰：三等侍卫达席、主事巴尔赛等报称，和施惠特公宝贝<sup>①</sup>领兵招抚乌里扬海<sup>②</sup>事情，臣同议政大臣会议。议政诸大臣奏称，四年前乌里扬海头目和尔罗迈<sup>③</sup>被我巡哨人拿住，皇上宽恩不杀，又给重赏遣回，感戴皇恩，早欲投顺。但伊等妻子艰于携带，诚恐厄鲁特追赶，所以不曾来归。顷闻泽旺阿喇布坦侵犯哈密之信，遣伊子胡洛虎纳等，输诚来奏。伊子未回之前，我军即至，彼知皇上发兵是实，即时归顺。此虽因宝贝公往彼之

①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作：和托挥特·公·博贝。

② 乌里扬海，即乌梁海，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作吴梁海。

③ 和尔罗迈，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作和罗尔迈。

便来归，实皆皇上之恩，沦肌浃髓；故不发一矢，而乌里扬海即行归顺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

第1编，下册，第361页）

### 康熙帝论乌梁海归顺

1715年10月13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和托辉特公博贝疏报：所招抚乌梁海悉归顺。

大学士等奏曰：四年前，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为我哨兵擒获，皇上宥之不杀，且重赏遣还，以此感恩，早欲来归，特以携持妻子不便，恐为厄鲁特所追，迟迟至今耳。顷闻策妄阿喇布坦兵犯哈密，即先遣其子胡洛虎纳等来输诚，适博贝军至乌梁海，举部归顺。此皆由皇上之恩沦肌浃髓，故不发一矢而远人向化如此。

上曰：前吴三桂遣裸裸数万到平凉，助王辅臣与我军对敌，后来归顺，诸大臣皆欲杀之，朕谓：何以杀为？归顺，即良民矣。悉加恩宥，发回原籍。后进四川，至保宁，贼又欲率伊等与我军对敌，裸裸头目陆道清云：我等虽无知识，前蒙圣主不杀之恩，岂忍对敌，即登山去。平贼之后，伊等方下山，引导我军，极其效力。再，攻取尼布楚雅克萨城之时，俄罗斯数千人，诸大臣亦欲尽杀之，朕从宽遣回，西洋国闻之，皆云：攻其城而遣回其人，亘古未有。今乌梁海归顺，固自然之理也。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3卷，第2~3页）

### 雍正帝谕乌梁海借饷不必扣还

1724年1月27日（雍正二年一月二日）

谕理藩院：朕问贝勒博贝管辖之吴梁海人民近时何以资生，据奏：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两，买牲分给，各得

产业，今胜于昔，其所借饷银，伊将俸银逐年抵补等语。朕思博贝历年宣力，勋绩卓然，且吴梁海等众均系朕之百姓，岂有养育朕之百姓而借饷于朕之理！所借银两不必扣还。着行文将军祁里德知之。

（《清世宗实录》，第15卷，第1~2页）

### 雍正帝敕谕准噶尔首领策妄阿喇布坦

1725年5月23日（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

遣内阁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查史等往准噶尔敕谕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朕去岁遣使与尔定议疆界，大概以阿尔泰山岭为界，原未实指地名，今尔奏称以唐奴山阴之克木可穆齐克地方为词，又有哈噶斯地方系喀尔喀厄鲁特之界、哲尔格西拉胡鲁苏地方系会集之所、哈济尔地方系索林齐居住等语，此尔但陈奏其故，并未执意争求，应无庸议外，今姑以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处言之：喀尔喀、厄鲁特未拘兵时，原混杂住牧，今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泰山岭，筑城种地，自唐奴山阴之克木可穆齐克至博木地方，见有车零旺布、博贝吴梁海居住，今定疆界，自红郭垒至阿尔泰哈道里岭此千里内，所有巴斯库斯、索罗斯、毕汉、哈屯、阿尔古特、阿尔坦脑儿等处，为尔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为我疆界。……朕为元后，统一寰宇，尔所请可行，无不俞允，岂为蕞尔废地，致启争论！不过欲明疆界、永结和好耳。……特谕。

（《清世宗实录》，第31卷，第11~13页）

## 雍正帝命拨兵驻扎唐努山前特斯等处 保护唐努乌梁海

1726年4月10日（雍正四年三月九日）

上谕议政王大臣等曰：据遣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众佛保等奏称，策妄阿喇布坦以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地方原系伊所属，被丹津喇卜坦侵占，仍欲得此地方等语。今不令策妄阿喇布坦来使入内地，即于巴里坤地方遣回，恐策妄阿喇布坦乘此时发兵，侵扰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现今我满洲、蒙古兵丁在茂岱、察罕廋尔、扎克拜达里克驻札，著前锋统领丁寿带满洲兵五百名、蒙古兵五百名，副将军、贝勒博贝带喀尔喀兵一千名，前往唐努山前之特斯等形胜地方驻扎，于克木克木齐克居住之策凌旺布、乌梁海居住之博贝处，不时侦探。若策妄阿喇布坦侵犯乌梁海等处，贼兵若少，即袭击之；如贼势众，断不可轻进。著将军穆克登，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策凌、博贝等，应于何处防守预备，定议奏闻。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16卷，第20~24页）

## 雍正帝谕著王大臣会议乌梁海 防预鄂罗斯等侵犯事

1726年4月11日（雍正四年三月十日）

雍正四年岁次丙午三月初十日壬寅。

上诣恩佑寺。行礼毕，回宫。奉上谕：

朕昨为乌梁海人等降旨，虽已发兵驻防预备，又详思克木克

木齐克<sup>①</sup>所有乌梁海人等，俱系策伶妄布<sup>②</sup>、博贝等之人。其我兵收来交与博贝于公处看养之科罗尔卖等，俱系在喀尔喀边外树内打牲为生之人，而与策妄阿喇布坦之乌梁海接壤；且不惟与策妄阿喇布坦相近，而与鄂罗斯连界而居。伊等若得度日从容，税敛轻薄，乃为有益。但树内居民并无知识，恐一旦为策妄阿喇布坦诱去，或被掳掠，俱未可定。倘遇策妄阿喇布坦侵害伊等，即与侵犯王、贝勒之部落相同，置之不问可乎？凡此皆不可不为永远之计也。

观策妄阿喇布坦此番将乌梁海等念念不忘，将来未必无乘间侵犯之事。朕意今兹夏月，我师现在忒斯等处游牧，保护乌梁海等，乘此遣一大臣同王策伶妄布、贝勒博贝往乌梁海，或亲至克木克木齐克地方，或不便远行，于近乌梁海之汤努、忒斯等处，齐集伊等为首之人，告以圣主施恩赏赐，为尔等生计裨益，特命我等前来传旨晓谕。

尔乌梁海人等世居树内，以打牲为生，谁强则被谁据，遂纳贡赋。今尔等既纳贡于王、贝勒等，即为朕之属国矣。所居于鄂罗斯、策妄阿喇布坦之边界甚近。据今差往使臣回奏，策妄阿喇布坦执言，在克木克木齐克处之乌梁海人等，俱是伊属，甚恨尔等等语。恐将来侵害尔等，故特遣大臣传谕，预为防备；且为尔等生计，施恩赏赐。尔等嗣后但各固守远哨地方，悉心提防策妄阿喇布坦及策妄阿喇布坦之乌梁海等处。尔等接壤而居，可不时探听。

再，鄂罗斯亦与尔等甚近，倘鄂罗斯等人尔边内，有造房种地之事，一遇有信，报我汛界，转报将军等。即使策妄阿喇布坦差人侵害尔等，我处将军预先得信，可以发兵救助。倘仓卒间策

---

① 克木克木齐克，亦作可木可穆齐克。

② 策伶妄布，亦作车零旺布。

妄阿喇布坦以大势加尔等而来，尔等岂能当之？即可带子女牲畜暂移入我边内游牧。若来人不多，尔等酌量己力，即整众殄灭之。今若不预为防备，稍有疏忽，致策妄阿喇布坦骤来侵害，与其将所有牲畜尽被劫掠，或被杀伤，何若预为筹画，以图保固，乃于尔等大有裨益乎？再，为尔等生计筹画，尔等所有交纳与尔主之贡赋，可从减省。其所减之数，朕另赏与尔等之王、贝勒等。此等训谕赏赐减贡之处，皆于尔等生计有益。尔等诚能感戴朕恩，恪遵训旨，固守地方，探听详报，效力行走，不但可以受朕恩赉，亦与尔等生计常有裨益也。

再，伊等互相照应，协同扶助，作何拣选老成服众之人为首，遇有紧急事务作何知会传报之处，著博贝、策伶妄布同遣去大臣详议。可将所降谕旨，明白开示乌梁海等处。再带布帛、茶叶等物赏赐，则乌梁海等处既感恩德，兼知利害，必且输诚效力，而边外之地益固矣。

将此着议政王大臣会同议奏。<sup>①</sup>

是日起居注官常保、蒋涟。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41～443页）

##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记载和托辉特部管辖唐努乌梁海

根敦，喀尔喀部人，姓博尔济吉特，扎萨克图汗格埒克延丕勒族祖，号额尔克岱青。祖硕垒乌巴什，父杭图岱。世为珲台吉，居和托辉特。杭图岱兄曰俄木布额尔德尼，有子额琳沁，以和托辉特兵戕其汗旺舒克，奔厄鲁特，见扎萨克图汗传。盖和托辉特为喀尔喀极边，西近厄鲁特，北近俄罗斯，俗喜斗，乌梁海复错处其间，捕貂射猎，依木而居，纳赋和托辉特，有事则籍之为兵，故和托辉特虽隶扎萨克图汗，实自为一部。康熙二十五年，尚书

阿喇尼奉命赴库伦伯勒齐尔莅喀尔喀盟，以和硕辉特自额琳沁西奔久无主，承制授根敦扎萨克，使领其众。二十七年，噶尔丹侵所部，根敦徙属避色楞额河，自引兵击走噶尔丹将济喇克伟征哈什哈等。二十八年，所部齐巴克塔尔及诺木齐扎朗阿伊尔扎海等附噶尔丹逸走。根敦追执之，收其户畜，乘胜由杭爱山趋阿尔台，斩噶尔丹将察罕台吉及乌尔袞而还。三十二年，遣达尔汉诺颜献捷。先是，上以众喀尔喀内附，独根敦与其族锡布推哈坦巴图鲁为噶尔丹所阻，不得归，根敦复转战数载，贡表久不至，诏遣人间道往喻，令偕锡布推哈坦巴图鲁内徙。至是，根敦使至，奏由色楞额河南徙杭爱山。上嘉悦，厚赉其使。三十三年四月，以锡布推哈坦巴图鲁既内徙，根敦弗至，遣官赴图拉河，约锡布推哈坦巴图鲁往召之。九月，根敦遵谕至，诏封多罗贝勒，仍兼扎萨克。三十四年，命侦噶尔丹，诏所至备给马。会噶尔丹掠巴颜乌兰，根敦复被阻，居色楞额河。寻移牧齐斯希布。三十五年五月，上亲征噶尔丹，遣土谢图汗部辅国公车木楚克、纳木扎勒属赍书赴额格穆尔布尔哈苏台谕根敦，令协剿。有阿喇布坦者，噶尔丹戚族也，根敦击其众，尽降之。六月，大将军费扬古遣人由齐斯希特、克木齐克往迎根敦。九月，至自博罗罕，请追擒噶尔丹，奖赐冠服。三十六年，献所降阿喇布坦人户。是年卒。子松津僧格降袭辅国公。

一次袭：松津僧格。根敦长子，康熙三十六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三年卒。无嗣，根敦嗣子博贝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所属人穆库尔等请以博贝袭辅国公。谕曰：贝勒根敦子松津僧格曾经承袭辅国公爵，因伊身故，令根敦嗣子博贝以扎萨克台吉管理旗务。今属人又请承袭公爵，朕念根敦从征噶尔丹，懋著勤劳，著加恩即令博贝袭扎萨克辅国公。

二次袭：博贝。根敦嗣子，初授侍卫，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袭辅国公。五十四年秋七月，随大军赴推

河防御策妄阿喇布坦。因言：准噶尔不靖，恃乌梁海障之，乞往招，若抗即以兵取，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阿里雅及根敦罗卜藏兵俱习战，请与同往。上韪其议，从之。九月，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率属降。先是，和罗尔迈居吹河，尝以越界射猎为博贝缚献，上有其罪，谕还巢。至是，将遣子瑚洛虎纳请降，博贝至，因迁其游牧赴特斯。冬，和罗尔迈遁，博贝追至呼尔罕什巴尔，执之还。五十六年三月，大军分路剿准噶尔，上知博贝勤慎，谕偕署副都统常关保，由布噜勒趋博罗布尔噶苏，自为一路。七月，败贼众于和特克什哩及额纳特珂克，擒宰桑罗卜藏锡喇布奇尔萨噶勒等以归。五十九年，随征西将军祁里德由铿格尔河击宰桑色布腾，降其属二千余，并擒乌梁海逃众四百，封多罗贝勒，籍准噶尔降众赐之。雍正二年正月来朝。谕廷臣曰：朕询贝勒博贝：管辖乌梁海何以资生？据奏，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余两，买牲分给，各得产业，今胜于昔。所借项伊自以贝勒俸逐年扣抵。朕思博贝宣力戎行，勋绩卓著，且乌梁海均朕百姓，岂有朕之百姓而借饷于朕之理？所借银两著不必扣还，谕祁里德知之。二月，以撤兵，诏偕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为所部副将军，留驻阿尔台。寻赐博贝军用正白旗纛。三年，和罗尔迈复遁，由阿哩克窜准噶尔界。博贝遣次子额琳沁由托济邀擒，而自赴克木克木齐克，缉叛党诛之。四年正月，偕策凌赴阿尔台勘界。初，厄鲁特与喀尔喀未拘兵时，错处科布多、乌兰固木。噶尔丹既灭，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台，故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皆博贝及来归之厄鲁特贝子策稜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其地。至是，策妄阿喇布坦奏：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乞还。上弗许，虑伺间掠乌梁海，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防护之。寻谕理藩院曰：朕详思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皆博贝等所属，和罗尔迈既已就擒，交博贝抚恤，居之公所，但念此等人向在喀尔喀边外林木中射猎为生，与准噶尔所属乌梁海接壤，又

与俄罗斯连界，宜令博贝等同大臣前往晓谕，令自为预备，以防不虞，著传谕博贝知之。八年卒。子二。长班第，袭贝勒，子青衮咱卜嗣。次额琳沁，封辅国公，子旺布多尔济嗣。后以青衮咱卜叛，诛，旺布多尔济袭贝勒。

.....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63 卷，  
《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 《蒙古游牧记》记载和托辉特部管辖 唐努乌梁海

中左翼左旗：札萨克郡王品级多罗贝勒游牧，格埒克延丕勒族。祖根惇，祖硕垒乌巴什，父杭图岱，世为珲台吉，居和托辉特。根惇嗣，号额尔克岱青。康熙二十五年，尚书阿喇尼承制授根惇札萨克，领和托辉特众。杭图岱兄俄木布额尔德尼有子额林沁，以和托辉特兵戕其汗旺舒克，奔额鲁特。盖和托辉特为喀尔喀极边，西近额鲁特，北近俄罗斯，俗喜斗，乌梁海复错处其间，捕貂射猎，依木而居，纳赋和托辉特，有事则藉之为兵。故和托辉特虽隶札萨克图汗，实自为一部。及是，阿喇尼奉命赴库伦白勒齐尔，泣喀尔喀盟，以和托辉特自额琳沁西奔久无主，故承制授根惇札萨克，使领其众也。三十五年来归，封多罗贝勒，仍兼札萨克。噶尔丹侵所部，根惇徙属避色楞格河，自引兵击走噶尔丹将济喇克伟征哈什哈等，所部齐巴克塔尔等附噶尔丹逸走，根惇追执之，收其户畜。乘胜由杭爱山趋阿尔台，斩噶尔丹将察罕台吉乌尔袞而还。三十二年，遣使献捷。先是，上以众喀尔喀内附，独根惇与其族锡布推哈坦巴图鲁为噶尔丹所阻，不得归，遣使间道往谕之内徙。三十三年四月，锡布推哈坦巴图鲁既内徙，根惇仍弗至，复遣使赴土拉，约锡布推哈坦巴图鲁往召之，九月根

惇至，封是爵也。子松津僧格降袭札萨克辅国公，卒，无子，根惇嗣子博贝降袭札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仍袭辅国公。五十九年，以功封多罗贝勒。是年，博贝随征西将军祁里德，由铿格尔河击准噶尔宰桑色布腾，降其属二千余，并擒乌梁海逃众四百，故有是封，兼籍准噶尔降众赐之。子班第，孙青衮咱卜，相继袭。乾隆二十一年，青衮咱卜以叛诛，命博贝次子、札萨克辅国公额琳沁之子旺布多尔济袭。二十二年，以功赐郡王品级。是年六月，旺布多尔济随大军由巴里坤擒准噶尔叛贼呢玛于阿尔察图山，谕奖其功。四十六年，诏贝勒爵世袭罔替，郡王品级出缺时请旨。佐领二。

牧地：康熙二十七年，根惇自和硕辉特徙牧色楞格河，已复南徙杭爱。三十四年，噶尔丹掠巴颜乌兰，根惇复被阻，居色楞格河，寻移牧齐斯希布。三十五年六月，大将军费扬古遣人由齐斯希特克木齐克往迎之，九月，根惇至自博罗罕。雍正四年，博贝偕超勇亲王策凌赴阿尔台勘界。初，厄鲁特与喀尔喀未拘兵时，错处科布多、乌兰固木。噶尔丹既灭，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台，故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皆博贝及来归之厄鲁特贝子策凌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其地。至是，策妄阿喇布坦奏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乞还，上弗许，虑伺间掠乌梁海，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防护之。九年，超勇亲王既败准噶尔于苏克阿勒达呼，驰疏告捷，不列班第名，上恐驻牧被扰，诏顺承亲王锡保传谕班第东徙。锡保奏：遵旨遣询班第，知前因准噶尔人掠，由原驻桑锦达赉东迁额格地，侦贼败遁，由额格至色楞格河，同札萨克根惇等驻牧南北两岸，岭峻林密，兼河流深阔，据要害，可御敌，报闻。

（张穆：《蒙古游牧记》，第10卷）

## 二 《布连斯奇界约》与唐努乌梁海北境中俄国界的确定

### 1. 《布连斯奇界约》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朝理藩院为要俄立即拆除在黄郭罗依地方  
所筑之城事致俄近侍大臣咨文**

1708年10月8日（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察罕汗近臣费奥多尔·育尔耶维奇：

兹接准我和托辉特公博贝咨称：接部咨文内开，据闻俄罗斯人于黄郭罗依地方筑城，令尔前去视其真伪等语。随派我打鹿人三吉前往查看。据三吉回禀：于黄郭罗依外一宿之地，俄罗斯人以木筑城，造房二十一间，住一百五十男丁。我向俄罗斯人库纳巴斯达克声称：此黄郭罗依地方为我圣主所属，尔等怎可随意筑城居住？伊称：在此居住之吉尔吉斯，皆被策旺阿拉布坦收服。今为防备策旺阿拉布坦而于此设卡，并非为侵占圣主之地而设卡伦。尔今前来，我甚欢喜。无论如何，我将奏报我君主，嗣后开辟一互相贸易之路等语。

另据公博贝呈称：黄郭罗依地方，原属我伯父贝勒根敦岱青所辖吉尔吉斯、乌梁海、莫多尔等游牧之地。康熙四十一年，策妄阿拉布坦军追赶丹津拉布坦返回时，吉尔吉斯、乌梁海、莫多

尔皆被收服。其中仅留莫多尔之博西哈克科坦等三十余男丁，至今仍居黄郭罗依地方。去岁和今年，我派人去博西哈克科坦处，按照原来收税之例，每男丁征收五张貂皮。而俄罗斯亦向该人等收税，每男丁仅征收一张貂皮等语。

准此，本院查得，先前会同尔大使议定边界时，尔大使曾声称厄鲁特、喀尔喀之事以后再议等语。惟黄郭罗依地方原属我贝勒根敦岱青所辖纳贡之吉尔吉斯、乌梁海、莫多尔等游牧居住之地，而今诸厄鲁特、喀尔喀等皆已回归我圣主，编为旗、牛录，封为王、贝勒、贝子、公。既为我属，尔俄罗斯之库讷巴斯达克岂可向黄郭罗依地方莫多尔部博西哈克科坦等征税并筑城居住！接到本文后，应立即拆毁尔于黄郭罗依地方所筑之城，速将库讷巴斯达克等召回。如此，则我两国和好之道更为久远矣。为此咨行。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第301～302页）

## 理藩院为不准俄人在霍罗奇库色托罗海等处 占地筑房事致俄督加加林咨文

1717年9月5日（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省总督加加林：

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喀尔喀土谢图汗呈文本院内称：据闻俄罗斯有八百五十人来至名谓霍罗奇库色托罗海地方建造房屋，并于阿里克、鄂里两河交汇处，名谓鄂卓里格尔地方砍伐树木、修造营寨等语。又闻带来军旗三面、大炮二门以及其它军器等情，尚未最后证实。前因我方一再疏忽，以致被该俄人筑房于楚库柏兴。今又欲前来侵占地方，请大部速行定夺等语。

据此，本院查得，贵国与我大清国议定边界以来，甚为友好，彼此遣使、贸易有年。喀尔喀者皆已回归我圣主，成为一家。鄂卓里格尔地方乃为我喀尔喀、乌梁海等部游牧之地，怎可容尔属

人员随意于我属地伐木占地、建造房屋？倘若尔属人员无故侵入我属地修建村舍，占据地方，岂不沮坏尔我两国多年彼此遣使、贸易之友好关系？何况尔国所侵占之楚库柏兴、阿木汗图拉、通根图拉、乌拉干图拉等处，原皆属我喀尔喀之地。自尔乘机侵入我地造房以来，我圣主念尔友好往来，未加驱逐。黄郭罗依、克木克木齐、乌珠尔山等处皆为我喀尔喀、乌梁海等游牧之地。议定边界者在先，喀尔喀之事于后。本院曾给尔察罕汗去文，欲议喀尔喀之事。因十年来未见复文，故尚未会议。如今又指使尔属之人于我属地方造房居住，此断然不可。虽有尔察罕汗之文书，我方亦断然不准尔修建村舍。

据闻尔与策妄阿喇布坦交恶，因为盐场之故，屡屡用兵等情。若为用兵欲筑房居住，亦只可于楚库柏兴、阿木汗图拉、通根图拉、乌拉干图拉等处造房，断不可于鄂卓里格尔等处造房。尔身为俄罗斯西伯利亚省总督，怎可放纵边界头目如此擅自妄为？为此本院特派员前往该处，查问原由，不准造房，令其撤回。此文书到后，尔亦应一面即速派人赶赴该俄罗斯头目处，令其撤回人众。一面即速行文本院，陈明前来之原由。待尔来文到后，再由本院奏闻圣主，并行文我喀尔喀土谢图汗。尔若不速撤此次前来人众，又不复文，一再拖延，难免我喀尔喀等立即动手，将彼等逐回。由此而沮坏我两国彼此和好相处，皆系尔等所致。

此等缘由本院亦将咨行尔楚库柏兴长官。为此咨行。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384～386页）

### 理藩院为要俄立即撤回在库色根湖等处占地 建房之俄人事致俄督加加林咨文

1717年12月13日（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省总督玛特维伊·彼得罗

维奇·加加林：

兹准本国喀尔喀土谢图汗汪扎尔多尔济等呈文内称：于我属乌梁海等游牧之库色根湖等处，有八百俄罗斯人前来造房等语。准此，本院议得：尔属俄罗斯人不得无故前来占据我属喀尔喀之地方建筑房屋。我两国自会盟议定边界以来甚为友好，彼此遣使，贸易有年，每逢尔贸易使臣前来，皆派员前往边界迎接进京。如今，尔方竟不经行文，即令尔属俄罗斯人无故来我喀尔喀、乌梁海等游牧之库色根湖等处占地筑房。为恐沮坏我两国多年友好往来关系，特派遣我三等侍卫雅图、员外郎喀勒喀前往，请贵国拆除所筑房屋。但据贵国厄尔口城长官派去带领俄罗斯人筑房之头目米奇迪伊巴克及布克坦等告称：若无我察罕汗谕旨及加加林文书，断然不可擅自拆毁所筑房屋等语。此乃贵国之小民假借贵大臣名义而私自造房，亦不可料定。此文到后，请即令贵国边界小民拆毁私自所筑房屋，将人撤回。应照原来友好议定之处遵行，否则，我亦进而筑造房屋。若因此而沮坏友好关系，以致停止使臣、贸易之往来，则实系贵国之人有意沮坏两国友好所致。

为此咨行，将此咨文交尔楚库柏兴长官即速转送。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391~392页）

### 理藩院为俄人在喀尔喀乌卖地方占地筑房事 致俄督加加林咨文

1718年7月9日（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二日）

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省总督玛特维伊·加加林：

兹据我和托辉特公博贝报称：于我属乌梁海等游牧居住之克木克木齐河交汇处，名乌卖地方，有俄罗斯人无故擅自前来筑房居住。此克木克木齐地方，原为我喀尔喀、乌梁海等游牧居住之

地。尔俄罗斯之喀扎尔雅尔图拉头目竟派遣硕多尔前来告称：居于克木克木齐地方之乌梁海扎雅特等既向尔纳税，亦向我纳税。若谓为尔之属地，亦为我之属地。我方修筑房屋，是为去贵国京城贸易时，便于往来行旅之人牧放牲畜，并无他故等语。又据为首前来之俄罗斯人伊必尔扬告称：此并非我擅自筑造，而是奉我察罕汗之命前来筑房居住等情。

据此，本院查得，去年尔属俄罗斯人等无故来我喀尔喀、乌梁海等游牧居住之库色根湖等处修盖房屋。经喀尔喀土谢图汗呈报后，本院议得，唯恐沮坏两国友好，请将所盖房屋拆毁。随派遣侍卫雅图、员外郎喀勒喀前往查问，尔厄尔口城长官及修造房屋之俄罗斯人固执争辩，并称：无我察罕汗及加加林指示，所造之房屋不得拆除等语。为此曾咨行质问在案。今获悉尔属下俄罗斯人等竟又无故于我喀尔喀之克木克木齐河交汇处之乌卖地方，擅自筑房居住。如说此克木克木齐地方原来果属尔俄罗斯之地，为何尔早先不曾盖房？由此观之，实属我喀尔喀之地。我两国议和以来，派遣使臣，贸易往来，甚为友好。每逢尔贸易使臣前来，本国皆派员迎至卡伦，带往京城。对其所来之人，皆供给食物，马畜皆由官家喂养。友好贸易年深日久，尔并未于此等地方造房居住。如今突然筑造房屋，恐系尔界小民假借尔名义而任意妄为，亦不可料定。为此，应将尔界小民于此等地方所筑房屋拆毁，将人撤回。否则，边界不肖之徒妄生事端，以致沮坏两国友好。前为议定喀尔喀边界事，曾咨行尔察罕汗，然至今并无复文。今尔属之人一再进入我喀尔喀地方筑房，势必有损两国友好。

为此咨行，现将致尔之咨文交尔楚库柏兴长官速寄。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397~398页）

## 2. 《布连斯奇界约》的签订过程

### 雍正帝谕著隆科多前往楚苦 拜星地方与俄使会议边界事宜

1726年2月22日（雍正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雍正四年岁次丙午正月二十一日甲寅（略）

又奉上谕：

隆科多深负朕恩，种种罪恶，即应照九卿议处，但伊办事之才，尚属可用。现今与策妄阿喇布坦阿尔泰山梁定为边界之事，甚为紧要。差往使人，计已将回。应将此事预为筹画，详审地势，明白拟定。今不预为酌量，若策妄阿喇布坦处差人来，我处又差人去，彼时或有互相争议之处，此事必至迟延。着派额驸策伶、贝勒博（博）贝、散秩大臣·伯四格、护军统领哈尔吉善，着隆科多与伊等同往阿尔泰山梁，再由空鄂罗东至楚苦拜星地方详察地势，应作何定拟之处，公同定议。此事着带理藩院才能官员笔帖式去。此去大臣官员，俱着驰驿前往。

再，由楚苦拜星之东额尔古纳以至黑龙江之源旧定边界处，亦不整齐明白。俟看完阿尔泰地方外，着隆科多从彼处前往楚苦拜星。此等地方，亦详视定议。现今鄂罗斯国为定边界，差使前来。着隆科多候此使到日，将定边界之处会同意结。此事隆科多非不能办者，伊若实心任事，思盖前愆，朕必宽宥其罪。若心怀叵测，败坏事务，所定边界不合，于策妄阿喇布坦、鄂罗斯地方生事，朕必将伊正法。此等事务尔等详议具奏。

是日起居注官阿尔赛、巩建丰。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37~438页）

## 议政大臣锡保等奏为派遣隆科多与俄使议定 蒙古北境中俄边界事宜折

1726年3月3日（雍正四年一月三十日）

议政大臣·多罗顺郡王奴才锡保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窃前经九卿大臣等为议处公舅舅隆科多事具奏后，议政王大臣等奉召入宫，面奉谕旨：隆科多深负朕恩，种种罪恶，当按此议处。但伊办事之才，尚属可用。现今与策妄阿喇布坦以阿尔泰山梁定为边界之事，甚属紧要。差往使臣计已将回。应将此事预为筹画，详审地势，明白拟定。若不预先拟定，当策旺阿喇布坦遣人来我处，我处亦遣人前去，双方会同定界，彼时或互有争议之处，必至拖延日久。为此，著派额驸策凌、贝勒博贝、散秩大臣·伯四格、护军统领喀尔吉善等，并着隆科多与伊等一同前往，详察阿尔泰山梁以及由空鄂罗向东至楚库柏兴之地势，共同议定应如何勘定边界事宜。此事着带理藩院才能章京、笔帖式前去。该前往大臣官员，悉行驰驿。再，由楚库柏兴之东，额尔古纳以至黑龙江之源，原定边界，亦不整齐明白。俟阿尔泰地方视察完毕后，隆科多由该处前往楚库柏兴，将此等地方亦详察定议。今俄罗斯国为勘定边界事遣使前来，著隆科多俟其使臣到日，将勘定边界之处会会议结。此事隆科多非不能办者。伊若殚竭血诚，效力赎罪，凡事妥办成功，朕必宽宥其罪；若心怀叵测，败坏事务，所定边界不合，于策妄阿喇布坦、俄罗斯地方滋生事端，朕必将其正法。著尔等将此详议具奏。

钦此钦遵。奴才等共同议得：派往策妄阿拉布坦处之内阁学士众佛保等即将返回。以阿尔泰山梁定为边界一事甚属紧要。若预为筹画，详审地势，明白拟定，则待我使臣及策妄阿拉布坦所遣之人会议时，其事即可议结。圣主睿鉴，为勘定边界特派议政

王大臣等预先察看地势事，实乃尽谋其事之本末矣。再，隆科多深负圣主垂怜鸿恩，本应治以重罪。然圣主爱惜其才，暂不治罪，令其勤奋效力。隆科多理应知罪，感恩勉行，输诚赎罪，与钦派王、大臣等同心协力，妥办成功。隆科多并非不能办者，若不竭诚尽力，不妥善商定边界，反泄愤于事，于俄罗斯、策妄阿拉布坦地方滋生事端，乃隆科多自寻罪戾。彼时，天理国法亦绝不宽恕。此去既然路途遥远，又巡视边界地势，故所去王、大臣、官员等，均应少带随从，驰驿前往。额驸策凌先行驰驿，速往扎克拜达里克城邀约贝勒博贝，预备坐骑盘费，以候前来之大臣一同直往和通卡伦。

为定界事，此次差出使臣，应将所带地图沿阿尔泰山梁，经阿尔坦淖尔、索罗斯弼等处，至克木河之博木空鄂罗，审查合对，按照地图详察地势，从长计议，斟酌划定。察看阿尔泰山梁之界，应出山梁彼处之卡伦，前往察看乌梁海地方。该地方距策妄阿拉布坦界址甚近，可将前往人数之多寡，先行派人往告。其事由此去王大臣等与王·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会同办理，力求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详尽商议斟酌而行。至于遣人出入卡伦一事，不可无凭，可将额驸策凌之副将军印及敕书带去。察看该地方时，此去王大臣等应带有年轻之人，熟记地势，便于嗣后有人稔知地势。为此应由喀尔喀台吉及将军穆克登所属满洲兵丁中择选年少有才者数人，同往察看，以熟记地势。由空鄂罗至楚库柏兴，原未定界。多年来喀尔喀人生计安定，人畜兴旺，如今牧场日感不足。应由空鄂罗至楚库柏兴之间，适当向外扩展定界。因此，此去王大臣等察看阿尔泰山梁边界完毕后，将由空鄂罗至楚库柏兴如何划界之处，应共同详察，记录地名，酌情拟定。俟将阿尔泰山梁、克木河之博木空鄂罗至楚库柏兴察看拟定界务事宜完竣后，喀尔喀副将军·王·额驸策凌，贝勒博贝既有军务，则可由该地返回军营。其如何察看划定边界之处，著散秩大臣·伯四格、护军统领

喀尔吉善前来具奏。

再，由楚库柏兴之东，额尔古纳河以至黑龙江之源，原与俄罗斯国定界时，因喀尔喀未尽回归，故以原出肯特山阳之克鲁伦河与额尔古纳河为界。今喀尔喀业已向化回归，其肯特山阴之鄂嫩巴尔济地方已住有喀尔喀等。而该鄂嫩巴尔济位于我黑龙江河源与额尔古纳河之间，怎可定界？因此界并不整齐明白，当以鄂嫩巴尔济为界。至于为重划喀尔喀地方之边界，先曾屡次行文俄罗斯察罕汗，竟无复文。今俄罗斯郎克称，该国为定界事，即派使臣萨瓦前来。为此，应预先派大臣鄂嫩巴尔济河为界，明定边界，永息争端。如此，则边界一带可永远安宁。现经圣上明鉴，钦命隆科多前往详视定议，宸断甚是。既然如此，俟阿尔泰山梁、空鄂罗至楚库柏兴之界，查勘完事后，著隆科多由彼处前往楚库柏兴。今郎中那延泰带俄罗斯使臣达维特等前来京城呈送文书。俟其文书送来后，经会议具奏，再行文敦促俄罗斯汗派使前来会议边界。除将该文书交俄罗斯达维特速送外，当由此处另派一大臣，前往楚库柏兴，与隆科多一同由楚库柏兴至黑龙江河源，详审额尔古纳、鄂嫩巴尔济等河溪之地势，其应如何定界之处，详明拟定。并由该前往之大臣前来奏报。隆科多则应驻于楚库柏兴附近之喀尔喀卡伦，等候俄罗斯国来使，以会议了结定界之事。若隆科多已先至楚库柏兴，则等候由此处前往之大臣；若前往之大臣先达，则等候隆科多。除由此处派往楚库柏兴之大臣及同往之章京、笔帖式等俱行驰驿外，隆科多住喀尔喀卡伦等候俄罗斯使臣时，并无行走之事，虽待日或久，但应自备用费，不可由喀尔喀人处征收。若有行走之事，则照例供给驿马盘费。

再，本应将致俄罗斯国君主之文书，一并缮拟呈览，惟因达维特所送文书尚未收到，不知其情，无法缮拟，待收到来文并经会议商酌后，再将来文及所拟咨文一并恭呈御览。为此谨奏。请旨。

朱批：所议甚好甚详。依议。

议政大臣·多罗顺郡王奴才锡保、议政大臣·多罗贝勒奴才满都护、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公奴才玛尔赛、大学士·伯奴才马齐、大学士奴才嵩祝、议政大臣·协办理藩院事务·散秩大臣·都统·太仆寺卿奴才拉锡、议政大臣·散秩大臣·总管奴才阿齐图、议政大臣·兵部尚书·署理吏部尚书事务臣孙柱、议政大臣·吏部尚书臣蔡珽、议政大臣·礼部尚书·都统奴才赖都、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理兵部尚书事务·尚书奴才法海、理藩院尚书兼协理侍郎事务奴才特古忒。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38~441页)

### 侍卫胡比图等奏与隆科多商议察看边界折

1726年12月5日(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奴才胡比图、那延泰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等钦奉训谕，于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由京城启程，至瀚海以南扎木延善达地方。因雪大，众蒙古四处游牧居住，故奴才等只得寻觅差役以驮帐篷。绕道抵达卡伦附近之后，甫知舅舅隆科多已去库伦。奴才等赶往库伦，于十一月初六日抵达。由舅舅隆科多和喀尔喀副将军多罗郡王丹津多尔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妹达什吹木丕尔托音、桑卓特巴、达尔汗楚扬托音等来迎，并请圣主万安。

奴才等对隆科多问曰：舅舅曾称住布拉卡伦，今何故来库伦？隆科多称：我原住于卡伦以南厄尔吉布尔格地方，因接由部派遣尔等前来之咨文以及皇上施恩赏赐我廩饩之文书后，料定尔等朝夕即达。若于卡伦地方坐等廩饩，必至耽搁我等前往察看所定边界地段之事。故此前来库伦转告王丹津多尔济等准备廩饩。我

于十月二十七日由厄尔吉布尔格启程，初一日抵达库伦。尔等今已抵达，不知我等先往察看何处为好？尔等来时，皇上有何谕旨？奴才等曰：我等方抵此地，不熟地形。圣主前曾降敕命尔察看地形，议定诸事，故我等前来未有奉旨。舅舅尔来此已久，该先察看何处为好？隆科多称：西边为贝勒博贝所属乌梁海，与俄罗斯乌梁海接壤，其地绵延多长不甚清楚。若不亲临察看，亦不问博贝，实难与俄罗斯会议。我意先往察看乌梁海地方。奴才等称：该乌梁海地方乃为新划定之地，易于议定。而位于额尔古纳河弯之地，因原定界之人将额尔古纳河误议为东西流向，故归俄罗斯所属。我等今与俄罗斯萨瓦等会议时欲收回此地，不往察看，怎可与俄罗斯会议？当我等前往察看地段之时，对其俄罗斯萨瓦等抵达之事，亦不可不预先筹画。隆科多称：该额尔古纳、乌梁海等地，均为钦命勘察之地，岂敢不察。我等先往察额尔古纳等地，不知如何？

奴才等遵奉圣谕，以我等之意与隆科多曰：舅舅尔凡事应精心办理为是，不可犹豫不决。若日后与俄罗斯议事时亦如此犹豫，应收回之地不收，不应收之地非要收，其事何以能成？我等应专心一意，不误圣主之事，凡事当深思熟虑而行。隆科多称：我乃负重罪之人，于皇上之事，岂敢不尽心效力，因我所知不多，故如此言耳。我等可向熟悉地形者询问等语。

故与王丹津多尔济一同询问副都统阿玉喜等。据告称：由此直至贝勒博贝所属乌梁海地方，尚有一段路程可同行。返回时，沿卡伦察看地形又需绕行。若由此前往察看鄂嫩、巴尔济、额尔古纳则需更多时日等语。

隆科多对奴才等称：伊等既称乌梁海稍近，则先往察看乌梁海地方。此次察视，我等由此先直往贝勒博贝处，共同商议定界地段之事，随后带领熟悉该处地形之人勘察应予划定之边界诸地段。倘若急驰，往返则需八十日左右。其间若俄罗斯萨瓦等抵达，

我等既已亲临察看，则易于议定。俟我等察看乌梁海地方返回后，若萨瓦等未达，则应趁机往察额尔古纳。

奴才等问曰：倘若已达，则如何与萨瓦言称为宜？隆科多称：我等往察额尔古纳等地时，其由毗连布拉卡伦之奇兰至额尔古纳河彼岸萨尔秦图地方所设三十卡伦，均可察看。惟额尔古纳河弯处俄罗斯所居之墨里勒克、蒙乌齐、厄费齐等地不知如何往察为好？除问车臣汗袞臣以及熟悉其原委、谙知地势者外，再无良策。今若往察额尔古纳等地，则非但雪大，又较乌梁海地方为远。若我等往察，其俄罗斯萨瓦抵达，则难赶回。故我等往察乌梁海期间应咨行车臣汗袞臣等，令其查明墨里勒克、蒙乌齐、厄费齐等地原属我何扎萨克，有何人居住，俄罗斯等占据几年，我卡伦对面俄罗斯人设卡于何处等情后，务必缮文，于六十日内送至库伦。俟我往察乌梁海返回后，若俄罗斯萨瓦等已达，则以车臣汗等所报文书为据，由奇兰至萨尔秦图所设三十卡伦内之托索克图口鄂嫩沿岸起，至黑龙江发源地为界。该俄罗斯萨瓦等若被我皇上仁恩所感，恭顺守理，归还我界，则我边界地段甚直，而额尔古纳河弯所有地方统归我属。事竣之后，再往察额尔古纳河等地，如此则不致误事等语。

奴才等窃思，若先往察额尔古纳等地，则如隆科多及谙知地方之蒙古等所称，均比乌梁海远，又需更多时日。若俄罗斯萨瓦等前来，则难以赶回。既称乌梁海比额尔古纳近，隆科多若不亲临察看该地，又难与俄罗斯等会议。而若急驰，则需八十日左右即可返回。该俄罗斯萨瓦等，现仍无信息前来。奴才等往察乌梁海地方，若有萨瓦等前来信息，则奴才等可闻讯赶回。故对隆科多称，皇上之事甚为重要，我等惟殚竭血诚，虔心效力为好。舅舅既称先往察乌梁海地方从速星驰，往来需用八十日左右，不致误事，则我等先往察乌梁海地方。在此期间俄罗斯萨瓦等或先瞻仰龙颜，向皇上请安，然后前来，亦难逆料。若萨瓦等到来不

候我等而返回，则误皇上大事也。既然事关紧要，应呈文报部，由部派一领催前来告知俄罗斯萨瓦等由京城启程日期，如此则不致有误等语。

除将此情咨呈该部外，从丹津多尔济处索取廪饩后，奴才等于十一月十三日与隆科多由库伦启程，同往察看乌梁海地方。为此奏闻。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75～478页）

### 策凌奏与隆科多商议 察看边界情形折

1727年1月1日（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喀尔喀副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奴才策凌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于兵营之际，接准由部委派奴才与公·舅舅隆科多会同俄罗斯勘定边界事务之咨文后，即于十一月初五日由茂岱察罕叟尔启程，前往舅舅隆科多处。其间，因侍卫胡比图等前来，甫知隆科多等奏报后，经与贝勒博贝商议，已前往西北部贝勒博贝所属乌梁海地方察看应定边界之地段等情。故此，奴才即往寻隆科多等。嗣于色楞格地方会见隆科多等，并由贝勒博贝邀集扎萨克台吉根敦、格木比尔等属下年迈谙知地势之人，详加询问。伊等告称：与俄罗斯勘定边界时，由肯木肯木齐克之博木敖拉乌那库，往西至沙必乃达巴汉之大梁，往东至肯哲玛达·额尔吉克塔尔噶克台干之和尼因达巴汉、托罗斯达巴汉、古尔必达巴汉，以此大梁为界。应将此大梁之阴面为俄罗斯所属，其阳面为我属地。由此往东，若沿此梁议之，则楚库柏兴等地皆归我所属，如此恐不可行。故以流出此梁之哲得河为界，其此岸为我属，彼岸为俄罗斯所属，方为合理。惟于哲得河此岸，今有俄罗斯布拉特部之

人游牧；而今将议定为界之古尔必达巴汉之外侧，阿凯河源及青吉尔、西伯、额尔沟河源，则有我贝勒博贝所属乌梁海人游牧。故此，应将我属乌梁海等迁回我界内，将俄罗斯所属布拉特等由俄罗斯迁回哲得河那边。由哲得河与色楞格河汇合处至我布拉柯兰卡伦为我界等语。隆科多等均称应往察此等地方。臣与贝勒博贝商议后答称：由唐努山卡伦以西，均为防范策妄阿拉布坦之地。此刻正值乌梁海等部打牲旺季，事关重大。若欲绕行，年前不能返回等语。经劝谏后，隆科多等方未往肯木肯木齐克等地而改往察古尔必岭、哲得河等处察看。

现将与隆科多商议察看界址情形恭谨具奏。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78~479页)

### 图理琛等奏报沿途与俄使 晤谈情形折

1727年9月3日（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兵部右侍郎·降二级留任·加四级奴才图理琛等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窃奴才于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六日奉旨：途中，尔若有便，可晓谕郎克：尔前两次来我国，圣祖皇帝视尔为西洋人，以仁爱之情倍加款待，施以鸿恩。此次尔与萨瓦同来，大博格德汗曾欲照例施以鸿恩。尔为西洋人，虽身在俄罗斯国而非俄罗斯人。观其萨瓦，则系一小人，胸襟狭隘性情暴躁。若将尔与伊同等看待施恩，则恐俄罗斯生疑。倘若引起俄罗斯疑虑，恐于尔不利，故未特别施恩于尔。本大臣稔知皇上盛意，嗣后尔若独自前来，大博格德汗必定会对尔盛情款待，施以鸿恩。将此以尔意晓谕之。钦此。本月十日又奉旨：尔抵达后，传旨六额驸·土谢图汗：勿许我喀尔喀等自恃朕之仁慈，对俄罗斯无理妄动，肆意欺凌。若俄

罗斯亦肆意逞强，欺凌我喀尔喀等，可乎？尔等应善加管束居住我界之喀尔喀，不使滋事。倘若不然，则边民不得太平，于尔等亦毫无裨益。边界事宜甚为紧要，切勿逞强争执无用之地。尔等共同秉持大义，公正办理。再，以尔之意顺便晓谕来降之俄罗斯属下：大皇帝特为尔等居边界之人派我前来。已令我喀尔喀等严守国法，不得肆意肇事。倘若肆意肇事，干犯法纪，则国有国法，必予惩治。大皇帝断无偏袒我喀尔喀以欺凌尔等之例。若尔人亦奉公守法，不肇事生非，则于生计有益，亦可永享太平。

钦此钦遵。奴才等带领使臣萨瓦等自京城启程前往边界地方。沿途，使臣萨瓦、郎克等数次前来问安，于奴才宿地作客，不胜感激圣主之鸿恩。四月初一日宿营于苏尼特之察布齐尔地方。当日，副使郎克来奴才宿地，当共同进餐之时，郎克告称：我使臣萨瓦抵达京城后，瞻仰大博格德汗之聪睿，进呈女皇之文书。大博格德汗念及两国睦谊，亲收女皇奏书，并收所献礼物。除照定例赏赐外，又赏赐盘费。既馈赠女皇，又重赏我等，皇恩优渥。启程之前，又准瞻仰天颜，赏宴赐酒，敕谕教诲，并特派大臣与本使臣同往边界地方议定界务等事。将此各节，欲派伊凡·伊凡诺维奇先行驰往楚库柏兴相告，命伊等奏报我女皇等语。

奴才等曰：派员向尔女皇报信甚是。该员若于明日启程则更好。再，我等此次前往，惟为界务。今即将行抵边界。俟抵达后，总以秉公相议为好，切不可背道而行，设若彼此不存私心，惟为两国边民谋永久之利，则定能不生一丝争端。我趁此相会之际，顺便与尔谈谈而已。住于两段边界之乌梁海人等，既有向尔等纳税者，亦有向我贝勒博贝纳税者。于此等地方所居之人，原皆为我属喀尔喀。先前，或为避其主人之赋税而逃入尔处；或被噶尔丹之乱阻隔，因不能返回而逃入尔处。其原主人、兄弟、亲朋皆在我处，为世之道，人能存则可保其地。我喀尔喀与尔接壤而居。对其而今之容貌生计，使臣并非不知，对我大博格德汗所养育之鸿

恩，使臣亦必稔知。尔等切不可为谋取微薄赋税而妄存贪欲之心，唯持大义公正而行为好。倘置一切于不顾，肆意冒犯，必误大事。其地虽得，然未必尽合人心，使之获益。我大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况该喀尔喀人等俱系边陲小人，若不横征暴敛，而妥加养育，尚可无事；倘若一味征敛，一再扰害，则必致其求安逸而避劳苦，此乃人之稟性。若尔萨瓦为区区小利，一味争执地方而误定界大事，则难保住此等之人。若不能使人生存，纵然争得其地，岂能保住乎？貂鼠等系有足之兽，无从羁縻。不仅所猎取之野兽，即谓种田之事，亦有其道理。上天恤善者，又辅正者。观之，善者之田，岁岁丰登。贪戾者田，若不被蝗虫所害，亦必遭雹打水涝，决不免遭受灾害。此乃天之常理，无一可背者。即谓貂鼠等物，亦相关于人之得与否。若应得，此等兽物集而栖之，捕之即得。若妄存无理之贪念，不循理而行，即使争得地方，非其应得，此物必定迁徙他处。人虽劳神费心，亦空耗心血，终究毫无裨益。总之凡事应持大义，管束出入之人，迁徙安置，齐整地方，勘定边界。如此，大事方告完结，俗云：燎原于星火，溃堤自蚁穴。此乃不慎细微而致滋蔓，不得保住之理。兹为两国和好之事，我等得以相识，成为好友。此次相见，我等共同肩负国家重任。若各怀抱诚意，从大处着眼，为求边民永享太平竭力成就两国之事，则于事大有裨益。倘若仅图区区小利，无理妄为，以致贻误大事，则其损失将不可估量。尔仍应将此情理晓谕萨瓦为好等语。

.....

四月二十五日抵达图拉河。由副将军·王丹津多尔济来迎并恭请圣安。抵达宿地之后，副将军告称：据闻俄罗斯带来两千名兵丁。大臣等如若需调用兵丁我等可作预备等语。奴才曰：如今正值两国和好会议之时，并无用兵之处等语。

图拉河水涨溢，不可涉渡。歇宿之日，俄罗斯使臣萨瓦派遣

郎克来告称，其所派之伊凡·伊凡诺维奇业已安全抵达楚库柏兴，并向奴才等问安。奴才曰：尔公及尔等均安否？据闻尔大兵已达楚库柏兴。尔方兵丁均安否。尔等既愿友好，因何带兵前来？定界之事岂有用兵之处？诚若用兵议定边界，则两千兵丁又如何够用？应多带才好。我两国彼此均应明白，如确须于此边界地方急需用兵，我国倾刻间即可调兵万余众，此事尔等信否？尔方倘若用兵定界，可多多派兵前来。本大臣不需兵丁，仅本大臣一人即可赴尔楚库柏兴与尔等会议等语。郎克失色许久，而后问道：何人告知侍郎谓我等带兵前来？系由何处闻得等语。奴才曰：系本大臣抵达此地后，由此地人所告知等语。

郎克告称：带兵前来属实。……此实为管束我界之布里雅特人而带兵前来，毫无他念。望大臣不必疑虑等语。

.....

五月初六抵达喀尔喀萨克台吉齐巴克扎布所属布拉卡伦。当日，由副将军·多罗郡王·额驸策凌等来迎并恭请圣安。额驸策凌对奴才等曰：而今大臣等前往边界与他国议事，若人太少，亦显孤单。本爵已备有我属下三百喀尔喀兵丁驻扎于卡伦内兵营。若不足用再可增调等语。奴才曰：今两国友好议事，无需用兵。若已带此兵丁前来，仍居住于卡伦内，不必再增调。仅我等出卡伦议事即可等语。

.....

俄使萨瓦派其俄罗斯，布里雅共二十余人，于恰克图河岸奴才等宿地之间设卡放哨。当额驸策凌派其侍卫来奴才宿地时，该俄罗斯所设哨卡人员阻止不准通行。故额驸策凌又派人来告称：俄罗斯于我等之间设卡放哨，若不准通行，我亦设卡等语。是以臣传俄副使郎克前来，告称：尔等历经二三年，行程数万里，前来我大国，原为欲求益见和好，并非为肇事不和。尔女皇派遣尔等前来庆贺大博格德汗之大典，以求好上加好。如今为明晰边界共

同办理。我等并非敌国，又无征战，如同一家，和睦相处，一处宿营。然于宿地之间，却设卡放哨，阻止人员往来，委实不该！尔等如此骄恣而行，若我额驸、将军、王亦效法尔等多设哨卡，阻止尔人往来，则必酿成事端，不符盟好之意。尔等如此寻衅，果真不欲成就大事，恐无裨益。望尔往报萨瓦，速行撤卡等语。郎克答称：侍郎之言甚是。我必回报我萨瓦等语。郎克返回不久又来告称：据我萨瓦称，设此哨卡，乃专为防范小人肆意偷窃。再，为大臣等往返行走时，便于排班迎送，以示我敬重之意。如今侍郎既称设此哨卡实不合道理，则可即撤等语。当夜俱撤。额驸策凌亦未设卡。

七月十五日，使臣萨瓦等于奴才之宿地，共同定毕边界，互换文本。而后，奴才对使臣萨瓦曰：如今勘定边界事宜已告完结，我大博格德汗特为边民派本大臣前来，本大臣已告示我喀尔喀等应遵守国法，不可肆意肇事。倘若妄生事端，干犯法纪，则以国法制裁。大皇帝断不偏袒我喀尔喀而欺凌尔方属人。尔亦应严加管束尔方属人。倘能彼此守法，不生事端，则于边民生计大有裨益，并能永享太平等语。使臣萨瓦等答称：侍郎所言，实对边界之万众生灵有益。如今勘定边界之大事已告完结，既然侍郎严加管束大国边民，我等亦尽力严加管束我边民等语。

为此恭谨奏闻。

兵部右侍郎·降二级留任·加四级奴才图理琛、理藩院郎中奴才绰尔多、主事奴才班第。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499~509页）

## 策凌奏与俄使会议边界情形折

1727年9月3日（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喀尔喀副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奴才策凌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于四月二十七日抵鄂尔坤地方，以等候俄罗斯使臣及京城所派大臣等前来。

嗣于五月初五日获悉，领侍卫内大臣·伯四格、侍郎图理琛等，带领俄罗斯使臣萨瓦等宿于伊罗河。故于初六日，奴才策凌与舅舅隆科多、侍卫胡毕图、郎中纳延泰、员外郎朴福等前往鄂尔坤河这边之布尔格地方迎接，以候恭请圣安。……

本月十一日，奴才宴请萨瓦，又派人往请大臣等前来赴宴，而俄罗斯哨卡人员截住我人，不准通行。奴才窃思，如今尚未议事即不准我等往来，一旦议事开始则更将难矣。故奴才于俄罗斯所设哨卡之地，亦相应设置哨卡。侍郎图理琛对萨瓦曰，尔肆意设卡，不合道理。今我将军、王亦效尔设卡。如此，必误大事等语。此后，萨瓦撤其哨卡，奴才亦遂撤卡。

本月十六日，于恰克图北矿地搭凉棚。奴才等率侍卫、扎尔固齐等，与俄罗斯使臣萨瓦共议界务。至七月初一日，总共会议七次。因隆科多、萨瓦彼此固执己见，故尚未定论。

初三日，隆科多奉召返京。初四日，侍郎图理琛来奴才驻地，对奴才曰：隆科多已被召回京城，柯西图又未到来，今无人议事，圣旨令我等若有应办事宜立即办理。额驸尔既对此处地势了然，应如何办理为好？奴才曰：我七旗喀尔喀，曾因噶尔丹之乱，其父子、奴婢均已流离失所，穷困至极。圣祖仁皇帝不忍本爵等死亡，悉行收养，其濒于死亡者得以救存，流离失所者得以团聚，并承受种种鸿恩，养育成人。又按职衔，封为汗、王、贝勒、贝子、公，出任原籍，使之安逸至深。自圣主丕承鸿业以来，念本爵等为皇考所豢养之奴才，使我众喀尔喀奴才承受分外殊恩，以致富贵荣华。今又特派大臣与俄罗斯国议定边界，此皆为使我众喀尔喀等自由游牧，永享太平之神圣至意。对此，自本爵等至众喀尔喀，实在不胜感激。今观所设包衣卡伦内侧，我右翼喀尔喀牧场，并不狭窄，各自生活优裕。卡伦外侧，由车零旺布、博贝所属乌梁海

人居住。该车零旺布所属乌梁海之地，与俄罗斯划界无关。再，居住于山区之博贝所属乌梁海人牧场，其俄罗斯所属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亦不去，可仍按本爵原奏划界。至哲得河，原虽属喀尔喀地方，然经噶尔丹之乱，我方人等再未居住，而由俄罗斯所属哈里雅特、布里雅特人居住多年，亦属事实。故可将哲得河划入俄罗斯，沿南梁为界。凡有越岭前来之俄罗斯人，议后当著其迂回。其东边之额尔古纳河，本爵虽不甚详知，然据隆科多与使臣萨瓦等议称，前内大臣索额图与俄罗斯使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议定时，将额尔古纳河为界。该河以北属俄罗斯，经询我喀尔喀车臣汗等属下，亦称并非伊等游牧之地。今与他国议事，显然无庸再议此地，应以额尔古纳河源沿我所设卡伦，斟酌其俄罗斯人住地之远近定界驻防为好等语。

侍郎图理琛曰：额驸所言甚合本使臣之意。俟我等与使臣萨瓦会议之时，可照此议结等语。

奴才等与俄罗斯使臣萨瓦等会议两次。于本月十五日，已共同议结边界事务。

除将会议各情另行会衔具奏外，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此事，尔等任重，事关万年之是与非。朕信用尔等，或是或非，在于尔等，日后盖有评论。朕今不甚详知尔等是否按地形办理，故其可否之处，毋庸降旨。图理琛性情急躁，凡事尔应多加留心，不可随声附和。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513~516页)

## 《清世宗实录》记载中俄签订 《布连斯奇界约》

1727年10月6日（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议政王大臣等议覆：郡王额驸策零等奏称，臣等与鄂罗斯使臣萨瓦等相见，议定疆界事宜，臣以应为界址之处详告萨瓦云：东边额尔古纳等处，昔年内大臣索额图等与尔使臣费耀多尔等议归尔国，无庸再议；今自额尔古纳河岸以至阿鲁哈当苏阿鲁奇都勒齐克大奇林俱系我处斥堠，应以相对之楚库河为界；自此往西，沿布尔古特山等处，以博木沙毕鼐岭为界。定界之后，不得混杂居住及容留逃盗人等，犯者互相查拿。随与伯四格、侍郎图理琛等以应立界石地方缮写给与萨瓦。萨瓦及布里雅特、吴梁海等俱皆心服。据萨瓦云：此次幸为使臣，瞻仰天颜，既优赐我察罕汗，复赏赉奉使人众，皇恩优渥。今既秉公办理，即可永为定界。臣等随派侍卫胡毕图、郎中纳延泰等与鄂罗斯副使一番一番诺费池等指定东西界址，议立界石。俟其回时，即将界址山河地名缮写绘图，恭呈御览。应照策凌等所议立石定界，晓谕喀尔喀汗、王、各扎萨克，黑龙江将军等，令其约束属人，不得越界生事，违者从重治罪。至恰克图口定为贸易之所，应派理藩院司官一员管理。贸易人数照例不得过二百。其京城鄂罗斯馆应为修整，令使臣居住，其来京读书幼童及教习等亦令同居，官给养赡，如愿回者，听其归国。至领侍卫内大臣克什图前派往代隆科多办事，今疆界已定，应令其来京。从之。

（《清世宗实录》，第60卷，第22~23页）

### 3. 《布连斯奇界约》确定的唐努乌梁海北境的中俄国界

策凌等奏与俄使议定恰克图条约折

1727年9月3日（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

策凌、图理琛等与俄罗斯使臣萨瓦会同议定界约。

一统天下之大清国皇帝陛下议政大臣·吏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查弼纳、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正红旗都统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会同俄罗斯国女皇所派使臣萨瓦，为益加永坚尼布楚和约而议定如下：

一、兹新定之约专为两国永远和好。自议定之日起，两国遵守定约，惟以和好为重，严加管束各自属下，断不滋生事端。

一、今两国已重定和约，所有两国旧案彼此无庸置议，以前逃犯，不相究办。嗣后，遇有逃犯，双方均不收留，务必严行查拿，各交驻边人员。

一、中国大臣与俄罗斯国所派使臣·公爵萨瓦议定：两国边界之最为紧要地段，不可不分定界址。故俄罗斯国大使伊里尔地方之公爵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赴边界地方，会同中国副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策凌、领侍卫内大臣·伯四格、兵部侍郎图理琛议定两国边界如下：

.....

自恰克图、鄂尔辉图之间所设为界之鄂博起，西至鄂尔辉图山、特们库珠浑之毕齐克图、胡什固、俾勒苏图山、库克齐老图、空果尔鄂博、永库尔山、博斯口、贡赞山、胡塔海图山、蒯梁、布尔胡图岭、额古登昭梁、多锡图岭、克色讷克图岭、古尔必岭、努克图岭、额尔吉克塔尔噶克台干、托罗斯岭、肯哲玛达、和尼因岭、克木克木齐克之博木、沙必乃岭等处，沿上述各岭，从中平

分为界。其间如横有山河，即横断山河平分为界。由沙必乃岭至额尔古纳河岸，其阳面属中国，阴面属俄罗斯国。将所分地段写明绘图，由两国所派人员互换文本，各呈本国大臣。议定此界期间，如有两国属下不肖之徒偷入游牧，占据地方，盖房居住，一经查明，迁回各自属地；倘有两边之人互相出入杂居，一经查明，各自收回安插，以静疆界。两边各取五貂之乌梁海，各本主仍旧存留。彼此越取一貂之乌梁海，自定界之日起，永禁各取一貂。照此议定完结，互换证文。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第516～518页）

##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

公元 1727 年 9 月 1 日  
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  
俄历 1727 年 8 月 20 日

## 俄中确定国界的布连斯奇条约

俄罗斯帝国公使、全权代表、四等文官、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

中国特使多罗郡王和硕额驸策凌，伯四格，兵部侍郎图理琛，商定两帝国间分地事宜并定界如下：

北面在恰克图小河上为俄罗斯帝国卡伦房屋，南面在鄂尔怀图山岗上为中国卡伦标记。

上述卡伦房屋与卡伦标记之间土地由双方平分。中心设第一界碑。两国可在此处进行边境贸易。

由此处起向左右两方派界务官设界。

由此处起向左方至最南端之布尔古特依山岗，后顺山岭至奇兰卡伦。

由奇兰卡伦起经齐克太、阿鲁奇都呼至阿鲁哈当苏，在此四卡伦和标记对面以一小段楚库河为界。

由阿鲁哈当苏至额波尔哈当苏卡伦和标记。

由额波尔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和标记之俄人领地和中国之蒙古卡伦和标记以及所有土地，按照划定恰克图疆界办理，将其间空地酌中均分。

如俄国人所占地方之附近处遇有山、或山脊、或河流，应即以此山、或山脊、或河流为界。

如蒙古卡伦和标记附近处遇有山、山脊、河流，亦应即以此为界。

凡无山、无山脊、无河流处荒野之地，两国应适中平分，设立标记为界。

自察罕鄂拉之卡伦标记至额尔古纳河岸蒙古卡伦和标记之外，两国于附近一带，各派人员前往妥商，设立标记为界。

由恰克图与鄂尔怀图间之第一标记起向右，边界应经：鄂尔怀图鄂拉、特们库朱浑、毕齐克图、胡什古、卑勒苏图鄂拉、库克齐老图、黄果尔鄂博、永霍尔鄂拉、伯廓苏阿玛、贡赞鄂拉、胡塔海图鄂拉、崩梁、布尔胡图岭、额古德恩昭梁、多什图岭、克色讷克图岭、固尔毕岭、努克图岭、额尔寄克塔尔噶克台干、托罗斯岭、柯讷满达、霍尼音岭、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毕纳依岭等处。

按以上各山岭，并择其最高之处，适中平分，以为疆界。其间如横有山岭、河流，此等山岭、河流两国应适中平分，各得一半。

按照以上划定之疆界，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北部归俄国；南部归中国。

所有地名、河名、标记均应写明，绘于图上，由此次两国派往划界人员互换书面文件，各送本国长官查阅。

两国间疆界既定之后，如再有无知之徒，偷入游牧，设立帐篷，一经查明，应即饬令迁回本国。

两国人民，如有互相出入游牧而杂居者，一经查明，应即各自取回，以安边疆。

乌梁海人向一方纳五貂者，仍留在该方并继续交纳。

向双方各纳一貂者，自划定疆界之日起，永远不再交纳。两国大臣将以上办法认为确当，议定了结。

此约草案最后文本由俄国驻北京大使于三月二十一日（按阴历为该年二月）提出，共十条，第十一条为议界条款。十条中所写各点已在北京商定，后将此第十一条议界条款加入十条，在北京一并核准盖章，送至此地互换。至此条约全部，共十一条，即行生效。

此约经双方签字，于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日在布连河边互换。

在互换之正本上签字者为：

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伯爵

使馆秘书伊凡·格拉祖诺夫

（《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第3~4页）

## 中俄色楞额界约

公元 1727 年 11 月 8 日

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俄历 1727 年 10 月 27 日

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所订之换文或记录

两国所设界牌详列于后

俄国御前大臣兼界务大臣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科雷乔夫

与中国界务大臣内务府大臣伯四格、员外郎宝福、二等台吉额尔布坦，按照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日俄国特派全权大臣内庭大臣一等文官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与中国策凌王及其他官员所订条约之宗旨，在布连河上会商之后，议定如下：

从恰克图和鄂尔怀图之间新立之界牌起划定两国边界，自此新界牌起向右，在鄂尔怀图山上设界牌二；自此处经特门库朱浑、毕齐克图、胡什古，横跨色楞格河，在卑勒苏图山左端高处设界牌二；在库克齐老图北端及永霍尔山南端，两山连接处之山岗上设界牌二；在黄果尔鄂博设界牌二；横过伯廓苏阿玛，在渐米尔里克小山南端及梅尔采勒山北端，两山交叉处之果依善山设界牌二；跨过胡塔海图及贡赞之间的齐图尔河，在胡塔海图山左端设界牌二；胡塔海图山之右端，库库那鲁楚左端，在两山间之布尔胡特河上游大路高处设界牌二；乌登卓因之左端库族拉台河上游大路高处设界牌二；切日河上游大路高处设界牌二；莫敦库里河上游大路高处设界牌二；波罗尔河上游伯果托达巴哈岭上大路高处设界牌二；克克塔河上游左侧多什图岭，大路高处设界牌二；乌的卓娜之右端，固尔毕之左端，姆恩克克塔河上游右侧，克色纳克图岭上大路高处设界牌二；在乌里河上游固尔毕岭上设界牌二；固尔毕之右端罕戛河上游大路高处设界牌二；纳里霍罗河上游努克图岭上大路高处设界牌二；铁喀萨河上游额尔寄克塔尔噶克台干左端，大路高处设界牌二；毕的克玛河上游托罗斯岭上，大路高处设界牌二；额尔哥克塔尔噶克台干右端乌斯河上游，柯纳梅达山岭上设界牌二；横跨过乌斯河设界牌二；霍尼音岭大路高处设界牌二；在柯木柯木查克博木设界牌二；在沙宾达巴哈大路高处设界牌二；连同在恰克图所设之界牌，共设界牌二十四个。双方决定将本条约所列地方以及双方在山顶各设一界牌之山岭均从中平分，凡横跨之山脉及河流均按所立之界牌平均分配，自恰克图起至沙宾达巴哈止凡新设界牌以北之山脉、河流及土地悉归俄

国所有，凡新设界牌以南之山脉、河流及可经营之土地悉归中国所有。余等两国官员经友好商定，彼此允约。双方各自缮就上述换文，亲笔签署，以昭信守。

换文正本系结处书有下列字样：本换文由斯捷潘·科雷乔夫系结。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沿自恰克图河起向右直至沙宾达巴哈一段新定边界所设界牌之位置：

1号，在布尔固特山之对面，顺恰克图河水流方向之右侧。

2号，在鄂尔怀图岭之最高处，由此岭向左，自布连河沿此岭经特们库朱浑、毕齐克图、胡什古等地至色楞格河，再经色楞格河至卑勒苏图山。

在上述界牌之对面设立卡伦。

一、以上二处界牌之维护及卡伦之设立由曾佳洛夫族塔舍-卢伯桑及其家族负责。

关于在此二界牌处设立卡伦及修理界牌事宜，中国办理边界事务处已于一七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行公文于伊尔库茨克办理边界事务处。

3号，在卑勒苏图山左端，顺色楞格河水流方向之左侧。

4号，在库克齐老图北端及永霍尔山南端，两山连接之永霍尔山岗上。

5号，在黄果尔鄂博原设有中国界牌处。

二、以上界牌之维修及卡伦之设立责令原在色楞格卡伦之地方差员伊凡·弗罗勒夫及其同人负责，并已于一七二七年九月三日谕知有关人等；上述三界牌之管理责令阿达加诺夫族扎伊桑加·蒙达、阿穆尔·安迪哈耶

夫及其家族负责，并已于一七二八年一月六日谕知有关人等。

6号，经伯麻苏阿玛至贡贊山，在位于渐尔米里克山南端及梅尔采山北端之交叉处。

7号，在胡塔海图岭之左端。

8号，在布尔胡特河之上游，此河位于上述胡塔海图岭右端及库库那鲁楚左端之间。

三、以上三界牌处设立卡伦事宜责令萨尔达霍夫族扎伊桑·杜勒基采及其家族负责，并已于一七二八年一月六日谕知其本人。

9号，在乌登卓因河之左端，库库拉台河之上游。

10号，在切日河之上游。

11号，在莫敦库里河之上游。

12号，在波罗尔河上游之伯果托达巴哈岭上。

13号，在克克塔河上游左侧多什图岭处。

14号，在乌的卓娜岭右端，固尔毕岭左端，姆恩克塔河上游右侧之克色纳克图岭上。

四、以上六个界牌之修理及卡伦之设立事宜由伊尔库茨克主管部门之图拉耶夫族赫鲁杰依头人、霍尔茹茨基头人、拿加拉伊头人、齐赫达耶夫头人、奥保·萨耶茨基头人、昌克·拉克头人及彼等家族负责；设立上述卡伦事已于一七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行公文于伊尔库茨克省公署处。

此三界牌之修理及卡伦之设立事宜由童金斯克主管部门所辖之纳税人布拉茨克之异乡人塞索列茨基族，洪戈多尔斯基族，库斯木茨基族，捷尔捷耶夫斯基族，布伦呼图奥耶夫族，布佐尔哈诺夫斯基族及索伊苏斯基族负责；至设立卡伦事已于一七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行公

文于伊尔库茨克省公署处。

15号，在乌里河上游之固尔毕岭上。

16号，在罕夏河上游右侧之固尔毕岭之高处。

17号，在纳里霍罗河上游之努克图岭上。

18号，在铁喀萨河上游之额尔寄克塔尔噶克台干岭之左端。

19号，在毕的克玛河上游之托罗斯岭上。

以上界牌之修理及卡伦之设立由叶尼塞省乌金斯基城主管部门所辖异乡纳税人负责；至于上述界牌处设立卡伦事已于一七二八年四月七日行公文于叶尼塞督军公署处。

20号，在额尔寄克塔尔噶克台干岭右端，乌斯河上游之柯纳梅达河上。

21号，横跨乌斯河顺水流方向之右侧。

22号，在霍宁音岭上。

23号，在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河口。

五、以上界牌之修理及卡伦之设立由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之异乡纳税人负责。至于上述界牌处设立卡伦事已于一七二八年四月十九日行公文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督军公署处。

24号，在沙宾达巴哈。

此界牌责令库兹涅茨克主管部门所辖之异乡纳税人皮勒季尔斯基族雅萨乌拉姆·玛勒基什·玛加洛可夫、阿耶查克·阿兹勒巴耶夫及查盖斯基族雅萨乌拉姆·卡什蒂缅·蒂勒皮切可夫、库克切列依·库什捷耶夫等按指定之尺寸建成并设立卡伦。至建立此界牌及设立卡伦事已于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谕知有关人等。

六、此界牌建成后，由库兹涅茨克差员华西里·库

兹涅佐夫稽查，并已于一七二八年一月六日谕知库兹涅茨克长官鲍里斯·谢列吉宁。

(《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8~21页)

## 中俄恰克图界约

公元 1727 年 11 月 2 日  
雍正五年九月七日  
俄历 1727 年 10 月 21 日

### 俄中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条件的恰克图条约 (俄方文本)

奉全俄罗斯女皇陛下旨意，为恢复及重申两帝国先前于尼布楚所议定之和约，特遣使者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会同大清帝国雍正皇帝大臣宗人府宗令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等议定如下：

.....

#### 第三条

俄使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会同中国大臣议定如下：

两帝国之疆界事关重要，如不视察实地，则无法解决。为此，俄使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前往边界，会同中国将军扎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策凌，郡王、内大臣伯四格及兵部侍郎图理琛等议定如下：

边界起点在恰克图河之俄国卡伦房屋和在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此卡伦房屋与卡伦鄂博之间土地两边各得一半，中心设一鄂博为分界标记，将此处作为两国贸易之地，并由此地向两边派出界务官员分界。

自上述界点起向东，顺布尔古特依山梁，至奇兰卡伦。从奇兰卡伦起经齐克太、阿鲁奇都呼，至阿鲁哈当苏，以此四卡伦鄂博对面一段楚库河为界。

由阿鲁哈当苏至额布尔哈当苏蒙古卡伦鄂博，由额布尔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鄂博，俄国所属之人所占地与中国蒙古卡伦之间的一切空地于恰克图议定双方平分，即俄罗斯所属之人所占地方附近如有山岭、小山、河流，以山岭、小山、河流为界；蒙古卡伦鄂博附近如有山岭、小山、河流，以山岭、小山、河流为界；无山无河之平地，从中平分，设立界标。

两国之人从察罕鄂拉卡伦鄂博出发，行至额尔古纳河岸，察看蒙古卡伦以外之地，商妥以此为界。从恰克图和鄂尔怀图两地之间所设之界标起向西沿以下山岭走：鄂尔怀图山、特们库朱浑、毕齐克图、胡什古、俾勒苏图山、库克齐老图、黄果尔鄂博、永霍尔山、伯廓苏阿玛、贡赞山、胡塔海图山、库维母鲁、布尔胡图岭（此岭为山口）、额古德恩昭梁、多什图岭、克色讷克图岭、固尔毕岭、努克图岭、额尔寄克塔尔噶克、柯讷满达、霍尼音岭、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毕达巴哈。

上述山岭从中平分，以山之顶峰为界。其间如横有山、河，即横断山、河，平分为界。北面部分属俄国，南面部分属中国，两方各派人将所分地方写明、绘图，并互换文件，带回交各自大臣。此界已定，两国如有属下不肖之人，偷入游牧，占据地方，盖房居住，查明各自迁回本处。两国之人如有互相出入杂居者，查明各自收回居住，以静疆界。

乌梁海人向一方交五貂者，仍允其留于本主；交一貂之乌梁海人，自定界约之日起，以后永禁不再交纳，照此议定完结，互换证据。

.....

（《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3~14页）

## 兰格等就中俄《布连斯奇界约》 对俄有利而写的证词

1727年9月3日（俄历1727年8月23日）

商务代表兰格、使团官员及边境居民为证明赴华特命使臣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于1727年8月20日在布拉河边（与中国）缔结的条约所确定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一事而写给伯爵的信

我们这些在信后签名的人向福音经诫起誓（我们没有接受任何人的贿赂、也没有受到任何恐吓和强迫），现就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女皇陛下特命全权使臣、四等文官、伊里利亚伯爵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与中国大臣于今年即1727年8月20日在布拉河边确定的边界一事（关于此事，我们已经从公文上获悉，并且广泛地议论过），证明以下各点：

第一，俄罗斯帝国的这条边界，对于帝国保持永久安宁和享有不朽的光荣都是极其有利的，它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喜悦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第二，三十年前，即当俄国大使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伯爵与中国大使索额图在涅尔琴斯克附近缔结和约时的旧边界，在每个地段都远远地深入到俄国领土之内，而如今，新边界在所有地段都远远地深入到蒙古地方有好几天的路程，有的地方甚至远达几个星期的路程，这样，俄国人更靠近蒙古地方了。在新边界上已顺利地树立了界碑。新边界的远移，扩大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

第三，在这次划界之前，俄国在库伦大道上的边界最后一个

地点，是恰克图小河边的巴尔苏科夫斯克冬营地。尽管从前曾把布拉河称作界河，但在布拉河的两岸却都设有蒙古卡伦，而俄国则从未在布拉河畔设过卡伦。布拉卡伦与恰克图卡伦直线距离仅十俄里又七十俄丈。现今两国已将原布拉界碑与恰克图卡伦之间的空旷土地予以平分，并在该处顺利地树立了第一个界碑；自恰克图至第一个界碑之间的四俄里的空旷土地，根据目前划界的结果已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事。至于某些无知之辈，或者出自敌对情绪，或者由于幼稚，在他们前所写的通讯中，或者在画得很不正确的地图上，曾经把俄国的疆土说成似乎是以土拉河和克鲁伦河为界（尽管有争论），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现在向至高无上的上帝并且凭着我们的良心起誓，从恰克图或者布拉至土拉河和克鲁伦河，距离为十六天骑程。双方从未因布拉河对岸的土地发生过纠纷，该处甚至没有边界，没有俄国的游牧场所和俄国属民，也没有人去狩猎。俄国人不论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都没有到过土拉河和克鲁伦河，甚至没有越过布拉河，只有大使、使臣或者商队在前往北京途中，曾经越过这些河流。

第四，按照现在划定的疆界，据我们所知，不仅是所有的寨堡，而且连这些寨堡所辖的农村、自由村及空地，确实都留在俄国一侧。俄国不仅没有吃亏，相反，在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空旷的蒙古土地（位于蒙古界碑和俄国属民所有的土地之间）现在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

第五，在边界条约中提到乌梁海人在此以前向哪一方交实物税交得多些，现在仍应向该方交纳的问题。乌梁海人是一个没有定居的民族，经常为了放牧，沿着山岭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的路程。有时进入俄罗斯帝国境内，有时则进入蒙古境内。他们在哪一方境内停下来放牧，他们每人就向那一方交纳五张貂皮的实物税，以免被驱逐出该地；而他们从哪一方境内迁来的，他们每

就向原来的那一方交一张貂皮的实物税，以免要他们回去。这些乌梁海人在双方境内活动的地点都非常遥远，总有好几星期的路程。俄中两帝国的这类越境者的人数是否相同，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次划界和设立新界碑新卡伦，给全体边民带来了他们从未想到过的喜悦和希望，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边界会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从前，尽管边民游牧时也曾到过三不管地方，但他们实际上却认为他们是进入了别国领土。而现在，托女皇陛下的洪福，他们已经确切无误地知道这是本国的领土。他们可以在本国的界碑和卡伦以内无忧无虑、无人相争、无拘无束地生活和放牧了。

在这封信的原件上签名的有：

商务代表劳伦茨·兰格

近卫军谢苗诺夫团中士伊万·帕夫洛夫

大地测量学家阿列克谢·库舍列夫

大地测量学家米哈伊洛·齐诺维耶夫

地方长官莫洛科夫

色楞格斯克地方长官契乔特金

伊万·皮沃瓦罗夫

叶罗费·菲尔索夫

色楞格斯克自治政府委员米哈伊洛·松古罗夫

阿列克谢·涅恰耶夫斯基

伊万·伊康尼科夫

尤达·什麦廖夫

伊万·别伊顿

台吉鲁布桑代表他的塔邦古特部两个氏族签字

宰桑科堆代表和林部十一个氏族签字

宰桑都勒奇察代表在泽德河沿岸游牧的布里亚特部四个氏族签字

宰桑阿木尔代表色楞格斯克近郊的两个氏族签字

宰桑摩多代表和托辉特部签字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中译本, 第373~375页)

## 康德拉季耶夫等曾参与 划界的人的证词

1728年2月29日(俄历1728年2月18日)

1728年2月18日在色楞格斯克城我国赴华使团办公处, 我们这些曾经在划分俄中边界的界务官公署供职、又随同内廷侍臣界务官科雷乔夫先生执行划界任务, 并在这份证词后面签了名的诸同仁特此证明: 业已根据去年即1727年8月20日<sup>①</sup>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缔结的条约<sup>②</sup>划定了边界, 而且自布尔古特山南端山岗起向右至沙宾达巴哈<sup>③</sup>均已树立了界碑。这一边界较之过去俄罗斯帝国居民所占有的土地有大量增加, 而且还从蒙古领地中将许多从未归俄国所有的土地(即由汉腾格尔河起往南长约八天骑程, 往西至阿巴坎河, 宽约三天骑程)划进了俄国版图。这一地区过去从未归俄国管辖过。库兹涅茨克辖区的俄国人, 其中包括俄罗斯猎人以及缴纳实物税的俄国属民, 曾经常到那里去狩猎。他们在中国所属的这块土地上时常遭到车臣王<sup>④</sup>属民索约特人的杀害和抢劫。这些地方极宜于狩猎, 可以在这一带猎捕黑貂、狐狸、灰鼠、狼獾、水獭和海狸。对于这样划定的、而且又划进了面积如此广阔的边界, 缴纳实物税的俄国属民和俄罗斯猎人们都感到

① 系指俄历, 公历为1727年9月1日。——译者

② 系指《中俄布连斯基界约》。——译者

③ 沙宾达巴哈: 我国历史地图又作沙必乃达巴汉。——译者

④ 车臣王: 此处指策凌、系清室额驸, 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名将。准噶尔称策凌为撒辰王, 撒辰一作车臣, 蒙语, 聪明的意思。——译者

非常满意和高兴。这条边界能这样划定，全靠上帝的恩佑和皇帝陛下的洪福。

秘书官尼基弗尔·康德拉季耶夫，库兹涅茨克百人长伊万·

日任（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格里戈里·普罗塔索夫奉百人长伊万·日任之命代签）；

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格里戈里·希什马廖夫，谢苗·苏尔古茨科伊，雅基姆·塔尔科夫，谢尔盖·桑日诺夫，米哈伊洛·斯特列尔科夫，雅科夫·希普诺夫，色楞格斯克缴纳实物税者、新受洗的尼基塔·拉赫曼诺夫（他是应上述军役人员的请求而签名的）；

舒林加<sup>①</sup>黑尔根（签字）、宰桑<sup>②</sup>杜勒基查（签字），扎苏拉<sup>③</sup>彼得鲁沙（签字）。

雅萨乌尔巴巴伊（签字），舒林加尤戈尔（签字）。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中译本，第387～388页）

---

① 舒林加：蒙古贵族官员的称呼。——译者

② 宰桑：蒙古贵族官员的称呼。——译者

③ 扎苏拉：布里亚特蒙古人氏族族长的称号之一。——译者

### 三 1727 年以后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治理

#### 1. 编立旗佐 设置官吏

##### 尚书舒赫德等奏报准噶尔信息

1753 年 7 月 12 日（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舒赫德、成袞扎布等奏言：据遣往乌梁海探信之四等台吉班扎喇克察等密报：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发兵往哈萨克索取达瓦齐，其兵反随达瓦齐来擒喇嘛达尔扎。现闻达瓦齐已袭台吉。臣等复遣喀尔喀侍卫完楚克前往，同班扎喇克察询取实信。据回报云：我等至克木齐克河、巴颜台罕等处，托买马匹，察看乌梁海情形。据贝子旗分宰桑都塔齐等告称，我等曾见准噶尔乌梁海宰桑满济岱等，据称达瓦齐承袭台吉是实，现今欲往谒见。又闻达瓦齐遣使人京，亦遣使往俄罗斯，不知于何日起程。臣等察看此次所报信息，是达瓦齐自为台吉，已属确实。今仍照原议带防秋兵行围前进，如有信息，再行奏闻。再，查从前西北两路若有使臣前来，俱互相知会，臣等已密行知会安西提督讫。奏入。报闻。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 54 卷，第 41~43 页）

## 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等奏 换乌梁海马匹事宜

1756年1月13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哈达哈等奏言：臣等遵奉谕旨，与青滚杂卜及察达克等商议换易乌梁海马匹事宜。据察达克告称：新收乌梁海等约可换马一千匹，但驮载物件往彼换易路程较远，请将茶、烟、缎匹等项运至吹地方，彼处离汗哈屯游牧甚近。臣即派察达克等前往办理。计换马一匹，所给物件运价约银七两五钱。其旧厄鲁特贝子朋楚克、公丹拜及青滚杂卜所属乌梁海等亦可购马一千匹，请每匹给与价银七两五钱，即交青滚杂卜派人办理。再，从前禁止乌梁海等在卡伦附近交易，恐其滋生事端，今伊等感激天恩，诚心归顺，请嗣后每年或一次或二次令蒙古商人等驮运物件，换易伊等牲只，即在吹地方交易，似于彼此有益。奏入。报闻。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23卷，第23~24页）

## 乾隆帝谕擒拿青滚杂卜事宜

1756年8月18日（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谕军机大臣曰：据纳穆扎尔奏青滚杂卜遣人至乌里雅苏台煽惑喀尔喀等情形可疑等语。青滚杂卜居心诡诈，深可痛恨，著舒明等详细察看，此时若已露背叛情形，即会同亲王成袞扎布、得亲扎卜等相机擒拿；若尚未生事端，止宜留心防范，俟哈达哈撤兵回时再行办理。青滚杂卜游牧与唐努山甚近，其或在游牧，或向唐努山至乌梁海皆未可定，并著传谕哈达哈临期确访，或先派兵预阻去路，再行擒拿，毋得任其脱逃。再，贝勒策登扎卜呈称不能办理台务，必系听青滚杂卜指使，著一并拿解来京，其台站事务，即速交亲王成袞扎布接续办理，毋致贻误。至哈达哈等自

哈萨克回时，马匹不免疲瘦，舒明等即预选马匹，善为牧放，俟哈达哈将到，即解往接续，以增兵力。并著学士阿桂速赴军营，协同办理。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30卷，第3~4页）

### 参赞大臣舒明奏拿获青滚杂卜 党羽伯尔格等

1756年12月15日（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明奏言：前经副将军成袞扎布遣察哈尔营总炳图、喀尔喀护卫齐纳图前往乌梁海地方，途中拿获青滚杂卜遣往乌梁海之伯尔格等三人。臣等讯问，伯尔格等供称：青滚杂卜遣伊等赴公丹拜、贝子彭楚克乌梁海达尔罕巴颜及新乌梁海赤伦、察达克、莽噶拉克等处，调兵八百名，伊等俱不听调遣等语。彭楚克、达尔罕巴颜等并将伊等拿获，交与炳图等解送前来，随委员解赴成袞扎布军营讯问。奏入。

上谕军机大臣曰：舒明奏拿获青滚杂卜遣往乌梁海之伯尔格等，现在解送成袞扎布军营，著严加刑讯，即行正法。新旧乌梁海等并无一人附和青滚杂卜，听其调遣。大兵一到，逆贼自可即日擒获。成袞扎布即速领兵前往，勿少迟疑，炳图、齐纳图及朋楚克、达尔罕巴颜等擒获逆党，俱属奋勉，著加恩赏给孔雀翎，以示鼓励。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33卷，第19~20页）

## 参赞大臣哈达哈等奏领兵协擒 青滚杂卜情形

1756年12月29日（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哈达哈等奏言：臣奉命随同副将军成袞扎布擒拿青滚杂卜，今撤兵至额尔齐斯地方，复经成袞扎布调策布登扎布至克木克木齐克地方，会同舒明堵截逆贼，臣随派索伦、喀尔喀兵七百名，交策布登扎布前往，余兵五百名，臣即带领赴将军成袞扎布处听候调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33卷，第27~28页）

## 乾隆帝申谕定边左副将军成袞扎布 速擒青滚杂卜

1757年1月11日（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谕军机大臣曰：成袞扎布等奏称遣往晓谕青滚杂卜侍卫巴图孟克及晓谕旺布多尔济之罗卜藏、阿扎喇等回至军营告称，和托辉特人等皆知青滚杂卜负恩叛逆，并不附从，青滚杂卜现带兵前往托济乌梁海等语。成袞扎布派员先往晓谕，办理甚合机宜，著赏给荷包、鼻烟壶以示优眷；侍卫巴图孟克著有勤劳，著赏给副都统职衔并银一百两；罗卜藏、阿扎喇等俱著赏戴孔雀翎。和托辉特人等既知大义，不附逆贼，青滚杂卜随从不过四五十人，此时或已被旺布多尔济擒获，亦未可定。著即行进兵剿捕，并晓谕乌梁海等协同擒献，逆贼即可指日就俘。至所奏图布慎、赤伦、明噶特、特楞古特所属人等至克木齐克偷窃牲只，请旨各遣回游牧等语，此时阿逆尚未就擒，伊犁地方亦多匪窃，若遽将此等人遣回，势必互相抢夺，殊属未便。计其人数无多，或分给喀尔喀等

为奴，或陆续解至察哈尔安插，著成袞扎布酌量办理。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34卷，第9~10页）

## 定边左副将军成袞扎布等疏奏安插 和托辉特部众事宜

1757年2月16日（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成袞扎布等奏言：臣奉谕旨，著将青滚杂卜及策登扎卜属人，赏给臣及臣弟策布登扎布暨桑寨多尔济等管辖，臣等不胜感激。查和托辉特所属有叶克和托辉特、巴罕和托辉特、明噶特、哈柳沁、托斯、奢集努特等六鄂拓克，并乌梁海十六鄂拓克，此等皆属无知听从逆贼，后闻大兵将至，即时解散，尚知感戴皇恩，倘蒙施恩，仍归入和托辉特四旗之内，自必益加感戴。查旺布多尔济系博贝嫡嗣，公多尔济策登亦系博贝之侄，伊等并未附和逆贼，又，和托辉特台吉达什彭楚克亦系博贝之侄，遣人报知逆贼背叛情由，尤属诚心效力，请将和托辉特人等，交与伊等管辖。至策登扎卜往投逆贼时，其台吉诺尔布率众至乌里雅苏台报知，又在各台站供应马驼，尚属黾勉，请将诺尔布授为扎萨克台吉，管辖策登扎卜属人。如此办理，则伊等不致分离，而旺布多尔济等愈感圣恩，自必严加约束。奏入。

上谕军机大臣曰：从前命将青滚杂卜等属人赏给成袞扎布、策布登扎布等管辖，因伊等办理诸务俱合机宜，用示奖赏。今据成袞扎布奏请交与旺布多尔济、多尔济策登、达什彭楚克等编设佐领，补授扎萨克，严加约束，一切安插事宜，更属妥协。著照所奏办理。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35卷，第18~20页）

## 定边将军成袞扎布等疏奏赏赐 乌梁海宰桑兵丁事宜

1757年4月5日（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成袞扎布等奏言：查乌梁海游牧人众，前经臣遣员晓谕，令其协同进兵，伊等随派出贝子彭楚克、公丹拜兵六百名，和托辉特兵一百六十余名，令伊宰桑等带领驻扎哈勒塘岭、克木等处，防御逆贼青滚杂卜逃窜之路，甚属奋勇。今蒙恩议叙臣等所领官兵，其乌梁海人等，并请天恩，将宰桑数员，准其戴翎，兵丁酌赏缎匹茶叶等物，以示鼓励。奏入，报闻。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37卷，第4~5页）

## 清廷议铸给扎哈沁乌梁海部落 印信等事宜

1762年6月14日（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定边左副将军成袞扎布等奏言：现在扎哈沁等一旗、阿尔台乌梁海七旗、唐努乌梁海四旗，各安耕牧，俱在卡伦以外，虽各有总管，未经颁给印信，一切出入行走，殊多不便。查从前都尔伯特汗、王、扎萨克等请给印信，臣等具奏，蒙恩颁发，谨援例代请一体赏给。其唐努乌梁海等尚未谙习事体，所给印信，或暂交副都统莫尼扎卜掌管，俟该总管稍知约束所部，再行赏给。奏入，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扎哈沁、乌梁海人等，自乾隆十九年以来，陆续归附，随其户口多寡，编设旗分佐领。计扎哈沁一旗九佐领二千余口、乌梁海七旗二十五佐领四千四百余口、唐努乌梁海四旗十六佐领四千八百余口，虽经补授总管，尚未铸给印信，应如成袞扎布所请，拟给扎哈沁公扎木禅扎哈沁一旗总管

之印一颗、乌梁海内大臣察达克等阿尔台乌梁海七旗总管之印一颗、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之印一颗，兼用满洲、蒙古字，照察哈尔总管印信式样铸造，分别赏给及交该副都统暂掌。又，阿尔台淖尔乌梁海二旗四佐领七百余口，现系总管扎喇纳克、巴勒桑统辖，可否给与印信，该将军未经奏及，应令查明具奏。奏入，上从之。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7卷，第6~7页）

**署定边左副将军奎昌等奏请颁给  
库苏古尔旗管旗关防折**

1872年12月20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等奏请  
颁给克穆齐克旗管旗关防折**

1899年8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九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奏请颁给  
克穆齐克旗管旗关防折**

1900年1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奴才连顺跪奏，为查明乌梁海副总管请印情形遵旨复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暂护将军印信参赞大臣志锐据情代奏奇木奇克河副总管叩恩天恩赏颁印信一折，于八月奉到硃批：著俟连顺到任后察看情形、奏明请旨办理，钦此。查外番请印，要以户口多寡为第一义，及向归唐努乌梁海兼辖是否果有窒碍勒摊情形为断。奴才到任后，遴派候补笔帖式锡凌额驰往奇木奇克河，按照原折，逐一查询，除相隔窎远实在千里之外中间横亘达克丹贝子所属之四旗乌梁海、遇有龃龉文报不通、凡事转报总管未能直达乌城各情形均与原奏相符外，至原奏所陈户口约有一千七八百户，现已查清实有二千一十三户，丁口已几万人，唐努总管每年勒派各情亦所恒有，取有该副总管亲书甘结为凭。奴才愚见：奇木奇克河人丁既众，非有印信一其事权不能尽听管束，遇事受制唐努，反多拖累，况该处毗连俄界，现在交涉事多，不能直达，无所禀承，亦属窒碍，既已十苏木连结恳求，是与唐努总管其心已离，两不相下，倘有事故，亦难收拾，原奏所称若将其数十年处心积虑仰希朝廷之恩一旦下颁，必能自固藩篱，为我屏蔽，洵为见到之论，虽系曾奉谕旨不得援以为例在先，现已奉旨令奴才察看情形，今昔情形既有不同，况有东乌梁海请印在前，似难以不符体制为解，若蒙天恩赏给，尚属有益无害，毫无窒碍。除将副总管亲书甘结另行抄录咨呈军机处备查外，所有遵旨察看情形并派员往查仍乞天恩赏给印信各原由，谨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3辑，第409~410页）

### 清廷赏给唐努旗总管拉玛扎布副都统衔

1827年8月28日（道光七年七月七日）

以唐努乌梁海总管拉玛扎布差使奋勉，赏副都统衔。

（《清宣宗实录》第121卷，第11页）

定边左副将军明谊奏兴达逊补授  
唐努旗总管谢恩折

1863年7月18日（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定边左副将军崇欢等奏拣补  
唐努乌梁海总管员缺折

1895年8月25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六日）

奴才觉罗崇欢、奴才志锐跪奏，为循例拣补乌梁海总管员缺以重职守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五旗向遇总管缺出，由该旗自行拣选办事勤能、属众倾服者举送前来，经奴才等验看，如堪录用，即出具考语，奏请补放等情历经遵办在案。兹据唐努乌梁海掌印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称，据总管额尔德呢因病身故，所遗总管一缺，拣选得通晓公事、属众倾服之达噜噶凌奎拟正，领催哲克博拟陪；复据总管色呼依因患重病不能办公，所遗总管一缺，拣选得办公有益、众心倾服之梅楞海都布拟正，达噜噶沙拉扣拟陪，先后出结举送各等情前来。奴才等当即验看得达噜噶凌奎为人谨慎、办事认真，梅楞海都布人尚明白、熟习公务，均堪充补总管员缺，以重职守，除咨报理藩院查照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再，蒙古参赞大臣因病请假回旗调理，尚未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9辑，第219页）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等奏贡布多尔济补授  
唐努旗副都统衔总管谢恩折**

1899年11月23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清廷赏给克穆齐克旗总管二品顶戴**

1910年10月16日（宣统二年九月十四日）

以捐资兴学，赏奇木奇克河乌梁海总管布音巴达尔琥花翎、二品顶戴。

（《宣统政纪》，第42卷，第25页）

**道光帝谕革去乌梁海总管  
垂敦扎布职务**

1844年8月13日（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谕内阁：桂轮等奏参贻误公事并需索无厌之乌梁海总管一折。乌梁海总管垂敦扎布于本年呈进貂鼠解送乌里雅苏台，并不随行，且平日于所属之人需索人已，怨声载道。著照所请，垂敦扎布著革去总管，以示惩戒。所遗员缺，著该将军拣选妥干人员，另行奏补。

（《清宣宗实录》，第406卷，第21页）

## 乾隆帝谕唐努乌梁海总管等 每年赴热河朝覲随围

1787年10月11日（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一日）

谕军机大臣等：朕前降旨，令将编入年班朝覲西北两路之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等，其已经出痘者，归于年班人覲，若人数较少，即间年人覲亦可；其未经出痘者，不必来京，著该部于每年可否令其前赴热河朝覲随围之处，照青海一体具奏请旨，其如何酌定另行编班之处，著交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等会商议奏。但北路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每岁俱系自备资斧前赴热河，若按年班赴京，路途较远，恐伊等力有不逮，著传谕奎林、复兴、保泰等：除西路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仍按原定章程，令其自备资斧行抵哈密外，其北路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或令自备资斧行至张家口，官为办给马匹送京，如力量仍有不敷，或于喀尔喀、察哈尔毗连地方即行官为办理之处，据实查核办理，以副朕体恤外藩蒙古之意。至北路唐努乌梁海、阿勒台乌梁海等，非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等台吉后裔可比，不必同入年班朝覲，无论出痘与否，每年止赴热河朝覲随围，若人数较少，间年遣派一次亦可，一并传谕复兴、保泰知之。

（《清高宗实录》，第1288卷，第1页）

## 《大清会典》记载唐努乌梁海总管 轮值围班

不列年班者，扎哈沁、乌梁海，围班四。扎哈沁公，阿尔泰乌梁海、唐努乌梁海之副都统、散秩大臣、总管，分编为围班四班，以次轮值。……各递以至。凡围班，前期疏以闻，得旨乃至。

围班或来或止，每年由院豫行具奏一次，奉旨后由院行知。

（嘉庆《大清会典》，第 53 卷，《理藩院》）

### 唐努乌梁海官员按年轮赴木兰随围

（乾隆）五十三年议准：伊犁所属之土尔扈特、科布多所属之杜尔伯特未出痘者分为四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科布多所属之阿尔泰乌梁海、乌里雅苏台所属之唐努乌梁海亦分为四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 747 卷，《理藩院》）

### 唐努乌梁海总管额林沁等入觐

1785 年 9 月 12 日（乾隆五十年八月九日）

丙戌，杜尔伯特扎萨克台吉普尔普达尔扎等四人及唐努乌梁海总管额林沁等二人入觐。

（《清高宗实录》，第 1236 卷，第 32 页。）

### 乾隆帝赐唐努乌梁海总管额林沁等食

1785 年 9 月 15 日（乾隆五十年八月十二日）

己丑，上御卷阿胜境，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等及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等十一人、阿尔台乌梁海散秩大臣乌尔图那逊等二人、杜尔伯特扎萨克台吉普尔普达尔扎等四人、唐努乌梁海总管额林沁等二人食，至壬辰皆如之。

（《清高宗实录》，第 1236 卷，第 37 页）

## 乾隆帝谕乌梁海总管等 抵达避暑山庄日期

1790年3月7日（乾隆五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又谕：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奏请来京恭祝本年八旬大庆，已照所请，令于七月初五日以内前赴热河，并轮应木兰班次之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乌梁海、青海回子等亦均于七月初五日以内前来。今朕于八月初三日启銮回京，定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热河筵宴各国来使，倘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应来之土尔扈特等仍于七月初五日以内前来，时值天气炎热，雨水必多，伊等俱未出痘，徒使守候多日，于伊等未便。著寄信保宁、恒瑞、明亮、蕴端多尔济、奎舒等，明白晓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应行前来之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乌梁海、青海回众，令其各酌于七月二十二三日可抵避暑山庄，量期起程。

（《清高宗实录》，第1347卷，第11页）

## 嘉庆帝谕乌梁海总管等乾隆帝逝世 不必来京

1799年2月8日（嘉庆四年一月四日）

又谕：从前皇祖考世宗宪皇帝大事时，蒙古王公台吉等内有未出痘者，曾蒙皇考降旨，均未令来京，今伊等未经出痘者，仍著不必前来。又念现在游牧之蒙古王公台吉等一闻皇考大事，自必星速来京，叩谒皇考梓宫，若令伊等俱来，既无以仰副皇考惠爱众蒙古之圣意，且游牧处亦乏办事之人，除年班已来之蒙古王公、额驸、台吉外，现在游牧处所之内扎萨克、喀尔喀、青海、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王公、额驸、台吉及

回子伯克等均不必前来，著该衙门迅即行文，令其遵照。

（《清仁宗实录》，第 37 卷，第 16 页）

## 乌梁海值围班人员与内蒙官员 一体当差

（嘉庆十五年）又定：青海、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扎哈沁、乌梁海等处围班人员，由该将军、大臣咨报，与内扎萨克官员一体当差。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 747 卷，《理藩院》）

## 乌梁海官员俸禄

七曰外藩蒙古之俸。其等九。外藩蒙古汗岁支俸银二千五百两，缎四十匹……其乌梁海之散秩大臣、副都统及喀尔喀之八品官，亦视八旗武职官减半给俸，均不给缎，其授侍卫者，照八旗一律支俸。

（嘉庆《大清会典》，第 14 卷，《户部》）

## 唐努乌梁海总管俸银

唐努乌梁海设掌印副都统职一员，总管四员，共五旗二十六佐领，下骁骑校一员，计七百八十六户，一万余口，每年夏季来乌呈送进贡貂皮，便领取俸银。

.....

管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职衔一员，岁支俸银七十七两五钱，总管四员，各岁支俸银六十五两。

（《定边纪略》，第 6 页、第 12 页）

## 颁给蒙古、乌梁海贵族官员妻室册诰 俱发给该将军、大臣等转行颁给

(乾隆)四十年奏准：土尔扈特原任汗伍巴锡之妻等五人请封，已逾汇封之期，请并入此次汇封，给与封册，查土尔扈特等处，离京窎远，毋庸派员往封，应照青海之例，由驿递给伊犁将军，就近派员给封。

又奉旨：颁给喀尔喀、内扎萨克王、贝勒等之妻及格格等册诰，特派官员往封，虽系向来旧例，但现在颁给青海、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等妻室册诰，俱发给该将军、大臣等转行颁给，今若将颁给喀尔喀、内扎萨克等之妻及格格等册诰仍由京师派员往封，办理既不划一，且彼处又须豫备乌拉、羊只并前来迎接，亦不无贻累，况颁给伊等册诰俱系汇奏后始行颁发，为日既久，又复派员前往，及至彼处，更为迟缓，于伊等殊无裨益。嗣后喀尔喀、内扎萨克王、贝勒等之妻及格格等不必派员往封，亦照青海、杜尔伯特、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之例，发给该盟长等转行颁给。此次应往东路、西路之人即照此办理。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244卷，《礼部》)

## 克穆齐克旗总管历代勋绩

始由蒙古国派兵，往西北，至乌梁海哈萨克国，即将该国版图收复。兵士等即在保噶尔城，与本地妇女各相配合。居住已久，兵士已各年迈，拟各率其子侄妇女返归原籍。时值中国驻兵北边，已将蒙古绥服。兵士至科木其河迤南地方，爱其土田肥美，水草林木丰茂，留连不舍。在此小住数年后，雍正皇帝划立交界，东由沙毕呢起，又南在素们哈尔噶特等处，设立边防卡伦，进退失

据，只有在该处落户。年岁久远，尽操乌梁海哈萨克语言，祖国语言无人记忆，已成为乌梁海人矣。肯木次克乌梁海内，遂共举萨尔达木为酋长措理各事，均准舆情。又萨尔达木与众会议，拟往北京纳款，可冀邀皇帝懋赏。正计议间，适与厄鲁特王丹金拉布丹相遇，遂将内顺衷曲，竭情诉述。讵料丹金拉布丹存心不善，诳说北京距此窎远，如欲前往，恐毕世无成也。镇边将军现正在喀尔喀，吾可代稟与尔办理此事。该王抵将军处，报告此次查边，行抵乌梁海地方，业将该旗众及萨尔达木等收服，归顺朝廷。将军奏闻，有旨乌梁海归该王节制。嗣后王因军事贻误，褫革爵职，朝廷以其子，晋封贝子，赏给札萨克印，令其移驻喀尔喀赛音诺颜部厄尔滚河地方。其时萨尔达木，始知丹金拉布丹一切欺诳之事，正彷徨间，忽蒙将军具奏，奉旨封萨尔达木为辅国公，旨未到时，萨尔达木业已身故，其子侄无力承袭。有丹金拉布丹戚某，名丹毕，设谋承袭辅国公，管理乌梁海事。二三年后亦因公褫革爵职。于是萨尔达木之子砂尔巴，始得派为总管。乾隆二十九年归属管理唐努乌梁海四旗印务之下，充当进贡细皮差务。其时丹金拉布丹之子贝子某，在将军处百般恳求，复得在肯木次克旗内，选出萨特，哈尔萨哈克，通哈克，好勒尔，候希格特，萨如克勒尔，图鲁希，卓彦，道洛甘，土墨特等十户民人，归该贝子属下乌梁海，仍归唐努乌梁海印务管辖。并许该贝子在肯木次克境内居住，以后如有滋生事端情事，立即逐归原札萨克收管，札萨克若不收管，应即充当进贡细皮差务。其余居民人等，除每年不拘物件酌纳该札萨克贝子，俾补差务外，进贡皮张相等差务，概不准应，并定以为例。自此该贝子与唐努乌梁海肯木次克乌梁海总管等，每年交纳一户之差，迄今照旧。

唐努乌梁海四旗，于乾隆二十三年前，曾归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落察滚札巴王管辖。嗣因该王某叛，副都统衙代希遣散乱兵有功，奏请赏给乌和立达，即总管，并赏戴花翎，为该四旗总管。

科木其河乌梁海有斋僧额林沁，陶吉乌梁海有斋僧巴图，惟贺卜素候勒乌梁海，无明干人员。前于雍正年间，将军额付王查某，往看中俄界牌，具悉乌梁海地方，邻近俄国卡伦，非得人才治理不可，特将浩图灰特总管阿希达，移往该处兼管。又因阿希达子伊特格勒，由进贡细皮之便，传唤至将军署，商酌编为四旗，具奏使额林沁，巴图，伊特格勒等分管四旗事务，并任为总管，各管一旗。又乾隆二十七年派喀尔喀赛音诺颜汗部副都统衔懋那札布，掌总管印，暂管乌梁海事务。俟数年后，乌梁海有明白事理之人再将印务移交，具奏奉旨准行。二十八年，懋那札布携带乌梁海印信，前来管理。二十九年乌梁海因有派遣军队事项，无旗帜可用，奏请副都统衔代希准用旗帜。三十年以总管代希有军功，赏给副都统实缺。乾隆五十一年由将军于唐努乌梁海各总管内，特保副都统代希，奏请将乌梁海印赏给代希掌管，兼辖乌梁海五旗事务，以其为人忠诚，学问优长，任事勤敏也。五十四年副都统代希因病身故，将印移交总管色尔格，并奏请奉旨故去总管代希遗缺，由伊子丹金承袭。又因丹金年幼阅历尚浅，其总管印暂交色尔格掌管，辅佐丹金办理事务，奏请奉准，印务事项二人会办。五十七年保举丹金为唐努乌梁海总管，丹金尽力当差，始终勤奋，奏请赏给副都统衔，奉旨俞允。丹金身故，遗缺以其弟其达木巴勒补授副都统衔。总管达木巴勒故后，遗缺以其长子巴图札布，补授副都统衔。总管巴图札布故后，遗缺以笔帖式啦嘛札布补授副都统衔。总管啦嘛札布故后，以其弟辛得逊补授副都统衔，总管辛得逊故后，以其弟乌勒吉瓦其耳补授副都统衔。总管乌勒吉瓦其耳于光绪二十五年病故。遗缺以其长子参领贡布多尔济补授。

肯木次克乌梁海，原系自编一旗，后因人民繁殖，于光绪二十五年斋僧沙尔巴后裔总管毕其雅之侄海图巴，因将军参赞等，将肯木次克乌梁海各情具奏，二十八年奉旨赏给海图巴总管印，并巴图鲁达尔汗各号，总管肯木次克旗务，复因防边得力，赏戴二

品花翎，加一级。宣统元年总管海图巴病故，其长子保彦巴达尔胡由将军参赞保举具奏，奉旨仍任为总管，准其掌总管印，管理肯木次克乌梁海旗务。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00~202页）

## 2. 征收赋税

### 清廷禁止额外向乌梁海征收貂皮

1743年1月23日（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定边左副将军额附策凌奏言：乌梁海向来供给属主貂皮。前奉世宗宪皇帝谕旨，乌梁海人众因伊等属主取供貂皮过重，恐其生计艰难，酌量裁减，照数另行施恩赏给。臣等会同王塞布腾旺布、贝勒博贝议定：每人原供貂皮五张内减去二张，止供三张，照数赏给王、贝勒等乳牛、母羊，每年孳生，抵偿此项。今闻伊等仍取供五张，应请禁止。经议政王大臣议奏，请将厄鲁特王色布腾旺布、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交理藩院察议；仍严饬伊等，嗣后照例遵行，如再私取逾额，定行从重治罪。奏入。上从之。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47卷，第7~8页）

### 乾隆帝谕特斯、奇木、托济、 锡尔克腾四部乌梁海人交纳贡皮

1759年1月21日（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谕：

据成袞扎布等奏称：和托辉特之特斯、奇木、托济、锡尔克腾等四部乌梁海，共十六鄂拓克，一千一百余户。内五百余户尚能交纳贡赋，余皆无力。现在收取伊等貂鼠、猞猁狲、狼、狐等

皮张，及鹏翎、麝香等物，除麝香不准充贡，余物量其所值，以每户三貂计算，仅得一百七十一户。其未完之项，请于次年带收等语。此等乌梁海受青滚杂卜扰害，生计俱属艰难。著传谕成袞扎布，将伊等未完贡赋，加恩豁免。仍令莫尼扎布晓示伊等：从前何等苦累，今为大皇帝臣仆，除正供外，并无额外需索。现在未交皮张，又行宽免。嗣后尔等应纳贡赋，务如数交收，不可有意希恩，仍致缺少。莫尼扎布办理乌梁海事务颇属效力，著加恩赏给缎匹。

（《清高宗实录》，第 577 卷，第 360 页）

**定边左副将军明谊等奏唐努乌梁海  
例进貂皮因灾欠额该总管等情愿公摊补足折**

1863 年 7 月 24 日（同治二年六月初九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进贡  
皮色数目清单**

（无年月）

**计开**

貂 皮：捌百叁拾张

豹 皮：壹张抵貂皮叁张

水 獭 皮：壹百伍拾贰张抵貂皮肆百伍拾陆张

猞猁狲皮：叁百叁拾玖张抵貂皮壹千拾柒张

扫 雪 皮：叁张抵貂皮壹张半

狐 皮：貳張抵貂皮壹張  
沙 狐 皮：肆拾壹張抵貂皮貳拾張半  
狼 皮：伍拾叁張抵貂皮貳拾陸張半  
灰 鼠 皮：壹百張抵貂皮貳張半

以上抵交貂皮壹千伍百貳拾捌張  
共實交折交貂皮貳千叁百伍拾捌張  
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2輯，第758頁）

### 定邊左副將軍連順等奏派員護送 唐努烏梁海進貢皮張折

1900年11月12日（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奴才連順、那木濟勒端多布、奎煥跪奏，為循例委員護送貢皮恭折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查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等五旗額定七百八十六戶，每戶交貂皮三張，每年共納貂皮二千三百五十八張。實納貂皮數在八百張以上，其餘方准以別樣皮張照例抵折。如捕貂實不數額，准以猞猁狲、水獺、豹皮每張抵貂皮三張，扫雪、狐、狼、沙狐皮每二張，灰鼠皮每四十張，均抵貂皮一張。均添戶不添皮張。每年夏季來烏里雅蘇台呈交，秋間派員護送，歷經遵辦在案。本年六月間，唐努烏梁海總管棍布多爾濟等到烏里雅蘇台呈遞貢皮，并將應交皮張戶口造具蒙字名冊呈遞前來。奴才等當堂點驗，遵照額數收齊，照例折放賞項，面加撫恤，并諭以妥約屬眾、安分輸誠。該總管等率領眾官望闕叩頭，欣然領諾。事畢即令各回游牧讫。奴才等即將唐努烏梁海皮張饬令裝箱封固，粘貼印花，拣派員外郎善貴督帶弁兵，于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起程，由驛護送，赴

山西太原府行在交纳。除知照经过驿站一体妥为供应、加派弁兵小心护送外，谨将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各旗实交折交皮色数目分缮清单，恭呈御览，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3辑，第747~748页）

###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等奏派员护送

### 唐努乌梁海进贡皮张折

1901年11月13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三日）

奴才连顺、那木济勒端多布、奎焕跪奏，为循例委员护送贡皮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等五旗额定七百八十六户，每户交貂皮三张，每年共纳貂皮二千三百五十八张。实纳貂皮数在八百张以上，其余方准以别样皮张照例抵折。如捕貂实不敷额，准以猞猁狲、水獭、豹皮每一张抵貂皮三张，扫雪、狐、狼、沙狐皮每二张，灰鼠皮每四十张，均抵貂皮一张。均添户不添皮张。每年夏季来乌里雅苏台呈交，秋间派员护送，历经遵办在案。本年六月间，唐努乌梁海总管棍布多尔济等到乌里雅苏台呈递贡皮，并将应交皮张户口造具蒙字名册呈递前来。奴才等当堂点验，遵照额数收齐，照例折放赏项，面加抚恤，并谕以妥约属众、安分输诚。该总管等率领众官望阙叩头，欣然领诺。事毕即令各回游牧讫。奴才等即将唐努乌梁海皮张饬令装箱封固，粘贴印花，拣派补用守备千总李铨督带弁兵，于本年十月初三日起程，由驿护送，赴京交纳。除将用过赏项及照译贡皮户口清册咨部查核并知照经过驿站一体妥为供应加派弁兵小心护送外，谨将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各旗实交折交皮色数目分缮清单，恭呈御览，理

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4辑，第415～416页）

###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等奏派员护送

### 唐努乌梁海进贡皮张折

1902年11月1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日）

奴才连顺、车登索诺木、奎焕跪奏，为循例委员护送贡皮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等五旗额定七百八十六户，每户交貂皮三张，每年共纳貂皮二千三百五十八张。实纳貂皮数在八百张以上，其余方准以别样皮张照例抵折。如捕貂实不敷额，准以猞猁狲、水獭、豹皮每一张抵貂皮三张，扫雪、狐、狼、沙狐皮每二张，灰鼠皮每四十张，均抵貂皮一张。均添户不添皮张。每年夏季来乌里雅苏台呈交，秋间派员护送，历经遵办在案。本年六月间，唐努乌梁海总管棍布多尔济等到乌里雅苏台呈递贡皮，并将应交皮张户口造具蒙字名册呈递前来。奴才等当堂点验，遵照额数收齐，照例折放赏项，面加抚恤，并谕以妥约属众、安分输诚。该总管等率领众官望阙叩头，欣然领诺。事毕即令各回游牧讫。奴才等即将唐努乌梁海等旗皮张饬令装箱封固，粘贴印花，拣派委署主事德厚督带弁兵，于本年十月初二日起程，由驿护送，赴京交纳。除将用过赏项及照译贡皮户口清册咨部查核并知照经过驿站一体妥为供应加派弁兵小心护送外，谨将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各旗实交折交皮色数目分 编清单，恭呈御览，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6辑，第150页）

##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等奏员护送 唐努乌梁海进贡皮张折

1903年10月25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六日）

奴才连顺、车登索诺木、奎焕跪奏，为循例派员护送贡皮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等五旗额定七百八十六户，每户交貂皮三张，每年共纳貂皮二千三百五十八张。实纳貂皮数在八百张以上，其余方准以别样皮张照例抵折。如捕貂实不敷额，准以猞猁狲、水獭、豹皮每一张抵貂皮三张，扫雪、狐、狼、沙狐皮每二张，灰鼠皮每四十张，均抵貂皮一张。均添户不添皮张。每年夏季来乌里雅苏台呈交，秋间派员护送，历经遵办在案。本年六月间，唐努乌梁海总管棍布多尔济等到乌里雅苏台呈递贡皮，并将应交皮张户口造具蒙字名册呈递前来。奴才等当堂点验，遵照额数收齐，照例折放赏项，面加抚恤，并谕以妥约属众、安分输诚。该总管等率领众官望阙叩头，欣然领诺。事毕即令各回游牧讫。奴才等即将唐努乌梁海等旗皮张饬令装箱封固，粘贴印花，拣派主事职衔贵兴督带弁兵，于本年九月初六日起程，由驿护送，赴京交纳。除将用过赏项及照译贡皮户口清册咨部查核并知照经过驿站一体妥为供应加派弁兵小心护送外，谨将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各旗实交折交皮色数目分繕清单，恭呈御览，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8辑，第293～294页）

##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等奏派员护送 唐努乌梁海进贡皮张折

1904年10月27日（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九日）

奴才连顺、车登索诺木、奎焕跪奏，为循例派员护送贡皮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等五旗额定七百八十六户，每户交貂皮三张，每年共纳貂皮二千三百五十八张。实纳貂皮数在八百张以上，其余方准以别样皮张照例抵折。如捕貂实不敷额，准以猞猁狲、水獭、豹皮每一张抵貂皮三张，扫雪、狐、狼、沙狐皮每二张，灰鼠皮每四十张，均抵貂皮一张。均添户不添皮张。每年夏季来乌里雅苏台呈交，秋间委员护送，历经遵办在案。本年六月间，唐努乌梁海总管棍布多尔济等到乌里雅苏台呈递贡皮，并将应交皮张户口造具蒙字名册呈递前来。奴才等当堂点验，遵照额数收齐，照例折放赏项，面加抚恤，并谕以妥约属众、安分输诚。该总管等率领众官望阙叩头，欣然领诺。事毕即令各回游牧讫。奴才等即将唐努乌梁海等旗皮张饬令装箱封固，粘贴印花，拣派主事职衔贵兴督带弁兵，于本年九月十九日起程，由驿护送，赴京交纳。除将用过赏项及照译贡皮户口清册咨部查核并知照经过驿站一体妥为供应加派弁兵小心护送外，谨将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各旗实交折交皮色数目分缮清单，恭呈御览，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0辑，第201~202页）

**定边左副将军堃岫等奏唐努乌梁海  
捕貂不足请准以别色皮张抵交足额折**

1910年5月20日（宣统二年四月十二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3. 司法管辖**

**乌梁海等偷窃牲畜 视其牲畜之数  
分别首从治罪**

1786年1月8日（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九日）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刑部会同理藩院奏准定例：

三十匹以上者，不分首从绞监候，秋审时俱入情实，为从并未同行、但于窃后分赃者减等，发遣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烟瘴地方。

二十匹至三十匹者，首从俱绞监候，秋审时为首者入于情实，为从同行分赃者入于缓决，虽经同谋并未同行、但于窃后分赃者减等，发遣湖广、福建等省。

十四至二十匹者，为首者绞监候，秋审时入于情实，为从同行分赃者发遣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烟瘴地方，虽经同谋并未同行、但于窃后分赃者发遣山东、河南地方。

六匹至九匹，为首者发遣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烟瘴地方，为从同行分赃者发遣湖广、福建等省，虽经同谋并未同行、但于窃后分赃者鞭一百。

三四至五匹，为首者发遣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为从同行分赃者发遣山东、河南，虽经同谋并未同行、但于窃后分

赃者鞭一百。

一二匹，为首者发遣河南、山东，为从同行分赃者鞭一百，虽经同谋并未同行、但于窃后分赃者鞭九十。

再，羊只一项与牛、驼、马匹价值迥异，以羊四只作牛、驼、马一只计算，所窃之羊不及四只者，为首鞭一百，为从同行分赃者鞭九十，虽经同谋并未同行、但于窃后分赃者鞭八十。

以上首从贼犯，应发遣者，仍照旧均交驿充当苦差，应鞭责者，蒙古照例鞭责，民人折责发落。

（《蒙古律例》，第6卷，《盗贼》）

### 乌梁海等盗窃牲畜暂行 治罪办法

1786年5月12日（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谕：据海宁奏将盗马七匹之贼鄂衣达巴彦吉尔噶勒等审明定罪请旨一折。此次著照依所拟完结。但思此等新降之人究非旧蒙古可比，俟二十年后，即属朕之蒙古旧奴矣。嗣后如有偷窃牲畜，应如何分别定罪之处，著交军机大臣、刑部、理藩院妥议具奏。寻议：凡新降之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厄鲁特、和硕特、辉特、乌梁海、蒙古人等，偷窃马、牛、驼三项牲畜数满十四以上者，悉照从前改定偷窃牲畜例，不分首从，均拟绞监候，秋审均入情实；其一二匹至九匹者，亦仍照从前改定例，不分首从，分别发遣；至羊只一项，仍以四只计算科罪。俟二十年后，再照新例办理，并通行新疆等处办事大臣，遇有新降蒙古犯偷窃牲畜之案，悉准此例，毋得滥引旧例，亦不得援照五十年新定现行之例。从之。

（《清高宗实录》，第1253卷，第22页）

## **乌梁海人等偷窃牲畜不分首从治罪**

1786年5月19日（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理藩院议覆定例：嗣后凡新降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厄鲁特、和硕特、辉特、乌梁海等蒙古偷窃马、牛、驼只，数至十匹者，不分首从，均拟绞监候，秋审时俱入情实。其一二匹至九匹者，仍照从前改定条例，不分首从，分别发遣，羊只仍以四羊作一牲畜治罪，俟二十余年后再行请旨，分别多寡，照现定条例办理。

（《蒙古律例》，第6卷，《盗贼》）

## **乌梁海等偷窃牲畜仍照乾隆五十年**

### **新定之例办理**

1807年1月1日（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理藩院奏准：

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厄鲁特、和硕特、辉特、乌梁海人等偷窃牲畜，照乾隆五十年新定之例办理。

（《蒙古则例》，第8页）

## **乾隆帝命免扎萨克达什彭楚克等处分**

1758年12月22日（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谕军机大臣曰：据福禄等奏称，扎萨克达什彭楚克、副都统衔莫尼扎卜领兵将盗窃阿噶里卡伦马匹贼首布尔古特达鲁噶哈拉布奈等八人擒获，解送乌里雅苏台军营，其为从贼匪十七人俱行释放，现饬伊等查拿等语。所办甚是。可传谕成袞扎布，再行严饬查拿，务获。其擒获贼首之察哈尔、喀尔喀官兵俱酌量奖赏。

至达什彭楚克等，既获为从贼人，即当报明将军、大臣候示，乃擅自释放，理宜议罪，姑念获贼有功，从宽免其处分。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 64 卷，第 37~38 页）

## 乾隆帝谕处理唐努乌梁海不法分子 越过卡伦偷窃牲畜案

1787 年 4 月 29 日（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谕曰：复兴等奏审讯由边卡入境偷窃牲畜之乌梁海贼犯、分别拟罪、并将私行寝息之驻卡侍卫台吉等分别枷责及交部议处等语。此案复兴等如此轻拟完结，实属错谬。设立卡座，派令侍卫驻扎，原为稽察行人、防范贼盗，地方与军营何异？今该处贼人数次往来，窃去许多牲畜，该侍卫即获重罪，乃德永并不呈报该管大臣，竟敢私罚牲畜，侵蚀寝息，甚属胆大！复兴等仅将德永革职枷责完结，所奏殊为妄诞。德永著即处绞，为众示儆。同德永侵蚀息事之台吉桑济扎布、桑济策楞著拟绞，解部另行请旨办理。其额布肯哈噶鼐阿尔奇齐巴布什鄂尔古库巴禄寨叶句达什查汗等，尚未侵蚀人已，但私同寝息，已属失察，著即照复兴等所奏行。再，复兴等奏，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给与德永回书，亦属不合，并请交部议处。车凌乌巴什系愚蠢蒙古，伊何能想到必须呈报将军、大臣？此事如果系伊起意先欲寝息，给德永书信，朕必将伊一并从重治罪，今车凌乌巴什仅给回书，尚属无罪，车凌乌巴什著加恩免其议处。总管达什，查知此事，即行呈报，办理尚属可嘉，岂有反行议处之理？！达什著宽免，仍发赏大缎二匹，以示奖励。总管色尔克去年前往木兰，此事与伊无关，亦无庸交部。复兴、阿克东阿办理此事甚属懦弱错谬，著传旨严行申饬外，仍交部严加议处。复兴等接奉此旨，于驻卡侍卫官员等逐一严禁，嗣后各以德永为戒。即通行新疆将军、大臣等，传知所有边卡地

方，一体严慎遵行，并晓示京城三旗侍卫知之。

（《清高宗实录》，第 1276 卷，第 18~19 页）

### 乾隆帝关于乌梁海瑚图克杀人案的谕旨

1790 年 10 月 24 日（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又谕：据恒瑞等奏将偷窃牛只杀害人命之乌梁海瑚图克审明办理等语。乌梁海瑚图克因偷窃牛只，适遇库库里克瞥见，恐其首告，胆敢用鸟枪将库库里克打死，情殊可恶，恒瑞等将瑚图克审明，即行正法，甚属允当。至佐领硕克硕赉，一见库库里克尸身，即行访究，将正贼瑚图克盘诘缉获，尚属留心，稍加赏赉始足以示奖励，著交恒瑞，由该处库内赏缎一匹，以示鼓励。嗣后凡有似此者，俱著照此赏赉。余照所请行。

（《清高宗实录》，第 1363 卷，第 3~4 页）

### 定边左副将军杜嘎尔等奏处决

### 唐努乌梁海杀人犯多尔济折

1884 年 12 月 24 日（光绪十年十一月八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 定边左副将军衙门奏处理俄商 栋固尔玛塔丕在唐努乌梁海被杀一案折

（年月不详）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 4. 内务民政管理

### 《皇舆全图》附文（节录）

国家德威畅泝，文轨大同，幅员之盛，亘古未有。京师居天下之中，其南曰直隶，是为畿辅。其东曰盛京，……长城之外，盛京与直隶、山西、陕西省之北，为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及察哈尔八旗游牧。踰瀚海而北，为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游牧。其西为科布多，其北为唐努乌梁海。甘肃省之北为阿拉善、额济纳二旗游牧，踰瀚海而西为伊犁。大海自鸭绿江口西襟盛京南、京师直隶东南，……大克穆河在唐努乌梁海，额尔齐斯河在科布多。……极东三姓所属海中大洲，偏东三十一度二十分；极西喀什噶尔葱岭之西，偏西四十七度；极北唐努乌梁海托罗斯岭，北极高五十六度四十分；极南广东琼州府之崖州，北极高十八度十三分。凡东西相距七十八度有奇，南北相距三十八度有奇。

（嘉庆《大清会典图》，第87卷，《皇舆全图》附文）

### 嘉庆《大清会典图·唐努乌梁海图》 所附释文

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在京师西北、乌里雅苏台城之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二十五佐领。其二佐领在德勒格尔河东岸，南与三音诺颜部中末旗接，东与土谢图汗部右翼右末次旗接；其二佐领在库苏古尔泊东北；其四佐领当贝克穆河折西流处；其三佐领当漠和尔阿拉河源；其四佐领当噶哈尔河源。俱北与俄罗斯为界。其十佐领在西北，跨阿尔泰河、阿穆哈河，亦与俄罗斯为界。扎萨克图汗部所属乌梁海五佐领。其一佐领在库苏古尔泊北；其一佐领在德勒格尔河西岸，南与扎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旗

接；其一佐领北临贝克穆河，西与南俱临华克穆河；其一佐领在漠什克河西；其一佐领当扎库尔河源。三音诺颜部所属乌梁海十三佐领，俱南依鄂尔噶汗山，西与科布多所属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二旗接，北与俄罗斯为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门徒所属乌梁海三佐领，在陶托泊北，西临华克穆河，北与俄罗斯为界。特斯河自扎萨克图汗部西流入界，北纳额尔逊河、塔尔拉克钦河、萨木噶勒戴河、乌里雅苏图河、固尔班锡博里克河，瀦为泊。哈拉泊在唐努山西南，南流，为和赖河，折西流，北纳额尔河、德布色尔河，亦瀦于泊。特里河、伊尔河、博尔河、扎尔河、齐塔齐河，皆出其北山中，南流亦汇焉，为乌布萨泊，南与西接科布多界。大克穆河二源，曰华克穆河、贝克穆河。华克穆河出托罗斯岭，南流，东纳陶托泊水，折西流，南纳布斯河、特里泊水、哈尔吉河、哈拉穆楞河，北纳多集玛河，复折北流，与贝克穆河会。贝克穆河出华克穆河源之西，亦南流，为伯鲁克泊，折西流，南纳博尔鲁克河、库克穆河，北纳阿萨斯河、哈彦萨拉克穆河、鄂克穆河、伊博克河、与华克穆河会，曰大克穆河。又西流，南纳漠什克河、巴拉克河、漠和尔阿拉河、察汉阿拉尔河、扎库尔河，北纳鄂克河、乌兰乌苏河、额锡穆河、特穆尔乌苏河。克穆齐克河出其西山，南纳巴尔鲁克河、集尔噶瑚河、扎达克河，北纳阿克河，东流亦来会。复折北流，入俄罗斯界。德勒格尔河出唐努山东南，东流，踰卡伦，又东南流，西纳伊克和罗河，入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界。托尔和里克河出德勒格尔河源之东，亦东南流，入扎萨克图汗部界。额赫河上源为库苏古尔泊，伊克杭哈河、纳林杭哈河、哈拉锡尔河、纳林和罗河俱出穆逊山南麓，南流瀦焉，复自泊东南流，南北合数水，库克陀罗盖河、达尔沁图河、鄂依拉噶河、阿拉浑博勒尔河，俱出卡伦外，南流，折东南，亦来会，又东南，入喀尔喀土谢图汗部界。哈屯河自科布多北流入界，阿尔泰河亦自科布多西北流来会，又西北入俄罗斯界。阿努河出鄂尔噶汗山，北

流东纳察罕米哈河，西纳阿穆哈河，又北，入俄罗斯界。苏特泊在鄂尔噶汗山南。唐努山 在唐努乌梁海南，托罗斯岭在东北，其南为穆逊山、鄂尔噶汗山在西北。东南至土谢图汗部、南至三音诺颜部及扎萨克图汗部，西南至科布多，北至俄罗斯。

（嘉庆《大清会典图》第132卷，《唐努乌梁海图》附文）

### 《朔方备乘》记载唐努乌梁海经纬度

臣秋涛谨案：夏至日长者，冬至日必短，此浑天之妙也。黑龙江夏至昼六十四刻，冬至昼三十二刻，雅克萨、汗山、哈屯河、唐努乌梁海夏至昼六十七刻，冬至昼二十九刻，此皆地方实测所及，以九十六刻计者也。以上黑龙江等处均与俄罗斯接界，俄罗斯更在黑龙江等处之北，北极出地愈高。……

附近北徼各处经纬度（均见《会典·钦天监事例》）：

黑龙江城：北极高五十度一分，偏东十度五十八分。

……

唐努山乌梁海：北极高五十度四十分，偏西二十四度二十分。

乌兰固木、杜尔伯特：北极高四十九度二十分，偏西二十五度四十分。

……以上俱乾隆三十七年奏准。……

臣秋涛谨案：以上经纬各度，均系钦天监奉旨测定，凡皇舆全图及每岁颁行时宪书，皆依以立算，兹谨录附近北徼诸地，则俄罗斯地之经纬度可以举隅而得矣。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7卷，《北徼星度考》）

## 嘉庆《大清会典·理藩院》记载 唐努乌梁海行政归属

旗各建其长曰扎萨克，而治其事，扎萨克之众曰阿尔巴图，其治皆统于扎萨克。无扎萨克则系于将军若都统若大臣而辖之，不设扎萨克者，土默特辖于绥远城将军……唐努乌梁海辖于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之明阿特、额鲁特、扎哈沁、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辖于科布多参赞大臣，统于定边左副将军。

.....

凡游牧之内属者曰察哈尔……曰乌梁海，乌梁海居唐努山者为唐努乌梁海，属定边左副将军，设五旗，又设三佐领，现有佐领八。……皆统其治于将军，若都统，若大臣，而以达于院。……唐努乌梁海五旗设总管五人，每旗设佐领一人，骁骑校一人，三佐领设佐领三人，骁骑校三人，……唐努乌梁海由定边左副将军奏补……

（嘉庆《大清会典》，第49卷、52卷，《理藩院》）

## 嘉庆《大清会典·户部》记载 唐努乌梁海纳税户数

正天下之户丁……凡各省诸色人户，有司察其数而岁报于部。……凡民，男曰丁，女曰口，未成丁（男年十六为成丁）亦曰口，丁口系于户。……边民计以户，回番黎苗瑶夷人等久经向化者，皆按丁口编人民数。黑龙江所属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进貂皮壮丁四千四百九十七，……西藏各土司所属三十九族四千八百八十九户，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贡貂户五百九十五，贡灰鼠户四百十二。

.....

度天下之土田，凡地，东西为经，南北为纬，经度俟其月食，纬度测其北极，以定京师之中，而周知各省各城四至广长之数。.....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东至车臣部东境索约尔济山偏东三度，西至科布多西境阿尔泰山偏西三十二度三十分，南至瀚海，北极高四十三度，北至唐努乌梁海北境托罗斯岭，北极高五十六度四十分。

（嘉庆《大清会典》，第11卷，《户部》）

### 道光帝谕派员处理乌梁海与喀尔喀人互争游牧案

1836年12月20日（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谕内阁：

多尔济喇布坦等奏喀尔喀赛因诺额部落之库克多罗该卡伦人等与札萨克图汗王曼达尔瓦所属乌梁海人等互争游牧，请旨派员查办一折。边外游牧，该蒙古等生计攸关，自应划清边界，著派多尔济纳木凯驰驿前往办理，并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拣派司员一人，统俟来岁春融雪化时，著多尔济纳木凯约期带赴卡伦，会同该王曼达尔瓦、贝子察克都尔扎勒、公卫多布多尔济等查办。

（《清宣宗实录》，第291卷，第19页）

### 定边左副将军堃岫奏拟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兴办教育

1910年2月15日（宣统二年一月六日）

乌里雅苏台将军堃岫等奏：“乌城所属三扎两盟，远处北边，质性朴陋，于汉语概不练习。至所属乌梁海，素以打牲为业，性

同野蛮，更难遽施以普通之学。欲化除固陋，自以广设学塾为切要机关。现拟在乌城创建初级师范学堂一所，设满蒙汉教习三员，调取三扎两盟聪颖子弟四十名，学习满蒙文，兼习汉语汉文，学有成效，即令回旗，转为教授；并调取乌梁海学生五名，先教以满蒙文字，兼学蒙语，以为渐授汉字汉语之基，学成后亦令回旗转授；并札令各盟长，自立满蒙小学堂一所，学生以三十名为度，遇有师范学堂空额，即由此小学堂内调补；并令各该旗均设蒙养学堂一所，专收本旗子弟，学习蒙字蒙文，以植初基，如有可造之才，挑升满蒙小学堂，以备乌城调选，似可为开通蒙智切实办法。……

（《宣统政纪》，第29卷，第6~7页）

### 清廷令收束安插唐努乌梁海穷人

1759年9月28日（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八日）

大学士等议奏：据将军成袞扎布奏，青滚杂卜属下乌梁海等皆系人官纳贡之人，今宰桑鄂诺木及鄂拓克人等贫乏乞食，其贡物不能交纳等语。查该宰桑等既属贫穷，请免今年贡献，但鄂拓克人户分投各处乞食，恐至离散，应令该将军等收束安插。得旨：是，交成袞扎布收束办理。

（《清高宗实录》，第594卷，第10页）

### 定边左副将军成袞扎布奏制定出 入唐努山一带卡伦制度折

1751年7月30日（乾隆十六年六月八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定边左副将军成袞扎布等奏称，和硕辉特贝勒青滚杂卜等九旗所属，欠准噶尔回子茶叶一万三百余块，将回众所欠该旗人等牲畜相抵。据回子云：并无应抵之例，坚执不

允。我朝人等与准噶尔回子交易，甚属不妥，朕本欲究明重加治罪，复思阅年已久，人数较多，是以加恩免究。向使额驸在时，朕必将伊治罪，今成袞扎布接任未久，即行查出，于伊无涉，但究属非是，即如因此交易私事，若令出派侍卫台吉等按款查数，甚属冗杂，而且有关政体，若不办理，明系欠债，无可推赖，此次只可如此办理，倘后若不严行禁止，岂惟不合体统，亦被准噶尔人等轻视，设复彼此争斗，于边境大有关系。著寄信与军营将军、大臣等，晓示众扎萨克，令各将属下之人严行约束，凡毗连准噶尔地方人等，不准交易；并谕准噶尔头目，亦令将伊地方之人妥协管理。俟准噶尔使臣来时，朕亦谕此次如此办理之故。嗣后该处仍有与准噶尔交易者，必从重治罪，其军营将军、大臣等亦必严加处分，断不轻宥。

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袞扎布奏：和硕辉特贝勒青滚杂卜、公额林沁等所属乌梁海居卡内外者，原未禁其出入，是以近日有赊欠回人账目等事败露，如再不定例，日久恐有夹带蒙古出界、往返贸易、贼盗潜生等弊，臣等公同酌议：每年遣往乌梁海征差者，青滚杂卜旗人三十名，驼不得过五十；额林沁旗人十名，驼不得过三十。每人骑马二匹。遣往时，将人数呈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给与出卡文票。再，遣人办理词讼盗贼等事，亦豫报请文。至卡内外居住之乌梁海，彼此往来，但稟卡上侍卫台吉，若忽给文凭，恐妄生猜疑，请照前准其出入。其在卡外之乌梁海等前来谒见扎萨克，所带牲畜等物，俱著卡上侍卫查报参赞大臣，准其进卡；至归时，扎萨克赏伊等货物，亦将数目移咨卡上侍卫查放，不许将人口带出。至额鲁特贝勒朋苏克、公丹拜所属乌梁海，亦系青滚杂卜、额林沁之属下，仍照前例，准其进卡谒见，带物俱交卡上侍卫查报。得旨：军机大臣议奏。寻议：应如所请。从之。

（《清高宗实录》，第392卷，第13页）

## 乌梁海等准于进貂之便在 乌里雅苏台城贸易

颁其商禁，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潜留各部落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乌里雅苏台北边九站不准商民通市，其乌梁海等准于进貂之便，在乌里雅苏台城交易。

（嘉庆《大清会典》，第 52 卷，《理藩院》）

## 严禁内地商人潜往乌里雅苏台 北面等处贸易

严禁内地民人潜往乌里雅苏台北面等处贸易，从将军成宽请也。

（《清仁宗实录》，第 128 卷，第 15 页）

## 嘉庆帝谕商民与乌梁海交易用 现银实物

1806 年 4 月 7 日（嘉庆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谕内阁：成宽等奏唐努乌梁海总管达玛琳扎布属下佐领端多克拿获在乌梁海收债民人孙幅培审明定拟一折，已依议行矣。乌梁海人等所欠商民孙幅培一人之银，即有一千余两，岂尽伊等交易实欠？或该商民放借银两，或赊给物件，重利盘剥，积欠始至如此之多。况该处商民甚众，若不查禁，该商民等任意私往放债，而乌梁海人等赊欠不清，日久讼狱纷繁，必所不免。著成宽等将乌梁海人等所欠旧债查清，缓定期限偿还；仍严行禁约，嗣后务

以现银实物交易，毋许商民再赊物借银与乌梁海人等，致滋事端；违者，不特将商民及乌梁海人等治罪，该管总管佐领等亦著一并参奏治罪。

（《清仁宗实录，第 157 卷，第 17 页》）

### 嘉庆帝关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额勒春牟利营私案的谕旨

1797 年 6 月 8 日（嘉庆二年五月十四日）

敕谕：前据定边左副将军图桑阿参奏参赞大臣额勒春牟利营私各款，当经将额勒春革职拿问，派丰绅殷德前往严审，续据喀尔喀王萨木丕勒多尔济呈递理藩院公文，控告额勒春纵子妄为及苦累蒙古各款，核对所发月日，始知图桑阿已闻萨木丕勒多尔济业经呈控，难以掩饰，始行补参，而于额勒春肆意妄行诸重款仍未据实奏出，复降旨将图桑阿革任，一并交丰绅殷德审明治罪矣。所控条内有乌梁海例进贡马到乌里雅苏台，额勒春令家人向索马四十四匹，伊即挑存二十四匹，又勒索羊一百只，乌梁海只应付五十只一节，可见额勒春贪鄙已极，实难宽宥！向来派往各路大臣，于所管部落，尚多有备带赏需散给者，岂有转向所部等人勒索之理？大失满洲大臣颜面！况额勒春曾任巡抚司道，养廉丰厚，积有巨万家赀，经朕派往乌里雅苏台办事，自应于所属部落，体恤赉予，方不失特遣大臣驭馭外藩之道。乃额勒春转肆行勒索，殊出情理之外！虽各该处大臣需用马匹、牛、羊、土物等项不能不向各该处买用，其中稍知大体者，自必多给价值购买，即贪小之辈亦不过官价给值，何至有藉端勒取等事！似此不肖贪婪劣员，不特新疆各路为然，即督抚中亦曾有败闲荡检者，朕实以为慚也！何以肃纲纪而儆官邪！即如前岁黑龙江将军都尔嘉明亮舒亮索取貂皮以至激而上控、从前高朴之私卖玉石、格绷额之勒索回子，而督

抚中则有伍拉纳国泰等营私贪黩者，不一而足。一经败露，俱已分别正法、发遣，从重治罪，并节经降旨明白通谕，各大臣等宁不知之！自应益怀儆惕，共励廉隅。乃谆谆训谕，不啻至再至三，今额勒春复有向乌梁海索取马羊之事！伊等不知自爱，甘蹈刑辟，固不足惜，而大臣等每有此等不肖之事，玷辱满洲，朕实引以为愧。即以私带玉石一事而论，曾经降旨严禁，于守卡侍卫起程时，人给一纸，俾知提撕儆戒，立法不为不周，而上年仍有守卡侍卫恒义等夹带私玉之事。在此等穷苦微员，一经犯法，尚当严办示惩，若大臣等出此，更当从重惩治。著将此旨通谕各省、新疆将军、大臣及督抚等知之，并著各照录一通，揭之衙门大堂，入于交代，俾各触目警心，共知戒惧。倘经此次训谕之后，复有仍前骯法者，必当加倍治罪，伍拉纳、高朴、额勒春等皆前车之鉴，毋谓朕不教不诫也。凜之！慎之！

（《清高宗实录》，第 1496 卷，第 24 页）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奎焕等奏唐努乌梁海  
官民等为偿还外债捐款折

1908 年 1 月 6 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 5. 边界保卫

### 乾隆帝谕派乌梁海兵丁等防范哈萨克

1760年3月7日（乾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上谕军机大臣曰：成袞扎布奏，莫尼扎卜报称，于恰克图得俄罗斯文书，有哈萨克统众三万、分三路侵犯卡伦之语。看来此必系俄罗斯虚辞设间，若其事果属确实，伊部落又岂肯通信？然亦不可不预为准备。著策布登扎布驰驿至乌里雅苏台，领兵赴布延图防范，若宜前进，亦即相机办理。成袞扎布仍驻扎乌里雅苏台，接济粮饷。此行有兵二千名方妥。除派调索伦兵一千名外，成袞扎布即将都尔伯特、扎哈沁、乌梁海兵丁拣选数百名，不足者以喀尔喀兵充补。其马匹、牲只、口粮，皆筹酌办理。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84卷，第21~22页）

### 乾隆帝关于拨给科布多屯田兵马驼的谕旨

1763年8月24日（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谕：成袞扎布等奏称，内附之乌梁海、杜尔伯特等，俱在边卡以外居住，克木齐克、唐努等乌梁海，俱在俄罗斯边卡附近居住。伊等虽无异心，未免互相侵扰。从前科布多驻扎之兵，俱系屯田，并未给与马驼，因令商扎拉丰阿，拨送马一千、驼三百、牛二百、羊一千等语。近因玛木特等呈送俄罗斯文书，朕以俄罗斯等狡诈叵测，假此为由，窥视乌梁海，俱未可定，因降旨成袞扎布：如有动静，断不可使乌梁海等受其荼毒。此特令其随时防范之意。迨玛木特解到询问，据称伊等并无异心，原系投顺。今成袞扎布等奏明酌拨马驼，即著留彼处收养备用。

（《清高宗实录》，第691卷，第1页）

## 定边左副将军明谊等奏巡查和 呢音达巴哈一带中俄界牌事宜折

1865年1月31日（同治四年正月五日）

同治四年，乙丑，正月，辛丑，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参赞大臣车林敦多布、麟兴奏：

唐努乌梁海游牧北与俄罗斯接壤适中之地，原设有和呢音达巴哈、克木格木齐克达巴哈、沙宾达巴哈界牌，每年春秋二季，该俄国差派官兵数名，游转一次，事毕，由乌梁海总管呈报奴才，转咨库伦大臣查照，历经办理在案。据总管呈报：俄国去年未派弁兵游转和呢音达巴哈界牌，今年应在和呢音达巴哈界牌会哨，亦未前来。奴才等除札饬该总管添派官兵在彼常川守候并知会库伦办事大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

御批：知道了。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1卷，第1页）

## 定边左副将军福济等奏巡查唐努 乌梁海西境中俄界牌事宜折

1869年11月3日（同治八年九月三十日）

戊戌，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荣全奏界务办竣、俄国实无侵越等因，钦此。奴才荣全现抵乌城，与奴才福济筹商善后事宜。查沙宾达巴哈旧有雍正年间立过牌博，照旧章，由唐努乌梁海蒙官每年驰诣该处，与俄官会哨巡查一次。此次立界，自博果苏克坝起，至沙宾达巴哈止，新立牌博八处。虽

与俄官议定，自本年五月十五日起，算足三百六十六日，各派委员前往会查一次，尤须派委妥员随时周历，方足以固中外之防。查新立牌博库色尔巴、楚勒察、哈苏尔大坝至沙宾达巴哈四处，均系险山陡壁，必须绕行分给俄国之境方至其处。按照新章，每年委员到赛留格木，会同俄官前往，原可绕道邻封，若平时由乌委员独行经过俄境，恐有窒碍。奴才等悉心筹议，拟饬唐努乌梁海总管等分派委员，不时赴新立牌博处所，严密巡逻，每届三个月出具无事甘结，汇报乌城一次，倘有事故，随时稟闻。该蒙官等由本游牧取径，地利既熟，道亦便捷，无须外绕俄境，且自固藩篱，理应认真。统至每年委员约会俄官同往之时，逐加访问，倘该蒙官等众敢有虚应故事、不肯认真稽核，立即分别惩办，以就近之蒙官，固沿边之锁钥，可期日久遵行。奴才等尤随时留心明查暗访，总期疆界乂安，永消隐患，稍慰圣廑。

谕军机大臣等：福济、荣全奏会商善后防边事宜，此次立界事宜业经荣全办竣，惟自博果苏克坝起，至沙宾达巴哈止，新立牌博八处，虽与俄使议定会查章程，尤须派员随时周历，方足以固中外之防。著福济、荣全饬令唐努乌梁海总管分派妥员，不时赴新立牌博处所严密巡逻，具结汇报。该将军等仍当随时留心察访，倘该蒙官等虚应故事、不能认真稽核，立即分别惩办，以期疆界乂安、永消隐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44~45页）

### 库伦办事大臣奏越界进入唐努乌梁海 的俄人已送交俄方

1832年11月3日（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一日）

库伦办事大臣多尔济喇布坦奏：

由乌里雅苏台解到拿获唐努山乌梁海越边俄罗斯二名，讯明

并未行窃，委员送至恰克图，交俄罗斯玛玉尔；又，由理藩院送回患病俄罗斯学生帕费叶勒、库尔良策福，行文固毕尔纳托尔委员护送交明。报闻。

（《清宣宗实录》，第222卷，第2~3页）

### 署定边左副将军麟兴奏越界 俄人已送回俄境

1864年8月30日（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麟兴等又奏：

奴才等于七月初十日据署唐努乌梁海印务章京扎木色楞并管理津吉里克卡伦侍卫皂保等呈报，六月二十七日，津吉里克河源见有俄罗斯十六名。侍卫皂保即与章京扎木色楞前往询问，据称系塔什罕所属人丁，在本游牧贸易，中途偶遭雨雾，迷失路径，越界误到尔们地面。侍卫等与乌梁海章京商议，饬令所属兵丁，将此十六名俄罗斯照料回原游牧讫等情呈报前来。已札饬唐努乌梁海总管等，嗣后凡遇俄人越境必须善言开导，照料回伊游牧，不可供其乌拉，任其逗留，以致将来有所借口。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7卷，第38页）

###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等奏 查边情形折

1863年10月5日（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参赞大臣车林敦多布奏：

窃查科布多所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与俄罗斯毗连，其哈屯河一带地方恐有外国人等越界侵占游牧，每年夏季，由喀尔喀

图什业图汗、扎萨克图汗、赛音诺颜三部落公、扎萨克内擗其明白干练者，轮流拣派一员，督率喀尔喀、杜尔伯特、唐努乌梁海弁兵前往巡查等因，历经遵办在案。兹届巡查之期，据署理赛音·诺颜部落盟长、副将军何贝公车登扎布出派扎萨克头等台吉布音济尔噶勒，备文呈送前来。当经将军明谊以分界有关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曾由唐努乌梁海总管楚勒图穆棍布旗下札调通晓俄语之闲丁琛伯勒作为通事，饬令随同扎萨克布音济尔噶勒等稽查边界，侦探俄夷在阿勒坦淖尔贸易，有无勾结该处乌梁海情形去后，续因将军明谊先期前往塔尔巴哈台等候俄使会议，于六月初九日起程时面嘱奴才等：若查边弁兵旋回，即将所询情形咨送行辕，候与俄使辩论。今据该扎萨克头等台吉布音济尔噶勒等旋回面禀：台吉等遵谕前往哈屯河一带巡边，行至乌兰布哩雅地方，台吉因患病未能亲往，惟梅楞沙克都尔扎布等前往哈屯河附近周查，来去八日，仍回乌兰布哩雅齐集。据该梅楞详述：行至库克乌苏地方，见路滑山险，不能乘骑，遂弃马步行，约数里许。林木丛杂，路尤险仄，即问向导兵齐德克盘皓，据称：自道光十九年充当向导兵以来，每年跟随巡查哈屯河一次，并未到过哈屯河，实不知路径，俱系至库克乌苏鄂博，将上届所埋对牌换出，携回交差。梅楞等未敢即回。复向该处年老之人諮访，亦云虽闻去此二三站有哈屯河地名，并不识路径，亦无人前往。梅楞等无法折回。理应据实声明。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9卷，第37~39页）

### 定边左副将军春福奏饬令乌梁海总管 等加强边防

1880年4月2日（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等奏：

遵旨布置防务，当即密谕管带黑龙江、察哈尔防兵丰升阿等，督饬所部马队官兵，常川操练。并檄扎、赛两盟盟长、副将军等，拣选精壮蒙兵，派员在各该旗勤加训练，整备马匹、器械，豫备调遣，暨密饬各卡伦侍卫、乌梁海总管等官，不动声色，严密访查。并请饬部筹拨兵饷，以备缓急之需。

下部议。

（《清德宗实录》，第 110 卷，第 10 页）

###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等奏酌保边防出力 员弁请给奖励折

1902 年 5 月 26 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

奴才连顺、奎焕跪奏，为遵旨酌保边防出力员弁谨择尤缮单具陈吁恳天恩准予给奖以示鼓励而昭观感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自拳匪肇衅，边防戒严，喀尔喀四盟迫近俄疆，人心恐惑。奴才等奉旨筹办边防，专以镇静为主，调兵练团，督率各员严密举办，又因饷项支绌，多方激劝，而各官兵等无不努力同心，一鼓作气。或驻卡巡边，寝冰冒雪；或近侦远探，履险蹈危；或弹压地方，昼夜稽查，始终罔懈；或办理文案，夙夕奋勉，寝食不遑：均属实力实心，不辞劳瘁。其三、札两盟各王公、札萨克以及乌梁海各总管等闻警奉檄即能刻日成军，又复筹帮军食，择要加兵防守，用能声威远播，众志成城，使外人不敢生窥伺之心。忠荩之忱，殊堪嘉尚，是以于上年十二月初一日经奴才等奏请择尤保奖，于本年正月十一日接到原折，奉硃批：著照所请，钦此。钦遵之下，仰见圣主轸念边陲，有劳必录，钦感莫名。顾皇恩广大不薄边功，而臣下荐剡何敢冒滥？所有在营出力各员弁业由奴才等随时留心存记，其三、札两盟以及乌梁海出力各蒙员弁即恭录谕旨，札饬该盟长、总管等钦遵办理去后，今据该盟长、总管等

呈称：各王公、札萨克以及蒙员等闻命准其奖叙，无不同声感激，欢颂之至，以为愚蒙微劳得邀圣主之殊恩，顶感皇仁于靡既，谨遵谕旨，酌核造册请奖前来。复经奴才等核实删减，查照旧章，未敢过从优异，谨分缮清单，恭呈御览。惟查边塞荒区异常瘠苦，与内地迥不相同，凡旗绿官兵以及蒙古诸部落遇事无可激励之处，只借此升衔保奖以驾驭之，庶得人皆用命，合无仰恳天恩，俯念乌城前值饷缺兵单，边防吃紧，该员弁等冒雪冲寒，备尝艰苦，实属异常出力，著有微劳，恩祈恩施照拟给奖，出自鸿慈逾格。至其次出力各官兵，除由奴才等酌给升阶顶戴咨部注册外，所有遵旨酌保边防出力员弁理合缮单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蒙古参赞大臣、亲王那木济勒端多布现在请假回旗修墓，未经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该衙门议奏，单并发。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5辑，第137~138页）

###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等奏请对边防出力

### 蒙古、乌梁海官员稍从优奖折

1902年12月20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奴才连顺、奎焕跪奏，为遵旨酌保边防出力蒙员部议仅给加级纪录谨再核减酌改开具清单仍拟恩稍从优奖以资激劝而昭观感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因拳匪肇衅、边防戒严，当即调练蒙兵，严密筹办，而三、札两盟王公、札萨克等无不协力同心，严防戒备，卒使边疆重地安谧如常，实不无微劳足录，经奴才等奏明奉旨，于本年四月十九日将出力各蒙员附随在防出力文武各员一并分别开单请给奖励，奉硃批：该衙门议奏，单并发。钦此。嗣准理藩院议复所有边防出力各蒙员仅饬由奴才分别给予加级纪录。在部臣

核议从严自系慎重名器，职分当然，而奴才等忝膺疆寄，其中委曲情形有不敢不直陈之者。当庚子年拳匪倡乱，内地军兴，警报频闻，谣传日剧，兼以各蒙旗逼近俄疆，头头是道，此时人心惶恐，四盟震动，实有岌岌可危之势。适奴才接奉筹办边防之旨，持以镇静，不敢稍涉张皇，以安众心。一面宣布皇仁，剀切晓谕各旗：务当各抒忠愤，仰报君恩，切不可听信谣言，轻与俄人开衅；一面调集蒙兵，扼要驻扎防守；又因饷项支绌，多方激劝，并勉以我朝从来优待藩服，事定后当为从优请奖。而各王公、札萨克等感激领悟，始各有恃无恐，得所遵从，除自行派兵严守边界外，刻即挑选壮丁，速赴征调，又复筹帮食羊等项以助军食，并严辑属下不得欺凌俄商致启边衅。至乌梁海各旗尤与俄国近在咫尺，当警报初闻之际，而该总管等即能择要加兵，严密防守，用能声势连络、众志成城，人心赖以安帖，边疆得以镇谧。查此次变起仓猝，在内地繁富之所尚且多遭蹂躏，而独此边远之地处处与俄接壤幸能保全无事，终成完善之区，虽由奴才等督率在防文武各员随时调度，而其助兵防守保卫地方实赖各旗蒙古为力居多。乃至奉旨请奖之时，在旗绿各员或蒙恩优奖，或照寻常劳绩议奖，皆经部议核准，而独于蒙古王公、札萨克等仅分别给予加级纪录，殊觉苦乐不匀，是奴才既已失信于前，而蒙众未免寒心于后。当奴才等酌保蒙员时，亦明知内有优异之处，惟值前年人心惶惑、饷缺兵单，实无可激励之法，只得借此圣恩高厚以驾驭之，外以示皇恩之大，阴以结藩蒙之心，但得蒙众感戴常钦，则西北藩篱自固，此奴才等区区之意不能不明白敷陈之者也。若只议给级纪似不足以资激劝而昭观感，兹将单内所开各蒙员再行减去十二员，并遵照理藩院来咨将原保札萨克图罕之黄马褂改请紫缰，若在内臣疆臣，必须勋猷卓著方蒙特恩赏给紫缰三眼双眼花翎，原非臣下所敢擅请，而在奴才所保各蒙员，非罕、王、贝勒、贝子即公、札萨克，世作藩臣，永为屏蔽，似别无可嘉奖，不过借此外观之

美以作其忠诚，究与内外诸臣较有区别，是以谨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恩天恩，鉴此微忱，俯准照单稍从优奖，出自鸿慈逾格，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奴才车登索诺木原在单保之数，未便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 16 辑，第 364~366 页）

## 四 19世纪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

### 1.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 中俄北京条约

公元 1860 年 11 月 14 日  
咸丰十年十月二日  
俄历 1860 年 11 月 2 日

.....

第二条：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50页)

## 明谊奏中俄西北勘分界址可分 四段履勘及约在两路会议定约折

1862年1月27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奴才明谊跪奏，为遵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示复，以会勘地界，该处起止，自有一定地方可以会齐，行令由奴才自行斟酌，与俄人会商。奴才拟请按段周查，以期妥速蒇事。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复，奴才前与明绪会奏与俄国分界，拟将前定明年四月十三日期会议展至七月，并由各该将军大臣添派委员及蒙古官弁，各按本境周查等因。经总理各国衙门与该国驻京公使议定，承准示复前来。除奴才已照前奏，与平瑞商定添派本处部缺笔帖式岳嵩武、三音诺彦部落副盟长固山贝子察克都尔札勒、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衔拉玛札布、暨科布多参赞帮办大臣锡霖、奎昌、添派主事职衔喜春、杜尔伯特盟长王滚布札布、阿勒台乌梁海散秩大臣巴雅尔莽乃咨复在案。当将承准各情转咨遵照外，奴才伏查总理各国衙门来文内称，俄国照复该处地方严寒，八、九月间即有雨雪封山，七、八月会勘恐不能竣事，拟展会议之期，不过六月十五日，等因照复前来。奴才伏思该国既照依往后展期，未便再令改议，只可即依所约，赶紧办理。复据该公使面称，自塔尔巴哈台会齐，再分往东西会勘，未免枉历程途，拟于会勘地界或起或止之处会齐，顺路勘议，不致多劳往返等语。经总理各国衙门面复，以该处自有一定地方可以会齐，咨令由奴才自行斟酌，与俄人会商定地会齐，承准前来。

仰承总理各国衙门远念边臣，俾趁机宜，期速竣事之意。查该国续约内所指自沙滨达巴哈末处远至浩罕边界，系通共分界起止之处，应自乌里雅苏台过科布多，越塔尔巴哈台，至伊犁，经

过四城，袤延万里，若再加以周查往返，齐赴塔尔巴哈台会议，诚如该公使所云，徒劳往返，终年不能竣事。现在该国既遵展四月间期会，复请顺由定界起止之处随勘随议，所言亦在情理之中，应即专文呈覆总理各国〔衙门〕，先允该公使改期明年六月十五日之请，以示信义。若明年奴才与明绪同哈布齐贤带领委员齐赴分界起止之处勘议，乌拉不敷使用，断难如期赶到，又不能携带各处蒙古越境供支，致滋苦累，势多滞碍难行。为今之计，不得不变通办理，合无恩旨添派科布多大臣一员，与奴才暨明绪、博勒果苏、哈布齐贤，各就本境带同原派、添派章京、蒙古官员，约定明年某月日，各与俄使在各本境起止之处会齐勘议，并请由总理各国衙门，向该国公使商令该国亦添派夷使一、二员，分作西北两路使臣，与奴才等分界会议，方不致愆期失信。且事后各有专责，可期日久相安。

溯查分界起止，沙滨达巴哈末处为乌里雅苏台起处。至阿拉坦淖尔为止处，即科布多起处。至辉迈拉扈为科布多止处，即塔尔巴哈台起处。至津吉里克为止处，即伊犁起处。至呼布什浩罕边界为伊犁止处。以上四城边境各有起止，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为北路，塔尔巴哈台、伊犁为西路，亦各有起止之处。拟请仍照奴才与明绪前次议奏，必先勘明我境，核准舆图，须令原派、添派各委员往前，展改查勘日期均限于三月中旬，即各赴本境周查，拟定图说，各呈请奴才等核准。奴才与添派之科布多大臣督同勘定，于六月十五日前，同至阿拉坦淖尔会齐，约定俄使在此北路乌、科二城适中起止之处，据图会议。明绪、博勒果苏亦督同勘定，于六月十五日前至津吉里克，与哈布齐贤会齐，约定俄使在此西路塔尔巴哈台、伊犁适中起止之处，据图会议。两国西北两路钦差议定后，即各就近互换信约，据以建立界牌、鄂博，不难克期蒇事，以完通案。如此分为四段履勘，约在两路会议，庶可践期会于临时，更可专责成于事后矣。

奴才愚昧之见，因与外国会办紧要事宜，期限紧迫，不及与明绪会商，是否有当，伏祈训示遵行。

除一面呈覆总理各国衙门，仍请与俄国公使商定示覆遵照外，事关变通前议，又应请旨添派大臣，理合沥陈具奏，恭俟饬议遵行。伏祈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钦此。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下册，第1242~1244页）

### 同治帝谕鼓舞激励唐努乌梁海等部落 同心御侮以固藩篱

1862年12月15日（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又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明谊等奏俄国使臣因会议不遂所欲径行回国，及遵旨筹办边界情形各折片。俄国匡苏勒官杂哈劳，坚持常住卡伦为词，经明谊等按据地图，与之理论，杂哈劳因不遂所欲，遽行回国，明谊等仍以礼护送，不令伊得藉端寻衅。所办尚属周妥。惟外国人诡谲性成，惟利是视，此次既觖望而去，将来复行议界，即难保不带兵豫占地方，以为强词夺理地步。且伊犁卡外地方，已被该国设立卡伦，其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等处卡外，亦恐其一例觊觎，不可不豫为之防。著常清等于各该管地方严密防范，随时侦探，不可稍有疏虞。至唐努乌梁海蒙古等部落，及哈萨克等各游牧，闻明谊等议界未将该处分给俄国，无不感激欢欣，誓志效顺，其人实属可用，即著该将军、大臣等随时鼓舞激励，作其同心御侮之气，以固藩篱。……

（《清穆宗实录》，第47卷，第16~18页）

## 署定边左副将军麟兴奏筹办边防 情形折

1863年9月1日（同治二年七月十九日）

癸亥，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麟兴奏：

前奉谕旨，派令奴才防边，随与将军明谊悉心商酌，适值乌梁海各总管呈递贡皮来城，奴才会同明谊、车林敦多布面谕乌梁海各总管：现当分界未定，讥察防闲，尤关紧要。该总管等金称：世受国恩，谨遵谕转示各属一体遵照，实力奉行。奴才到任年余，细查乌里雅苏台东北起，顺至科布多，共设卡伦二十四处，侍卫六员，蒙古台吉三十员，兵八百九十名，合计每卡伦官兵至多不过五十名。其卡伦相去甚远，声势不能联络。倘俄人突至，恐仍不免有前次科布多之事。欲添兵固守，兵丁胆小无能，万不能恃其齐心御侮。而本处换防绿营兵丁设有二百四十名，满营兵三十三名，除派各项差使外，存城无几。若令赴卡驻扎，俄人闻我添兵，反得借端生衅。奴才再四思维，惟有严札各卡伦侍卫，互派探马，环为周巡，如遇俄人前来，详细问明来意，用善言开导，万不准滋生事端。设若俄人执意不退，其在乌里雅苏台边境者，迅速呈报奴才；在科布多边境者，就近呈报该处大臣，酌量重轻，或亲身前往，相机办理。查卡伦之外皆系唐努乌梁海游牧，以外尚有原立界牌数处，向来无人驻守。当此分界之时，唐努乌梁海地广人杂，防范更为不易。东一旗与库伦所属达尔哈特毗连，西四旗与科布多所属阿勒台、阿勒坦淖尔两处乌梁海接壤，中有扎萨克图汗部落郡王衙贝勒图布沁扎穆楚、公多尔济扎布、台吉齐苏伦、赛因诺额部落贝子察克都尔扎勒四旗所属之乌梁海人户。惟该贝子所属乌梁海与沙宾达巴哈界牌较近，又系将军明谊前次奏派委员，只可饬令该贝子前往本管乌梁海游牧暂驻，会同管理乌

梁海总管车都布等，派通晓俄国语言者前赴沙宾达巴哈界牌一带，凡与俄人可通往来之处，常川驻守，不时侦探。倘有俄夷越界窥伺，一面详细呈报，一面善为阻止。万不可稍涉张皇，致启争端。再，达尔哈特人户，奴才业已行文库伦办事大臣速派妥员，密为晓谕，一体防范。其阿勒台、阿勒坦淖尔两处乌梁海以西与哈萨克接壤，前闻哈萨克已有依归俄罗斯之人，近据科布多大臣奏，以俄夷已在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内建盖房间，久住通商。查三处乌梁海实属相为表里，率皆愚蒙性成，最易摇惑，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既与哈萨克、俄罗斯交涉，其中难保无潜藏附和之事。奴才行文科布多参赞大臣，赶紧札饬阿勒坦淖尔乌梁海，通行晓谕各属下，坚心内附，固不可与俄罗斯勾结，亦不可为哈萨克摇惑。该乌梁海果能始终效顺，则俄夷自无所施其伎俩矣。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

麟兴奏筹办边防情形一折。现在俄人在各边界闯卡滋事，前据常清奏，该夷闯赴博罗胡吉尔卡伦，竟敢施放大炮，我军用抬炮轰击，该夷大队退至科斯莫銮地方，集有五六百人。是其用意寻衅，已可概见。当经谕令常清整队严防，如敢再来扑犯，即激励官军，奋通迎击。并令知照各城一体严密备豫。乌里雅苏台地方卡多兵少，防范难周，若议增兵，又多窒碍。麟兴所称如遇俄人前来，详细问明，用善言开导，不准滋生事端，设执意不退，其在乌里雅苏台边境者，迅速呈报该署将军，其在科布多边境者，就近呈报该处大臣，酌量重轻，或亲身前往，或派员前往，即著照所议实力办理。其唐努乌梁海地广人杂，尤当妥为防范。哈萨克前有暗附俄人之事，尤未可恃。麟兴现署将军篆务，责任綦重，务当严饬各卡伦实力奉行，并随时侦探情形，不可稍有疏忽，以副委任。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8卷，第43~46页）

**署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奏请饬扎萨克图  
汗等部让出地面以便安置唐努乌梁海人户折**

1864年2月21日（同治三年一月十四日）

丙辰，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参赞大臣车林敦多布奏：

奴才等前于十一月十二日接准分界大臣、将军明谊等来文，内开明年分界后有关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游牧，必须预为查出卡内蒙古地方，急将地名咨覆，以便换约后安置唐努乌梁海人户等语。并查前咨内有俄国分界议单，内载自沙宾达巴哈起，因山岭先往西，后往南，行至唐努鄂拉达巴哈，转往西南，缘大岭往东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往西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等语。奴才等接阅之下，因不知唐努鄂拉达巴哈究系何处，所关唐努乌梁海地面究系若干，人户究系若干，因乌梁海地图已为将军明谊带赴塔尔巴哈台，实无查考，派令委署笔帖式雅尔哈前往唐努乌梁海印务处，查取该处原存乌梁海五旗总管所属并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两部落王、贝子、公、扎萨克台吉等所属乌梁海地图，照样绘图，详细核对。该俄人议单内并未载有自沙宾达巴哈向东南行走字样。查图中所绘沙宾达巴哈似在唐努乌梁海各游牧西北界。图中并未载有唐努鄂拉达巴哈地名，仅见唐努乌梁海总管瓦齐尔、厄勒特贝子察克都尔扎勒游牧内迤北有鄂兰山一处，署理印务总管兴达逊游牧内有前唐努山一处，总管车都布游牧西北有中唐努山一处、后唐努山一处，此四处据图中所绘似皆在沙宾达巴哈东南。或该俄人即以鄂兰山为唐努鄂拉达巴哈，抑或以唐努山即为唐努鄂拉达巴哈。若以鄂兰山即为唐努鄂拉达巴哈，转往西南行走，已关唐努乌梁海总管瓦齐尔、厄勒特贝子察克都尔扎勒游牧，若以唐努山即为唐努鄂拉达巴哈，不但该唐努乌梁海总管瓦齐尔、厄勒特贝子察克都尔扎勒所属人户全行包去，且与各总管地面人户

俱有关碍。查唐努乌梁海总管瓦齐尔所管乌梁海十牛录，历年共应交进贡貂皮人二百二十九户，厄勒特贝子察克都尔扎勒所属乌梁海人丁户口大约亦在数千名口，两项人户通盘合算，不下万余。其公共游牧处所，大约南北在五六台，东西在七八台。若于卡内寻觅处所安置，不但该唐努乌梁海等每岁有缺贡物，且查卡内地面虽宽，俱系奉旨赏给两部王公扎萨克等世代住牧处所，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处查勘，实非一时所能办理之事。现据分界大臣咨催甚急，奴才等再四商酌，若不请旨饬下理藩院转饬两部落盟长等会议，仅由奴才等派员前往各旗查勘，不但有需时日，且恐该王公等恃有奉旨赏给伊等住牧在先，临时必致借端推诿，纵使暂为允从，日后难免滋生事端，惟有请旨饬下理藩院转饬扎萨克图汗、赛音诺颜两部落盟长以及各王公扎萨克台吉等，赶紧妥为会议，让出地面。俟该盟长等将所让地面试妥，开清地名界址，加具印甘各结呈报前来，奴才等再行派员前往所报之处，详细查明可否安置，一面恭折奏闻，一面飞咨分界大臣等酌核办理。

御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议具奏。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3卷，第2~4页）

### 署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奏请饬库伦办事

### 大臣速将中俄边界地图送给明谊折

1864年8月4日（同治三年七月三日）

麟兴等又奏：

据唐努乌梁海总管等呈到遵绘各旗游牧图志人户印文，奴才等详加阅看，该处图说所载，东自固尔弼达巴哈起，西至沙弼奈达巴哈界牌止，即系唐努乌梁海游牧，计人丁总在两万余口。奴才等因查乌里雅苏台并无存有确切旧案，现在分界未定，恐其冒绘地面，有所希图，是以详查蒙古则例，内载自沙弼奈岭至额尔

固讷沙堤，以山阳为中国地面，又恰克图东西两边卡伦，责令驻扎库伦大臣每届十年亲往稽查一次各等语。奴才等当即咨查库伦有无划分边界旧案。随准该大臣照抄雍正五年两国使臣所换原约划分界牌地名，咨送前来。奴才等核其所载沙弼奈达巴哈地名，与唐努乌梁海并委员笔帖式雅尔哈所绘界牌地名大略相同，所有例内开载沙弼奈岭即是唐努乌梁海游牧内之沙宾达巴哈，似无疑义。前次该俄国送来议分清单，内载唐努鄂拉达巴哈，经奴才等查无似此地名，曾已声明具奏在案，兹准前因，又与库伦咨来旧案较对，亦无前项地名，或该俄人故撰此名，有意欺混，使人人其术中而不觉。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与雍正年间两国大臣所换已定疆界旧案不符，且与十年新定条约内载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往西字句亦属相背。总之，俄人诡谲，久已蓄谋，彼非仓猝集事不能逞其得陇望蜀之私，我必详为考核方可破其假鬼作祟之念。但该俄人动以和好为词，又假以信义相结，今奴才等既已查取库伦照抄原约，内称有将两国所分地面开清绘图字样，谅该处自必存有旧图，相应请旨饬下库伦办事大臣文盛、阿尔塔什达，速将已定交界图志照绘一份，或将原图径行咨送将军明谊等，以备俄使前来持与会议，则该国无所用其狡诈矣。

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

麟兴等奏据唐努乌梁海总管等呈到遵绘各旗游牧图志，东自固尔弼达巴哈起，西至沙弼奈达巴哈界牌止，即系唐努乌梁海游牧。麟兴等因乌里雅苏台并无存有确切旧案，当即咨查库伦，随准照抄雍正五年两国所换原约划分界牌地名，核与委员所查大略相同。似例载沙弼奈岭即是唐努乌梁海游牧内之沙宾达巴哈，已无疑义。而俄国送来议单内载唐努鄂拉达巴哈，叠次核对，均无此前项地名，难保非俄国故换此名，有意欺混。如果即指唐努山，不特与雍正年间定界旧案不符，且与十年新定条约所载地址亦属相背，请饬库伦将交界原图咨送明谊等以凭核对等语。俄人诡谲

异常，所称唐努鄂拉达巴哈既查无此地名，非调取从前定界图志以备俄使前来持与会议，断不足以折服其心。库伦自必存其旧图，著文盛等速将已定交界图志照绘一份，或将原图径行咨送明谊等，以备与俄使会议时反复辩论，详明质证，庶俄国不能逞其狡词，是为至要。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7卷，第3~6页）

### 定边左副将军明谊等奏与俄方签订中俄 《勘分西北界约记》情形折

1864年11月16日（同治三年十月十八日）

乙酉，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领队大臣博勒果素奏：

奴才等于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本年八月初三日奉上谕：此时新疆地方回氛猖獗，而俄国兵队又节节移近图尔根河西住扎，强占卡内地方等因，钦此。七月初六日，接准伊犁将军常清飞咨奴才等速将分界事宜赶紧按照议单办结等因前来。奴才等公同商酌：伊犁为根本重地，困危已极，止可照依该将军来咨，拟给俄国照会，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并令其将伊犁兵队撤出卡外，静候议分界址。当于七月初十日行文俄国西悉毕尔衙门，恭折奏闻在案。兹于八月初六日接据巴克图卡官禀报，适有俄国兵队六百余人携带炮械，来至卡外小水地方住扎。据该头人言称，奉我们上司派令先来，候分界大臣前来会议。显有逞兵挟制之意。一面属令领队大臣等严饬在城兵丁暗中防范。十三日到卡。次日，杂哈劳、博补考带从人三十余名前来，居住该贸易圈内。十五日，奴才等各遣人送给猪、羊、鸡、鸭、茶、面、点心等物各十二色，伊随回送奴才等洋腊、匣糖等物八色。十六日在公所相见，略叙寒温。十八日派委员阿克敦布前往该圈面

订会议日期。该使面云：我们前来按照议单定界换约，令稟知奴才等，若照此划定限道定界，将分入俄国地面旧住人丁均为俄国所属，如谓可行，即派员来圈，在另有绘就图内添写清字地名，以便互换，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只好派兵强占。奴才等详核，该使图内画定分界限道，与去年到塔会议时呈给图志大略相同，惟因包去我国卡伦及内附蒙古人众，不能再竭力剖析，稍图补救。当复拟开议单，以该使图内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至斋桑淖尔此一段内，写有唐努鄂拉达巴哈及萨彦山岭、赛留格木山岭、奎屯鄂拉等地名，查我国旧存图内并无载有此等名目，无从考核，应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起，直往西南，由绰勒齐河等处至斋桑淖尔，不但经过各地名与我国旧存图内易于稽查，可将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蒙古游牧让出一半，庶与贵大臣等前年所云阿勒坦淖尔系两国公共地面之言相符。该使臣杂哈劳等云：我们图志所开唐努鄂拉达巴哈即系唐努山岭，至萨彦山岭等三处地名，中国旧存图内虽无其名，然我们前开议单内已将应顺大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之语载明，应于立界时由两国立界大臣看其水流之方向建立界牌鄂博，断不至稍有疑似不清之处。今阅你们拟开单子，仍不依我们所指界址办理，只好起身回国，带兵强占。该委员等百方譬喻，始订于二十一日在公所相见。杂哈劳先向奴才等询问西路回匪作乱之事。奴才等答以现已派兵剿办，地面渐已肃清，此等小丑跳梁，何国皆所难免，何足齿及。迨后言至分界之事。杂哈劳言：今既约我们前来照单换约，将分入我国地面旧住人丁应随地归为我国所属，我们必照依你们总理衙门去年照会所云，令伊等仍前安居乐业，不至一夫失所，如谓不可行，我们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等语。奴才等以理开导，自午至酉，几至舌敝唇焦。该使臣丝毫不让，起身作别。查该使臣等上年会议时尚知顾惜声名，深以肇启兵端为讳，此次于未来之前先派军队住扎近卡，迨于会议

时不但询问我国西路回匪变乱情事，且竟敢动辄以用兵为词，肆意强横。窥其情形，非特急欲挟制完案，且欲趁我内外不能兼顾之际，有意寻衅，借图报复去年在伊犁败兵之辱，若不允其所求，必至立成决裂，且恐于议单外更添枝节，值此西路回氛猖獗之时，若再加俄人肇衅，更难收拾。随于二十三日，派委员阿克敦布等，告以先允其在伊绘就图内照依俄文用清字还音，注写地名，并商拟后来一切章程。该使臣将拟就章程数条交委员呈阅……

适于二十九日接奉此次廷寄谕旨，得有遵循，于九月初七日与该使臣互换记约、图志完案。该使臣等于初九日由塔起程回国  
.....

今所议定自换约之日起，过二百四十日，即为两国立界大臣订准日期。俄国派两起立界大臣，均赴塔尔巴哈台与伊犁连界之阿噜沁达兰、喀布塔盖两卡中间会商。一起会同伊犁立界大臣往西南，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一起会同塔尔巴哈台立界大臣往东北，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会同科布多立界大臣，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伦，会同乌里雅苏台立界大臣，按照议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宾达巴哈止。如遇大山，以山梁划界；遇大河，以河岸划界；如遇横山横河，俱以新立界牌鄂博划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时，总以水流之方向作为立界之凭，择其地方形势建立。如有大岭行人不能越往实难堆立之处，即以水流及山岭为界。其平旷之区，两国堆立界牌鄂博时，中间定出二十丈，作为公中之地。俟两国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毕，再将堆立界牌鄂博若干处，及均在何处堆立地名，作记互换为凭。……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9卷，第20~26页）

##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公元 1864 年 10 月 7 日

同治三年九月七日

俄历 1864 年 9 月 25 日

.....

### 第一 条

自沙滨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山岭，至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顺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顺大阿勒台山岭；至斋桑淖尔北面之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斋桑淖尔北边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转往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为界。此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

.....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215 页）

### 2. 唐努乌梁海西境中俄界牌的建立与 《乌里雅苏台界约》的签订

####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奏筹办立界事宜情形折

1865 年 6 月 27 日（同治四年闰五月五日）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奏：

.....奴才奉命会同俄使办理立界事宜，前值大雪封山，具奏

奉旨，即著麟兴于明春承领关防前往，妥为筹办，钦此。奴才等于本年正月间行文科布多参赞大臣，暨札饬护理唐努乌梁海印务总管，遵照分界大臣议定界址地名，查明经由路程呈报，并将应需乌拉驼马等项妥为预备去后，今准科布多参赞大臣咨开，拣派额外笔帖式普祥，会同委员岳嵩武，于四月初一日起程，前赴索果克卡伦，逐一确切查办，札饬杜尔伯特各旗备办应需乌拉驼马等项，均已分别严饬。旋据委员岳嵩武等稟称：行抵索果克卡伦，询明向东北斜行，约计四站，可抵赛留格木山岭。惟山势高大，不能越往，宜顺由该山西边向北，即至博果索克大坝，尚有可通路径。岳嵩武顺经沿卡开齐之路，绕越由齐格尔苏台卡伦岔道，于四月十五日行抵唐努乌梁海努克穆鄂河地方。该处仅有蒙兵数名，备设一台。当令该台兵丁速传总管兴达逊赶到，同往勘查，再行具稟等语。……

麟兴又奏：再，正缮折间，据委员岳嵩武稟称，驰抵唐努乌梁海努克穆鄂河地方，闻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及俄兵在该游牧库什业莫多一带修治道路，声言预备俄国立界大臣前来。惟是萨彦山、唐努鄂拉达巴哈两处地名，传集总管瓦齐尔派来扎兰等，将由乌携来之载绘俄图一张交令详查。据称核计萨彦山即系本属唐努萨勒塔苏台噶，唐努鄂拉达巴哈即系本唐努鄂尼音达巴哈等语。与前据俄使指明唐努鄂拉达巴哈即系唐努山，及分界大臣、将军明谊按照分定界限据图考查，奏明萨彦山岭与巴彦台噶相似，名目又不相符。正在饬办间，据报总管兴达逊于五月初六日因病出缺。查总管瓦齐尔办事多年，当即责成瓦齐尔督同该印务处员弁，赶紧亲往博果索克大坝，守候会勘应立界牌处所，并令严饬各旗，即刻立界应需乌拉驼马等项先期妥为预备。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3卷，第8~11页）

##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奏择拟立界 处所情形折

1865年10月1日（同治四年八月十二日）

甲辰，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奏：

窃查科属境内应立界牌之赛留格木山岭一段，因被俄人拦阻不容委员出卡查勘，奴才复派委员岳嵩武赴索果克卡伦，顺卡绕至唐努乌梁海地方，将应立界牌处所，照依地图所载山河名目，著实逐段详细亲身履勘，绘图呈报。嗣据委员岳嵩武稟报：与总管瓦齐尔带领熟悉边界之官弁等驰赴博果索克大坝履勘起，沿站按图详查。行至唐努鄂呢音达巴哈，核与俄图所划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界限相符。由此往勘立界之萨彦山，行至阿克额克依大坝迤北，崇山峻岭，阻隔难行。总管瓦齐尔称由本游牧内依什沁河绕越罕腾格尔河前往，可有路径，惟路途窎远，现值大雨时行，河水涨发，实难越渡。唐努连界之阿勒坦淖尔乌梁海边境内有可通路径，但被俄人侵占，若越境绕往，被俄人撞见，不免有所借口。无奈步绕山顶观看，总管等遥指沙宾达巴哈相距咫尺，并指沙宾达巴哈迤南之萨拉塔斯台噶山即系俄人图内所载萨彦山。所指方向，核与俄图所划萨彦山界限大致无异。惟立界处所，未敢悬拟，属该总管派昆都、德木齐等潜往勘探。旋据回称：由阿克额克依大坝绕越阿勒坦淖尔边境之庆柯尔赤楼大坝一站余路，即向东北赴入本唐努边境之哈喇淖尔，可至沙宾达巴哈。两国立界大臣经由路径必须左右相近，乃能商定立界处所。今此路虽在阿勒坦淖尔边境内，将来立界时与俄国使臣说明，借道同往，亦无不可。所有立界处所，除萨彦山因无路径不能亲往履勘，其唐努鄂拉达巴哈及该边境应分畛域之珠鲁淖尔、塔斯启勒山、哈喇塔苏尔海山、德布色克噶山数处，择拟立界处所，恭绘会勘图志一张及该总管等加结一并呈阅等情稟报前来。除将会勘图志并总管

甘结暨原奏折稿分别录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勘界大臣明谊查照外，理合恭折具奏。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5卷，第6~7页）

##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奏勘查 界址情形折

1865年10月28日（同治四年九月九日）

辛未，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奏：

窃奴才前于七月二十四日由科布多兼站驰至索果克卡伦，该卡侍卫隆安来辕谒见。奴才讯其应立界牌之赛留格木山究在何处，据称本年春夏委员岳嵩武等来卡查勘，因俄人阻隔，不容齐察罕、莽岱前来引导设台，又不准我处官弁越卡往查，经委员与侍卫酌商，密调齐察罕等来卡，将该赛留格木山岭一段界址及经由路径逐一查明等语，与委员岳嵩武等前次查报情形符合。是此段界址俄人实不容我处勘查。奴才顺由该卡东晋，八月初三日行抵奇格尔苏台卡伦。应由该卡径赴唐努接站之乌逊胡吉尔地方。署理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衙印务总管瓦齐尔呈报：该唐努境内现已落雪，山坝实难行走，乌拉一切，不能运到设台处所，其应行查勘之唐努鄂拉达巴哈等处亦被雪包，断难越往。奴才派兵数名驰往前途查探，据报无异。只得旋回。拟饬总管瓦齐尔将应勘界址俟来春积雪消化即就近再行详细复查，以凭查核。俾期便捷而免苦累。除饬总管瓦齐尔遵办外，拟即返至科城，起程回任。

御批：知道了。著准其回任。一俟来岁春融，积雪消化，仍即驰往该处，会同俄国前来公使详细履勘，公同商办，以副委任。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6卷，第9~10页）

## 同治帝谕派荣全等为立界大臣

1868年6月13日（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谕军机大臣等：麟兴等奏请派大员会定界址一折。新疆毗连俄境，分定界址应建界牌鄂博等事亟应速筹办理。所有乌里雅苏台地方著派荣全，科布多地方著派奎昌，布伦托海地方著派李云麟，各于应行建立界牌鄂博之处会同俄国分界官员详慎妥办，以期早日了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6页）

## 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奏筹办立界事宜

### 情形及荣全起程前往乌克克日期折

1869年5月11日（同治八年三月三十日）

四月壬寅<sup>①</sup>，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参赞大臣锦丕勒多尔济、荣全奏：

窃奴才等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分界事宜请饬迅速办理一折等因钦此。除飞咨科布多、布伦托海大臣等一体钦遵外，奴才等曾于二月初九等日派员分途按照原定图约，勘查山海形势，采备立界木石，安设路径台站。尤恐所由路径山河险阻，素皆人迹罕到之区，该乌梁海等畏难不肯预备台站，奴才荣全与奴才麟兴、锦丕勒多尔济倡捐白面、烟、茶，饬交该总管，分给乌梁海安台等项各弁兵，以为口粮，又许以如果始终无误，必定奏请优奖。现虽未见委员稟报查勘安置情形如何，据唐努乌梁海总管委员前来

① 方诗铭等编《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706页标明：同治八年夏历四月一日为癸卯，同时注明《朔闰考》四月壬寅朔。此处从方诗铭之说。

领取所赏白面、烟、茶，即令承领，并添员护回，解交该总管接济所派各弁兵口食。惟奴才荣全现偶面发湿疮，即承重寄，又曷敢复以微躯小疾委卸不前，当于三月十八日由乌力疾起程，仰托圣主福庇，不避艰难，务必于四月十一日以前赶抵乌克克，候与俄官会办界务，殚竭愚诚，以期疆圉早清而慰圣廑。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5卷，第22~23页）

###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在乌克克卡伦与俄官商议立界事宜情形折

1869年7月8日（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庚子，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

窃奴才钦遵谕旨，候与俄官会议乌里雅苏台立界事宜，四月初九日抵乌克克卡伦。至四月二十八九两日，俄国立界大臣巴布阔福带同匡苏勒官巴巴勒闹博、帮办立界官穆噜木策博等，并随带俄兵五六百名，始经陆续到卡。五月初一日，该俄官等到奴才营中拜望，奴才以茶酒款待。初二日，奴才亲赴该俄官营中答拜，该俄官亦以茶酒款待。当与议及建立牌博处所，该俄官等始犹含混其词，奴才恐其占越，即将从前绘定地图再三指示，据理辩论，该俄官等始无异议，于初四日会同酌议：该国帮办立界官穆噜木策博分带兵队，随同奴才分立乌里雅苏台所属边界。因该俄官催备口粮等项未齐，求奴才稍候数日，定于五月初九日一同由乌克克卡伦启行，至赛留格木地方起，向东至沙宾达巴哈止，堆立牌博。其赛留格木起，向西由科城大臣会同俄官堆立牌博。议定后，奴才等赶即传备驼马启行，务按原约迅速办理，以期仰慰圣主轸念边陲至意。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6卷，第3~4页）

##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与俄官会立博果苏克、 塔斯启勒山两处牌博情形折

1869年8月3日（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丙寅，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

奴才与俄官会立牌博，五月十六日至赛留格木。该俄官沿途逗留，四出查看，至二十三日方同科城大臣前来。据称此地虽系赛留格木，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须再行找寻，方可建立牌博。奴才当与辩论：原图既有红线，原约又有条款，应当顺此山岭，方为平允。该俄官竟云：红线、条约可不必遵，只以水源为主。辩议三日，该俄官无可狡赖，始遵红线办理。于五月二十六日启行，顺赛留格木岭至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西南边界尽处，地名博果苏克坝，系赛留格木一脉。至二十七日，奴才于坝山建立第一座界牌鄂博，科城立牌博于南，俄国堆鄂博于西，势如鼎足。从此处起，科城转折向西南立界，至玛呢图噶图尔干为止；奴才同俄官穆噜木策傅向东北立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该俄官又住一日。各画草图，山西北为俄国地，山东南为中原地。由此顺东北山下系中原路，约六十里，名塔斯启勒山。山脉难接，若不于此山顶堆立牌博，恐俄人将来以所行之路为口实，或又借故侵占，当向伊说明。该俄官始犹推诿，谓鄂博不应太密，奴才告以于此留志，两国均为有益各情，该俄官允从。同于二十九日启行，已刻至塔斯启勒山，于山顶堆立第二座牌博。俄人亦堆鄂博。即日同至珠噜淖尔居住，又议立界处所。查原图红线，向珠噜淖尔顺唐努山南向西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转往北行，顺萨彦山向东至沙宾达巴哈。其中路径，泥淖既多，又每有大水阻路，本属险阻难越，奴才早派员弁前往探修路径，设法履险而进，原以防其借路难行走蒙混侵越。乃该俄官果借此故，遂云：若由红线，其路

万难飞越，只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路既便捷又易行走。奴才查该俄官所指之路俱系唐努乌梁海游牧内，现该蒙古总管等官俱随同办理此事，若照该俄官所议，不惟与原图不大相符，且将唐努乌梁海游牧包去大半，外患虽弭，内患旋作，实属焦急万状。伏思国家疆土，尺寸未可相让，惟平心细思，该俄官一味恃强，难以理屈，难以情喻，总以得尺得寸为心；立界一事，数年以来迄未就绪，此次传备台站，费尽心力，始立牌博两处，若遽决裂，以后更难办理；惟有平心静气，互用刚柔，向该俄官反复开导；倘红线所定曲折之处实不能行，向内绕道，只于蒙古等生计尚无妨碍，亦可稍让隙地，令彼得益而止，或可迅为蒇事。奴才现饬该乌梁海总管等官妥为筹议，如无窒碍，即行从权办理。倘该俄官一味坚持，大肆侵越，奴才断不敢饱其所欲，贻误事机，只有暂时停办，请旨遵行。现已两日，业已舌敝唇焦。该俄官能否转圜，稍循情理，未可逆料。奴才耐心设法辩论，俟后办理如何，再行随时陈明。

谕军机大臣等：荣全奏会立牌博俄官意图侵越，奎昌奏建立牌博情形各一折。荣全、奎昌现与俄官分界，遵照红线、条约，于博果苏克坝、塔斯启勒山分建界牌鄂博两处，未容俄官向内侵占，办理尚为妥协。其由珠噜淖尔至沙宾达巴哈分界处所，原图所载，险阻难行，俄官辄欲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按其地址，已将唐努乌梁海游牧包去大半，该俄官借词欺蒙，意图侵越，岂可遂其狡谋，荣全惟当按照条约与之辩论，固不可过于决裂致生事端，亦不得借口从权迁就了事，任令得步进步，贻误事机，是在该大臣妥为筹办，以副委任。……

荣全又奏：

窃奴才会同俄官分立地界，行抵赛留格木地方，该俄官大肆

矫强，意图侵越，奴才先于本年二月间派委候补防御兵部帮办主事职衔阿克栋阿率同蒙古官员查看山川形势、木石等项，界划分明，并安设台站均在原约红线附近处所，不令该俄官行走内地，已得建立牌博两处，令该俄官无可侵越，是该员阿克栋阿并蒙古官等众均系尤为出力。现值界务吃紧之际，必须随时随地熟悉地利，与俄官辩议，并台站齐备，方期无误事机。若非先为请奖，恐不足以示激劝而策将来，合无仰恳天恩，请将候补防御兵部帮办主事职衔阿克栋阿先行赏加佐领衔，并请旨饬下绥远城将军，该城遇有防御缺出，首先坐补，以示激励，俾该员倍加奋勉，其随行蒙古各官，择其尤为出力者开单吁恳天恩量加鼓励，俾蒙官等有所观感而资臂使。

御批：阿克栋阿著赏加佐领衔，并著知照绥远城将军，遇有防御缺出，首先坐补，单开之鄂勒哲依瓦齐尔等均著照所请奖励。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 66 卷，第 14~19 页）

###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与俄官会立哈尔噶、 楚拉察等界牌情形折

1869 年 8 月 24 日（同治八年七月十七日）

丁亥，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

窃奴才会同俄官，分抵乌里雅苏台所属边境先立牌博两处。行抵珠噜淖尔地方，该俄官以途路难行为词。奴才告以我奉君命前来立界，总以遵照原图红线为准，道虽险阻，不敢畏难，即贵官奉你们君命前来，亦应公平立界，以敦两国和好，畏难绕道，不照红线立界，似不合理。该俄官词穷理屈，始照原议按红线行走。于初五日在珠噜淖尔东南约十数里哈尔噶小山上同立第三座牌博。又顺珠噜淖尔北岸唐努山南约二十里察布雅齐坝上同立第四座牌博。照原图所绘红线以外珠噜淖尔圈出为俄国地，哈尔噶小

山以东、察布雅齐坝以北俱系中原地，按照原图红线相合。即日据唐努乌梁海蒙古等官稟称：由此顺唐努山南向西行走，只有两三站路可通，再向前行，险山大水，实不能越，向内绕道无多，虽系唐努乌梁海边境，幸系旷野荒山，此等隙地，尽可稍让，与游牧并无妨碍等语。奴才察其情词极为恭顺，系属实情，惟思稍绕道路，总期丝毫无越，蒙心当更悦服。赶于初六日，会同俄官顺珠噜淖尔北岸唐努山南直向西行，至珠噜淖尔末处，转折而北、而东，均系红线以外科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方，现已分给俄国道路，山险水大，乱石隙中，泥淖屡陷马腹，每下马扶掖而进。约共行二百五十余里，至库色尔坝上，此地已接唐努乌梁海向西偏北极边地方，于此坝上同立第五座牌博。由此向西，无路可通，只得下坝，向东北入唐努乌梁海边境。约行一站半路，赶即转折而西、而北，约共行三百余里，至十三日，行抵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迤西山下，有水一道，系向西流，名楚拉察河，亦系红线以外应分给俄国之地，随于十五日，会同俄官，向东北约四五里，于小山坡楚拉察水流之处同立第六座牌博。其东南系唐努乌梁海边境，其西北为俄国地，查照原图红线，幸无丝毫侵越。从此向北转折向东，顺哈喇淖尔、苏尔坝、青格赤楼，直至沙宾达巴哈，俱系险山，一脉相连，路虽险阻，探闻勉强可通，当与俄官议论择日启行。是役也，道路本极艰险，只得减装，随带马驮帐房，裹粮而进，随地扎营。因恐俄官裹足，间以酒食款待，住宿之时，又每借与房间，设法驾驭，笼络其心，幸得拽彼行抵此地。奴才查看情形，再向前行无大曲折，谅该俄官无可借口侵越，界务应望完竣。惟该夷居心叵测，奴才随时随地仍当留心防范，即界务立毕，绘画地图尤须时加小心，必期红线无稍偏曲，以期仰慰圣廑。

御批：知道了。嗣后仍当随处留心防范，毋任俄人狡诈，是为至要。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4~6页）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唐努乌梁海西部  
中俄立界事宜办竣折

1869年9月10日（同治八年八月五日）

甲辰，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

奴才会同俄官于六月十五日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西边楚拉察河水流之处，立过第六座牌博。嗣于十七日由楚拉察河启行，顺萨勒塔斯台噶山即原图所绘之萨彦山行走，于十九日至苏尔坝上，同立第七座牌博。据俄官穆噜木策傅言称：由此坝前进，直至沙宾达巴哈，山脉一线相连，其中并无曲折，该处旧有两国牌博，已与此坝相接；我现在粮缺马乏，还要赶紧折回至玛呢图尔干，与你们奎大臣办理科属界务，限期太促，不能稍迟，此处立界已完，我定于二十二日旋回，请照原议赶紧绘图作记等语。奴才伏查原绘地图并此次预派委员等查验形势，由苏尔坝至沙宾达巴哈，山脉本系相连，此坝已立牌博，与沙宾达巴哈旧立牌博原可相接，可以竣事。惟思俄人谲诈，须预防其含混，必须于沙宾达巴哈亲添牌博，方为完整，可免日后再有谬误。随与俄官商议，务须会同亲至沙宾达巴哈添立牌博。该俄官言称：牌博已连，何必蛇足！将军如不放心，我情愿出具印结。我不再至该处，将军不妨派员前至该处，于两国旧牌博处添立牌博，如我亲到一样，我亦将牌博绘于图上等语。随出具俄字印文一纸递送前来。奴才察看该俄官急欲旋回情本属实，界务既完，未便强令稽留，即日差派主事职衔阿克栋阿、即补骁骑校青山等亲赴沙宾达巴哈添立牌博，并密告以此节路径稍远，如遇山线稍要之处，相机亦堆牌博，以为暗志去后，一面将共立牌博若干处、地名形势，绘图作记，钤用关防，画押，于二十一日交该俄官收受。该俄官亦将绘出俄图送阅。奴才照原议在该俄图上缮列清字銜名画押，钤用关防，并将中原

新立牌博共八处地名清字注明。细阅红线，两国图形相符，与从前原图红线均属相合。仍交该俄官带回，令该立界大臣巴布阔福会列銜名，钤印画押。该俄官赶于二十二日启行，仍由楚拉察河入俄境旋回讫。此次奴才立界，因俄官十分狡诈，刻刻严防，凡立牌博，必谕令唐努乌梁海蒙官等众随同查看有无侵越。该蒙官等众金称：此次立界，不惟与我们游牧无碍，即极边荒山隙地，该俄亦未能丝毫侵越。蒙心实为悦服。每立一处牌博，该蒙官等欣跃之极，随自呈并无侵越印甘总结。奴才悉心察度，该俄官会立乌属边界实无丝毫侵越，堪以仰慰圣廑。再，奴才前在乌克克卡伦与俄国承办立界事务大臣巴布阔福等会议：中原系乌科两城分立各属地界，各绘小图作记，该俄系共绘总图，俟穆噜木策傅同奴才将乌属边境立毕后，旋抵玛呢图噶图尔干绘图作记，钤印画押，交科城立界大臣带来，以凭分咨。奴才于六月三十日旋抵唐努乌梁海之乌苏胡吉尔地方，适据委员阿克栋阿、青山等旋回。据称六月二十二日驰抵沙宾达巴哈山顶，旧有中原牌博一处，此山东北旧有俄国分界木椿一根，并有鄂博三处。委员等当于中原旧牌博之东山顶上新立牌博一处，旋回时于山线稍要之处哈尔淖尔大坝、阿克河源大坝又堆牌博两处，以为暗志，查看山形，与苏尔坝山脉接连，并无曲折等语。奴才始为放心。俟料理各务、赶即驰抵索果克卡伦，等俟科城立界大臣奎昌将俄国立界大臣巴布阔福印押图记带到后即回乌城，与将军、大臣等将立界善后各务再行会商，随时酌度，次第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

荣全奏界务办竣俄国实无侵越、并议偿俄人被掳钱数、暨请饬接济索伦人众各折片，览奏均悉。俄国立界事宜久未定议。兹据该大臣奏称，此次与俄官会议分立地界，将中原新立牌博八处俱用清字注明，细阅红线，两国图形相符，与从前原图红线均属相合，其唐努乌梁海蒙官等众皆结称俄国实无丝毫侵越。该大臣

经理此事，使俄人无所刁难而蒙众亦皆悦服，实属不负委任。现在乌属边界业经立毕，荣全已驰赴索果克卡伦，著奎昌迅将俄国印押图记如期送到。其善后各务，著荣全于回抵乌城后会同福济等悉心酌度，次第办理。……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34~40页）

### 定边左副将军福济等奏俄国送来中俄

### 《乌里雅苏台界约》俄文本及地图折

1870年2月12日（同治九年一月十三日）

福济等又奏：

据住扎库伦俄国领事官差人持文将该立界大臣应换交乌里雅苏台会印画押界址全图一份、俄字约四本咨送前来。除查收后厚赏来差，给咨派员由驿护送回库销差讫，当照来图另绘并俄约二本留乌备查外，合将原来会印画押全图、俄约二本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核。

御批：知道了。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1卷，第10页）

### 署伊犁将军荣全奏稿赏为勘界大臣捐办

### 台站之唐努乌梁海官民折

约1869年9月初（同治八年七月底）

（内容从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 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

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俄历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昌吉斯台。

遵照同治三年九月塔城和约，拟定乌里雅苏台西北俄国所属各处总图内红色之界；今自萨留格穆斯克山岭之柏郭苏克山，至沙滨达巴哈，俱设有界牌；立牌后，两国分界大臣即抄录地册界牌数目，及建立界牌处所名目，一并开列于后：

第一条 议定俄国交界以乌里雅苏台西北为界：自萨留格穆斯克山岭之柏郭苏克山东北，顺萨留格穆斯克山岭，至塔奴额拉山岭西末处；再顺萨杨斯克山岭往北、往东，直至沙滨达巴哈界牌，俱经两国分界大臣定立为界。柏郭苏克界牌经俄国分界大臣会同科布多分界大臣，于柏郭苏克山岭西，设立为界，即名柏郭苏克。中国界牌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中间之柏郭苏克山，设立为界。乌里雅苏台界牌由科布多界牌往北，经俄国分界大臣会同乌里雅苏台分界大臣，往东至塔斯客哩山岭上，设为第二界牌，即名塔斯客哩。自塔斯克哩往东北，至珠庐淖尔，由珠庐淖尔东南，至哈尔喀山岭，设为第三界牌，即名哈尔喀。自哈尔喀山岭，顺珠庐淖尔北岸，至塔奴额拉南察布产，设为第四界牌，即名察布产。从此顺塔奴额拉山岭西南，逾莫多图、扎拉都纶、乌尔图、查罕扎克喀图四河，再顺他苏尔亥山，从沙克鲁河往东北，至库色尔山，设为第五界牌，即名库色尔。自库色尔山往西北，至塔奴额拉山末处，逾哈拉毕拉河，靠该山角迤西初哩查河口，设为第六界牌，即名初哩查。自初哩查河往东北，顺萨阳山，逾玛奴胡、穆奴克、霍额拉什三河，由哈拉淖尔至索尔山，设为第七界牌，即名索尔。自索尔山往东北，至沙滨达巴哈附近乌里雅苏台，设为

第八界牌，即名沙滨达巴哈。此处原因雍正六年恰克图所定和约内业经建立界牌，此次俄国毋庸再行建立。其附近乌里雅苏台界上，俄国所属各处界牌，俄国设立有六，中国设立有八，今即以此定立为界。其余难逾之峻岭，早经两国分清，遂援此岭为界，即总图红线是也。自沙滨达巴哈起，至柏郭苏克山岭，按现定交界顺山岭一西一北，即岭之右，归俄国属辖；山岭一东一南，至乌里雅苏台，即岭之左，归中国属辖。照现定地册，俄国与乌里雅苏台接壤之地、界牌数目、建立处所、名目，并山名、河名，一并备图注明，永遵勿替。至其余各界，仍遵同治三年塔城和约办理。

第二条 为重整查阅界牌事，应由两国分界大臣另派员弁，自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起，扣至三百六十六日，该员弁等应按照拟定处所会齐，前往查阅。俄国所派员弁，会同乌里雅苏台所派员弁，查阅俄国与乌里雅苏台接壤之地，应按照定期，于萨留格穆斯克山岭之柏郭苏克界牌会齐，自此前往东北，查至现定沙滨达巴哈界牌为止。乌里雅苏台分界大臣派员查阅界牌时，亦应照此办理。此章既定，应行永守勿更，俾免界牌迁移损坏。是以两国分界大臣将地册录清，书写俄国字四分，满洲字四分，共八分。并将现定交界绘为地图二页，其内将界牌数目，用俄、满文字注明。该大臣等画押用印后，各持四分，地图一页，于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昌吉斯台互换，永持为凭。

#### 附：节录约记

乌里雅苏台立界大臣伊犁将军荣全筹议建立乌属界牌鄂博，遵照定约，于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乌克克卡伦会议，各议所属牌博，以定两国交界。五月初四日，中国科布多立界大臣奎昌、俄国立界大臣巴布阔，福穆鲁木策傅等公同酌议，往原图所绘之赛留格木地方，为乌、科交接之处，会同建立牌博，以便两处分

立。议定后，于五月二十七日顺赛留格木山岭，同至柏郭苏克坝上适中之地，乌城立第一牌博于北，科城立牌博于南，俄国立鄂博于西。立毕，科城大臣会同俄官，向西南立界，至玛呢图噶图勒干为止。乌城大臣同俄官穆鲁木策傅，向东北立界，至沙滨达巴哈为止。此坝并无树木，亦无大河，地势洼湿，系科属之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东北边末处，即系乌属唐努乌梁海西南边境。由此坝向东北行，约八十里，至塔斯启勒山，于山顶同立第二座牌博。此处并无树木，遍山泥淖，山下有塔斯启勒小河一道，水向东南流，山东南为中原地，山西北为俄国地。又向东北行，约九十里，至原图所绘之珠庐淖尔东南岸约十数里哈尔噶小山上，同立第三座牌博。其东南为中原地，其西北接连珠庐淖尔为俄国地。又顺珠庐淖尔北岸，约二十余里，至唐努山南察布齐雅坝上，同立第四座牌博。山北为中原地，山南接连珠庐淖尔为俄国地。此两界间，横直并无树木，大河均系泥淖乱石。沿唐努山南，向西过莫多吐河、扎勒都伦河、乌尔吐河、察罕扎克苏吐河，顺哈喇塔苏尔海山，至沙克鲁河，转向东北，约二百五十余里，至库色尔坝，系唐努乌梁海西方边界，同立第五座牌博。坝上无树，巨石崩劣。其东为中原地，其西为俄国地。由此向西北，约九十余里，至原图所绘之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过哈喇河偏西山下楚拉察水流之处，同立第六座牌博。此泥淖太大，树木无多。迤东迤南为中原地，迤北为俄国地。由此向北向东，顺原图所绘之萨彦山，过玛纳胡河、蒙纳克河、浩拉什河、由喀喇淖尔至苏尔大坝，约共一百五十里，同立第七座牌博。此坝亦无树木泥淖。其东南为中原地，其西北为俄国地。由此向北向东，约三百六十余里，崇山绵亘，木石丛杂，山脉连贯，直至沙滨达巴哈堆，立第八座牌博。其东南为中原地，其西北为俄国地。以上乌里雅苏台共立牌博八座。有牌博处，以牌博为界；其不能越往山岭，即以山岭为界；均以图内红线定两国交界。自东北沙滨达巴哈起，至

西南赛留格木山柏郭苏克坝止，红线以左，均为中原地，红线以右，均为俄国地。今将立定牌博数目、地名、山河形势，绘图作记为凭，并将现增议定条款，开列于后。其余应办事宜，均照从前议定条款，酌量遵办。自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起，算足三百六十六日，两国各派妥靠官兵，将新立牌博查看一次；乌里雅苏台委员等，由赛留格木向东至沙滨达巴哈查看；科布多委员等，由玛呢图噶图勒干向东至赛留格木查看；按年均应照此查办。俄国派官二员：一由托木斯盖省派出，往赛留格木，由新立牌博起，会同乌里雅苏台委员等查看；一由斜米省派出，往玛呢图噶图勒干，由新立牌博起，会同科布多委员等往查，永远遵行。其新立牌博，如有损坏，仍照旧式即各补修。将此图记钤印划押，互换为凭。

### 附注

本界约及约记均见“同治条约”，卷18，页28~32。界约俄文本见“中国约章汇编：中俄部分”，页208~216；未找得约记的俄文本。

本界约又称“乌里雅苏台界志”，又称“建立乌科边界牌博约记”。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88~291页）

## 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

公元 1869 年 9 月 4 日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俄历 1869 年 8 月 23 日

根据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塔城界约规定的  
俄、清两帝国自赛留格木界山之布果苏克  
山口至沙滨大坂山口止的国界记文

大俄国钦差设立俄国和中国西域之间界标大臣、西西伯利亚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少将、勋章获得者伊凡·巴布科夫和帮办官员、总参谋部大尉、勋章获得者尼古拉·穆罗姆佐夫；

大清国钦差乌里雅苏台立界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署伊犁将军、御前侍卫、赏戴花翎、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劲勇巴图鲁、世袭二等伯荣全，

为了履行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治三年九月）依照总图上所标红线划分俄国领土和乌里雅苏台西北地段国界的塔城界约，现在，由赛留格木界山之布果苏克山口至沙滨达巴哈山口止的界标已设立完毕。

继而，俄、清两国大臣拟就国界记文，注明界标数目和所在地名，分述于如下条款：

一、俄罗斯领土和与之接壤的乌里雅苏台地区之间的边界，由乌里雅苏台地区西北方开始划分：从赛留格木界山之布果苏克山口开始划界，继而向东北沿赛留格木山岭至唐努山岭西端。而后双方全权大臣为了立界沿萨彦山岭先向北，后向东行至沙滨大坂界标。

至此，确定了两国边界，并设立以下界标：布果苏克界标设

于布果苏克大坂山口。俄国设在此处的界标系根据与科布多大臣达成的协议而立，并在关于俄国领土与科布多所属地段间国界记文中已有记载，决定设在布果苏克大坂山口西侧。大清国为标明国界和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之间界线的标记设在布果苏克大坂山口：乌里雅苏台界标位于科布多界标以北。然后，乌里雅苏台立界大臣会同俄国大臣帮办官员往东行至塔斯克尔山（中国称塔斯客哩山），并在山顶设立第二处界标，即塔斯克尔界标。由此往东北行，至总图上所标的珠鲁枯尔湖（中国称珠庐湖）。在此湖东南方的哈尔喀小山上设立第三处界标，即哈尔喀界标。由此沿珠鲁枯尔湖北边行至唐努山岭、南面的察布产大坂山口，设立第四处界标，即察布产大坂界标。然后经唐努山西南部，越过莫多图河、扎拉都纶河、乌尔图河、察罕却格苏图河，再沿塔苏尔亥山前行，从沙克鲁河往东北至库色尔大坂山口，设立第五处界标，即库色尔大坂界标。由此向西北行至唐努山尽端，如总图上所标，越过哈拉西拉河、至山脚下稍往西，有一条初哩查河，在此设立第六处界标，即初哩查界标。而后，转向东北沿总图上所标萨彦岭前行，越过玛奴胡河、穆奴克河和霍额拉什河，由哈拉湖至苏尔（中国称索尔）山，在该山上设立第七处界标，即苏尔大坂（中国称索尔大坂）界标。由此山往东北，至沙滨大坂山口，在此，由乌里雅苏台方面设立第八处界标，即沙滨大坂界标。俄方在此地未特设界标，因为在一七二八年根据恰克图条约在此地已设立沙滨大坂界标。

在俄国和相接壤的乌里雅苏台之间边界上俄国方面共立界标六处，大清国方面共立八处，以此定界。总图上红线所标不能通行的山岭形成两国自然边界，现确认为两国边界，以便承认由沙滨大坂至布果苏克山口这段现定边界上山岭北坡和西坡划归俄国，这些山岭的南坡和东坡划归大清国的乌里雅苏台所属。总图上红线以北和以西（中国为右侧）的土地为俄国领上；红线以南

和以东（中国为左侧）的土地则为中国领土。

现拟就俄国领土和相接壤的乌里雅苏台地段国界记文，注明界标数目和地方名称，并绘制了地图，标明界标，山脉和河流，确认以此为准，遵照执行。

关于边界其他规定，则应遵照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所签塔城界约办理。

二、为了查勘两国新立界标，根据边界长官指令，派遣专员，随军护送。自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起，每年经过三百六十六天，所派专员前往约定地点，即：俄方为查勘俄国领土和相接壤的乌里雅苏台地段之间边界上的界标而派遣的官员应于上述期限到达赛留格木界山的布果苏克界标处，在此会同乌里雅苏台所派官员开始查勘界标，沿现定边界走向，往东北行至沙滨大坂山口。

乌里雅苏台地方长官也应按期派出官员前往赛留格木界山的布果苏克界标处。此项规定应准确勿违地执行。查勘边界期间，双方所派官员随军查勘界标状况，使其完整无损。

双方钦差立界大臣用俄、满两种文字拟就本记文，一式四份，签字盖印。并绘制现定全部边界地图两份，图上用俄、满两种文字注明上述全部界标名称，也由双方立界大臣签字盖印。

俄、清两国立界大臣交换上述文件，用俄、满两种文字书写的国界记文各取四份，地图各取一份，为执行此记文和永久严格遵守的凭据，不得违反。

为此于公元一八六九年，俄历八月二十三日，大清国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秦吉斯台互换本记文。

全权大臣、西西伯利亚军区副参谋长、  
总参谋部少将伊凡·巴布科夫  
全权大臣帮办、总参谋部上尉  
尼古拉·穆罗姆佐夫  
俄国钦差大臣印

(《中俄边界条约集》, (俄文汉译本), 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3~4页)

## 五 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 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

定边左副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等奏请饬  
库伦办事大臣处理俄庙被窃、俄商被阻案件折

1867年3月17日（同治六年二月十二日）

二月丙申，乌里雅苏台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参赞大臣锦丕勒多尔济、麟兴奏：

窃奴才德勒克多尔济前因祭扫请假回旗，当有俄弁发毕业持文告投，言称系由吉纳喇勒固毕尔纳图尔差来，为俄罗斯商人倭什勒库布等被索雅特乌梁海人劝阻，丢失多物，祈将此事公办，并将和约传饬该处，不准阻滞俄商；又，边界第十八、第十九两处鄂博闻有俄庙被窃物件，因在索雅特乌梁海家内见有多物，业将该乌梁海之车登布杂拿获看守，祈将此案迅速明白审办各等语。奴才因尚未到任碍难接收此文，当面驳回，告以到任后按例商办。奴才德勒克多尔济抵任时，当与参赞大臣锦丕勒多尔济、麟兴详查原委。俄庙被窃，称有赃证，其俄商丢银失物，称至八百两之多各情事，前系将军明谊等据库伦咨查，业经转饬所属详查，据报并无索雅特之人，亦无喀拉河之地，并因未见该国通商明文，无从饬知，诸多不明各情，咨覆库伦，转行俄官，务将实在人地名目、失物被阻原委逐一详晰声覆，再行酌办，并咨呈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查照请示，经总理衙门指示按约据理各语。复准库伦咨送俄官清字来文二件，一系吉纳喇勒固毕尔纳图尔来文，一系匡苏勒来文。内称有两国陆路通商章程内第二款，定有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管所属地方准俄人贸易；又称该庙失物干连乌梁海车登布杂，已被拿获，在俄看守，不难审办各等情。查乌里雅苏台所属虽有乌梁海人地，但从无与俄国通文会办案件，遇有交涉事件，均归库伦大臣办理。应请旨饬下库伦大臣，会同俄官，将车登布杂等提集就近详讯，如果赃贼实如俄文所称，是非自可立见。至俄商被阻一节，前据俄文称失银物至八百两，今文仅称第二款内有准在蒙古地方贸易各语，俄商或欲往蒙古地方贸易，或图指赖讹赔，必须遵约循理会办，究竟有无执照？嗣后应否令其贸易？务期水落石出，而昭平允。

御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7卷，第17~18页）

## 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奏请饬总理衙门 与俄交涉俄人越界进入唐努乌梁海盖房种地一事折

1867年7月26日（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丁未，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参赞大臣锦丕勒多尔济奏：  
窃奴才等适据唐努乌梁海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报称，查得霍呢音达巴罕突有俄人三十名擅行越界，不听劝阻，要在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应如何遣回，祈示遵行等情呈称前来。奴才等接阅之下，再四思维，查霍呢音达巴罕系旧有界牌处所，今该俄夷要在霍呢音达巴罕之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不依劝阻，其狡诈性成，不知存有何心？惟事关疆土交涉外夷事件，何能任其蚕食侵占！若饬令该总管等派员驱逐，恐为祟愈巨。奴才等详细商酌，惟有将唐努乌梁海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呈报原文抄呈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查核，并饬复该总管等务必仍用善言开导，及告本将军等业已具奏，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尚未奉到谕旨，毋得任意越界，致背和约等语。札饬已讫。相应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赶紧照会俄国住京公使，行文该国，收回此项人众，抑或应如何酌办之处，奴才等未敢擅拟，统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定，咨行前来，奴才等再行遵办。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9卷，第51页）

### 恭亲王奕訢等奏处理俄人越界进入 唐努乌梁海盖房种地一事折

1867年11月28日（同治六年十一月三日）

壬子，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准军机处抄交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等具奏，查明俄人越界地里形势、绘图贴说、请饬交臣衙门办理等因一折。奉旨：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原奏内称霍呢音达巴罕界牌内乌克果勒地方，突有俄人三十余名，意欲盖房种地等情，该将军曾于六月二十五日奏明，并抄原奏知照臣衙门，臣等当即据情照会俄使 行文该国，将越界俄人赶紧收回，并咨行麟兴等查明乌克果勒地方，绘图贴说，以备查核。嗣据俄使照复，内称已行知该国东悉毕尔饬属办理，并札饬库伦领事官就近查明；又称该将军未能按照北京和约，先行咨知该管边界官会商或领事官就近查办，不胜可惜，抑或另有别项情事，亦未可知等语。臣等复行照复俄使，并抄录往来照会咨行麟兴等查明有无别项情事，并按约就近会办等因各在案。兹查麟兴等所奏各情，无非谓乌里雅苏台向不与俄官行文，故此次俄人越界不欲与之通文会办。惟查同治三年勘分西界拟议章程第九条内载明：自今勘定边界之后，

应拟增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与托木、色米珀拉特二省固毕尔那托尔往来行文等语。是俄人甫经越界之时，即应按约查办。今原奏内称，仍请臣衙门照会俄使，会商办理，该将军意欲置身事外，未免存畏难之见。所称该管边界官、领事官亦不过与卡伦侍卫、乌梁海总管各员相等，未便与之行文，似于臣衙门咨令就近查办之意，亦属误会。查臣等前次咨文，属其与俄国行文会办者，原指和约内载之固毕尔那托尔等言之，若边界官、领事官等，该将军原未便与之平行，自可转饬卡伦侍卫及乌梁海总管等与之会办，界限本自清楚。且臣等非不知俄人之狡诈，徒以空言塞责，为日后狡赖之阶，惟和约内既有可以就近行文之处，不得不咨令麟兴等设法办理，一面由臣衙门照会俄使，内外相诘，使无所容其遁辞，若仅由臣衙门与俄使辩论，终有鞭长莫及之虞。该将军有守土之责，既不能于俄人未经越界之先严行防范，又不能于既经越界之后设法驱除，徒恃臣衙门口舌之争，以为诿卸地步，恐非所以慎边防而重疆寄。臣等已两次照会俄使，令其转咨该国东悉毕尔，将越界俄人赶紧收回，业已允为行查，俟查复到日，有无矫强之处，臣等再当酌量与之辩论。惟该公使前次照复既已指定分界章程第九条就近行文之说，臣等若照麟兴等所奏外间不能与该国行文之处据情照会，转恐该使必谓不守条约不独疆臣为然，即总理衙门亦有不守条约之意，则其曲尽在于我，更将何以为词？且疆臣有办理边疆之责，自必有总制疆圉之权，若外国人阑入疆内，疆臣不能办理，并文移亦推托不行，非惟与条约不符，亦且示外国人为无权，更为外国人所轻视。今原奏既称行文该国恐贻后患，其不行文而可以免患之处，应仍请旨饬下麟兴等豫筹办法，勿令俄人久占边疆，是为至要。如并无别策，仍当照约行文，妥为办理，不可稍涉推诿，致滋贻误。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俄人越界情形、请仍饬麟兴等就近办理一折，麟兴等于俄人越界一事，不欲与之通

文会办，辄以行文该管边界等官为失体；行文该国又诸多窒碍为辞，概诿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不知勘界条约内本有与固毕尔那托尔等往来行文等语，该将军自应按照条约，就近查办。乃俄人越界之先，既不严为防范，越界之后，又不设法驱除，至按约行文，本该将军应办之事，而亦推托不行，麟兴身任将军，守土是其专责，乃于疆圉之事，漠不关心，徒欲诿卸于人，不知该将军所应办者，究系何事？实属畏难取巧。仍著麟兴、锦丕勒多尔济、荣全将俄人越界盖房种地等情，就近行文该国，设法妥为办理，不得稍有贻误。原折著抄给阅看。

### 给俄国照会

为照会事：准定边左副将军咨称，据唐努乌梁海总管报称，查得霍呢音达巴罕，突有俄人三十名擅行越界，不听劝阻，要在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等情。查霍呢音达巴罕系旧有界牌处所，今俄人欲在霍呢音达巴罕内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不依劝阻，咨请照会俄国住京大臣等因前来。本王大臣查霍呢音达巴罕地方既有旧立界牌，自应各守各境，不得稍有侵占，乃俄人竟擅行越界，在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经该处卡官劝阻，置若罔闻，殊乖睦谊。相应照会贵大臣，迅即行文西悉毕尔总督，务将此项人众赶紧撤回，勿令擅越边界，以重疆域而敦和好，是为至要。为此照会，希即见复可也。

### 俄国照复

为照复事：准贵王大臣照会，转据定边左副将军以霍呢音达巴罕界牌地方，有俄人三十名越界，意欲居住等情前来。当因该界牌属东悉毕尔总督所辖境内，行知该督饬属办理，并札库伦领事官就近查明，俟复到日，即行奉复。乃查此事乌里雅苏台将军未能按照北京和约，先行咨知该管边界官会商或该领事就近查办，

本大臣不胜可惜。如早照约办理，则所报情形自必详悉周到，抑或另有别项情事，亦未可知。理合先行照复，希查照可也。

### 给俄国照会

为照会事：所有霍呢音达巴罕界牌地方俄人越界盖房种地一事，前经照会贵大臣转饬查办在案，兹准照复等因前来。本王大臣查霍呢音达巴罕地方既旧有界牌，自必共见共闻，何以俄人突来该处，欲行盖房种地？经该将军饬令该总管等善言开导，因俄人不听劝阻，致请照会贵大臣转饬查办，亦属万不得已之情。其曾否咨知该管边界官及领事官等就近查办，原文并未声叙，或因事出意外，非由贵大臣转饬秉公查办，未必遽肯撤回，是以报由本王大臣照会办理，以期妥速，亦未可知。今准贵大臣照复，除咨行乌里雅苏台将军查明有无别项情事并照北京和约就近会办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7~11页）

### 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奏遣送越界 俄人出境折

1868年7月20日（同治七年六月一日）

同治七年，戊辰，六月，丁未，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参赞大臣荣全奏：

奴才等前因去岁接据本属唐努乌梁海掌印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报，有该属总管迈达尔游牧内乌克果勒地方，突来俄众，要在彼处盖房种地，劝止不听等情一事。奴才等当即一面据情奏闻，一面严饬该总管等，务须妥善劝回，无如累据呈报，多方劝慰，执意不肯回国，奴才等万分无法，正在钦遵叠次严谕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示文，设法详查催办间，复又接见由库伦转到俄官俄字公

文一件，约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前因，已饬属查办，即令奴才等派员护送出境，交俄官收回等情照会前来。时在去冬，奴才等当即差派候补防御玛禄堪、委署骁骑校明良、吐鲁番骁骑校双成，带领通事，会同唐努乌梁海总管，添派妥员，详查妥送各情，曾经奏明后，旋据委员玛禄堪等及乌梁海总管委员等呈称：遵饬护送越界俄人，现已增多，遂善言至再，俄人始形词穷，复以隆冬雪大难行为词，誓必春融定皆返回，取结造册等情，当经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各在案。兹于本年闰四月间，因时已春暮夏初，尚未见报该俄众有返回之信，复令前派委员玛禄堪、明良，驰赴唐努乌梁海，仍会同该总管委员等，妥令起程护送出境去后，嗣据委员玛禄堪等及唐努乌梁海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前后稟报：所有乌克果勒越界俄众，已于四月初十、十四等日，始分为两起，差役官兵乘筏护送至俄界之乌斯地方，均交该处之俄目白布勒苏娄罗斯讫，并将其前盖房屋均已拆毁，此外唐努乌梁海并无俄人等情，出具印甘各结前来。复查与委员玛禄堪等所稟无异，而委员玛禄堪等又亲将乌克果勒形势查验，地路崎岖，树木丛杂，现无俄人踪迹，惟各隘口之水毗连俄境处，可通舟楫，易致俄人任便出入，恐其复有借词抵赖，当令住牧之总管等严加防范，勿再令其越来为要，后遂回乌销差各等情稟报前来。奴才等伏思，现在虽据委员及唐努乌梁海总管等累次设法查办，始将该越界俄众劝令起程，护送出境，均交俄目收回，其反复无常之性，是否不复前来，抑或别生枝节，诚难逆料。奴才等惟有仍行严饬唐努乌梁海掌印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转饬各属，一体小心慎密严防巡视，并仍将原稟蒙文印甘各结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查。再，奴才等查候补防御玛禄堪、委署骁骑校明良，两次经奴才等派往唐努乌梁海境内乌克果勒地方，终能将越来俄众说令出境，不无微劳，拟请将候补防御玛禄堪赏加佐领衔，将委署骁骑校明良作为即补骁骑校，其去岁经奴才等派往随同玛禄堪驱逐俄人之吐鲁番

晓骑校双成，可否一并赏加防御衔，以示鼓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

谕军机大臣等：麟兴、荣全奏送越界俄人出境及拿获普哈爾夷人各折。唐努乌梁海地方越界俄人，既经该总管等设法查办，护送出境，交俄目收回，仍须防其复来，并著麟兴等饬令该总管等随时巡防，毋任再行越界滋事。所有此次出力之候补防御玛禄堪等三员，均著先行存记，另有劳绩，汇案请奖。普哈爾贸易夷人，迷失路径，误至乌城，既非奸细，不必寄禁。著麟兴等妥为抚恤，并咨询俄国边界官，如可由俄国递回普哈爾之处，即著设法送回该部落，以示羁縻。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0卷，第1~4页）

### 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奏与俄驻 库伦领事谈判俄人在唐努乌梁海通商盖房种地等事折

1868年9月12日（同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麟兴等又奏：本年五月初九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函，内开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日，准俄国住京公使函称，俄国附近乌梁海一带交界民人，常有呈讼受阻之事，中国官员亦置不管，并援引上年俄庙被窃、俄商被阻两案至今不为办结，现拟饬库伦办事官亲携各卷前往乌城，将紧要旧案照例断定，并将嗣后如何办理往来交涉，一并妥定，请即咨行会办等因前来。本衙门详译来函，以被窃被阻两案为立论之由。溯查六年二月间，曾经奏明奉有谕旨，饬令库伦大臣会同定边左副将军派员会办，并经本衙门往返咨询，总以犯证未齐，悬宕未结。本年三月初九日接准来文，转据库伦大臣咨称，俟将案内要犯车德恩布扎由俄国解到时，再行约期会办。究竟此二案如何查询，未见办有端倪，日久稽延，以致俄国藉为口实。且俄使来函，称旧案未消新案又起，以及所指

乌犹克河为滋事地方各情，均未据咨报有案。刻下既据俄使饬库伦领事官赴乌城商办，相应函布查照，即希和衷商榷，无论何处所属，均应不分畛域，妥筹办法，举凡新旧各案，总须速结，既不可迁就而违定约，亦不必回护而启衅端。并希将现在应办各案，以及作何办理之处，详细寄知，是所切盼。至所称嗣后往来交涉如何办法亦须定妥一层，查从前条约内均有明文，止能重言申明，未可妄议更改。窥其来意，将新旧积案次第了结，自亦无可饶舌。所有俄国公使暨俄官柏林来函，一并抄录寄览。再，此次俄使派员，是否果因清理积件，抑或因边界等事别有授意之处，均未可知，务希随事格外留心，是为至要等因。正在查核间，复于六月初六日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开，复接俄使来函，以前复函内有令乌里雅苏台将军派员会同领事官商办之句，与和约不符等语。本处复行函复，并援引和约各条与之辩论，俾知该领事官与中国道府对品，自不得与将军大臣平行，体制所在，岂容稍假。惟该领事官或因公进谒，自当以客礼待之。所有交涉各案，秉公核办，总当迅速清理，免致俄人有所借口。缘该俄使来函亦无别意，不过因行文来往迟延，耽搁时日，故欲令领事官就近速商了结等因，并抄给往来信函前来。当已遵照。详查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五旗地图内并无乌犹克河，惟前于去年夏季，有越界俄众至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一事，现已奏办完结，奏咨在案。至立界一事，奴才等前已奏请派定立界大臣，应俟俄国立界官如果按约会办，系由西递次至科布多，会同该处立界大臣立毕，原议该处界牌鄂博，本处立界大臣亦必按约一体会立。此外，仅有俄庙被窃、俄商被阻二案，曾奏明会同库伦办理，于今久候，未见约准期地，故未敢先事咨催，致生枝节。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俄国领事官什什玛哩布由库伦到乌，即派员接入馆舍。七月初二、初五等日，奴才麟兴与奴才荣全带领库伦委员及本处司员等往见，与商各事。据称：乌梁海人时有与俄人争斗情事，然而良莠难齐，均不能无非。

今既商办，诸如此等小件即可无庸置议。亟宜均各严行晓谕所属，勿得仍前滋事，并不可阻止俄商，有伤两国和好。此外，有俄庙被窃、俄商被阻二案，应定期地，约在起事之就近地方查办，自能速结。即由七月初二日起，至九月初十日止，共订期七十日，两国各派能事员弁，在乌克果勒地方齐集，如有逾期过三日不到者，不候，准其返回。其通商一事，该国先期知照乌里雅苏台将军，转饬所属乌梁海总管查验，该商执有印票，及所带物件数目均各相符，方准其交易；如无文票私自通商者，准其阻止，并不准盖房种地。其余均按照条约办理各等语。奴才等闻其所言，尚无别生枝节，特为俄庙被窃、俄商被阻二案约订期地以便委员往办、并要与唐努乌梁海通商而来，既以理论，似难阻止。当向俄官言明：虽属可行，必须本处奏明奉旨后始能通商。随派定库伦委员笔帖式文奎、蒙古七品毕齐业齐托克塔胡、本处候补防御额外笔帖式依彻布、防御衔额外笔帖式色拉布等四员，如期前往乌克果勒，会同俄官详加查办被窃被阻二案。并属令该领事俄官什什玛哩布亦赶派委员，带领全案人证，案期会办。彼此言明，该领事官什什玛哩布遂于七月初六日带领随从俄人由乌起程，仍回库伦讫。统俟两国委员届期会办如何情形，随时另行酌奏。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0卷，第40~44页）

### 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奏俄官未前来 会办俄庙被窃、俄商被阻二案折

1868年12月14日（同治七年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甲戌，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参赞大臣锦丕勒多尔济、署伊犁将军荣全奏：

前与俄罗斯驻扎库伦来乌商办事件之领事官什什玛哩布约

定，本年九月初十日齐聚在奴才等所属唐努乌梁海境内乌克果勒地方，各派委员，会办俄庙被窃、俄商被阻二案。奴才等前期派令候补防御笔帖式依彻布等遵照原议往办去后，嗣于九月二十三日据该委员等稟称：九月初三日行至乌梁海印务处，当即传集在事一切人证，据该总管额勒坠瓦齐尔言称，案内人证在乌克果勒地方齐聚等候会办。职等于九月初八日行抵乌克果勒，该总管及人证并未到案，但有扎兰那木那一员在彼。职等当即询问。据该扎兰报称，所派之总管业已告病，案内人证克日就到。日推一日。延至十四日，亦未见一名人证，窥其情词，有意推诿。职等初十日即派笔帖式齐业齐依达木扎布及扎兰那木那等前往豁呢音达坝一带探迎俄使。十四日返回。言称行抵豁呢音达坝，见有俄人瓦雨尔，当即询问俄使前来会议信息。瓦雨尔言称：此时我们地方雪封山坝，未能前往会议等情。职等查原议以九月初十日订期，如有逾期过三日者，不候，准其返回。俄使并无前来信息，据乌梁海官弁等言称地方穷累难以久备台站，职等于九月十四日起程，十九日始出乌梁海之境，并未接见乌梁海报称俄使到境。再，风闻乌梁海之人，俄人皆呼为索雅特等语。奴才等复咨库伦大臣，转行知照驻扎该处原来乌城会商办事俄国领事官，该国委员因何逾期不到，并就近再与约期定地，抑或如何办法，俟照覆到日，再行酌办。惟查此案前据俄人称系喀拉河索雅特人滋事，奴才等查所属唐努乌梁海等处均报并无喀拉河地方、索雅特名目之人各在案。乌梁海原设五旗总管及喀尔喀厄鲁特王、贝子、公、扎萨克所属乌梁海，且有科布多所属之阿拉台乌梁海、阿拉台淖尔乌梁海。各旗户口繁多，地方辽阔。今风闻乌梁海俄人呼为索雅特，究不知系属何项乌梁海？该总管等前报并无喀拉河地方、索雅特名目，或因畏罪不敢据实，或系俄人自设名目以为称谓，或系科布多所属乌梁海，均未可知。既有风闻，自应知照科布多并剀切严饬本属乌梁海总管等，务必确切查明，赶紧提传人证听候定办外，

相应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知住京俄使，速饬该国领事官即就近与库伦大臣等妥商明岁会办期地，不必再行来乌。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2卷，第21~23页）

### 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派来会办案件 俄官因雪大难行中途旋回折

1868年12月17日（同治七年十一月四日）

丁丑，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阿尔塔什达奏：

派往乌里雅苏台会同该处委员前赴乌梁海乌克果勒，与俄官会办俄庙被窃、俄商被阻二案之部员章京恒龄、蒙古官巴扬呼都克，于十月十二日回库伦稟称：司员等于九月初六日至乌克果勒地方，守候俄官，会办案件，至十四日已逾约期，俄官未到，探系大雪封山，恐不能前来会办，即同乌里雅苏台委员折回乌城，稟明将军起程回库伦等因稟报前来。于十三日接准俄官什什玛哩布文开：派出会办俄官，因雪大难行，中途旋回，倘经由中国蒙古地方，希即应付乌拉等因。除饬恰克图并卡伦官员等妥为预备外，理合附奏。

御批：该衙门知道。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2卷，第25~26页）

###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祥麟等奏 唐努乌梁海边地俄人采金拟清界限固疆圉折

1888年12月25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祥麟、车林多尔济、杜嘎尔奏，为敬陈管见查外边清界限固疆圉事。

窃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外边，自柏郭苏克西北至沙宾达巴罕，中国设立界牌八处，每年夏间派员会同俄官逐牌查阅，历经办理在案。其岭一东一南至乌里雅苏台，即岭之左，归中国属辖，载在条约，久为证据。乃俄人得步进步，竟至沙宾达巴罕迤东霍呢音达巴罕迤西、唐努乌梁海所属车尔里克、萨布塔尔、都木达果勒、毕德里克、荆格等五处河岸附近地方，前经查验，近俄人任意挖取金沙共有四十五处，至今仍在萨布塔尔、车尔里克两处附近河岸，俄人挖出金沙将河岸两边刨挖甚多。又在乌梁海所属乌克、多伦两河岸地方，俄人明囤赖等任意开垦地亩三块，长一千三百余尺，宽八百二十余尺。又在乌梁海所属萨拉塔木、博木、额奇布拉克、多伦、乌克、车尔里克、托勒博勒、萨斯多克、察岗噜勒、札库勒、哈达努额奇依斯克、木阿玛、阿克河口、吉尔噶噶琥河口、吉尔札拉克等十五处，俄人雅固尔等建造房屋南入我境至数百里之多。该总管等屡次呈报，均随时咨明总理衙门示复遵办，并承准该衙门复文饬属禁止在案。近年又因中俄交涉命盗案件层见叠出，是以咨呈该衙门咨行驻库伦俄官，两国各派官员择期定地会同办理。旋准该衙门暨驻库伦俄官咨复，定于本年八月初七日在乌梁海吉尔札里克地方会办。本处即派佐领荣昌等先期前往会办。嗣据该员等呈称，窃职等遵即会晤俄官，商议俄人在乌梁海所属地方挖金开地盖房各案，惟据俄官称“以盖房一事，系奉本国驻京使臣与贵国大臣商妥，准俄人在乌梁海地面建盖房屋，至刨挖金沙、开垦地亩两事，均经本国东锡毕尔大臣发给执照，系在本国地面挖金种地”等语。职等复思俄人在乌梁海地面建盖房屋一节，虽总理衙门咨有明文，是其暂盖寄货行栈。现在俄人借此盘据乌梁海，建盖坚固房屋至十数处之多。且又骚扰该处游牧。按此情形，实与该处蒙众生计大有窒碍。再，挖金开地两节，详询地势，实在本属乌梁海地面，若不及时逐撵，势恐贻患将来。职等遂向俄官辩论，然俄官一味支吾，复经质辩，情

词尤为闪烁。此关两国交涉之大事，微末员弁曷敢擅专。除将办结各案另稟拟报外，所有挖金盖房种地三案俄官执意不办各情形，具稟呈递，并将俄文二纸及将乌梁海地方绘图贴说随稟呈请办理等情稟复前来。除将该俄官等出具文结咨送总理衙门逐件查明示复照办，至荣昌等此次会办案件，不激不随，尚不失体。惟俄人贪得无厌，狡诈性成。我国家一视同仁，久昭宽大，该俄人不知感戴，反以为得计也。至唐努乌梁海西北八处界牌，自原任满洲参赞大臣荣全于同治八年间与俄人定约以来，迄今十有九年，虽每年夏间中俄会查一次，然若无大员亲历往查，殊非慎重边疆之道，此次可否钦派大员，从沙滨达巴罕迤东至恰克图原界，应如何照依总图红线加建界牌以清界限，其河名山名地名，俄官以清文蒙文书写音义率多不符，平淡视之，虽属泛泛，恐日久以讹传讹，将生谬謬，宜如何划一之处，均请旨饬下总理衙门妥议章程奉明办理。谨奏。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图并发。

（《清季外交史料》，第78卷，第13~16页）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祥麟等奏派员  
履勘唐努乌梁海中俄界址情形请饬商  
俄使令背约俄人迁回折**

1889年11月9日（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七日）

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祥麟、车林多尔济奏，为遵旨派员履勘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界址情形事。

窃查前因俄人在乌梁海境内盖房、挖金、开地三事，遵派主事职衔吉玉、荣昌等，分起往勘，奏明在案。兹据该委员等呈称：职等自抵乌梁海印务处，于本年六月初一日由萨木噶勒泰起程，携

带锅帐行粮各项，遵饬逐一详细履勘车尔里克等处。其间有一日查毕旋回者，有隔日查讫返回者，有隔山隔水三五日方能前进者。山高树密，路幽水深，曲折往返，两月有余，已将俄人在乌里雅苏台所属境内挖金、盖房、种地三事，详细查明。随在各处与俄人竭力理论，并斥其房屋华丽，背约开地挖金，且与之婉言睦谊。无如事非一年，盘据已久，现驻俄人均非掌事俄官，大半持有贸易执照，以为护符。今谨将遵饬履勘各处暨另行查出各件繕单，呈请核办，于八月下旬回城销差等语。奴才等详查该委员等履勘各节，尚称得体，认真办理，谨繕清单，恭呈御览，相应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照会驻俄使臣严诘外部，将侵入沙滨岭、霍呢音岭山阳，背约挖金种地盖房之俄人，照约迁回本国，按限贸易，以符永久勿替之谊。谨奏。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清季外交史料》，第 81 卷，第 23~24 页）

### 俄商用 400 包火柴换去唐努乌梁海人 400 头公牛

一小盒火柴换一只羊，一包十盒的火柴换一头“托尔巴克”，即一岁的小牛犊，它是乌梁海主要的货币单位：在那里用羊、小牛犊“托尔巴克”，还有“领头的”公牛（四岁）进行计算。

.....

索约特人特别喜爱赊购商品，见什么就赊购什么。商人们想方设法把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赊给他们，因为索约特人在每个“苏莫”（乡）里都有连环保，过后，商人就通过官吏和诺颜向“苏莫”加价补利地索要全部债务。未能如期付款的欠债人连最后一只羊也被牵走，而他们自己还要在脊背上挨鞭子以向村社“补付”欠债。

商人先生们使用的花招足够写几大本书的了。我只举不久前

发生的一件事。

大约在七年前，有一位商人分别赊给索约特人四百包火柴，说好到春天索约特人向他交同等数量的小牛犊“托尔巴克”。

到了春天，这位商人来了，又分别赊给了一批货物，关于小牛犊“托尔巴克”的事却一字未提。索约特人当然也不主动去提自己的债务，这商人就走了。

过了一年他又来了，关于小牛犊“托尔巴克”还是一字不提。最后到了第四个年头，他来了就说：“喂，老弟，把我的公牛给我赶来吧！”

“什么公牛呵？”索约特人问：“我们欠你的是小牛犊‘托尔巴克’”。

“嗳！”商人说：“三年前我买下它们的时候才是小牛犊呢，现在它们已经长大啦！把四岁的牛给我赶来吧！”

索约特人提出抗议。于是商人向头人们申诉。那些头人思索一阵，议论一番，最后判定商人有理。

应该指出，索约特人对上司，即官吏说的话是没有不听的，其俯首听命的程度令人吃惊。四百头最好的公牛就这样赶来了，这位天才的俄国人把它们经由蒙古发送到伊尔库次克。这是一条牛群通常走的道路，三个月期间走的全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广阔牧场。到伊尔库次克时，牛都膘肥体胖，可以直接送屠宰场了！

在乌梁海俄国制造的各种物品价格如何，看看下面这个事例就完全清楚了：在俄国一盒二百五十只的子母扣售价二十到四十戈比。在乌梁海，商人们按个儿数着卖给索约特人，十个收一张灰鼠皮，即三十五至四十戈比。

当地商人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发财致富，聚敛财产的。

他们原来全是米努辛斯克的农民，现在已成为辽阔土地的主人，若是让日尔曼公爵们听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土地，恐怕有一半公爵会妒忌得连头发都发白的。取得这些辽阔得令人难以相信的

土地所花的代价却极其低廉：给诺颜送些酒和各种礼品。

（（俄）明茨洛夫著，马曼丽译：《秘而不宣的使命——乌梁海纪行》，

第 200~201 页）

## 俄妇萨菲亚诺娃在唐努乌梁海占有 一万俄亩土地

“您总共有多少匹马？”我问萨菲亚诺娃。

她叹了口气说：“现在不多啦，一个人弄不过来……总共就两千五百匹……”

这一大群牲畜都由索约特人放牧。冬天他们赶着畜群沿山坡游牧，到夏天就把它们赶到原始森林里去。而萨菲亚诺娃私人的辽阔土地马匹却几乎不去。

总之，此地的富豪们所占有的辽阔的领地都闲置着，例如：萨菲亚诺娃占有一万俄亩土地，只开垦了十五俄亩。其余的什么都不种。

……整片整片的山脉，整条整条的河流，连同沿岸的河谷地一起，都列为当地某某富商巨贾的私产。

（（俄）明茨洛夫著，马曼丽译：《秘而不宣的使命——  
乌梁海纪行》，第 61~62 页）

## 俄国官员明茨洛夫记载俄国大商人 瓜分了唐努乌梁海所有的肥沃土地

明茨洛夫在给移民局的报告中写道：“萨菲亚诺夫、比亚科夫、瓦维林、麦德维杰夫、斯科别耶夫，主要就是这些人瓜分了乌梁海所有的肥沃土地。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唯恐有人侵犯他们对大块土地的统治权，这些大块土地每块都超过欧洲许多公国。他们

是从无权出售这些土地的索约特人那里廉价获得的，往往是用总共不超过几十卢布的酒、绿茶、土布等东西换来的……这些没有登记的乌梁海公国的面积一般有多大，我只要举一个远非最大土地占有者的领地作为例子就可以说明了。这个土地占有者曾亲自对我说，仅在唐努山脉他就有三百二十平方俄里的土地，在小叶尼塞河流域还有土地……。”

( (苏) 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第 150~151 页)

### 俄人在唐努乌梁海乌尤克河谷 随意建房、种地、放牧

“1885 年，比亚科夫、萨拉普洛夫和佩图霍夫来了，他们也种起田来。老住户们天真地说：‘他们是作为先来者的伙伴种田的，因此没有受到索约特人的阻挠’。当时的边务官阿弗里卡诺夫先生与塔雷津先生对移民是支持的，在发给他们的护照里写着，他们到中华帝国去‘种庄稼’”。

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用传教士普季洛夫的话说，乌尤克河谷成了米努辛斯克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受到侵略者迫害的这个河谷的图瓦居民归马迪佐管理。他们在俄国殖民者到来前约一百年，便到乌尤克和图兰地区放牧了。我们知道，这个佐属于一个住在蒙古的蒙古封建主，因而不受大总管管辖。由于无人保护，他们在侵略者面前软弱无力，天真地求助于乌斯边务官，给他写了一封下述内容的控告信：

尊敬的大俄罗斯国乌斯边务官亚历山大罗维奇：

查我的前任巴图纳松达尔加曾于光绪 20 年 3 月 6 日通知您，居住在乌尤克河和图兰河一带的俄国人随意

建房、挖渠、开荒种地、使用牧场、滑雪和捕鹿。当时他曾在信中要求您制止俄国人的此类行为，并命令俄国人把牲畜从牧场赶走；而为俄国人放牧的乌梁海人，巴图纳松达尔加已予惩处。

在您的答复中，只谈到了禁止俄国人狩猎，但关于建房、开荒种地、使用牧场却未置复。在此之前，虽然将军派来了官员，视察了迄今为止所建造的房屋、开垦的土地和挖掘的金矿，但对这个问题迄今未获任何答复。同时，俄国人却仍然在我地放牧、建房，并把耕地面积扩大了几百俄丈；此外并兴建了一处墓地，内有8~9座坟墓。俄国人不断由乌斯入境，而定居在乌尤克河和图兰河一带的俄国人，随意在我地伐木、割草和践踏我乌梁海人的牧场，最后，俄国人对草垛的围护极不牢固，因而被糟蹋，以致引起一些诉讼和争吵。此外，俄国人（以下列举了姓名）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嘎布查尔这个地方的小路上，擅自挖掘陷阱，捕获野兽。但落入陷阱的野兽常常饿得要死，而受吓的野兽就逃进大密林，以致我们以狩猎为生的乌梁海人无法狩猎。

鉴于我们两国缔结的条约中的第五、六两条规定：“对于盖房、放牧以及兴建墓地均应给予足够的土地。”而在咸丰十年即俄历1860年所缔结的条约中则规定：“遇有中国人所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因此，以上条款必须同样遵守。

尊敬的大人，您管辖下的俄国人竟占据了我们的马迪佐的地方，这种行为同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极为不符，同时在当地居民和官员之间不能不产生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我们把这种情况通知您，请在审理此件后，命令

在乌尤克和图兰地区兴建新房的俄国人带着牲畜离开那里，并命令俄国人不得再随意砍伐森林、建房、割草和扩大耕地，不要再用陷阱捕捉野兽以及把牲畜交给乌梁海人放牧。此事处理之后，敬请赐复。专此布达。

顺致

安好！

大清国乌梁海

马迪佐负责人蒙古达尔加图门·乌利扎伊

宰桑呼比勒汗格

宰桑巴图增吉勒

昆杜萨姆鲍乌

昆杜赞丹扎巴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五日

这样，俄国移民进入别人领土，一步一步地把开阔的好地方据为己有，发展畜牧业，扩大耕种面积，砍伐森林，浮运木材；并占据了渔业区、狩猎区。

（（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第 168~169 页）

### 乌里雅苏台当局奏请允许内地商民 前往唐努乌梁海贸易

1905 年 5 月 27 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奎焕、车登索诺木奏：

再，查乌城所属乌梁海各旗向例不准内地商民前往贸易，惟于每年来乌呈交贡皮时准其贸易三天，原以远藩初服恐有他变，故

此严防出入，以备不虞。今则乌梁海向风沐化几二百年，其倾心悦服直于喀尔喀蒙古无异，乃我国商民仍守旧规，不敢违禁潜往。而俄商之在乌梁海贸易者不计其数，建盖房屋，常年居住，每年收买鹿茸，获利甚厚，其他收买狐、狼、水獭、猞猁狲、貂皮、灰鼠皮为数尤巨，以致乌梁海每年来乌呈交贡皮时竟至无货可以贸易。况俄商所买货物仍复倒灌中国，取我华商之利，非惟以利让人甚属可惜，而且乌梁海蒙人无知，任意赊取，俄商见利争趋，愈来愈众，日久本利积重，无力偿还，尤属意中之虑。禁之不能，听之不可，反复筹思，法无可设，惟有仰恩天恩，鉴此势情，俯准变通办理。如有在乌城贸易商民愿赴乌梁海贸易者，准其报官前往勿禁，仍由奴才衙门照章酌给六个月限票，限满缴回，不准逗留，并严饬该守卡官兵认真稽查，不准携带违禁之物。如此稍一变通，既可暗收我之利权，而彼之获利渐薄，自可不禁而日少；且我国商民收买鹿茸、皮张仍回内地消化，似于进口厘税亦有裨益。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览。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 21 辑，第 421～422 页）

### 伊犁将军长庚等奏请在萨彦岭的中俄边界上设立卡伦

1897 年 7 月 6 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七日）

（伊犁将军长庚等）又奏：查明中俄界间二水即俄之叶尼赛江、鄂毕江，并提封以南五金各矿大概情形。又片奏：乌鲁克穆河、齐克河一带，地居唐努山后，屏蔽乌里雅苏台北境。旧在特斯河等处设立卡伦，距分界之塔尔噶克山悬隔千里，致有俄人越界采金之事。拟请添设卡伦，或将旧有者移设交界处所。均下所司知之。

（《清德宗实录》，第 406 卷，第 6 页）

## 六 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 侵占唐努乌梁海

驻俄公使萨荫图致外务部信

1911年3月14日（宣统三年二月十四日）

敬启者：

近有俄人名白连思者著《二十世纪俄国中央及边境论》一书，出版未逾月，俄国政界中几于家置一编，他国亦已有翻译者。其书分十三段，各段所论，或关形势，或主富强，或言其都城之宜南迁，或言其边境之宜东展，大抵援既往以策将来，用外侵以图自厚，其中多有与我国关系密切者，虽属私家著述，然彼都人士之用心实已昭然若揭。细绎之余，中有六段皆中俄边界问题，管窥所及，加以按语，另纸抄录，随同原书送呈省览。闻十九世纪之初亦有此类之书，大旨注重土耳其、波斯等国，惜未之见耳。

计送俄文书及译要各一册。

二月十四日

俄人白连思所著《二十世纪俄国中央及边境论》共十三段，中有六段皆中俄边界问题，兹特节译大意并附按语如左：

.....

第四段谓：边界须划清，虽童子犹知之，盖此为国际之要点，边界完缺，国之荣辱系焉，甚至有因此而起衅者。又谓：查俄之

耶尼塞及依尔古斯科两省南边，照雍正五年中俄条约，应往南展数百里至乌梁海，盖其地为天下产金最富之区云云。

按：乌梁海设非产金最富之区，未知作者亦谓俄界应展至此处否？其所谓应往南展者，果何所据而云？然当日勘界必有详细地图，将来重行履勘时仍可取以覆按耳。

.....

按中俄交界东西袤延不下两万里，新疆、蒙古、东三省无处不与彼犬牙相错，作者于此书内主张展拓其边界于东亚、西欧，然其对于西欧者寥寥数言，无一定之规划，至对于东亚则高掌远跖，冒言无忌，其宗旨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萨荫图：《使俄公函》，宣统三年，鄂字第93号）

### 驻俄公使萨荫图致外务部信

1911年4月1日（宣统三年三月三日）

敬启者：

本月初二日，俄《新时报》论乌梁海中俄界务问题，谓乌梁海本属俄国领土，援据从前历次勘界情形及莫都所存之档案，而以日本东京半官报所载乌梁海交界不清足为中俄邦交一大阻力之语为证。本年正月十四日，肃奉鄂字九十三号曾节译俄人白连思所著《二十世纪俄国中央及边境论》，附加按语，并原书送呈省览，该书第四段谓乌梁海为天下产金最富之区，俄国南边应展数百里至乌梁海云云，证以此次报纸所论，俄人用心昭然可见，探悉外部亦正在搜集证据，本日曾肃电奉闻，特将该报全文译汉录呈。

三月初三日

### 译《新时报》

俄历三月十八号

日昨由西伯利亚来电云：邮车信差开箱盗去二十万卢布，乘

间逃匿，护兵六名酣睡未觉。记者慨然曰：俄人因酣睡所遗失之件岂只此区区二十万卢布已哉？阔大之边界遗弃，至今犹未觉也。中俄穆稜现虽和平了结，而战争之祸终不能免。中国乘此时机整顿陆军，以图与俄背城一战，吾等虽深愿中俄邦交永固，不启争端，然而祸患之来不可不预为防备。东京来电，阔库明机关报载有乌梁海界牌不清足为中俄邦交一大阻力之语。试问：二十世纪岂有两大国边界毗连数千里竟无确定之交界乎？有之，则俄与中国是也。俄国之失乌梁海，犹之护兵之失二十万卢布也。

乌梁海问题，俄政府严守秘密主义，凡游历萨扬乌梁海等处日记诸书均禁售卖。其不秘密者，只有参谋大佐柏博福所著《乌梁海交界问题》一书，内云：乌梁海物产丰富，幅员三十万方俄里，与意大利面积相等，俄国竟弃之如敝屣。试阅西伯利亚中段地图，其在阿尔泰、恰克图之间往北孤出一地，伸入俄境者，此即俄人所失之乌梁海也。此地应为俄属。以法律言之，亦在俄国势力范围之下。不意俄人漫不经心，遂为中国所有。该大佐于一千九百零十年四月在莫都检视旧存历代外交案册，见一千七百二十四年第四卷有是年八月三十一号俄伯爵拉古金司吉（即订布林条约全权大臣）在布林时报告，附有录存阿洛廷汗与俄国订立条约抄册，并克拉斯讷雅尔斯克地方官详文，内载阿洛廷汗率领耶尼协河上流所有属民归入俄籍，订立条约，存克拉斯讷雅尔斯克城内等语。后读班得计喀棉司吉所著《中俄交涉记》，载阿洛廷汗与俄国所订条约并地图在克拉斯讷雅尔斯克寻获，旋又遗失矣。大佐柏博福确称：于一千六百三十三四年间与阿洛廷汗订立条约，阿洛廷汗与所有人民、土地改归俄属，一千六百六十一年阿洛廷汗之子罗俊即位时又复声明系属俄籍，俄皇亚力山大嘉许，封为蒙王，受俄皇保护。后经俄武官等探询乌梁海土民，称阿洛廷汗据有耶尼协吉木齐克地方，并有阿洛廷汗宫古迹在焉。莫都旧案内有施博洛巡抚送存地图，注明乌梁海系属俄地。又，一千七百二

十七年布林条约内载：凡乌梁海人民，交某国貂皮五张者，以后即居留某国。是乌梁海一半属俄，一半属华。又据乌梁海久居之人索非雅讷甫者称，乌梁海人于十八世纪私自改入华籍者不少，盖此时正值俄国统系纷争之际，无暇兼顾。俄国外交家疏懒性成，不谙地理名称，致多混杂。即如布林条约内载，由恰克图渥洛郭宜特之间第一界牌往右，经过渥洛宜特、土们、古足音、比什克土、和什格、布列索古、孤古柴罗土克等处，以各该处山岭中间作为交界，而山岭皆未注明名目，虽约内附有地方名称表及地图，而俄国办事恶习，无论何项地图，向不当时绘画，必一年之后始交绘图之人，任其各撰名称，遂演成可叹之历史。彼西伯利亚地方官不但未能寻出该处界牌，且赴该处之道路亦茫然不知。直至一千九百七十年间，伊尔古斯克巡抚布流洛札饬克拉斯讷雅尔斯克城守官寻找界牌，绘图贴说，该城守官往求拖博洛省巡抚，该巡抚派军曹波斯帖列夫一名前往查勘。该军曹职司微末，不知法律，不通学术，至乌梁海，擅自设立新界牌。据该军曹报告云：余跋涉险阻，抵比流西、阔拉山顶，沿深达河至哈南达巴槎，竟未寻得界牌。后赴渥雅德，中途遇华官三员，询以交界在何处，答云不知，予不得已，于是与该华官等以该处山坡河流分作交界，在山顶安设木十字架而返。噫！两大帝国交界，任一军曹随意勘定，几同儿戏！大佐柏博福曰：幸而该军曹安设界牌于萨阳岭上，否则设于明米奴新沙漠中某岭上，俄政府亦将视为确实交界、参谋部亦将据以绘图乎！然当时不但俄政府承认，华政府亦承认，盖因两国地土广大，区区乌梁海于国家无大关系故也。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伊尔古斯克总督提议界务，派委员渥司塔什金前往乌梁海勘界。该员在该地寻得乱石一堆、木十字架一具，上注 *J. P.*、*O.*、*L.* 四字，所谓从此为俄界也。草率塞责而返。又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派中佐巴拉讷甫带领随员复勘到该处，亦不过将旧界牌除去，换一新界牌而已。后经该处土民屡次迁动，复派乌新交

界长官复勘，乃定新界，在大小耶尼协河之间。又因华人需地游牧、猎貂，擅行更改界牌，将交界往北展一百俄里，至吉木齐克河。一千九百零八年，华人勘界，由此往西又添设界牌若干。该处俄员警惧，派武官带兵前往查看，又复寻得碎石及木十字架而返。俄大佐柏博福于去岁充委员会长，遍游乌梁海全境，周諮博访，搜得确实凭据，乌梁海系属俄地，并非中国领土，可以断定。且一千七百二十七年中国曾以唐奴渥拉岭南坡为界，故在该处设立护勇。乌梁海在唐奴渥拉之北，按之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条约，乌梁海亦当在中国界外。

据大佐柏博福之意，现在应向中国声明：乌梁海系属俄国领土，倘中国不允，则据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条约争持可也。乌梁海占耶尼协河三分之一，当西伯利亚之中央，地方空阔，便于殖民，现为蒙人居住，将来华人必将移民于此，且于军事上关系极大，华人据此，可横断西伯利亚为二，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所订俄国交界，原以唐奴渥拉可为乌梁海之屏障。该处俄民居住多至五万，俄村六百处，且有俄人金矿、牧场。山林丛密，膏田宽广，且阔索罗格湖长二百俄里，可以行船，气候温暖，出产谷、麦、西瓜等品，华民打貂进贡。且该处产金最富，现在已有金厂一百七十处，一千九百零八年，私人挖金至三十甫特。俄人商厂计八十处。其牧场主人如瓦维罗甫、灭得维赤、维得尼喀、什别林、哈巴罗甫、齐尔阔甫等，各牧马千匹、牛千头之多，零星牧场不计其数，虽平常农夫亦有牧牛五百头、马百匹者。天赐俄国之殖民地，本系俄国领土，弃之不顾，华人误为己有，故意往北推展界限，日展日远，不知伊于胡底！夫和平乃莫大之幸福，然而确有证据之利权亦应保护耳！

（萨荫图：《使俄公函》，宣统三年，鄂字第97号）

## 使俄萨荫图致外务部俄外部搜集乌梁海凭据 欲为辩论地步电

1911年4月2日（宣统三年三月四日）

俄。密。昨新时报论乌梁海，谓其地当属俄境，并据日本报所云“乌梁海交界不明，足碍邦交”等语为证。荫前寄俄人白连思所著书，亦论及乌梁海。现访闻外部搜集凭据，似欲为辩论地步。谨密闻。该报已译寄。荫图。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9卷，第40页）

## 外务部致定边左副将军毕桂芳请派员 会查俄人焚毁牌博证据电

1911年3月14日（宣统三年二月十四日）

洪。俄人焚毁牌博案，已据咨照询俄使。准复称：“此案未经查明，不能定其是否俄人焚毁，须经两国派员就地查明。”除复俄使照办，并知照理藩部外，希即派妥员会同查明俄人焚毁证据，酌核办理。外务部。寒。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9卷，第25页）

## 定边左副将军毕桂芳致外务部派员往 乌梁海会同俄员查界电

1911年6月27日（宣统三年六月二日）

洪。五月初九，接古转个电，遵查接管卷内寒歌两电，均敬悉。该地界线起止案，查乌城存有光绪十五年总理衙门咨送同治九年荣大臣原绘分界牌地图一份，又存有光绪十六年会典馆颁发

图式饬绘边界各图，遵饬由乌梁海绘呈中俄分界图一份，详阅该两图所注界牌处所，及界线起止，尚觉详明，似可作为案据。除饬迅速照绘各一份，赶即咨送鉴核外，至寒、歌两电，饬派会查，芳时尚未抵任，现届年例会查界牌之期，又派妥员前往乌梁海会同俄员照例详查，并密饬查察焚毁证据，一俟查复回乌，应即据实电复。惟查上年例查时，俄员未能前往会查。仅由前将军堃等所委之员一面查勘报部有案。此次该俄员能否遵例会查，尚无把握，理合附陈。又查接管卷内四月十四接古转洪电，敬悉。又札行该卡及该总管切实查明俄人在科布多一带贸易，所有运货经过各处所，是何情形，一俟复到，应即电复。乌将军芳等。马。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21卷，第38~39页）

### 外务部致毕桂芳俄使不承认乌梁海界牌希查复案据电

1911年7月8日（宣统三年六月十三日）

俄人焚毁牌博案，本部二三月各电迄未准复。顷俄使照称：“据俄领报告，将军拟复立界牌查勘界线，经俄领抗议，将军仍持已见。兹准政府训条，若中国官员独行查勘界线，或复立界牌，则本国政府概不承认”等语。此事牵涉乌梁海界务，亟应详查案据，以凭因应。希查照迭次部电一并速复。外务部。元。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21卷，第42页）

### 定边左副将军咨外务部派员 查勘中俄交界牌博尚无侵挪文

1911年10月14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为咨呈事，军营理藩院办理中俄通商事务局会呈。案查自同治年间中俄二国设立交界牌博起，每年夏季，由乌派员前往倒兰套拉盖地方，会同俄官按照定期查勘一次。屡经遵办在案。今据

派委会勘牌博之委署笔帖式文肇等稟称：“窃职等奉派会查沙滨达坝哈界牌，遵于五月二十六日由乌起程，六月二十二日行抵倒兰套拉盖地方；等候俄官换约。至二十六日并未来到。职等即派乌梁海札兰孟克什太等，前往俄属克什克莫都探问信息。即日起程，于二十八日行抵该处。询问细情，均不知晓。当经该处来一复电，言本年俄国并未派员前来换约等语。职等伏思俄国既未派员会查，无从换约，遂于闰六月初二日会同乌梁海委员等前往各达坝哈地方，于十三日将所立牌博自行逐一详细查阅。除察布齐雅勒达坝木牌上年经俄人焚毁，尚未修正。其余七牌博均无损坏之处，亦无侵挪之故。查毕后，应取具乌梁海委员等甘结各一纸，并俄电一纸，一并送呈前来。”查中俄两国本年会查牌博换约定期系在六月二十六日，曾于本年二月初六日照会驻乌俄领事官转行按期派员会查，并报部在案。今俄国又未派员会查换约。所有各交界牌博，既经由乌差员与乌梁海各员往查，确实除察布齐雅勒达坝一处木牌，上年经俄人拔烧，尚未正立，其余各牌均无损坏侵挪之处。自仍应行照案咨报备案，并将乌梁海委员等所具甘结存乌备案外，应将俄国发来俄电一纸，呈请咨送外务部查照等情。据此相应将俄电一纸一并送呈大部，谨请查照施行。

俄官叶尔米洛夫自俄托木斯克城致中国委员电称“俄不派员”。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23卷，第8~9页）

### 俄国伊尔库次克省当局于1911年3月13日开会 研究逐步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措施

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改造和加强俄国边境当局的问题，这是为了使边境当局“能够充当敢于到乌梁海去的移民的后盾，在危

险时刻能随时支持他们”。为此目的，伊尔库次克总督克尼雅泽夫于 1911 年 2 月 28 日在伊尔库次克召开会议来研究加强乌梁海边区俄国势力的措施。这次会议清楚地暴露了俄国官僚集团中在“乌梁海问题”上最具有侵略性的那派人的嘴脸，对这次会议，我们必须较为详尽地加以叙述。

这次会议是在伊尔库次克省总督克尼雅泽夫主持下召开的。参加者有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勃里列维奇将军、军区参谋长苏利克维奇将军、波波夫上校、乌斯边务官恰基罗夫等人。会议的“重心”是研究俄国殖民活动以及进行这种活动所需要的条件<sup>①</sup>。

会议纪要写道：“乌梁海地区的现有俄国移民是在极其特殊的生活条件下，由自由迁移而形成的，即：移民选定了移居地点，取得边务官的允许之后，就去找乌梁海牧民洽谈，以取得盖房、刈草与耕种用地，这样就形成了俄国移民对乌梁海牧民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有时与租赁很相近，有时却简直近于掠夺。自然，由于移民逐渐增多，乌梁海牧民便对排挤他们的白种客人愈来愈不欢迎。乌梁海人同俄国人土地问题上的纠纷，很容易爆发并酿成极为严重的事件，这就要求国家政权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早期俄国移民（他们也是用半租赁、半掠夺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些土地有时可达几平方俄里），也对日益增多的俄国移民很不欢迎，因为这些新移民开始妨碍他们自由发展；而且可以预言，这些强大的地主商人决不会把他们占有的土地自动地让一寸给新移民，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政府加以干预，这种情

---

<sup>①</sup> 伊尔库次克总督克尼雅泽夫主持于 1911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伊尔库次克会议记录。军事历史档案馆，第 180~387 号。

况很快就要发生。哪一个政府能够负起业已产生的土地问题的调节责任呢，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

会议提出了关于未来土地调整工作的设想。这个问题提得完全适时而且非常必要。但是目前很难预料乌梁海人会对这种工作（测量土地）持何种态度，因为他们不久前（1909年）曾对我土地勘测人员在叶尼塞河河岸上树立标杆一事发生过吵闹。

生活在这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上的俄国移民，临时组成了一些团体，根据俄国法律行事并受乌斯边务官管辖，而乌梁海牧民则组成一些类似蒙古旗的公社，行使中华帝国的法律。邻里相处，经常因一些日常的细小的利益而发生冲突，农民与牧民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外交往来，这种关系极不正常。

当前中国人已开始向乌梁海地区移居，并且人数不断增多。虽然现在人数与俄国人相比尚微不足道，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将会给我们向该地区移民以及在该地区实施我们的总政治任务造成严重麻烦。

这就是会议对当前乌梁海事务现状所做的粗略描绘。不禁要问：下一步怎么办？”

.....

说实在的，伊尔库次克会议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怎么办？是修辞学上的设问。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与会者从一开始就都清楚。如果有分歧的话，那只是在占领乌梁海边区的时间和方式上：是立即占领呢，还是根据国际形势等待一个时期？是用军事力量占领呢，还是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逐步占领？会议对此是怎样设想的呢？

“我们的公使在一份关于乌梁海问题的报告中主张，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乌梁海问题的解决必须对我们有利。而且在这位公使看来，对乌梁海既可公开占领，也可逐步吞并。

公开占领该地区必然会引起外交交涉——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适的，当前会议不能加以判断。至于逐步吞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设想，作为措施。

1. 据波波夫上校考察团的观察，中国边界（沿唐努山南麓），明确地把乌梁海与蒙古分开，因此可以设想解决有争议问题的实质在于乌梁海归谁所有。照档案文献看来，有理由认为，即使根据布连斯奇界约，乌梁海也是属于俄国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乌梁海人向中国纳贡并在中国管辖下生活已近一百五十年。乌梁海人的主要长官曾向波波夫上校宣称，他们向中国纳贡是出于自愿，好像有权拒绝纳贡。如果乌梁海人真能自愿拒绝向中国纳贡，摆脱中国的管辖而独立一个时期，那倒是一件对我们非常有利的重要事实。对这一有助于发展其福利事业的措施，乌梁海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愿意接受的，不过我们必须给大总管以少量部队的支援，以便保证他不受中国当局的胁迫，并使乌梁海其他基层政权听命于他。把乌梁海人置于我们的势力之下，然后就可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必要的制度来，不需要在他们身上花费俄国一文钱，就能毫无阻拦地进行移民活动，而后再逐步吞并这个地区。

2. 如果说中国人从乌梁海人手中征收贡赋，并认为乌梁海人归他们管辖，因而在乌梁海地区行使国家权力，那么我们在该地区也早已行使着国家权力，即：(1) 俄国移民在那里已经定居、耕种田地并遵守俄国法律；

(2) 我国政府批准在那里开采矿藏，而且这些矿藏的开采是依据俄国法律规定并在俄国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  
(3) 我们允许俄国人根据俄国法律规定并在俄国政府监督下在那里经商；(4) 我们修建庙宇、学校，设置医疗机构等，对此中国当局早已清楚地知道、看到并未提出抗议。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继续推行这种政策，以期巩固我们的时效权和实际占有权，即继续向该地区输送俄国移民，给他们建立俄国管理机构（乡和村的行政机构），建立警察、法院、医院及其他国家机构，给予他们文化、经济及教育方面的援助，逐步地使乌梁海人也接受这些措施；准确地根据俄国法律在乌梁海地区发展工商业。

3. 命令托木斯克省、叶尼塞省、伊尔库次克省省长不得派遣官吏或乡村政府人员与中国当局共同勘察边界，并且要力避提及北部边界，把我们地图上的边界移到唐努山脉。万一在谈话中涉及边界问题时，必须谨慎而坚定地指出，这条沿唐努山的边界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旧的、早已存在了二百多年的边界。”

会议所说的“逐步吞并”，实际上非常接近于对该地区的“公开占领”。挑拨图瓦人拒绝向中国纳贡，即政治上脱离中国（这种脱离势必引起俄国的武装干涉）之类的措施无非是为“公开占领”图瓦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会议的意思是，沙皇政府准备在占领乌梁海地区之后加以掠夺的图瓦人民，不仅应当给自己脖子上套上绞索，而且还应当把它预先系紧。把同中国接壤的边界线擅自非法地移至唐努山脉就是公开占领的第一步。如果我们看看会议为了支持其基本建议——立即占领乌梁海边区——所提出来的措施，那么对这一时期俄国当局采取的一切行动方法，它的赤裸

裸的侵略性就更加明显了。

“鉴于本纪要中已叙述的我们俄国移民在乌梁海地区的现状、我们在该地区未来的任务、巩固我们对该地区法律权利的措施以及乌斯边务区（乌梁海地区也归其管辖）管理机构当前的组成情况，会议认为必须：

1. 重新审定乌斯边务区编制，尽快建立新的编制并立即使其投入工作，同时为乌斯边务官制定新的工作细则。

2. 如果最高政府认为，可以把乌梁海人拒绝向中国纳贡看作为我国兼并乌梁海的方式之一，那么就必须指定乌斯边务官或委派专人去同大总管谈判，而对所委人员应给予工作细则、经费和驮运队；兼并默夫<sup>①</sup>的作法可作为我国通过这种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

3. 俄国居民和牧民（后者需征得乌梁海当局同意）的移居和土地调整事宜，均应交由有关机关去办理。所需款项及一应措施费用，由移民及土地调整贷款支出。

4. 为保障该地区平静，防止1908年发生过的那类误会重演，为使同乌梁海进行谈判、解决移民与土地调整问题以及推行俄国的进一步计划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会议认为必须采取下列军事性质的措施：

(1) 入夏以后，将米努辛斯克地方部队的一个排由一名军官率领调至乌辛斯科耶村，责成乌斯边务局负责安排住宿。像这样由一名军官率领的小部队调动，除了部队调动及在新址安排住宿必要费用外，几乎用不着任

---

① Мерв，地名，现名马里（Мары），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省中心，位于穆尔加布河畔。——译者

何超预算拨款。

(2) 以该小部队为骨干，由居住在乌斯乡和国外边区（即乌梁海地区，该地有民团武装千人左右）中的预备役下级军官和民团士兵组成一支民兵部队，责成乌斯边务官筹办此事。

(3) 从军区司令所掌握的武器储备中给乌斯边务官调拨一千支贝尔独弹步枪及必要数量的子弹，保存在乌辛斯科耶村，以备武装民兵部队使用。

(4) 批准乌斯边务官将预备役军人及民团士兵分批集训一至两周，以期民兵部队在紧急建成之后能胜任保卫俄国居民的任务。

(5) 为了彻底了解情况，责成乌斯边务官使用总参谋部的特别资金组织人力，在乌梁海地区及其邻近的蒙古地区进行军事侦察。

(6)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及伊尔库次克哥萨克骑兵中队增至十六个列队以后，可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骑兵中队的一个排调至乌辛斯科耶临时驻防。

(7) 如果为加速乌斯土路建筑需要工兵增援，请准予调动西伯利亚第三军团所属工兵，其开销由上述工程经费支出。

(8) 鉴于必须在唐努山北坡面对蒙古哨所设置我们的岗哨一事，允许伊尔库次克省和叶尼塞省哥萨克人移居乌梁海边区（因为这两省土地分配工作尚未结束，为达到四十俄亩定额尚缺很多土地），并由国库发给补助费，这种移居费用按移民贷款一般标准支出。

会议希望进一步巩固我们实际占领乌梁海边区的法律权利，也希望能有助于在我们正式文件中属于乌斯边务区管辖下的叶尼塞省的境外居民管理工作，即移民活

动及其土地调整工作方面的全部问题的尽速解决。”

上述引文中有一点很引人注意，它表述得极其含混不清，但仔细读来却包含着靠剥夺土著居民土地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全部纲领。这就是涉及俄国居民和牧民土地调整的有关引文。俄国居民和牧民的移居与土地调整是什么意思，上面已经详细谈过。这个“移居与土地调整”计划必然遭到土著居民的反抗，这是与会者自己也都清楚的。会议由于预见到了这种反抗，才论证了必须采取一些军事性质的措施以保障图瓦的平静以及同“乌梁海人”的谈判和解决移民与土地调整问题取得最大成功。

这样，在伊尔库次克总督主持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全部工作过程与决议，无非是一个通过对图瓦人民广泛进行剥夺来解决俄国移民在土地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的广泛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需要俄国当局（军队、法庭、警察等等）进行公开干预，以镇压来自遭受掠夺的居民的任何反抗。

尽快占领图瓦是从这一计划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伊尔库次克会议所制定的占领乌梁海边区的计划是挑衅、欺骗和残暴镇压的大杂烩。

上述解决“乌梁海问题”的政策，首先必然会受到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欢迎，他们积极支持对满洲、蒙古、波斯实行领土侵略政策，对乌梁海边区也不例外。从《新时代》起，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的《远东报》止，俄国资产阶级报刊都一致主张占领乌梁海边区。“面积相当于德国或日本而且有的地方已经住上了俄国人的这样一片富饶肥沃的土地难道不值得注意吗？而有争执的问题难道不值得去调查吗？俄国社会、报刊以及国家杜马难道不要求认真分析这一事件并研究清楚为什么俄国领土竟落到了

中国手中吗?”<sup>①</sup>

( (苏) 卡鲍著, 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第 186~192 页)

## 俄国内阁于 1911 年 11 月 21 日开会制定 侵略唐努乌梁海的方针

在喀尔喀激烈展开的这些事件随时都可能波及同喀尔喀有联系的图瓦的情况下, 内阁总理科科夫佐夫“鉴于乌梁海边区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认为将所有收集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重新提交内阁会议进行讨论是有益的<sup>②</sup>。”

内阁会议首先详细地研究了是否可以认为乌梁海地区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这个基本问题。

“代理外交大臣解释说:要把乌梁海边区说成在某一个时候中国曾割让给我们, 或者在我们和‘天朝’确定边界线时已经划分给俄国, 都没有无可争辩的证据。”在分析了一切能说明乌梁海是属于俄国的论据之后, 内阁会议得出结论:“我们拿不出有条约根据的不可辩驳的理由来反对中国对乌梁海边区的要求。”1864 年签订的塔城条约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这个条约规定, 两国边界线在乌梁海西部被规定在沙宾达巴哈西南, 此地在唐努山脉以北近二百俄里。

内阁会议决议接着指出:

“与此同时,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也可能更早一些, 俄国移民就开始逐渐渗入乌梁海边区, 先渗入乌尤

---

① 《远东报》、符拉迪沃斯托克, 1910 年 2 月 2 日版。

② 1911 年 11 月 8 日内阁会议特别议事录, 档案案卷 126—724 号。

克和图兰河谷，然后又渗入大叶尼塞河和小叶尼塞河流域。俄国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乌梁海人即索约特人）的和睦相处促进了俄国农民和商人向该地移居，他们在那从事农业、商业、畜牧业、渔业和采金业。中国当局对俄国人这样逐渐向乌梁海地区移居漠不关心。同样，对那些为了满足住在乌梁海的俄国人的各样需求而来到该地区的俄国官员的公务往来，中国人也未予阻拦。乌斯边务官及其助理为了这个目的年内到乌梁海边区约六次。其他一些俄国官方人员（神甫、调解法官、医生、医士）也从乌辛斯科耶村到这个地区去。最后还应指出，为了勘察乌梁海边区的金矿，州的矿山工程师和他的助手还从米努辛斯克到过乌梁海边区，金矿面积也是由米努辛斯克的矿山区划人员来区划的。这类公务来往都被视为极平常的事情，并没有受到中国方面的任何阻挠。

当然，中国当局对俄国移民向乌梁海地区渗透所持的这种态度本身，尚不能成为中国人承认乌梁海边区是俄国领土的证据。就连他们仍保持沿唐努山脉南麓的边防线，随时都可能被他们解释为防守内地，如同在蒙古某些地区设置哨卡一样。因此，在我们对乌梁海边区的要求缺少扎实的条约依据的条件下，上述情况还不能构成我们占有该地区的法律根据。上述情况仅仅造成这样一种实际局面，这种局面肯定我们在该地区有着特殊的利益，使政府有责任密切注视我们同中国在该地区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也不能不考虑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条件所提出的一些其他情况。我们毗邻的这个帝国，当前正经历着激烈的革命骚动。对具有反对帝制、反对满族统治的色彩的这次民族运动的规模，目前尚难进行全面估计。但

是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正处在尖锐的国内危机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家的理智要求我们对待这个国家要特别谨慎。不应当忘记，中国领土上有政治经济利害关系的不仅是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而且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任何一个大国干预中国的内部运动，甚至表示想利用这个运动来达到私利的目的，特别是肢解中国以扩大本国领土的愿望，都毫无疑问会遭到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坚决反对。因此，宫廷高级侍从官涅拉托夫认为他有责任提醒内阁认真注意，我们在乌梁海问题上转入较为积极的活动的任何尝试，都会被解释为利用中国爆发的革命对中国挟嫌报复并攫取其与本国接壤的领土的无耻行径。这样，我们同中国之间很久以来所保持的那种睦邻关系也将会长期遭到破坏。

因此，内阁会议认为，目前不能把乌梁海问题全面提出来，它认为，正是中国当前的这种动乱局势，使得我们暂时推迟把上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显然，不管席卷中华帝国的这场革命运动的结局如何，中国经过这次危机之后都会受到削弱，并且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没有能力在边界地区采取进攻性政策。这样，中国当局采取措施向乌梁海地区加紧移民（如同他们在北满所企图干的那样）并进一步从该地区将俄国人赶走的危险，就消除了。该地区很可能仍听其自然，而且被蒙古沙漠把它同中国内地隔开，今后还是俄国自然移民事业发展的适宜地方。根据上述理由，内阁会议得出如下结论：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现在不宜于对乌梁海地区显示积极企图，也不宜于就此地区采取任何外交步骤，更不宜于在该地区采取直接行动，如派军队到那里去或者采取整理土地的措施以及建立移民区等。但是，不言而喻，上述决定

绝不表明我们在乌梁海问题上承担了某种义务，也不能理解为放弃我们在该地区的优先权。去年，1910年，帝国驻北京公使馆就有机会向中国政府声明过，我们认为乌梁海边区是有争议的地区。这项声明并没有引起博格德皇帝的政府的抗议。因此，今后在北京与中央当局的往来中，特别是在同中国地方官员的接触中，都应极力避免有可能被中国政府解释为我们承认中国对乌梁海地区拥有主权的任何行动。该地区对俄国来说，有着不可置疑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因而不可能与我无关：目前该地区土著居民为五万，俄国移民为五千，俄国人占该地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该地尚有八十家俄国工商企业与金矿。由此可见，如果说乌梁海边区尚未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并入我国的话，那么在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却已处在占优势的俄国影响之下。该地虽然尚没有俄国军队与俄国官员，但却有着俄国人的巨大经济利益；有俄国农民，有一所学校，近五十名俄国儿童在那里学习；还有为纪念大主教英诺森而在图兰村修建的著名俄国教堂。在上述条件下，帝国政府暂时放弃那种有可能被认为是指占领乌梁海边区的措施的积极活动，同时要竭尽全力逐步巩固俄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促使我们这样做的，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乌梁海边区对我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移民区，这里有肥沃的土地、丰茂的牧场与各种丰富的矿藏，特别是黄金。据考察家估计，该地可供移民的面积近五百万俄亩。假定给土著居民乌梁海人留下足够数量的土地（每人平均约五十俄亩）以后，乌梁海边区仍能容纳移民四十万人。如此大量的俄国臣民移居乌梁海边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措施，因为据陆军大臣发表的权威性意见来看，在中国这段边境地区

建立由俄国人组成的堡垒，无疑会减轻靠近中国边界的环绕贝加尔湖的铁路现在所受到的威胁。内閣会议认为和平兼并乌梁海边区的方法最为适宜，因而把向上述地区移民摆在首位。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在上述地区造成这样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将来在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政治形势下，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向中国政府声明，乌梁海边区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俄国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促使俄国不能不对这个地区的前途表示关注。一般说来，在海外获得了大量属地的各西欧国家实行殖民政策的经验都说明，和平移民活动和在该地建立经济利益，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那个与这一地区有着各种贸易和工业联系的国家在这一地区扩大政治影响。不久前，德国在实行这种政策方面就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例证。它在保护居住在摩洛哥的德国臣民利益的借口下，曾于去年夏天将“豹号”炮舰派往那里，利用这些德国臣民的利益得到了很大好处：在解决摩洛哥问题时，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从法国手中得到了很多领土作为补偿。在乌梁海边区建立大量的俄国移民区，也将有力地支持我们保护居住在那里的俄国臣民，并使我们的政策逐步走上对该地区实行保护的道路，而在更远的将来则可能把该地区直接并入我国。当然，内閣会议认为，鼓励俄国人向该地区移居，不应当由政府出面人为地吸引移民去乌梁海。那样做很可能引起中国当局的怀疑，同时又可能成为新地方的移民因得不到在其他开放的移民区里移民所得到的政府机关与官员的关照而责难政府的正当口实。而在当前就未必需要政府进行这种干预。如上所述，向乌梁海边区的移民活动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有些俄国人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那里出现了。而

且到乌梁海边区去的多数是西伯利亚人，他们经受过故乡严酷生活条件的锻炼，比较能适应乌梁海的特殊生活与自然条件。西伯利亚人即使在将来也是向乌梁海边区移民的最理想的对象。

与此同时，伊尔库次克省总督于今年九月报告说，发现乌梁海人中间出现了骚动，在他看来，这种骚动很可能发展成为公开暴动。有鉴于此，狩猎官克尼雅泽夫指出，必须迅速将足够的军队调至边境的乌辛斯科耶村，这样可以保护乌梁海边区俄国移民的生命与物质利益不受损害，同时如果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军事占领乌梁海边区时，也能对乌梁海边区实行军事占领。我国驻北京公使的结论也与伊尔库次克省总督相同，该公使也主张作为预防性措施在与乌梁海边区接壤的地区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四等文官科罗斯托维茨就此问题所呈的紧急奏折上，皇帝陛下于10月16日御笔亲批道：‘应将我军派往乌辛斯克。请与内阁总理商谈。’因此，内阁会议认为，目前有义务立即授权陆军大臣不必等待乌斯特别地方部队建成，迅即命令百人左右的哥萨克部队集中到乌辛斯科耶村。鉴于上述情况，内阁会议决议：

1. 委托国民教育大臣、内务大臣、土地规划与农业总管理局局长以及教会事务总管理局局长等分别在乌梁海边区注意进一步增加俄国学校的数目，组织医疗服务和兽医监督，发展该地区的教堂建筑以及给予在乌梁海人中间业已定居下来的俄国移民以其他援助。
2. 责成内务大臣对乌斯边务局现行编制的修改问题进行考虑，并将对此问题的设想按规定程序进一步加以发展。
3. 责成陆军大臣就有关筹建乌斯特别地方部队事

宜提出初步意见。

4. 在上述第三项措施实现之前，可暂由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酌情由该军区部队中派百人左右的哥萨克部队到乌辛斯科耶村去。

5. 责成内务大臣与交通大臣设法完成从格里戈利耶夫卡村至乌辛斯科耶村一段马车道的修筑工程和上叶尼塞河航道的障碍排除工程。”

这样，沙皇政府由于考虑到了国际政治形势，担心会遭到日本、美国，首先是其盟国的反对，才不得不采取谨慎的等待时机的政策，但坚信，乌梁海边区今后仍是发展俄国殖民事业的“合适地区”。正是考虑到国际形势，才使俄国政府暂时放弃了利用中国的衰弱而采取积极行动去占领图瓦的打算。

（（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第 196～200 页）

## 俄国外交大臣上沙皇奏<sup>①</sup>

1912 年 2 月 28 日

臣不揣冒昧，谨将驻北京代办 1 月 29 日〔2 月 11 日〕第 8 号紧急报告伏呈陛下御览。五等文官世清表示赞同我们立即占领乌梁海地区，理由有二：一、从法律上讲，我们占领该地区之权利是无可怀疑的，二、目前之政治形势亦适合于占领。

对这两点理由中的第一点，我认为应该启奏陛下：波波夫上

① 尼古拉二世在奏折上亲笔批示：“相反，朕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之意见，自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时起，已逾三月有余，中国已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我们在沿中国边界的任何地方均不可能为自己捞到好处，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地区之历史。”他还注明：“1912 年 2 月 15 日〔28 日〕于皇村。”

校本人认为他证明乌梁海地区属于俄国之论据并不充分、全面，这些论据已被莫斯科总档案馆文牍官四等文官别洛库罗夫不久前完成的一部著作所推翻。别洛库罗夫对十八世纪末，即同中国缔结布连斯奇界约时期之文件原件及地图资料作了研究，得出下述结论：沿萨彦岭而行之边界线系 1727 年俄中两国界务官根据布连斯奇界约划界时所确定；划界以后在务拉的思拉维赤监督下绘制的地图对此作了确认。

因此，必须承认俄国对乌梁海地区并无法律上之权利，我们占有萨彦岭及唐努山之间这块土地之动机，只能从保护我们在那里的利益之观点出发必须采取此项措施。但臣不知道在这些地区是否会发生事件，要我们用军事力量去保护乌梁海地区之俄国臣民，放弃内阁会议所制定并为陛下在 2 月 3 日〔16 日〕所赞同之计划。

沙查诺夫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 22~23 页）

俄国驻华公使致俄代理外交大臣  
尼拉托夫电

1912 年 8 月 9 日

为蒙古事。

第 1485 号电<sup>①</sup> 及第 1499 号电<sup>②</sup> 敬悉。

今天我就派兵讨伐蒙古及乌梁海地方以及派那彦图前往乌里雅苏台并由军队护送一事<sup>③</sup> 向陆征祥提出严重警告。陆氏本想以必须在蒙人破坏秩序之地方建立秩序及防止蒙人向前推进为由，

① 见第 418 号文件（即本选译第 28 号文件——译者）。

② 见第 428 号文件（即本选译第 29 号文件——译者）。

③ 见第 424 页注⑥（即本选译第 29 号文件注①——译者）。

为调动军队进行辩解，但我断然表示，中国军队进入外蒙，我国必将进行干涉，我请他提请总统认真注意这一点。随后，陆氏谈起解决蒙古问题之办法，我根据阁下第 1485 号电所示精神向他指出，惟有俄中两国根据早已告知中国政府之三点要求<sup>①</sup> 缔结一项协议，才能使该问题得到解决。陆氏当时指出：在此种情况下，俄国亦应承担中国所承担之三项义务，我对此提出异议：据我所知，俄国人从未向蒙古派过军队及行政人员，亦从未向蒙古移民。陆氏当时问我，中国可能得到什么保证，并问，在根据上述原则同我们缔约及中国向我们承担一定义务之后，呼图克图本应同意放弃他业已宣布之独立并承认中国主权、倘若呼图克图表示拒绝，我们是否允许中国以武力迫使呼图克图放弃独立？我问总长，我是否应将总长所言理解为：倘若中国在呼图克图放弃独立方面得到保证，则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根据上述原则与我们缔结有关蒙古之条约，我是否可将此意电告彼得堡？陆氏称：他尚不能对如此重大之问题作出决定，他必须事先请示总统，然后将总统决定告我<sup>②</sup>。

库朋斯齐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 41~42 页)

---

① 见第 19 卷第 253 号文件（即本选译第 14 号文件——译者）。

② 库朋斯齐于 8 月 2 日〔15 日〕以第 702 号电称，外交部一位官员通知他，将派那彦图前往乌里雅苏台，“并未给他派军队，为个人防卫及维护秩序起见，只派一小支部队”。库朋斯齐答复说，他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的抗议“谈及反对向蒙古派任何性质之武装力量”。

# 俄国派往外蒙的全权代表致俄外交大臣之紧急报告

1912年10月7日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抵达库伦后，立刻就赋予我之使命同总领事交换了意见，并将所拟协约本文交与他，以便译成蒙文，通知诸王公。五等文官吕巴预先告知我说：诸王公对我抵达库伦十分注意，但对我的提案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因为他甚至还未找到机会暗示他们：帝国政府打算在蒙古问题上奉行的正是此种方针。他指出，近来因我国方面未作出明确决定，中国又施展种种阴谋，千方百计恢复其昔日在蒙古之地位，不许蒙古彻底归服我国，诸王公对与俄国亲善之想法有些心灰意冷。倘诸王公一致拥护俄国，并准备完全归附俄国，则现在即应就与中国妥协及允许北京政府代表那彦图亲王来库伦谈判事宜进行磋商<sup>①</sup>。据说，活佛本人对归附俄国比较坚决，他不想与中国交好。

次日我在领事馆同诸王公举行了会晤。会晤时吕巴先生重申了部分看法。我首先谈及皇上及俄国政府对蒙古始终怀有好意，此种好意表现在一系列事情上，主要表现在保卫蒙古免遭中国侵略方面，我们已迫使中国承认蒙古自治，且已制止其侵略行动。我继而表示，已授命我建议蒙古政府同我们缔结一项协约，此项协约既可保证蒙古自主，又可作为解决蒙古法律地位之根据。我并指出，有必要另行签订商务专条，以明确规定俄国臣民及俄国贸

---

① 吕巴在9月14日〔27日〕第1665号电中报称，鉴于那彦图已提出坚决要求，内阁会议表示，他们可以来库伦，不过要在吕巴与蒙古诸大臣会商以后，诸大臣决定在廓索维慈到达之前暂不答复那彦图。

易在蒙古享有之权利。

随后，我将协约本文及商务专条交与三音诺彦亲王，请他及其他大臣了解一下这些文件之内容。看来达喇嘛是其他王公之代表。他首先对俄国皇帝如此无微不至之慷慨庇护表示感谢。蒙古历来倾向于俄国，并相信俄国之帮助。现在蒙古向白沙皇提出全部打算及希望，他们深信，白沙皇不会使蒙人失望。

我答称，蒙古指望我们给予援助并非没有理由，但为使蒙古取得成功起见，必须相互支援，且需要库伦政府接受我们提出之办法，完全相信我们真诚之动机。随后，我阐发了上述看法，并提请诸王公注意我们采取步骤之重大意义以及切勿放过如此有利之政治机会，以保障蒙古之未来，这对他们至关重要。俄国挺身捍卫蒙古，承担着重大义务，而所得补偿只是有限的贸易特权。其实，按照俄中条约，这些特权早已属俄国所有，实际上俄国给予蒙古之好处要比从蒙古那里得到的多得多。为消除诸王公对我们所追求目的之真正意义的某些怀疑，我解释说，在此种情形下，俄国政府不只是同情蒙古，这在国际关系中仅起次要作用，重要的是，俄国不能允许中国人在我国边境地带加强力量，我们认为，与其同人口稠密、实行新政及最近事件证明好战之中国为邻，莫如同政治上软弱，但友好的蒙古为邻。达喇嘛看完协约后，问道：此种文件能否给蒙古带来真正独立，蒙俄关系将是何种关系，是否是保护关系？他继称：中国坚持要与库伦和解，并且表示，只要不断绝中蒙关系，中国准备作更大让步，此事将通过那彦图进行交涉。蒙古政府感到进退维谷，因为它必须在俄中两国间作出抉择。达喇嘛继而问道，内蒙及科布多、乌梁海、呼伦贝尔等地方均已承认库伦政府之统治权，此等地方为何未列入协约？如此分割蒙古并不公正，因此等地方均有蒙人居住，他们正遭受中国压迫，也渴望独立。喀尔喀诸王公有责任关心他们的命运，否则便会受到谴责，谴责他们背叛民族利益。

我对达喇嘛所言持有不同看法，指出：协约各款业经彼得堡各方面磋商及周密考虑，俄国认为目前还不能提出蒙古独立问题，只能提出内部自治问题。从协约本身可以清楚看出，目前根本谈不到保护蒙古之方式及蒙古归附之方式。关于将内蒙列入条约一节，俄国亦很想将全部蒙人结为一体，但目前实施此项计划会遇到严重困难，内蒙在地理、政治方面均与中国有较多联系，且部分地区业已汉化，内蒙王公对中国有好感并打算与北京妥协即是明证。至于科布多地方，那里中国政权依然存在，谈论它还为时尚早。不过，我准备将此等要求报告帝国政府。我问诸王公，倘在协约中载明俄国将给“内蒙以及将要归附库伦政府之地方”以援助，可否使他们满意。如库伦政府日后在那里确立自己之统治，则蒙古其他地方亦将自治。不过，诸王公并不满意此项提案，他们依然坚持不能放弃内蒙。

我对达喇嘛将我国协约与中国提案相提并论一事指出，如同将我的使命与那彦图的讨好相提并论一样，很不妥当。俄国准备支持蒙古并保障蒙古自治，即保障民族生存。中国依然认为蒙人是反叛的藩部，向他们施小恩小惠，作空头允诺（一遇适当机会就违背诺言），并且完全无视喀尔喀业已发生革命及喀尔喀之自治要求。

诸王公问：蒙古与中国将是何关系，俄国政府是否还居间调停，我答称，当然，协约会促进蒙中正常关系之建立并促使中国更肯于达成谅解。

会商进行了很长时间，结束时，我提请三音诺彦【汗】对我国提案进行认真讨论，并在最短期内给予答复。我还提请诸王公严守秘密，虽然我知道这实不可能，因库伦政府之一切打算及决定，甚至呼图克图宫中发生之事会立刻为人们所知晓。当然，中国电报局长会将其报告北京。

三音诺彦【汗】及达喇嘛表示：他们即刻将全部情况报告活

佛并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事关重大，并可能给蒙古带来严重后果，要作出决定尚需一些时日。

据上述反对意见判断，蒙古统治者不十分明了我们提案之意义。该提案一方面使他们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产生种种怀疑。他们感到奇怪，偌大俄国竟与他们谈判。但同时也感到担心，在给予好处之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某种阴谋。如果考虑到蒙古诸王公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则此种情绪完全可以理解。看来，在蒙古诸大臣与官员中并无出类拔萃之人。达喇嘛最精明强干，他对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有颇大影响。反对和怀疑我们所拟之协约看来是他煽起的。杭达亲王一心主张与俄国亲善。他曾出使俄国<sup>①</sup>，目的是想摆脱中国之统治。这次出使使他的名誉受到损害。三音诺彦【汗】见风使舵，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其他王公均无主见，他们将跟在上述人后面亦步亦趋。

尽管诸王公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我依然认为，只要坚持，我们仍可能达成拟议之协约，虽然会作些改动。现已清楚，若不在扩大协约范围方面进行尝试，使蒙古自主及将蒙古其他地方列入协约获得更多保障，则事情将无法应付。

诸王公还私下对交付贷款问题进行了磋商，不过我已暗示，帝国政府原则上已同意给予蒙古金钱援助，但惟有在协约签订后才能同意对该问题进行磋商<sup>②</sup>。

致诚挚敬意

廓索维慈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 72~76 页)

<sup>①</sup> 指杭达亲王 1911 年 8 月参加蒙古政府代表团前往彼得堡，请求俄国保护喀尔喀。

<sup>②</sup> 9 月 28 日 [10 月 11 日] 廓索维慈以第 1718 号电（载《橙皮书》第 6 页，有删节），向沙查诺夫报称：那天呼图克图接见他时，他向呼图克图强调了我们提案的意义，并请他接受提案，尽可能不要改动和拖延时间。

## 俄国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等函

第 181 号<sup>①</sup> 1914 年 3 月 10 日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尼克拉·阿列克谢耶夫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伯爵先生阁下：

伊尔库次克总督业将今年 1 月 14 日〔27 日〕第 450 号函<sup>②</sup>随函抄送给我，并随函给我寄来人口最多的乌梁海达旗及贝子旗两旗代表给皇帝之呈文，请求接纳他们加入俄籍。

狩猎官克尼亚泽夫在信中表示意见说，要完成不准许乌梁海地区与库伦呼图克图统治之地合并之任务，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答应呈文中之请求，以某种理由向乌梁海人宣布将他们置于俄国保护之下。

正如尊贵的阁下、伯爵大人所知，政府认为在乌梁海问题上要慎重行事。决定我国采取此种方针政策之原因，即西伯利亚与乌梁海地区之间没有交通线，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乌梁海地区与俄国相隔绝之状态迄今还不可能消除，由米努辛斯克到乌辛斯克—乌梁海地区，每年有六个月几乎不能通行。因此，目前我们在乌梁海并不具有宣布该地为俄国领土，该地居民为俄国臣民所必需之实力。况且采取如此激烈的解决问题之办法，无疑会使乌梁海内部制度受到某些破坏。达旗和贝子旗在呈文中只表示希望以不

---

① 在第 181 号、第 182 号第 183 号函上注明由科扎科夫起草。

② 伊尔库次克总督在 1914 年 1 月 14 日〔27 日〕第 450 号函中谈及，他采取措施之目的是不许乌梁海地区与蒙古合并，是加强俄国在该区之影响，结果达旗及贝子旗向他提出了接纳他们加入俄籍之请求。克尼亚泽夫在将上述两旗给尼古拉二世的呈文寄给沙皇时指出，“最好对乌梁海人之上述呈文给予明确答复，如果不正式接纳乌梁海人加入俄国籍，至少应正式向乌梁海统治者表示，接纳他们受俄国保护”，因为俄国政府表示拒绝“可能迫使他们再次寻求自己的宗教领袖呼图克图的保护”。

侵犯他们的现行制度作为臣服俄国政权之条件。上述考虑促使我们同意伊尔库次克总督之意见：应暂不接纳乌梁海人加入俄国国籍，只将他们置于俄国保护之下。不言而喻，不仅对达旗及贝子旗，而且对早已宣布愿转归俄国统治的乌梁海其他旗均应采取这一措施。

至于达旗及贝子旗乌梁海人所提并入俄国之上述条件，我认为，虽然不可忽视他们的要求，但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应以某种义务束缚自己。时间将会证明：乌梁海人同俄国政权之关系将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受同俄国人来往之影响，乌梁海人有可能自愿放弃目前所提诸多要求。

相反，我们同意将乌梁海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似乎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要求乌梁海人承担某种义务。显然，乌梁海人首先应当失去对外交往之权利，因此，应当承诺除非通过伊尔库次克总督派往乌梁海之官员，不同邻国来往。我还认为目前预先取得乌梁海人之承诺：在审理和解决某些旗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执时请上述官员调停有好处。日后我们自然需要建立某种监督各旗内政之机构。但我认为必须在我们建成西伯利亚与乌梁海之间的永久交通线以及我们因此在乌梁海具有足够实力以后，再来完成这项任务。

在这方面拟奏请皇帝陛下恩准接纳乌梁海五旗归俄国保护之同时，我认为应预先恳请尊贵的阁下、伯爵大人务必尽快通知我，你们对根据我的上述意见对该问题所采取之方针有何见解<sup>①</sup>。

---

① 伊格纳切夫在 1914 年 2 月 27 日〔3 月 12 日〕第 271 号复函中称，他不能同意“满足乌梁海人民恢复原有的早在罗曼诺夫王朝最初几个沙皇时期就存在的从属于俄国的地位这一普遍的、看来完全一致的愿望”，不赞成局限于“只将他们置于俄国保护之下”，而认为必须“立即”向沙皇提出“接纳乌梁海地区全体居民加入大俄罗斯帝国国籍、并将该区全部土地和水域并入俄国版图”的问题。苏霍姆利诺夫及马克拉科夫的复函见第 2 卷，第 167 号文件注释。

本函已同时抄送内阁总理大臣，恳请你们务必把你们的意见也抄送给他。

致诚挚敬意

沙查诺夫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277~279页)

### 俄国内阁总理大臣致外交大臣函<sup>①</sup>

1914年4月3日

机密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先生阁下：

我已接到今年3月17日〔30日〕简要报告，内中谈及最近在德国参与下，中国试图协助缔结蒙古借款合同，并试图加强其在蒙古之优势。

我认为应将该简要报告随本函抄送阁下，并恳请您，先生阁下，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及无限忠诚。

И. 戈列梅金

### 附 件

#### 关于蒙古在中国贷款的简要报告<sup>②</sup>

在德国驻北京大使之大力协助下，蒙古贷款事正在北京进行。目前参加贷款者有德国，不过有理由认为，还有其他国家参加。

贷款之主要条件为：

1. 与中国人共同占领乌梁海地方，即清除俄国对该地方之影

① 《国际关系》第三辑，第2卷，第149号文件。

② 此件系打字件。标题系原件标题。

响。

2. 修造自科布多向东经库伦通往中国边界之铁路。

将此项条件同不久前蒙古政府拒绝俄国修造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铁路之建议，同日中新铁路线走向加以对比，不能不得出结论：此等铁路具有战略意义。

3. 开设中国银行库伦分行，这大概是打着中国银行招牌的德国私人银行。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03～304页)

俄国外交大臣致内阁总理大臣  
戈列梅金函<sup>①</sup>

第276号 1914年4月7日

机 密

伊万·洛吉诺维奇先生阁下：

谨将我致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及土地规划与农业总管理局副局长的信<sup>②</sup>，随2月25日〔3月10日〕第184号函<sup>③</sup>抄送尊贵的阁下。我在信中阐述了我对接纳乌梁海当地居民受俄国保护之意见。侍从将官苏霍姆利诺夫、皇帝侍从长马克拉科夫及宫廷官员伊格纳切夫伯爵想必业将其对我的信的意见抄送你们。陆军大臣

---

① 《国际关系》第三辑，第2卷，第167号文件。

② 见第1卷，第409号文件。即本选译第230号文件——译者

③ 沙查诺夫在该函中请准在给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指出，戈列梅金赞同他在乌梁海问题上之观点。

及内务大臣均赞同我对该问题之观点<sup>①</sup>。只有土地规划与农业总管理局副局长的意见<sup>②</sup>同我的意见相反，他主张：我们应该不限于我设想的将乌梁海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现在应当接纳乌梁海地区全体居民加入大俄罗斯帝国国籍，并将该区全部土地和水域并入俄国版图。宫廷官员伊格纳切夫伯爵所依据的是与土地规划与农业总管理局局长所管辖的利益范围无关，很一般性的政治性质的意见。他援引了早在十八世纪一些乌梁海氏族曾向俄国人缴纳实物税之事实<sup>③</sup>。对此，我应当指出，在1911年，内阁研究我国对乌梁海地区之态度时，就已知道上述事实。1911年11月8日〔21日〕内阁会议特别议事录记载着这个事实不能成为俄国占有乌梁海地区法律根据之原因，因此，已初步拟定向萨彦岭那边和

---

① 苏霍姆利诺夫在3月1日〔14日〕第4253号函中称，他赞同沙查诺夫之意见，“可暂不接纳乌梁海人加入俄国国籍，只将他们置于俄国保护之下”。苏霍姆利诺夫继称，“但我认为，这种在乌梁海地区确立我国影响之形式只能是把整个乌梁海地区彻底并入帝国过程中之第一步”。将很久以来我国移民前往的乌梁海地区纳入我国版图，我们将大大缩短我国国界与蒙古之距离，将国界线移至萨彦岭后面的天然分界线唐努山，可保障自伊尔库特河谷起的贝加尔环形铁路的开阔地，并保障从伊尔库次克及通卡……至乌里雅苏台这条最短战线的作战。此外，必须考虑到，距乌梁海地区最近之中国军队在阿尔泰地区，即距乌梁海地区三百至六百俄里之地区驻扎，已将乌梁海与自治蒙古分开。中国军队若进入喀尔喀界内就违反中俄条约。此外，也会遭到在科布多及承化寺的我国驻军之阻击。”马克拉科夫在自己的复函（3月21日〔4月3日〕第363号函）中指出，“根据乌梁海天然向往俄罗斯帝国之情况，并鉴于现存的关于乌梁海于十八世纪曾属于俄国领土之历史资料。当然，最好现在就把乌梁海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而且接纳全部乌梁海人加入俄国国籍”。

马克拉科夫还同意：在修成乌辛斯克大道，清除叶尼塞河险滩，以及为数不多的俄国部队驻扎乌梁海以前，归并乌梁海为时尚早，因此，只应将乌梁海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

② 伊格纳切夫伯爵2月27日〔3月12日〕第271号函，见第1卷，第537页注①。即本选译第230号文件注②——译者

③ “内阁方面在考虑宫廷高级侍从尼拉托夫提出的资料时，认为，早在十八世纪的原始外交文件看来不能成为坚持乌梁海地方属于俄国的有力依据。至于不久前签订的条约，即1804年塔城议定书，内中规定了由唐努山岭向北的一段边界线，这也是对我们可能声明谋求南萨彦岭地区的驳斥（1911年11月8日〔21日〕内阁会议特别议事录）。

平渗透作为我们的使命。这种观点已得到皇帝赞同，我认为在乌梁海问题上应当遵循这种观点。

土地规划与农业总管理局副局长放弃这种审慎政策的另一个理由是，内务部正采取特别措施尽快建成乌辛斯克大道，而交通部已请准疏浚叶尼塞河石滩工程之拨款。但我不能不指出，迄今这些措施既未导致上述道路之铺修完成，也未导致俄国上叶尼塞河轮船公司之建立。迄今乌梁海地区与俄国每年仍有六至八个月被阻断，我国在那里的政权只能依靠乌辛斯克地方部队的四十五名下级军官。

另一方面，我不明白我们能从立刻合并乌梁海地区中得到什么实惠，这既不便于俄国人定居，也不便于防止蒙古政府之暗中图谋。

因此，我仍然坚信，我们在乌梁海问题上应当继续坚持 1911 年 11 月 8 日〔21 日〕内阁会议特别议事录所载明之政策。是并入喀尔喀，还是臣服俄国，乌梁海人尚举棋不定，这迫使我们对乌梁海人之呈文作出明确答复。不过可通过将乌梁海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来消除这种举棋不定之情况。为此将他们的土地和水域并入俄国并无必要，因为我们在乌梁海问题上所追求之目的，不要求立即采取这一根本措施，这些措施在我国同中国及蒙古之关系方面可能引出复杂而微妙之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我打算把关于将乌梁海五旗置于俄国保护之下一事奏呈皇帝陛下，我认为也应把此事告知尊贵的阁下。

致诚挚敬意

沙查诺夫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 304～306 页)

## 俄国外交大臣上尼古拉二世奏

1914年4月11日

伊尔库次克总督之信及所附达旗及贝子旗乌梁海人之呈文<sup>①</sup>，已随3月25日〔4月7日〕奏折恭呈皇帝陛下御览，我认为应该表示我的意见：可以通过将乌梁海居民置于俄国保护之下来满足呈文中之要求。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既未放弃陛下所赞同的向乌梁海和平渗透之计划，又可使乌梁海人在并入自治蒙古和臣服俄国一事上不再举棋不定。业已呈请皇帝陛下赞同我的初步看法。

为执行陛下旨意，冒昧请求皇帝陛下可否诏令通过伊尔库次克总督派往乌梁海地区之行政官员向五旗居民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归俄国政府保护。按照惯例，俄国对乌梁海人实行保护，乌梁海人也应承担义务，除非通过俄国驻当地代表，不与外国当局有任何来往。乌梁海各旗之间之一切纷争也应交由俄国政府驻乌梁海地区代表解决<sup>②</sup>。

沙查诺夫

同意

1914年4月4日（17日）于里瓦几亚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08～309页）

① 见第1卷，第535页注④（即本选译第230号文件注②——译者）

② 沙查诺夫在4月5日〔18日〕致伊尔库次克总督的第721号电中叙述了自己的奏折内容，通报了尼古拉二世的批示，并补充说：“为避免对我们这一措施作错误和夸大的解释，恳请切勿将其张扬出去”。沙查诺夫在4月5日〔18日〕致内阁总理大臣的第307号函中，通报了奏折及致伊尔库次克总督电报的内容，戈列梅金在4月9日〔22日〕第2283号复函中写道：“我认为应通知您……我……赞成现在采取之措施，这是在将乌梁海地区完全彻底并入大俄国这条必由之路上迈出的新一步。”

俄国边界事务专员采列林向唐努乌梁海  
副都统衙总管贡布多尔济宣布的沙皇旨意本文<sup>①</sup>

1914年7月17日于布卢克

两年前贵大总管曾递呈文，请求将唐努旗以及您所管辖之萨拉吉克旗及托锦旗乌梁海人置于大俄国保护之下。

据此俄国政府曾呈奏皇帝陛下，1914年4月5日〔18日〕皇帝陛下业已恩准接纳您及所属乌梁海人受俄国保护。您也应承担下述义务：第一，不得与外国，其中包括蒙古国有任何来往，确实需进行此种往来，必须通过我，俄国政府驻乌梁海地区代表，或我的代理人进行；第二，从今以后各旗间之一切纷争您应交我裁决<sup>②</sup>。

边界事务专员

A·采列林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50页)

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衙总管  
贡布多尔济的保证书<sup>③</sup>

1914年7月17日

大俄国赏给圣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及金质奖章、大清国赐给总管封号、授于印信并赏带翎支之唐努旗、萨拉吉克旗、托锦

① 系原件标题。

② 当时还向其他乌梁海官员，如克木齐克旗巴彦巴达尔呼总管及十七鄂托克官员以及居民宣布了意思相同的皇帝旨意。

③ 系原件标题。外交部译自蒙文。本文件抄件系乌辛斯克边区边务专员于1914年8月5日〔18日〕以第58号函寄呈。

旗唐努乌梁海人大总管贡布多尔济之

### 保证书

顷接边务专员采列林所宣布之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皇帝陛下恩准接纳乌梁海五旗归俄国保护之旨意文，我，贡布多尔济总管满怀欣喜、景仰之情表示祝祷，我作为忠实、恭顺之仆人今后不再与蒙古及别国有任何单独、直接往来。如确需此种往来，保证通过俄国政府驻乌梁海代表进行，乌梁海各旗之一切纷争交该代表裁决。同时恳请保留我们乌梁海人之风俗、佛教信仰、生活方式、自治制度、职务及游牧地，并恳请切勿作大的变动，致使失去权力<sup>①</sup>。

(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51页)

### 俄国当局强迫唐努乌梁海官民无条件地 接受俄国政府的“保护”

新专员到任之后，首先向各旗总管和官员们发出了指令，向他们说明了图瓦在俄国宣布给以保护之后所处的新的政治地位。

“大俄罗斯帝国宣布乌梁海地区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后，便使这块土地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乌梁海人处于俄国单独监护之下。因此自宣布保护之日起，除俄罗斯帝国外，任何其他国家未经大俄罗斯帝国的允许，不得通过自己庶民、僧侣或官员在乌梁海地区进行任何活动，更不得侵犯对乌梁海的管理权，即不能向居民征税、审判和惩罚乌梁海居民，不能要求乌梁海官员或总管本

<sup>①</sup> 在乌梁海其他官员的这类“保证书”中并无这一句话。

人进行说明，否则每个外国必须对俄国政府负责。因此甚至在人民、官吏以及总管中有人想用其他国家的保护来代替俄国保护的情况下，乌梁海人民、官员以及总管也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俄国政府的保护。所以，如果乌梁海居民、官员或总管中有人同任何外国或外国统治者进行政治谈判（例如商谈国籍问题），为他们征收赋税，提供关于管理乌梁海方面的任何解释说明，擅自协助而不是按规定阻止外国官员和平民鼓动者通行，那么，第一，他便是做了不明智的、无益的事情，不论是乌梁海所有各旗统治者的全体，更不用说某些个别旗的总管，不管他们多么愿意和多么希望得到来自乌梁海外面的援助，也不管他们做出多大的努力企图用其他国家的保护来代替俄国对乌梁海居民的保护，他们都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乌梁海居民的前途将建立在俄国皇帝强有力领导下；第二，所有在上述活动中犯罪的人，不论是谁，特别是官员，尤其是总管，我将坚决予以追究，并根据俄国法律加以处罚，以惩其对待俄国保护的错误态度和拒不执行俄国当局的要求。”

这一指令发布后不久，镇压那些不驯服的总管和官吏，主要是镇压图瓦劳动群众的活动便开始了。

（（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第 222～223 页）

### 俄国《米努辛斯克边区报》谴责 俄国侵占唐努乌梁海

俄国对乌梁海实行保护一事，由于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日

益迫近的时候宣布的，所以并没有引起外交界的注意。它这种侵略行径和帝国主义动机只有当时米努辛斯克出版的《米努辛斯克边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予以揭露（这是世界大战前夕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公开发行的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报纸）。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侵略乌梁海》。

现在我们引用其中最重要的几段。

“我们面对着一次新的领土掠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掠夺一块属于中国的领土。”

“1911年，当由于1881年签订的通商条约而同中国发生冲突时，关于‘修改’乌梁海边区和我国乌斯边区之间的边境线问题，也被我们的‘爱国’报刊提了出来。据《新时代》杂志说，乌梁海曾经在某个时候是属于俄国的领土，只是由于俄国外交官的疏忽才落到了中国人手里。如果这种错误不加以纠正，那么乌梁海地区由于‘地处西伯利亚中心’，将会成为‘复兴后的中华帝国分割西伯利亚的前哨’。”

文章继续写道：

“一方面，他们力求兼并乌梁海地区的目的，是为了在那个地方给我国联合起来的贵族阶级的雏儿们创建一些安乐窝，因为他们在国内已有拥挤之感。但是实际上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主张兼并的人不仅要保护贵族的贪欲，而且还企图保护俄国商人们的利益。”

“商人们极力想把乌梁海地区并入俄国，其目的是为了依仗政府的支持，在这个地区确立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原始积累的骑士’）。为此，有利害关系的阶层编

造了许多神话，说什么索约特人愿意当俄国臣民，服从‘白沙皇’管辖，用罗杰维奇的话来说，‘白沙皇’在居民中间素有声望。”

“掠夺领土的行径得到了自由主义派的支持。自由主义派的反民主本质，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俄国外交在近东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它扩张领土的打算也因巴尔干战争的结果而完全落空；重心已转向亚洲，转向中东和远东；波斯、蒙古正在变成俄国的行省。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远东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鼓吹者。”

（（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第219～220页）

## 七 1919 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

### 1. 俄国十月革命前中俄关于 唐努乌梁海问题的交涉

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吁恳援救函

1916年3月6日

管理克穆其克河乌梁海总管巴彦巴达尔呼及阖旗官员等，谨请中国都护副使大人新春鸿喜，刻下德躬康绥，公私顺适为颂。

敬禀者：窃本旗向系中国之属地，不意忽遭时道变乱，旗境远于边塞，兼之已无保全之力，迫于俄蒙势力之下，无所倚恃。日被欺凌，苦无良策，致令将旗中人民扰害不堪，日忍困苦，庶几生度，至今职等向无异志，仍怀内向之忱也。兹特暗中密派金巴代表前往谒见大人，面陈一切，恳请详细训示赐覆。将我游牧蒙众如何设法援救，俾得免于水深火热之灾，是为引领泣盼。肃此，敬请公安。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03页）

扎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旗杜尔赤王那木凯章禅  
请救唐努乌梁海函

1916年4月11日

副使仁兄大人安：迩维福躬康绥，诸事成祥，定符私祝。启者弟虽久怀忠诚，本系性庸无能，遇时艰危，愈加钝拙，大局全赖和衷共济，肩负此责不知何日得舒也。一切苦况，早在高明洞鉴之中。

与敝旗毗连之唐努乌梁海，被俄侵占，种种欺凌，不堪言状。外蒙虽有救护之志，实无能力。弟欲外宣呼救，复恐祸及己身，是以缄口默坐。追念昔时先人功业，现观斯时乌梁海人民罹祸困苦，不忍视听。将乌梁海地方若不赶紧援救，必与俄人协力，边塞要地，危在旦夕。矧况何国土地，何人侵占，认为已有，尚难预测。为此将乌梁海大概情形泐函呈上，恳请副使大人鉴查。将弟高祖功业，务须昭彰，无论如何设法，总期迅速办理，俾乌梁海人民得享平安，是为至祷至盼。肃此附递哈达，敬请钧安。愚弟那木凯章禅敬请。

(按杜尔赤王之先祖博贝贝勒，当雍乾间，建议欲荡平准噶尔，须先收服乌梁海，剪其羽翼，肃清后路。前清用其谋，遂克底定边陲，颇着功绩。事迹详平定准噶尔方略，及蒙古王公表传，函中先人功业云云，即谓此也。乌署原注。)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04~105页)

商号义盛德等请求开通  
唐努乌梁海地方以维商业呈

1916年7月28日

具稟呈商号义盛德，恒隆厚，永兴恒等稟为商情失业，一切

困难不堪尽言等情：窃商等自在肯木次各勿郎海设立贸易以来，历有余年。因蒙古独立之后，勿郎海人情亦属惶惶，内有两旗下匪人，即起抢掠之心，将各家分庄抢有多半。彼时幸有勿郎海公白彦巴德尔户，极力保护。之后日紧一日，该公白彦巴德尔户恐生意外之虞，是以谕著商等，将所有合硕欠债，嗣后再说。即将所有之货物牲畜，暂为整收寄存在印务处经理。当同宁马加布梅楞，将余有货物牲畜，各立清帐，照兑明白，寄存在该公白彦巴德尔户之处。即使商人等转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奔回北京，以待平定之信。

后闻有平复之信，又为债负所迫，意欲往勿郎海收复旧业。又有资斧托赖亲友挪借盘川，勉强来乌，转赴勿郎海地方，收讨旧债。并察查前寄存下之货物。并有俄商欠债，均有字据可证。不料勿郎海地方被俄人把持，不容华商居住，刻不由缓，即逐出境。商人无法，只可忍耐而待时。延迟至副使大人来乌降舆，商等稟请，已蒙大人恩准，赏发照票施行。

商等持票前往勿郎海地方，收理旧业。到勿郎海旗下印务处，呈验照票，该勿郎海官民，喜悦异常，倍加亲热，可以著照常居住，并能收理旧业财产。不料俄国官人闻知华商到勿郎海地方，立将商等叫去，盘问商等在勿郎海地有照票否。商等答以有我中国大人赏发之照，该俄官人言说，非有俄国官长护照，不能容留华商居住。

商等思之中俄通商，即其俄国地方尚准华商贸易，而勿郎海地方，实属中国领土，何须俄国护照。与该俄官人以理讲论，伊置若罔闻。将商人监守，不令出门，坐守无食，忍饥待毙，或者不时持刀威吓。商人无奈，依其立逐出勿郎海之境，商人恐生不测，畏其凶横，只得忍受返回。惜乎商等前经荒乱之丢失，灰烬剩有，在勿郎海地方寄存下之货物牛马牲畜等，尚在者不少，不能收回。似此守有残饭，而仍受饥饿。万般无计，惟有仰恳副使

大人案下，恩施格外，为商等作主，开通勿郎海地方，以免俄人逞横而安商业，则深感大德顶荷无涯矣。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05~106页）

### 外蒙地方政府派加汉曾与俄领交涉 唐努乌梁海案

（1916年4月）4日下午三钟，加汉曾呼图克图来见。加汉曾向驻唐努乌梁海，于该地情形颇熟，自俄国侵占乌梁海后，即回库，外蒙官府派其与俄领交涉乌梁海案，尚无头绪。

（陈箓：《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第2卷，第123页）

### 外蒙地方政府同意中国中央政府 在唐努乌梁海设佐理员

（1916年8月）12日接外蒙官府照覆，称贵都护使来照，根据协约拟在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专员一缺并驻卫队五十名事，外蒙官府业经同意，请特转达政府等语。

（陈箓：《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第2卷，第155页）

### 北京政府 1916 年 12 月决定由驻乌里雅苏台 佐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

自俄国侵占乌梁海后，外蒙官府于民国四年派向驻乌梁海之嘉汗尊呼图克图与俄领交涉，迄无头绪。陈使抵任，即根据中俄蒙协约第七条“如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在外蒙古他处添设佐理专员时”，商之外交长车林多尔济，拟在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专员，车林允与外蒙官府商议。旋复称：外蒙官府业经会议同意，并

已稟明博克多云云。陈使即正式照会。民国五年八月，接外蒙官府照覆称：贵都护使来照，根据协约，拟在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专员一缺并驻卫队五十名事，外蒙官府业经同意，请特达政府等语。当时政府矜慎，未即举行。

初，乌里雅苏台商店，向均设分号于乌梁海，自俄人侵占乌境，商店均被驱逐，及闻添设佐理员，均纷纷办理货物，预备前往恢复旧业，惟鉴于前事，不敢迳行，屡电请外交部知照俄使以便前往。陈使极不以先行知照为然，但以佐理员缺宜乘机添设，乃于五年十一月二日致外部公函，略云：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员一案，时机似不可失。该处商民既已办货预备前往，断无中止之理。本大臣意见：唐努乌梁海在前清制度系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声明另件第四条载：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之境为限，唐努乌梁海当然为我领土。岂可因国事多艰，自行放弃，默认归俄！至华商人境先行知照俄使一节，尤不可办，一经知照，不啻正式承认乌为俄属。岂有本国商民在本国领土贸易反行知照外国公使保护之理！恐将来争执时俄反振振有词矣！贵部以暂行缓办以免目前谬擗，恐过此以往，未必有再办之机会。再四筹画，如必不得已，尚有避重就轻办法。暂照前清成例，请即明发命令，著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件。似此轻而易举，为将来交涉留一余地，他日勘界时，唐努乌梁海一隅俄国不能作无理之争闹。拟请贵部再行提出国务会议，妥筹办法，如必审机观望，势必坐失边隅等语。政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复称：贵使主持设官、驻兵两层，国务院已议决，采取派员兼理办法，请烦查照。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2篇，第93～94页）

## 外交部发驻俄公使刘镜人函

1917年1月2日

迳启者：案查本年五月间，准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来电，以俄人霸占唐努乌梁海圈地，并强给印信，令归俄管。又据电称，俄人驱逐往唐努乌梁海华商，请交涉各等情。

本部当查唐努乌梁海地方，按照大清会典，分隶于乌里雅苏台将军，三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自系外蒙领土，毫无疑义。惟以俄人侵略乌梁海，蓄心已非一日。前清同治八年，虽经中俄两国订定乌梁海分界，共设牌博八座，彼此遵守。至宣统二年，而俄官竟将察布齐雅勒达坝之牌博拔去焚毁。经前外务部与俄使交涉，俄使坚以乌梁海界限，系未决之问题，并称中国官员独行设法查勘界线，或复立界牌，俄国政府概不承认。复经外务部照约驳辩，该使又称，同治八年订定分界共设牌博之举，甚欠妥协，因乌梁海全境并未就地订立分界等语。旋因乌里雅苏台独立，无从继续交涉。

现俄人复有霸占唐努乌梁海圈地，及强给印信，并驱逐华商情事，若仅由部以一纸空文与俄使交涉，深恐必无结果。经查中俄蒙协约第七条，有中国如与外蒙同意，得在外蒙古他处添设佐理专员之言。当函达驻库伦陈大员，根据此条向外蒙提议在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员，以期为事实上之补救。旋准该大员来电，以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专员，外蒙业经允认等语。经由部提交国务会议，议决由乌里雅苏台佐理员兼理。

乃顷据该佐理员来电，以兼理一层与俄政府既毫无成议，无论亲往或派员前往，俄现驻兵该处，必生阻挠云云。查以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兼理乌梁海事，系循前清乌里雅苏台将军旧例，惟该佐理员所称，未商俄政府必生阻挠一节，亦属实情，自当与俄政府接洽后再行举办。相应将此案详情函达冰案，即希相机与俄

外部提议添设专员。如一时不能办到，务希将俄人驱逐华商一节，切实向俄外部交涉，请其转饬俄官，不得在中国领土之外蒙境内唐努乌梁海地方，驱逐华商，俾可照常营业。似此则添设专员暂时虽难办到，而华商得自由在该处贸易，亦足为确定该处为中国领土之一种根据也。交涉情形，盼早日复部。此致。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2页）

### 外交部收驻俄使馆函

1917年3月7日

迳密复者：准一月二日公函内开各节，当经本公使于日昨面晤俄外部，先将添设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一层，向彼磋商。彼称事关外蒙方面，辱承见商，足征友谊。惟乌梁海地方并无蒙官，且我认定属于俄国，中国添设专员殊无理由。驳以乌梁海为中国领土，证诸历史，按诸地图，凿凿可据。今俄认该处为属地，未免支离。彼云此时我政府正与蒙官提商划界事宜，俟界务办妥后，再行谈论。答以既如此，应请贵政府转饬该管官，不得在唐努乌梁海地方驱逐华商，俾可自由居住，照常营业。因该处俄人有驱逐华商举动，乏人保护，故我政府拟设佐理员，即是此意。彼称该处绝少华商踪迹，本部近年并未闻有驱逐之事。答以据本公使所接外交部公函内载，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电称，去年五月间确有驱逐华商等事。再四磋商，彼仅谓俟调查该处现状及有无华商，再行核办等语。所有以上交涉情形，合先函复冰案，即请察夺。此致外交总长伍。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1~12页）

### 外交部发驻俄公使刘镜人电

1917年3月8日

二月十二日函悉。乌梁海向归外蒙管辖，即为中国领土。查

中俄蒙协约第三款，及声明另件第二条，关于土地问题，应由中俄协商。俄外部所称认为俄地，及与蒙官提商划界各节，实与历史条约有背，希根据前函所称历史及条约，向俄外部正式抗议。外。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2页）

## 外交部发驻库大员陈纂函

1917年3月17日

迳启者：关于乌梁海添设佐理员一事，前准函开请明发命令着乌里雅苏台佐理员兼理等因。当经提出国务会议，经议决照办，于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院电达在案。

嗣据驻乌里雅苏台陈佐理员来电，以兼理一层，与俄政府既毫无成议，无论亲往，或派员前往，俄现驻兵该处，必生阻挠，万一滋生谬属，益于前途有碍，不敢草率奉命等语，本部当以乌里雅苏台佐理员兼理乌梁海事，系循前清乌里雅苏台将军兼辖乌梁海旧例。惟该佐理员所称，未商俄政府必生阻挠一节，亦系实情。自当与俄政府接洽后，再行举办。

经于本年一月将此案详情函达驻俄刘使，相机与俄外部提议，并向俄外部切实交涉，请其转饬俄官不得在乌梁海地方驱逐华商，俾可照常营业去后。准复称“俄外部谓乌梁海地方，并无蒙官，且我认定属于俄国，中国添设专员，殊无理由。当驳以乌梁海为中国领土，证诸史籍，凿凿有据，俄认该处为属地，未免支离。彼云，彼政府正与蒙官提商划界事宜，俟界务办妥后再行谈论。又请其转饬俄官不得在该处驱逐华商，则云该处华商绝少，近来并未闻有驱逐之事。经与再四磋商，仅允俟调查后再行核办”等语。

查乌梁海为中国领土，俄外部所称与蒙官划界各节，实与中俄蒙协约第三条，及声明另件第二条，关于土地问题，由中俄协商之规定不符。除电复刘使，根据条约历史向俄外部正式抗议，得复再达外。相应函达尊处查照，即希转商外蒙官府，对于乌梁海

地方与我取同一看法，根据历史认为在外蒙自治区域之内。其划界事宜，应按照条约办理，万勿迳与勘划界线，以免俄人藉端觊觎，并希见复为荷。此致。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9页）

### 外交部收国务院函

1917年3月17日

迳启者：案查唐努乌梁海设员一案，前据陈佐理员电辞兼理，请添设专员，否则缓办，由部质问俄使，何以驱逐华商，令其改除违约行动等语。当经抄录原电，函请贵部查酌在案。查唐努乌梁海五旗三佐领，久隶乌里雅苏台将军，载在大清会典及理藩院则例，当然为乌里雅苏台区域，毫无疑义。拟先根据三方成约，于外蒙区域发乌里雅苏台专员兼办之令，俄人如有违言，再由贵部按照前约，与之商办。苟得就绪，庶彼处蒙族及华商人等，均可受佐理员保护，不致坐受迫虐，而中国亦可免暗弃唐努乌梁海之地。相应函请贵部从速核酌见复，以凭办理。此致外交部。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9~20页）

### 外交部发国务院函

1917年3月19日

迳复者：准函称唐努乌海设员及俄官驱逐华商等事，经抄录陈佐理员来电，函请酌办。按会典及理藩院则例，均载唐努乌梁海五旗三佐领系归乌里雅苏台管辖。拟先根据三方成约，发乌里雅苏台兼办之令，俄人如有违言，再与磋商，请核酌见复等因。

查此案本部前于上年十二月，准贵院抄录陈佐理员来电，交部核办，当经函达驻俄公使，向俄外部交涉。旋准复称，俄外部谓乌梁海地方，并无蒙官，且我认定属于俄国，中国添设专员，殊

无理由。当驳以乌梁海为中国领土，证诸史籍，凿凿有据，俄认该处为属地，未免支离。彼云俄政府正与蒙官提商划界事，俟界务办妥后，再行谈论。又请其转饬俄官，不得在该处驱逐华商。则云该处华商绝少，近来并未闻有驱逐之事。经与再四磋商，仅允俟调查后再行核办等语。部以乌梁海为中国领土，俄外部所称与蒙官划界各节，实与中俄蒙协约第三条，及声明第二条，关于土地问题由中俄协商之规定不符。已电刘使根据条约历史向俄外部正式抗议。并函达库伦大员，转商外蒙官府，对于乌梁海地方与我取同一看法，根据历史认为在外蒙自治区域之内，其划界事宜，应按条约办理，不得迳与勘划界线，以免俄人藉端觊觎。准函前因，相应将交涉情形函达贵院查照。

至派乌里雅苏台佐理员兼办乌梁海事宜一节，现在俄政府既有反对，似应俟刘使与俄外部磋商就绪，再用明令发表，并希酌夺办理为荷。此致国务院。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0~21页）

### 外交部收国务院函

1917年3月26日

迳启者：准贵部函开，唐努乌梁海设佐理员及俄官驱逐华商案，所有由部电刘驻使与俄外部交涉情形。关于设员一事，拟俟刘使与俄磋商就绪，再行发表，希酌夺等因。查此案于领土问题，关系甚巨，自未便久事耽延。应请贵部电知刘驻使，迅与俄外部继续磋商，期可从速解决，照案办理。如仍前推宕，我为保全领土起见，亦未便于设员一事，置之不办。相应函请贵部查酌妥速办理可也。此致外交总长。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4页）

## 外交部收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呈

1917年5月5日

为呈请事：窃本会于本年四月九日，据库伦商会评议员高启运、郑润岚、湖北商会评议员汪得深，河南商会评议员陈文鹏，四川商会评议员胡炳堃，陕西商会评议员聂家楷等，提出议案，内称：

“案据经营肯木此各乌梁海商号永兴恒、恒隆厚、义盛德等声称，自外蒙独立取消，我国都护使到任后，该乌梁海之总管布彦巴德尔呼达，于民国五年阴历四月间，曾遣代表今巴各楞喇嘛，来乌里雅苏台都护副使署投诚，并请依旧通商，永敦夙好等语。都护副使以该总管甘心内向，派员来归，复请通商挽回旧好，洵属深明大义，待遇极为优隆，当即许以令商人前往贸易。嗣由商等向都护副使署请领贸易护照，各载货往乌梁海地方营商。甫抵该地，颇为彼都人士所欢迎，方冀从事通商，无端而有俄兵横加阻止，持枪恫吓，将商等所遣之店夥全行捕去，幽囚数日，迫令出境。迨至各夥返乌，即将被逐情形，面稟陈都护副使，恳请维持，当许以电请中央与俄使交涉。迄今事隔经年，尚未闻如何解决，应请贵代表设法维护等因前来。

查乌梁海地方，本为我国领土，我商在彼贸易，与土人感情向极融洽。惟在外蒙独立时间，影响所及，因之旅居乌梁海之商人，不能安居彼土。嗣后外蒙问题解决，我国任官治事，均已恢复有清之旧观。此次乌梁海遣人投诚，本为当然之办法。至于通商一节，非两国可比、原可听商人自由贸易，不过在大局初安之时，商人难免疑虑，幸其请愿商人赴彼贸易，喜保无虞。乃俄人喧宾夺主，肆逞淫威，致使出产丰美之地，不容我商人立足，运等以俄人如此行为，匪特侵害商人之利益，亦有损国家之主权，若一任其所为，则关系屏藩前途，将有不堪设想者。惟此事既经陈

都护副使许以电请中央与俄使交涉，应请由会中指员，先赴外部询问，是否已向俄使交涉。继再呈部，请其立予办理，以重国权，而维商业。所陈是否有当，请公决”等情到会。

当经交由评议会公同讨论，佥谓乌梁海地方，自外蒙取消独立，仍为我国领土，投诚通商，请照贸易，洵为倾心内向之明证。乃竟被俄兵幽囚店夥，迫领出境，损失我主权，妨害我商务，拟予代为呈请交涉等语，公决据情转呈。

除分呈农商部外，理合备文呈请大部，俯予交涉。仰祈鉴核施行。谨呈外交总长。会长吕述先。副会长杨木森、赖恩培。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8~29页）

### 外交部收库伦办事大员（秘书长严式超代行）咨陈

1917年6月7日

为咨陈事：查乌梁海添设佐理专员一事，当经本大员于本年四月八日，以乌梁海土地宜坚认为外蒙区域，勿与外人迳行勘划等因，照会外蒙自治官府在案。兹于四月三十日，准该官府照复内开：

“查有唐努乌梁海总管关布多尔济属喇嘛那旺等数人，自蒙历癸丑年起，勾通俄国乌斯城郭米萨尔奇拉林，欲将唐努山，沙里济克，托吉诺尔，锡木奇克沟四旗，暨住居唐努山之喀尔喀札萨克图，赛音诺颜两部，纳木海章沁王，桑达克多尔济贝勒等四旗，二十二箭乌梁海人民，勒令归属俄国，而种种强迫，扰乱地方。故本衙门曾屡次照会俄国驻库总领事，唐努山等处乌梁海，原属我自治外蒙，情形丝毫未移，请转行贵国边界官，以免勒迫滋事等因去后。迭次准复称，乌梁海地方早在中俄两国之事，与汝外蒙并无关系等语前来，所有情形，本外交长去年曾谒贵都护使，详告明晰，而俟中政府之处理办法矣。现在中国政府以乌梁海地方仍执为本自治外蒙辖境，而与俄国坚持交涉，是则中蒙两方宗旨，

洽然谐合矣。今本衙门已提前案，照催俄国总领事，除俟其如何答复，再行知照外，应将去年蒙历三月二十三日，暨本年三月初九日，本衙门与俄国总领事照会底稿二件，抄录文尾，照复贵都护使查照。希即转达政府”等因前来。

除分咨外，相应将该官府抄送照会俄领原稿二件，照录咨送贵部察核备案。此咨陈外交部。

附抄文二件。

#### (1) 外蒙官府丙辰年三月二十三日致俄领照会

为照会事：北司案呈，唐努乌梁海人民原为我喀尔喀清棍札布王属下差丁，旋自前清乾隆二十三年以逮宣统三年，共一百五十余载，仍分隶喀尔喀扎萨克图，赛音诺颜两部之四旗，暨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近当本外蒙独立，所有唐努山等处住户札赛两部，纳木海章沁王桑达克多尔济贝勒等四旗属二十二箭乌梁海人民，仍隶属各该旗下供差。其向隶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之唐努山、沙里济克、托吉诺尔、锡木奇克沟、库布色固勒诺尔五旗乌梁海总管等，亦均念其根源，于蒙历壬子年间，各率所辖旗众，陆续投诚我博克多汗，领受爵职印信，依旧听我节制，继续应差以居。

讵意蒙历癸丑夏季以来，有俄国乌斯城郭米萨尔奇拉林，唆挑我外蒙乌梁海奸宄乱民，欲将唐努山、沙里济克、托吉诺尔、锡木奇克沟四旗，暨喀尔喀札赛两部纳王、桑贝勒等四旗乌梁海人民，勒令归属俄国，而种种强迫，扰乱地方，势至酿成纠葛事端。故本衙门曾累累照请贵总领事，转达贵政府，将在两方边地滋事不法乌斯城郭米萨尔速予撤换，俾我边民得以安居等因在案。而文虽迭行，未见照办。

嗣于蒙历癸丑年十月，中俄两国政府声明文件，暨互换照会，载外蒙区域，以前清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之境为限。并谓关于中俄两国在外蒙之利益，暨为该

地方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应由三方面派出代表，公同协商等语。于是本官府惟乌梁海各旗，向隶我喀尔喀部旗，暨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以迄伊今。兹按中俄互换照会第四条，自应属我外蒙照旧管辖，定而无移。故曾迭次饬劝该管各部旗，暨乌梁海各总管，三方划界以前，两方边境地方，万勿滋酿事故，应暂仍忍气以待。

旋于蒙历乙卯年四月，恰克图三方协约签定，而该协约第十一条定明外蒙区域，按照中俄声明另件第四条，以前清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之境为限等语。由是该乌梁海各旗地方，依旧隶我外蒙管辖，尤属无移矣。故本官府曾分饬该管喀尔喀各部旗，暨乌梁海各总管，通行劝告各该属下乌梁海人民，照旧固守各该籍产，平安度日等因在案。

而今该喇嘛那旺等数人，仍欲勒令乌梁海人民归属俄国，口称如有不遵，便加杀戮，乃率领持械俄人，将该总管等所有印记礼帽财产强行抢夺，并将各官员捉拿看押，捆吊殴打，种种欺凌，扰乱不堪，以致忍不胜忍。然该总管官员以及人民，恪遵官府饬劝，极图不滋事端，乃忍气吞声，或个人，或携眷，潜出原籍，移居喀尔喀境者，络绎不绝。又该管各部旗暨总管等，纷纷呈请速派官兵前来，将该扰乱地方喇嘛那旺等数人，查缉解案，严加惩办，以靖地方而安众心等情。故本官府拟即按其所请，派兵前往查拿犯僧那旺，处以惩戒，而抚绥边民。但据称犯僧那旺，现仍率领携械俄人，依样勒迫。值我官兵到时，彼携械俄人尚仍在该处，则难免不袒庇那旺，抵制官兵，两方之间，激出重大事件。

相应以和平照会贵总领事，希即查照文开各节，电达该处，将与喇嘛那旺等勾串，在我外蒙乌梁海地方持械滋事之俄人，迅速缉获审办可也。并盼速覆。此照会

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蒙历丙辰三月二十三日

## (2) 外蒙官府丁巳年三月九日致俄领照会

为照会事：本自治外蒙属唐努乌梁海总管关布多尔济属下喇嘛那旺等数人，自蒙历癸丑年夏季起，与贵俄国乌斯城郭米萨尔奇拉林勾串，将唐努山，沙里奇克，托吉诺尔，锡木奇克沟四旗，暨喀尔喀札萨克图，赛音诺颜两部，那木海章沁王桑达克多尔济贝勒等四旗属下乌梁海人民，勒令归隶俄国，而种种强迫，扰乱地方，俄蒙之间自启争端一事。去年蒙历三月二十三日，本衙门照会贵国驻库前任总领事密，内称：“唐努山等处乌梁海人民，原为我喀尔喀清棍札布王属下差丁，旋自前清乾隆二十三年以逮宣统三年，共一百五十余载之间，仍是分隶喀尔喀札萨克图，赛音诺颜汗两部之四旗，暨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当本外蒙独立之始，所有唐努山等处住户，札赛两部纳王桑贝勒等四旗属二十二箭乌梁海人民，仍旧隶属各该旗下供差，其向隶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之唐努山、沙里济克、托吉诺尔、锡木奇克沟、库布色固勒诺尔五旗，乌梁海总管等，亦均念其根源，于蒙历壬子间，各率所辖旗众，陆续投诚博克多汗，领受爵职印信，依旧听我节制继续应差以居矣。且于蒙历癸丑年，中俄两国互换照会，内载外蒙区域，以前清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之境为限。又蒙历乙卯年，恰克图中俄蒙三方协约，第十一条，定明自治外蒙区域，按照中俄互换照会，以前清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之境为限。由是乌梁海各旗，仍属本自治外蒙管辖情形，尤为切当无移矣。故本官府拟即饬派官兵前往，将此案扰乱地方之犯僧那旺等不法乱民，严缉来案，加重惩办，并抚绥该处人民。请电达该处俄官，将勾通喇嘛那旺，在我乌梁海地方执枪持械逞凶滋事之俄人等，迅速缉获提案审办可也。并盼见复”等因，去后。

准该总领事一千三百三十七号照复内称：“查乌梁海一区，是

否属于中国，系在外蒙独立之先，早有竞争。即中国政府亦未能声明在该地方有甚主权。自治外蒙对于乌梁海区域，向未有何等权利，而如此权利亦不能谓得自恰克图协约。缘既非中国属地，则中国政府亦不能让与外蒙也。情既如此，我俄国音巴拉图政府声明，对于外蒙或官或兵，均不能进入乌境，此特以义知会者，贵衙门上开各节，业经电达我国外交部，俟准复电，再行知照”等因。

嗣又准一千七百三十一号照会内称：“乌梁海事，遵照我国政府之指示，仍执行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所发一千三百五十七号照会文旨”等因。

于是本官府审慎俄蒙之间，激出恶感，有伤两方睦谊，乃暂行停止派兵前往。兹再详细审查乌梁海地土以及人民，原为我喀尔喀清棍札布管辖，历经年久。旋自前清乾隆二十三年，直至宣统三年共一百五十余年，分隶乌里雅苏台，喀尔喀四旗管辖，皆有确实证据。况中俄两国政府屡次划定界约文内，乌梁海地方属于中国，甚是显明有据。俄国政府何得谓既非中国属地，中国政府不能让与外蒙。又何得谓自治外蒙官府，对于乌梁海向未操有何等权利。情虽如此，而此事原非出自俄政府之意，乃俄乌两方边地不肖吏氓，贪图功利，互相勾串，以致如此耳。现在贵国政体改变，组织新政府，政策刷新，愈进愈良。本年蒙历正月二十六日，准贵总领事亲身送来，贵国新组政府，新任外交总长密里廓夫布告各国之电底，内称：“切实遵行前政府与各国所定条约，而照旧履行与之联合联盟各国之关系，以上所有关系于俄国新定制度存在之时，倍表敦厚巩固。且我等以尊重人民利益为根本政策，无论大邦小国，咸予优遇，并望彼等养气自强。又以各国彼此和美为要”等语。本官府阅看之余，甚为欢欣。盖俄国新政府切实遵行中俄屡定旧日界约，暨恰克图三方协约第十一条，收回本自治外蒙属唐努山等处乌梁海人民土地，成全三方协约订定自

治外蒙境域事，既表示毫无疑义至美之意，本官府尤为感欣。

兹以和平照会贵总领事，希即查照文开各节，转达贵政府可也。并盼速覆。须至照会者。

民国六年四月三十日、蒙历丁巳年三月初九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2~46页)

## 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急乞救援呈

1917年6月11日

克木齐克乌梁海总管巴彦巴达尔呼叩呈为俄人逼迫欺凌，本旗困难危急，恳乞转呈政府，速赐救援事：

窃本旗自乾隆年间归服中国，迄今二百余年，世蒙恩德，素无异志。忽于宣统辛亥三年十二月，遭外蒙独立之变，接阅布文，不胜惊惶。正在踌躇之间，壬子年六月，卓里克图贝勒，率领喀尔喀官员军队到科。宣言如有不归从本外蒙者，将以武力收服等语。迭次派员以文催迫，本总管不愿出此背叛行为，暂行托词敷衍。忽有带兵俄官来言，我系俄国大皇帝所派大臣，我皇帝保护外蒙独立，蒙人如有不从博克多汗者，将伊勒迫行事等语。本旗畏其威力，无奈出具投降保结一份。后遂向我一旗派兵三百名，派骑马二千余匹，每月派纳费银三四千两。又派预备军服帐房等项一切需品，本旗不得已，只得勉强承办。忽于癸丑年五月间，俄官二人率领俄兵十余名来到。声称乌梁海全部地方，归我俄人管辖，尔等愿居此地，即受俄人保护。如不愿居者，即行逐出，尔等牲畜财产全行留下等语。恃威恐吓，百般欺凌，无奈遵照俄官所言，出结一份，钤用外蒙所发印信递交。

自此以后，俄商及俄民侵入海地者，日多一日，任意建筑房屋圈插木栏，而垦田割草者，实繁有徒。海地蒙民牧场耕地，愈形狭小。虽据情报告，而俄人置若罔闻。将我土地赠割于俄民俄人，决无卫护海民之意，于此可见。俄海人民遇有诉讼案件，海

民始终不得其直。当初俄官取具保文时，曾言尔乌梁海人民远者百年，近者五十年内，决不令纳差银等语，以谎言诓哄。乃未及三载，年中增派愈烈，陈请恳求，俄官不以为事，反言尔等安居无事，不交差银与理不符。遂恣行强暴举动，属言恫吓。又有俄兵在本旗与科布多交界地方，及克穆必奇尔地方，任意行动，殴打蒙民，抢夺马匹，任意杀食，甚至进入蒙屋，肆行抢掠物件，种种苦状，实难尽言。授放爵职于海地匪人，散发债银于海地人民，至索债时如讨官债，逼迫之案，日有所闻。又俄官声言，海地尚未平靖，不准随便出入，亦不准华商任意入境等语。嗣有乌里雅苏台城商民行至本旗，屡被俄人驱逐出境，不容存留作商，因此商民损失甚巨。本旗无华商通运货物，食用缺乏，诸形困难。

俄官年来屡向本旗催交前清旧印，本总管以印信系从中国皇帝颁给，今中国仍有继任之主，并未将我乌梁海土地人民交与俄国。此时纵与中国隔绝消息，将来平定，终有收回本旗之日，是以格外珍重，谨防遗失。对于俄人婉言对付，将旧印仍密为保存，至今未落俄人之手，所递俄人结文，属于逼迫无法，暂行敷衍，亦只钤用外蒙印信，终未动用旧印。至唐努总管之旧印，闻俄人诓称旅行他处，请给护照，强令盖印，遂拥众人室，将前清旧印抢去。

至去岁丙辰年夏天，俄官来云，须在本旗印务处地方，设立俄官三员，一管诉讼，一管巡警，一管垦务。本总管不肯遵从，俄人遂硬迁俄穷民无数，将我印务处附近地方霸占不少，从事耕种。又去年俄人勒令本旗，预备由本旗至俄官所驻克穆必奇尔地方之台站，至去年冬天，云我台站不好，勒令本旗出钞二千元，由俄人自行设置，每走一台，复向各台要钞五元。

此自变乱以来至去岁，数年间所受俄人逼迫之情形也。

此数年间，本总管日盼中国官长到乌，急施救援。延至去年四月间，闻宪台莅任乌城，因特差旗员金巴具稟投诉，并嘱面陈

一切。旋蒙函复，已电北京政府与俄人严重交涉。冬间又接库伦衙门来信，云此事已由中国与俄人交涉，将来中国尚另派专员到海地驻扎保护。本总管及合旗人民闻之，不尽顶祝感谢。乃久之未闻中国官长来信，不知何故。

直至本年俄人又形紧迫，本年二月间，俄国驻克穆必齐尔武官，令乌梁海各旗派人赴该处驻班，各旗须各派管事一员，笔帖式二名当差，须自吃火食，并要各旗出资，为彼修建衙署，各旗均未承认。又三月十五日俄官吩咐云，由前清至现在，俄人在海地经商之人，或已死去者，所遗乌梁海人所欠债务，均须全数清还。

未久俄官又出公文至唐努、克穆齐克两旗云，俄国旧政府制度，均已取消，须随新政府样式，迫令答复。我两旗均答云，蒙人自有制度，俄改制度与我何干，不能遵从。俄人云，然则汝等愿自行独立乎。答云，我们自有办法，此事至今亦未解决。本年四月间，界外俄境密奴新斯克地方，即蒿赖和屯田，该处派来俄委员一人，问我们随从俄国，系愿意随从，抑系强迫顺从。又云，你们中国已将此地给与俄国，是否知道。本总管答云，本旗不愿随从俄国，与你俄国素无感情，你云中国已将此地给与俄国，我们亦未见中国凭据。彼云若归俄国，则归俄管理，如不愿归，你等须迁往别处，土地牲畜财产均归俄人。又云究竟你们喜归何国管属，答云，我们仍愿归中国旧主管理。俄员遂将我等所言笔录而去。

又本年五月初八日，克穆必奇尔地方俄人在此修建住所，有兵百余人，旧官因俄人革命反对已去，新来武官叫我们各旗人会议。本总管推病未去，另派一人前往。俄官云，俄国新政府要你们承认归服俄国凭据。又云，你们须投顺俄国新政府，并须各旗总管，亲赴俄京。听说已去各旗总管，均不肯出具字据承认归服。又俄人在此令每户派银三元，修造道路桥梁。又预备在此开垦，各

旗大众极不愿意承认。又俄商丢失货物财产牲畜等物，即向附近所居蒙民逼索偿还。又距本旗印务处不远，旧有俄兵五六名，现又添上二十五人，共三十余人，监视我等。旧日吃羊一只，给银三元，现在不肯给价，云我来保护你们，非供给不可。

此本年上春及近日俄人逼迫之情形也。

窃思海地土地人民，本属中国，总愿永依中国护庇，誓不二心。去岁既蒙中国政府允为救援，海民深困水火，盼中国官长之来，望眼欲穿。现俄人又逼迫如此，实难度日。为此合旗密商，特再密遣堪布大喇嘛达克丹代表，备具印呈，亲赍求救。该大喇嘛达克丹，自本总管先辈以来，即掌理旗务，合旗上下，素所信服。所有困苦情形笔难尽述，该喇嘛达克丹，自能细陈一切。务恳宪台曲赐恻隐，勿视海地人民为边远化外，不足爱惜之人。转代叩求大总统格外施仁，速行设法援救，俾得有所倚靠，脱去外人欺凌，则本总管及合旗人民，将生生世世永戴中国恩德于无穷矣。不胜泣血恳祷之至。谨呈驻扎乌里雅苏台都护副使。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06～109页）

### 克穆齐克旗大喇嘛达克丹 面呈驻乌城佐理专员节略

1917年6月～8月

（1）卑喇嘛达克丹，系克穆齐克乌梁海旗人，幼从青海活佛雅门仓呼土克图出家，亦曾住过库伦寺庙，因通习蒙藏文经典，得有堪布大喇嘛职位。后因前辈总管云，旗务需人，要我回旗助理，遂归本旗帮理印务，故蒙前后总管及合旗人众信任。

自外蒙事变发生，始则蒙人扰害，继则俄人逼迫，圈地夺牲，勒派差银，种种凌虐，不堪言状。华商向在本旗贸易，亦被驱逐不能容身，房产货物抢掠殆尽，本旗无力救护，实属难以置情，卑喇嘛与本旗总管，向以自归服中国以来，二百余年受恩深重，除

年例纳贡外，毫无扰累。此地既为中国属土，自应仍归中国，始获安全。故当蒙俄逼迫时，其时乌城将军已去，无路求援，惟有虚与应付。而心中总是望中国救援，并将中国所给印信，密为保守，不令俄人抢去。去岁闻副使大人到乌，即具稟派旗员金巴前来求救，闻政府允许设官保护，敝旗人众无不欣喜，乃日久亦无信息。直至本年俄人又日逼迫，一切情形，已详此次总管呈内，请察阅便知。此次敝总管与旗众密商，特再派卑喇嘛赍呈前来求救。总之我乌梁海人，愿归旧主，不愿与素性不合，暴虐无理之俄国联合。极而言之，宁可中国将我乌梁海人迁居别地，将土地完全让与中国人民居住，亦不愿为俄人占领。

再卑喇嘛素为俄人所忌，此次前来，俄人知道，必深恨我，若此事不得解决，回旗时实恐加害，惟求大人送我北京居住，否则惟有流落在外，老死不归而已。现居此间，深虑总管在旗受辱，日夜忧念，寝食不安。卑喇嘛系一出家之人，不求高官厚禄，但求救得总管及合旗人众，此心即了。总求副使大人代求政府，急赐救援，倘得仍还旧状，则生生世世感戴无穷矣。

(2) 此次祸变，实由唐努总管旗下奸人阿官德木齐，与交界俄境乌斯和屯按蒙古语和屯城也，滨乌斯河。洪邹地图，跨河有两城，曰上乌萨、下乌萨。地方，俄官奇拉林勾串而成。前岁勒令该旗总管工布多尔济具字投诚。俄国并迫使迁居山北，总管仆人被俄人击死，家产尽被抄抢，该总管无法，逃往库伦，而阿官德木齐遂代为总管。惟工布多尔济之子索达拉木巴拉珠儿及旗众，均愤怒不服。后俄人将工布多尔济之子，拘禁乌斯和屯数月，始经放回。去岁五月廿日间，该旗人民积怨，遂伺间在索拉马河边，将阿官德木齐枪毙。去岁秋间工布多尔济由库伦回旗，旋即得病，直至冬间亦忧郁身死。俄人欲以工布多尔济之子，代为总管，其子不肯屈受俄职。该旗四苏木按译即佐领因无总管，遂各分立，不相统属。

(按唐努总管工布多尔济，去岁由库伦回旗，路过乌城，亦曾来

署，面求设法救援。特其人太忠厚，不能驭下，故有阿官德木齐之变。现闻其子，才过其父，颇知大义。乌署原注。)

(3) 乌梁海一种人民，向分三部分居住，一曰唐努乌梁海，一曰阿尔泰乌梁海，一曰阿尔泰淖尔按淖尔一作诺尔，蒙语湖也。乌梁海。唐努乌梁海五旗，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及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两旗，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均系乾隆年间，归服中国。

阿尔泰诺尔为阿尔泰河所流入之湖，今阿尔泰诺尔俄人改名曰帖列次阔业湖，阿尔泰河俄改名毕雅河，该处共两旗，一名曰阿尔泰诺尔，一名曰索洛什卑。按即楚雷什满，别名和克木朵。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勘界大臣不明地势，遂硬将阿尔泰诺尔两旗割让俄国。当时该旗人民极不愿意归俄管辖，曾迁至界内科布多河居住。约两三年后，因水土不服，仍忍痛迁回原地。其前清印敕衣顶，至今保存。历年以来，照旧游牧，未当俄差，亦有华商前往贸易。本年因俄人勒派当兵，突起争论，颇思仍归中国。特因中国已经弃去，又道远与中国久已不通信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如何而已。该两旗地方，在本旗西北萨彦岭外，距本旗印务处仅四台地，彼此亦常来往，甚为亲切。光绪二十年以前，中国所颁历书，尚有阿尔泰诺尔地名，后则除去矣。

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因光绪年间科阿分治，改归阿尔泰办事大臣管辖，幸得保护平安。惟其向日所游牧之楚雅河，哈屯河一段宽敞肥沃地方，亦久为勘界大臣割与俄国，弃诸界外，人民至今怨叹。

近俄又欲吞并我唐努乌梁海矣。俄人恃强霸占，贪得无厌，实堪痛恨。我乌梁海人虽无用，土地甚好，若再将我唐努乌梁海地方抛弃，则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地方异常危险。总望政府早为救护收回，一则可保我唐努乌梁海一部人民生命财产，一则可为中国北边屏蔽。

(4) 唐努乌梁海一部，旧分五旗，中为唐努旗，管四苏木，总管居山南萨穆台地方，与扎萨克图汗部落连界。西为克穆齐克旗，管十苏木，即卑喇嘛本旗也。总管居佳达拉河地方，南境与科布多杜尔伯特旗连界。唐努旗之北为撒尔吉格旗，管四苏木，总管居山北阿希克地方，撒尔吉格旗之东北为图吉淖尔旗，管四苏木，总管居图吉淖尔地方，该旗土地多在山林之内。图吉淖尔及唐努两旗之东，为库布逊淖尔旗，管四苏木，总管居库布逊淖尔地方，一名库苏古尔湖，南境与扎萨克图汗部及三音诺颜部连界。此外三音诺颜部额鲁特贝子旗，尚有所辖乌梁海人十七苏木，错居克穆齐克旗境内。扎萨克图汗部杜尔赤王旗，有所辖乌梁海人二苏木，错居山北唐努旗内。达赖公旗有所辖乌梁海人一苏木，错居唐努山前帖斯河旁近，阿海公旗有所辖乌梁海一鄂托克，按比一苏木略小。错居库布逊淖尔旗沙尔多罗地方。此外在唐努旗东，库布逊诺尔旗西，有达尔哈特人地方，向为库伦活佛沙毕。按活佛直接管理，不属各旗之地曰沙毕。综计唐努一部地势，东西约近二千里，南北约七八百里，唐努，撒尔吉格，图吉淖尔，克穆齐克四旗地方，多在唐努山脉之北，沿乌鲁克穆河克穆齐克河两大流域。而居山南之地，均逼近外蒙喀尔喀各旗，界地不甚广。库布逊淖尔一旗则居唐努山脉东北，沿库布逊诺尔而居，北与俄境孟德地方连界。该湖甚大，长约四五百里，夏季俄人于此任便行船。其由孟德通乌里雅苏台之电线邮政路，均经其境。

(5) 唐努五旗，初只唐努旗总管，给有印信，其余四旗，均归兼辖。后库布逊淖尔旗，另请颁给印信，遂得自管本旗，不受节制，距今已数十年，系何年月，记忆不清。本旗克穆齐克，亦于光绪年间连将军在任时，另请印信，遂亦得自管本旗，距今年已十有九年。其撒尔吉格图吉淖尔两旗，因未另颁印信，至今犹归唐努旗总管兼辖。

(6) 唐努五旗，现俄所欲强占者，为唐努，撒尔吉格，图吉

淖尔，克穆齐克四旗，及三札两蒙王公所辖错居境内之各苏木。库布逊淖尔旗及达尔哈达人游牧地，尚听库伦管辖。然库布逊淖尔北边邻近俄境两苏木，闻俄人亦思并为已有。唐努一部与俄人交界处所，旧立有八座界牌，其西南面察布齐雅达坝界牌，按察布齐雅达坝界牌，即同治九年乌里雅苏台界约之察布产，或作察布齐，洪邹地图，有此界牌，作察布禅达巴山口。达巴，蒙语山岭也。在唐努山脉西端，山脉东行为唐努山脉，北面分支为萨彦岭山脉，萨彦岭即分界之山。克穆齐克旗在唐努山北，萨彦岭东南克穆齐克河一带。俄人焚此界牌，盖欲攘取克穆齐克旗地，而南抵唐努山脉也。宣统年间，为俄人所毁，曾经呈报将军，有交涉案未了，其余七座界牌，则至今尚均存在。

(7) 唐努地方河流灌注，山多森林，金矿亦多，地气较乌里雅苏台地方和暖，牧畜渔猎外兼宜耕种。我乌梁海人颇知种地，与外蒙喀尔喀人不同，中国官兵商民将来如需开矿种地，藉助军饷，我乌梁海人民无不愿意。

(8) 唐努山北近乌鲁克穆河，有克穆必奇尔地方，俄人新盖有房屋八十余所，现俄于此地驻有武官并兵数十名。自佳果勒河西至克穆齐克印务处佳达拉地方，沿河俄人盖房有二十五处，杜尔赤王所辖两苏木，俄人盖房圈地极多。初变乱时，俄人迁来者不少，近来因战事多有调回本国者，已将房屋空下。

(9) 中国驻官地点适中居要，自以在克穆必奇尔为宜，否则克穆必奇尔西北为布鲁尔地方，再西北有察罕阿努地方，树木草厂均好，亦可耕种，极便设官驻兵，克穆必奇尔南距山南扎萨克图汗部金奇里克卡伦，有四台地。由金奇里克至乌里雅苏台，有九台地，为旧日台站。由克穆必奇尔溯克穆齐克河，至本旗印务处佳达拉地方，有六台地，转南逾唐努山脉，即至科布多杜尔伯特旗之乌蓝固穆地方。按清乾隆时，征西将军祁里德，于此屯田驻兵。南可直达科布多城，东南支路经崆归河，可达乌里雅苏台城，均系大路。自来公务来往，商民贩运，素所经由北面道路，则自乌

鲁克穆河克穆齐克河两河合流之处，按两河合流之处名克穆克穆齐克。约一台地，即出边境。此河出境为伊克克穆河，蒙语谓大曰伊克，言大克穆河也。俄为叶尼塞河。顺此河北行，至嵩赖河屯，俄名密奴新斯克，即可乘轮船抵西伯利亚铁道。自密奴新斯克逆河南上，至我乌梁海境内，只可行小船木筏，因河出俄边，至乌斯阿玛地方，按阿玛，蒙语口子，即乌斯河口也。水底有暗石梁，轮船不能通过，俄人屡施工凿，终归无效。

(10)三音诺颜部额鲁特贝子所辖十七苏木之总管，名曰金波，近来曾密晤本旗总管云，俄皇推倒，俄国多故，正宜乘机求救中国。并云不愿再归贝子旗管理，以直接归中国政府管理为好。因变乱时库伦蒙员百般勒派骚扰，心滋不服。即我全部乌梁海人，不独不愿归俄国，并不愿再受库伦挟制，而望直归中国管辖。至将来如何安置，总听诸中国政府耳。即如科布多所属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厄鲁特人，至今均仍望直归中央管理。因该各旗亦均另为一种，前清时均系直投中国，与外蒙喀尔喀四部素无感情关系。特势微力弱，无法抵抗，莫可如何耳。

(11)本旗佳果勒河口地方，有古城一座，按此地北距乌鲁克穆河，克穆齐克河两河合流处之克穆齐克地方不远。附近山上有古刻武装石像。又毕齐克图哈达地方按蒙语谓字曰毕齐克，有曰图，山峰曰哈达，言有字迹山峰也。亦有古刻石像，旁有汉文及似蒙文之题字。该处种地，曾耕出铜器陶器甚多，从前拾得一大铜方印，系汉文，时将军查边至此，为其收去。又拾得一小铜印，两面有字，亦汉文，现藏本旗总管处。去岁俄员传本旗人员问，唐努乌梁海古来系何国之地。旗员答云，向来系中国土地。俄员斥其所说不是，有一年老旗员答云，此地古迹多有汉字，刨出器物，均为中国制作，如何不是中国之地。俄员拂然不语，将其逐出。又俄边境乌斯和屯，旧日亦系我乌梁海地方，乾隆年间尚为我有，后为俄人占去。乌斯和屯以北，有乌尔棍噶布逊地方，旧有石碑，刻汉满蒙三体文

字，此为中国地方之证，系俄人将地占去，遂将此碑石藏匿不见。按唐努乌梁海，唐为黠戛斯部地，元代设治曰谦谦，谦谦即克穆克穆齐克之译省，说详洪氏元史译文证补。所称古城，石刻铜印，陶器，当为元代遗物。至有满文之碑，定为清代遗迹无疑。

(12) 自俄人霸占我乌梁海地，华商迭被驱逐，裹足不敢前往。去岁秋间，有木匠六名至额鲁特贝子旗所辖乌梁海苏木，俄人即勒令驱逐。云奉俄政府令，不准容留华人居住境内。旋经送礼求情，云系雇来修庙，非作别事，遂允限一月，后每满限期，必令驱逐，屡经送礼得免。直至本年俄国革命内乱，遂未过问，该木匠至今尚在该处。本旗拟俟该处工程告竣，即雇往本旗修理庙宇。但华人目下在乌梁海境内者，想不过此数人而已。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10~115页)

## 外交部收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

1917年8月11日

国务院、外交部、蒙藏院钧鉴：中密。俄占唐努乌梁海事，去岁迭经电请交涉在案。顷据倭木齐守旗总管巴彩巴达呼，复派堪布大喇嘛达克丹，赍具印文呈称：“本年二月间，俄驻克穆必奇尔武官，勒令各旗派员赴彼驻班，并索观俄员行文，谓旧政府制度已改，须随新政府样式，迫令答覆。又五月初八，俄人在克穆必奇尔修建住所，新来武员勒传各旗赴彼会议，云新政府要你们承认归服凭据，并须各总管齐赴俄京。又勒派出钱修筑道路桥梁，预备开垦。种种凌逼，不一而足，而各旗均坚拒不认，相持未决。事机危迫，泣恳转稟政府，速派员兵保护，勿再迟延，致遭不测”等语。

复据该喇嘛面称：“本喇嘛向理旗务，俄最嫌忌。此次冒险前来恳求保护，倘不得解决，誓流离在外，永不回旗。”并恳库署转咨外部称：“俄政府答俟调查再议云云，显系外示延宕，暗策进行，

静待承认，逗留无期。”

现俄边地空虚，该地俄兵统共不过百名，又非精练。拟请一面质问俄使，催令撤消无理行动，一面密简明练将员为专员，暂缓组织机关，由库乌卡简拨卫队，携同商民等前往。只称保卫旗商，不与冲突，一切事宜仍由政府解决，庶解危机。

该喇嘛坚求来京，候示甚急，究竟如何办理，万恳电复。毅叩。鱼。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92~93页)

### 外交部发驻库大员陈毅电

1917年8月17日

俄占唐努乌梁海事，鱼电悉。查政府前拟在乌梁海添设专员，并由驻乌专员兼任。其用意一则保护华商，确定蒙境，二则不另派员，免招俄人猜忌。惟执事因未商妥俄使，不肯兼理，是以由部电驻俄刘使与俄政府说明。现既开始交涉，自仍应由外交方面徐图解决。来电所称简将员为专员，拨卫队携同商民前往一节，似宜审慎。且中俄邦交正在亲善，我国实力未充，尤不可轻动，致启衅端。除据电驻俄刘公使与俄政府交涉，请其转饬俄官，勿得有凌逼蒙旗举动，并将添设专员商请同意外，特复。希转告该旗总管。至喇嘛来京一节，长途跋涉，应即婉为劝阻。倘执意来京，亦可听之。外。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95~96页)

### 外交部收驻俄公使刘镜人电

1917年8月26日

北京、外交部：露。十七日电悉，俄侵唐努乌梁海及我添设佐理专员各节，前准部函，曾向俄政府交涉在案。顷又备具节略，

面交外部，彼称各节容详研后再达云。特先电复。镜。二十四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97页)

## 外交部发国务院秘书厅函

1917年12月6日

迳启者：接准来函，以准库伦办事大员陈毅咨呈，俄人在乌梁海强换印信，勒派选员种种动作情形，并呈函致巴总管原稿一通，问答汇编一册，恳抄交刘使，严重交涉。抄录原文暨附件，函请查酌办理等因。

查此事本部前准该大员咨陈，并附抄函稿问答各件。当以迭据驻俄刘使来电，俄乱甚炽，一时恐难平定，暂时恐难着手交涉。是以将各件留部，俟俄京秩序回复，正式政府成立后，再抄寄该使，继续与俄政府严重交涉。除已由部函复该大员外，准函前因，相应函复贵院，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35页)

## 2. 北京政府派严式超率兵前往 唐努乌梁海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 佐理专员恩华咨呈

1918年2月5日

为咨呈事：据乌里雅苏台华商永兴恒，恒和义，义盛德，恒隆厚，新升永等公同呈称：

“窃以乌里雅苏台为外蒙西北四通八达之重地，商贾云集之繁区，自创设商业以来，已近百年。商民等店铺，座落虽在乌城，当

时即转运货物前赴唐努乌梁海等处分庄贸易，商业日见畅旺，各商号谋久远之计，房产屋宇颇与内地壮丽争胜，一切财产不下数千百万。辛亥变乱，库伦独立，全蒙助纣为虐，乌梁海全部附和不一。西半部乌梁海，为肯木次克所管，虽未附和库伦，惟独立之余，祸延华商。该肯木次克总管保护华商，虽属不遗余力，讵意该地本连俄境，俄人乘隙潜入，恃强霸占，驱逐华商，不准在境。该地人民等诚恐武力不及，有伤华人生命财产，致起后来交涉，遂商同华商各号，莫如将财产货物先行封锁存储，以待后图。商民等呼吁无门，方寸早乱，加以俄人持枪逐逼，刻不容缓，只有饮鸩止渴，逃离该境。路途惨况，不一而足，要难笔述。

迨至中俄协约已定，蒙事解决，商民等为客款逼迫，复思赴乌梁海重整旧业，讨收账目，出市旧存货物，并交涉被劫被杀各等项亏损，以解积苦。当经稟明陈前都护副使，发给护照前往。一至肯木次克旧地，蒙人感情一仍如旧。惟俄人心怀忌嫉，将商民等囚禁一室，断绝饮食，几乎毙命，幸佣工之乌梁海人，怜其无辜，乘机释放，始逃回乌城，业经两次稟明陈前都护副使在案。外交部如何交涉，商民等弗能知悉。现时各商号终年株守乌城，欲进为俄人所厄，不能前进，欲退为债家所迫，不能即退，倒悬望救，情同水火，父母倚门，妻子待哺，全家老幼，啼饥号寒，实堪怜悯。为此环求恩宪，转陈国务院外交部，严重向俄人交涉，俾商民等复得重至乌梁海贸易，无任感戴之至”等情。

据此，查唐努乌梁海本为乌城属地，前清宣统三年以前，该地将军每年均派员巡边，并与俄国各查勘界址，以为故事。乌梁海共计五处，唐努乌梁海实为乌梁海之一，升任陈都护使，早经详陈在案。该肯木次克乌梁海内向尤殷，日日盼望内地官吏到该地，管理保护一切，此为我国收回属地极好机会。本副使抵任伊始，乌里雅苏台商会会长等时常到署请谒，探询中央向俄人交涉情形，并代陈各商家苦况。兹复据该商民等具呈到署前来，查所

陈各节，均系实情，相应咨呈大部，设法向俄人交涉，以便该商民等前往贸易可也。

此咨呈外交总长。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58~159页)

外交部发驻库大员陈毅、  
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恩华函

1918年2月15日

迳启者：据驻乌佐理员前准咨呈，据乌里雅苏台华商等呈称，乌梁海俄人恃强驱逐华商，曾经商准外蒙在该处添设专员，以为抵制，徒以俄政府反对，迄未实行。现俄乱方炽，徒与交涉，终难有效。部拟先派员将乌梁海情形，详细调查，并相机宣布德意。倘调查后该处实有添设专员之必要，再向外蒙重申前议，仍在该处添设专员，以资治理。俄国现有内乱，未必尚有能力干涉。至调查经费，即由公项支用，作正开销。经将以上办法，函商国务院，准复称，先从调查入手，极为妥协，请电驻库大员暨驻乌佐理员遵照，妥筹具复等语。除函驻<sup>库大员</sup><sub>乌佐理员</sub>外，相应函达尊处，即希查商承驻库大员妥慎办理，调查情形并希随时报部为盼。此致。  
照  
饬由驻乌专员商承尊处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63页)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恩华函

1918年3月19日

总长钧鉴：敬启者，前次乌城商民永兴恒等，呈请转请中央解决乌梁海悬案，以便前往贸易各情，当即咨呈大部，请向俄国设

法解决，以便该商民等前往乌梁海，术至再受俄人虐待在案。事隔多日，未知现在有无办法。

近日肯木斯克乌梁海，派遣喇嘛沙尔固，赍呈唐努乌梁海四部地图一份，肯木斯克本旗地图一份，钦定蒙文理藩院条例一册，同治八年勘界条约一册，历代勋绩一册等件，并请中央迅速派员前往保护拯救生灵等语。当即体察情形，缮具公函，密令团结静候中央解决。并先令乌埠永兴恒商号，设法投递，以坚内向之意。

除该地图册籍译就另行送呈外，兹将肯木斯克总管呈文一件，大喇嘛信函一件，先行译呈钩阅。倘能迅速解决，俾商民得以前往，并该喇嘛沙尔固回旗时，报知该地蒙众，则乌梁海蒙民感激国家，至无纪极矣。耑肃只请崇安，伏希垂察。

附呈译件一册。

### (1) 肯木次克乌梁海总管呈稟

总管肯木次克乌梁海旗务，辅国公巴彦巴达尔呼为呈稟事：前由堪布大喇嘛赐下公函一件，今由该大喇嘛处收到，捧读之下，得悉中国政府允准保护，蒙民等不胜感戴。又转知各旗闻之，所有合属蒙民获知此事，靡不忻忭。今附呈前定由恰克图起至本旗东北边境之沙滨大坝，划为旗界，以旧版印成条件一册，又同治八年间，由本旗西南边境保固素格大坝起至沙滨大坝定为本旗交界条件抄本书一册，又唐努乌梁海四旗地图一幅，又本旗地图一幅，将此各件，特派喇嘛沙尔固，送请查照迅为设法保护我等旗属，以救无数生灵为恳。

近俄领事署令吾等遣派代表，赴毕达尔格勒特地方会议新政事件，并云若不派员前往，尔等乌梁海将有不利之事云云。如此屡次催促，我等百般设法推诿，未曾派员前去。刻下乌旗蒙民之意，时刻盼望中国官员前来保护。乌旗僻处边境，际兹边陲不靖之时，中国一时不来保护，民心一时不能定局，盼速赐确实回示，

以安民心为叩。

此次与各旗未及会议，原有喀尔喀三音诺颜部桑达多尔济贝子旗属蒙民十七家，现在乌梁海境内杂居落户，俟本旗定有头绪，伊等随其自便可也。自俄国内乱发生以来，毫无强迫手段，使及旗众。此次公文盖用俄文印章一节，内有两种隐情，一种表明乌旗蒙民不愿服从俄国之意，一种表明俄人夺去前清所授印信，迄今未曾归还之意。谨将以上种种理由，特呈副使大人。

### (2) 大喇嘛达格丹函

副使大人万福金安：

敬禀者，恭维福体康健，大政得展为颂。小僧得蒙福庇，一路平顺，于八月初旬抵家，接办任务，布闻以慰远念。报告一节，另有专函。今因派人送呈公文之便，泐修寸函，附奉洁白哈达一条，谨请副使大人台安。堪布大喇嘛衔小僧达格丹叩上。

### (3) 大喇嘛达克丹报告乌梁海俄人近况函

迳启者：俄人夺去之印，迄今未曾归还，而且增派差务。因为些许小事传去蒙民，随意审讯。禁我蒙民不准在乌兰库睦地方买卖货物，亦不准与汉人交易商务。今在乌梁海境内，查甘如勒地方驻扎军官一名，俄兵二十名。在札库勒阿们地方驻军官一名，俄兵二十名。在济丹那巴力克都卜等处驻军官一名，俄兵十名。吉达咯尔古村地方驻军官一名，俄兵八名。又传闻克们巴拉济尔地方，有俄兵百数名，不知确否。今有俄国商人谈及，如再有中国商人来此经营商务，我国政府亦无余力驱逐。不但此也，尔等乌梁海蒙古随意自主，亦无余力干预云云。我等闻此语气，拟向俄署声明，不受俄国保护之意，碍因大人前已谕令表面上不须向俄人反对，静候中央解决，是以不敢造次，特守委托而已。前派令向唐努乌梁海各旗，议取同意之事，刻下未及会议，俟议妥时，来

年正月，特派专员报告一切可也。小僧愚见，迅速派遣专员来此保护，我等僻处边境，至求救我乌梁海蒙民蚁命，早出俄人苦海是盼，特此附修专函，谨呈副使大人。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73~175页）

### 外交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

1918年4月22日

外交部鉴：中密。关于唐努乌梁海案，两奉钧函，命先派员调查，再派专员一节，顷因乌科不通数字码电，迭经行文乌专员商酌，初拟由乌派排长、翻译各一人，带兵数名，护同商民前往。继思兹事关系重要，恐排长翻译缺少经验，不知应变。署中得力人员，当此边情紧急，实无暇远出。又钧函川资费用，作正开销，乌署每月公费，尚竭蹶不敷，实无他款移用。至乌梁海近情，据新来喇嘛报告，该处尚有俄人百余名，但散处各旗。值此俄乱，旧党无法干涉，新党无暇及此，当不至大有阻碍。该喇嘛现已回旗，通告预备接待。本大员详细筹商，与其先派调查，再放专员，稽延时日，不若由中央迳选资格、经验、才品，可任专员者，仍以调查名义，由距科五日程之乌兰固穆地方进口，俟察看定局，再行明令任命。万一不济，仍退至乌兰固穆，另筹对待。至该调查员只须随带一二能办事人，其护兵可就近由乌科抽拨。其薪资盘费，则请由部拨给，俟定局任命后，再照章组织机关，添派卫队，拨予开办经费。似此较为简捷稳妥，当否乞示覆。毅。养。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83~184页）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恩华咨呈

1918年4月23日

都护副使驻扎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公署为咨呈事：案查民国

五年五月肯木次克乌梁海总管巴颜巴达尔呼，密派旗员金巴来乌，面陈情殷内向，乞速救援各等情。当经前任陈副使，现升任都护使，据情电达中央请求核示。当时原拟有两种办法，一种为应入外蒙范围，即添派专员。一种为另为一区，归我直辖。嗣接中央复电，取商允外蒙添设专员主义各在案，现在几经两载，只因俄国始终抗议，迄无结果。

兹据总管巴颜巴达尔呼函称，有刻下乌旗蒙民，时刻盼望中国官员来此保护，并无服从外蒙之意。复据所派喇嘛沙尔固口称，该旗总管暨蒙民等倾心内向，只求归顺中国，不愿并入外蒙等语。此次接奉大部函开，以派员调查为入手办法，倘调查后该处实有添设专员之必要，再向外蒙重申前意先后各等因。

查肯木次克乌梁海情殷内向，既属出于至诚，本都护副使业经接奉库伦都护使文电，派乌城卫队排长何永安主持一切，并拟由本都护副使另派本署主事蒙文翻译施云卿专任调查事项。随同商号永兴恒，恒隆厚，义盛德执事人等，先到乌兰固木暂驻，查看情形，以为定夺迳赴肯木次克实行调查之计。惟此次派员调查，如行抵该地，俄人已不似从前蛮横，该总管得遂内附之愿，将来中央是否应与外蒙重提前案，添派专员，或另为一区，仿照阿尔泰办法，特设办事长官，归我直辖，均有重大关系。查肯木次克乌梁海愿附中国本意，一则因总管可邀爵赏，并得年俸。再则因该地蒙民可免去一切差役，负担减轻，其不愿归附外蒙与不愿归附俄国情形，比较正同。倘伊既脱离俄人羁绊，再令归附外蒙直辖，供纳差赋，又剥夺种种优异权利，恐非该地人民所愿。

至乌梁海五部全境，北邻俄疆，南有扎萨克图汗部及科布多阻隔，与中国内地相去辽远，诚如前国务院说帖之所言。惟查该旗专诚内向之意，此事似应筹划万全，方为妥协。否则我专员派出，仅居客位，外蒙反派驻扎官吏，直接管辖，并令供纳库伦赋役，殊乖该旗请求保护初意，应由大部酌定办理。除商承库伦都

护使外，理合咨呈大部，察核施行。此咨呈外交总长。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186～187页）

## 中华民国外交部收国务院密函

1918年5月4日

迳密启者：准贵部密函，抄录驻库陈大员电陈解决乌梁海简捷办法，又准贵部函，据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咨呈乌梁海倾心内向，只求归顺中国，不愿并入外蒙等情。究竟如何办理，请并案核复等因。兹经国务会议议决，各如下：

（1）以严式超为调查员，即由驻库陈大员就近派往，并准酌带办事员一二人。

（2）由库伦拨兵一连，交调查员率带前往。

（3）川资薪水开办费，由中央担任。

（4）将来上项军队如能久驻该地时，再由内地酌抽骑兵补充库伦缺额。

至乌梁海不愿并入外蒙一节，查乌梁海本不在外蒙管辖之内，自可无庸过虑。除分函财政陆军两部外，相应一并函请贵部查照，并分别转行知照可也。此致外交部。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04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呈

1918年5月11日

为呈复奉派调查乌梁海入手办法，并呈请核转清折事：窃式超奉到钧部密函饬开：“顷准国务院来函，以准驻库陈大员电陈解决乌梁海办法，兹经国务会议议决，以严式超为调查员，请分别知照等因。除由部电知驻库大员外，相应照录国务院原函，并驻库大员来电，密函该员查照。应即分别向国务院并财陆两部接洽，

以便进行”各等因。

谨查乌梁海各旗王公并喇嘛人等，久欲倾心内向，徒以外人势力关系，归附无从。近自欧战发生以来，该处所留俄人，虽属无多，第其侵占既久，根据已深，若不妥筹对付，未免节节困难。兹式超奉饬调查，自应博采密询，相机行办，藉以仰副钧部规复边疆，慎重入手之至意。惟此次调查之中，实兼寓进取之意，凡如对于乌梁海各旗，自以悉力招致尽心联络为要著。对于俄侨，如可以积渐解散者，或可以商令迁让者，则审势以为操纵，若系军人自当另筹对付。其余则由库召集愿赴该地之华商，以兵力保护，俾得入境，筹觅驻兵地点，略树声威，藉为后盾。凡此数端，既不敢瞻前顾后，坐误事机，亦不容卤莽轻尝，致万一牵及国际交涉。式超自当慎之又慎，未敢稍涉粗疏，有妨大局。至该处实在情形若何，容俟到地之时，谨当详将内容及所筹办法，随时报告钧部，听候核示遵行。

现时式超拟即早日就道，所有随带人员，暨请领盘川办公经费等项，理合开具清折，呈请察核，合无仰恳分别转请国务院并再函达财陆两部核准备案，以便接洽，而利遄行。所有呈复入手办法，并领费各缘由，是否有当，伏候钧部查核示遵。谨呈。

附呈清折一扣。

谨将赴乌梁海调查应带员额及应需各费，

开具清折，呈请钧核。计开：

(1) 办事员一项，至少必须随六员之数。缘目下虽仅调查名义，尚须兼筹将来开办基础，即将来开办时所需人才，亦不能不预储此次随员之中。盖远在边方，则求才匪易也。故凡如俄文蒙文译电文书会计庶务人等，咸属必需之数。况此次远越穷荒，裹粮孤入，加以挈带军队，在在均须防维，似非仅带一二人所能得力，拟请六员，实属至少之数。

(2) 调查员一员川资，拟请酌给银元八百元。办事员六员川资，拟请各给银元四百元。缘绝漠苦寒之地，治装之费极昂，而交通不便，凡如骆马车辆开销，尤非内地之比，应请略予优厚，以恤远行。谨查前阿尔泰长官程克初派赴俄查案时，所发川资亦系此数，拟恳查案核给。

(3) 办公费一项，如纸张、笔墨、邮费、油烛、夫役等等，亦属必需之费，可否比拟乌科恰各署公费，按月核给四百元之数，以资应用。

(4) 电报费一项，在于调查期内，随时情形均常报告院部，似不能预定范围。且当开始调查之时，与开办之后已成定局者，情状迥别。拟请准予按月实销实报，免予制限，以利事机。

(5) 开办费一项，自应俟将来定局开办时，另行请拨。惟到该地时所有购置应用器物等费，应请先期拨给，以资办公。至为联络蒙古王公感情起见，似亦宜略购物品，以为馈赠之品。以上两项，拟请准予拨给三千元，以资应用。

(6) 各员薪水一项，拟请从优给发。查调查员月薪，式超未便擅拟，应呈候院部核定。其办事员，拟分为三等，一等办事员一员，拟请准给月薪三百六十元。二等办事员二员，拟请各给月薪二百四十元。三等办事员三员，拟请各给月薪一百八十元。缘乌梁海地面，较乌科恰各处，更觉僻远，且际此边疆兵火之时，各员驰驱重漠，非待遇稍优不足坚其向往之心，而收指臂之助。所定薪额，亦系援照驻蒙公署各等人员月薪拟定数目，恳请照准给发，以便下手组织。

(7) 所请各费，除电报费及调查员薪水另计外，现计盘川一项，共应领三千八百元。购置物品一项，应领三千元。调查办公公费一项，月拟四百元。拟请借拨四个月，共应领一千六百元。各员月薪一项，拟请借给四个月，共应领五千五百二十元，以上四款，共应请领一万三千九百二十元，再加以电报费及调查员薪水，

拟请总共拨给一万八千元。如蒙核定，恳即函转财政部筹拨给领。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08~210页)

## 外交部收财政部咨

1918年6月8日

为密咨行事：准国务院函开：“准外交部函送严式超呈述调查乌梁海入手办法，并拟定应带员额及经费清折到院，兹经国务会议议决，交财政部迅速核办，抄录原件，函部查照核明见复”等因到部。

查调查乌梁海应需各项经费，据原折内开，盘川一项，共应领三千八百元。购置物品一项，应领三千元。调查办公费一项，月拟四百元，请借发四个月。共应领一千六百元。各员月薪一项，请借四个月，共应领五千五百二十元。以上四款，共一万三千九百二十元，再加以电报费，及调查员薪水，拟请共拨给一万八千元等语。本部详加复核，除盘川三千八百元，四个月办公费一千六百元，购置物品三千元，又二三等办事员四个月薪水共四千零八十元，应准照领外。其一等办事员薪水，原请月支三百六十元，兹比照库伦公署一等秘书，月支三百元，四个月共一千二百元。调查员薪水应暂定月支五百元，四个月共二千元。电报费一项，按照乌里雅苏台等处规定，每月一百元，四个月应共四百元，兹因该处调查期内，事务稍多，所需电报费四个月，共应支给一千元。连前共计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元，由本部发交该调查员核实支用。

除咨呈国务院外，相应密咨行贵部查照，转行该员遵照可也。此咨行外交部。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25~226页)

### 3. 中国武力收复唐努乌梁海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 佐理员恩华电

1918年6月11日

国务总理、外交总长钧鉴：

中密。前次叠电请兵赴乌镇压，实因俄警迭告，取得俄领同意，正可乘机增兵外蒙，破除条约拘束。该项军队驰抵乌城，如有新党滋扰，自可用以镇慑。倘如现在情形，地面尚可维持，即此项军队开入乌梁海，中央随即任命长官，驰赴该地驻扎，疆土既可恢复，乌科且得屏蔽。如必拘于条约不能增兵，俄乱如此，非惟乌梁海不克收复，且库乌科恰亦恐兼受影响。愚昧之见，伏祈鉴察。恩华叩。陷。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27～228页）

#### 外交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

1918年6月18日

顷据克木奇倭乌梁海总管巴彦巴达尔呼，堪布大喇嘛达克丹札木楚等呈称：

“去岁都护使在乌任时，嘱饬坚守待时。至本年三月三日，忽准驻乌恩使文称，即派官员率军开赴乌梁海调查等因。卑总管闻之，无任钦悦，当即晓谕所属官民，一面通告各邻旗。据各旗复称，前勉顺俄人，实出逼迫，今若中国派来官兵驻防，我等无不情愿。卑总管愈加欣喜，以为天恩忽降，好运已来，遂领同两旗

官员，到科属乌兰固木地方迎候。乃时隔许久，终未到来，未知何故，遂又折回。嗣北境有俄乱民，纠伙成群，抢夺俄商财产，甚至意欲强占垦地，均田分木。又或煽唆乱地贫民，瓜分本地富户，经我官民禁阻，彼亦不敢强行，国衰力弱，显然可见。现海地并无俄官兵士，其乱民决不敢抗中国。请急稟政府，俯念边民，速来援救”等语。

查海事延搁数年，迄未解决，正宜趁此俄国新旧无主之际，前往收回。若延误时机，后更难图，请催严调查员刻日起程，并乞示复。毅。巧。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32页）

### 外交部发国务院秘书厅函

1918年6月22日

逐启者：准函开，准库伦陈都护使电，据克木齐倭乌梁海总管等呈请，催严调查员刻日起程等语。请饬催严调查员，即日起程赴乌等因。查此事本部前准陈护使来电，当已据催该调查员，迅速起程赴乌，据称日内即可成行等语。相应函复贵院，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34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库伦来电

1918年8月14日

外交部钧鉴、并转国务院钧鉴：

严密。所有乌梁海调查办法，现已与陈都护筹划完备，拟于十六日即带同随往人员，顺乌科迳由乌兰固穆继续前进，想不至别有阻碍。惟携带军队同往一节，近因恰克图屡电至库告急，经陈都护就驻库军队拨派两连，驰往防堵。库地已坐空虚，势难兼

顾。因复与陈都护商决，暂不携带军队同往，设中途果生意外阻力，必需军力相辅时，则专候绥远军队到库，再行赶派，以资应用而策进行。除将来调查情形，再随时详细电告外，所有进行日期及暂不携带军队办法，理合先电奉闻，藉纾廑念。

再乌梁海及乌科等处，现在电均未通，将来所有报告，文电必须专员差送，由库署转呈，来往日期诚恐因之迟缓，合并声明。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叩。十四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49页）

## 外交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

1918年8月20日

国务院、外交部、参谋部、陆军部鉴：

中密。据乌专员函称：“顷据调查唐努乌梁海选举事秘书长孟桀报告，该员由乌兰固木前赴克木齐克旗，沿途台站均该旗及贝子旗备办。喇嘛达克丹来迎，并晤总管巴彦巴达尔呼，该总管得见中央命吏，欢悦无似。在海留十日，即离境还乌。据该总管称，自俄新党将旧党驱逐，本旗曾派札哈尔赤前赴克木毕齐尔，与俄官订立约章十二条，俄准乌梁海各总管一体自主，前夺去之前清旧印及外蒙所给印，均经发还。惟至七月初六日俄官署忽又来函，新党已败，旧党主事，前新党所订约文应即取消，仍归俄国保护等语。我等情愿一体归顺中国，照旧纳贡，请中央急速派员前来保护，并另具投诚文一份”云云。

除饬严调查员已于十五日由库起程迅往外，谨电闻，余详陈。再就唐努一案观之，新党主张放弃，旧党仍怀侵略，中国对俄方针，此节似可备一参考。毅。效。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51页）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

1918年8月29日

总次长钧鉴：前因本署办理乌梁海选举，曾派秘书长孟榘等赴肯木次克乌梁海，有所接洽，并就便宣布中央德意，业经呈报在案。兹将该员等调查该地情形，另行缮具一纸，除分报库伦办事大员，及严调查员到乌另行接洽外，理合另缮呈请鉴察。专泐，只请崇安，伏乞垂察。

### 乌梁海选举事务所长孟榘报告

为报告事：据乌梁海选举事务所长孟榘报称：

“榘等行抵乌郎浩木，该旗传取台站，备车迎接，一切行粮均系自备。行奴次根，杭达盖土坝两站，系由总管旗下支应。至果尔奔陶勒盖站，系由贝子旗下支应。堪布喇嘛达克丹到站来迎，明日抵上库伦，即系肯木次克总管住处。总管巴颜巴达尔呼在此迎接。次日下库伦，贝子旗总管金巴亦来谒见，该旗上下人等得见中央命吏，忻悦无似。榘等在海十日，事项完竣，即行离境，除选举事项另行呈报外，兹将关于海事撮要呈之。

据总管巴颜巴达尔呼面称，所属十苏木，全体诚意愿归中国直辖。前以中国改革，乌城官府遄回内地，不得已归附外蒙，经受种种虐待，差徭之重，民不能堪。继由俄人强迫归伊保护，数年以来，设备台站，交纳税额，俄人并任便移民，圈占土地。从前肯木次克境内俄商仅数十家，近二年来新移植者已千数百户，俄人愈多，乌梁海人生计愈窘。本年阴历五月初旬，本旗派札哈尔赤一员，前赴肯木毕齐尔与俄人会议，订立约章十二条。所有乌梁海各总管，一体准其自主。本旗前清旧印及外蒙官府发给印信，已由俄人一律发还。贝子旗总管仅有外蒙官府发给印信一颗，亦并同时收回。本旗十苏木及贝子旗十七苏木，既不附俄，亦不附蒙，情愿归中国直辖。

金巴总管亦云，所属十七苏木已有十二苏木同意愿归中国直辖，其余五苏木长，因有事故，尚未来到。缘本总管所属十七苏木，与巴颜巴达尔呼总管所属十苏木，壤地相错，不分界限，自应一体归顺中国，照常纳贡，均恳中央急速派员前来保护。

巴颜巴达尔呼又云，七月初六日肯木毕齐尔俄官署来函，内载前所订立约章十二条，准乌梁海人自主，系由卜尔札维克党主持。现在该党业经失败，皋米达特党出而秉政，所有乌梁海各旗，仍应归俄国保护。前订约章十二条，应即取消等语。金巴总管来见，所言亦属相同。渠频行时，堪布喇嘛达克丹来见，谆嘱回乌恩副使转求中央，救我乌梁海人民，出于水火，以为至幸。并另备具投诚公文一件。

渠查肯木次克乌梁海属境，东与唐努总管属境接壤，西至查布查尔大坝，南至博尔鄂〔鄂〕杭达盖土，北至沙滨大坝，东西约千里，南北七百里。森林最富，矿产则有金、铜、煤、铁、石绵等项。气候较喀尔喀温和，河流灌溉，宜种大小麦及各种菜蔬。肯木次克两旗二十七苏木、人口约两万余，壤沃人稀，以故俄人视为最良殖民地点。并闻乌素呼图在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俄人已达万人之数，近来发达，益可想见。肯木毕齐尔入民国后，俄国设官建署，日益发达，近日饥民前往垦种，日有所闻，至呼素尔图肯木毕齐尔俄人业已兴修马路，距肯仅有四台地。渠等在海仅有十日之久，俄人由克什木笃来海种植者，又有三千余人，均系在肯木毕齐尔附近居住。

又贝子旗原属喀尔喀贝子管辖，每年差人到乌梁海征差，自归俄保护后，不受贝子管辖，亦不交差。金巴总管系为俄人委派，至今仍称贝子旗，只有总管并无贝子，唐努等闻有赴库投诚之说。合并附陈”等情前来。

理合据情呈报，谨报告。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56~258页)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咨呈

1918年9月11日

为咨呈事：前据选举事务所所长孟策，报告前赴乌梁海就便调查宣慰详细情形，业经撮要缮具报告，函呈大部查核在案。兹据该员等将肯木次克乌梁海总管巴颜巴达尔呼投诚公文一件，又抄录该总管与俄人订立脱离保护条约俄蒙文各一件，俄人取消条约公函一件，一并呈阅前来。

查肯木次克乌梁海情殷内向，系出至诚，惟俄乱甚亟，党派分歧，或主归俄，或主由该地人自行归顺中国，极其反覆。我国如设官驻兵，机宜似不可缓。兹将各项文件译汉呈阅，除俟严调查员来乌另行接洽外，相应将原文缮抄全分，咨请大部查核办理可也。此咨呈外交总长。

### (1) 肯木次克乌梁海总管内向呈文

唐努右翼肯木次克乌梁海总管，辅国公布彦巴达尔呼谨呈，为恳请转呈中国政府保护事：前清颁给本旗印信，已由俄国夺去，现驻肯木毕勒齐尔俄官萨外特党，派员来旗声称，兹拟将乌梁海印信交还，必须派员前来收领等语。当经本旗遣派管旗章京巴达尔呼前往该处，俄官并召集乌梁海各旗职员在该处开会。据俄人称，前任车热仁领事，恃强夺要乌梁海印信，实系无理，现在将印信及与俄国所订约，一并交还本旗管旗章京巴达尔呼带来回肯。讵意由肯木毕勒齐尔来函云，业将萨外特党更撤，关于一切政治事务，即归前临时政府办理等语，实不知何故。本旗召集本旗苏木人民征求意见，略谓我乌梁海向归中国范围管辖，根本宗教均属一律，加以中国五族共和，组成一国，我等情愿归顺中国，不愿为外人奴隶等语。恳请伏念我数万生灵倾向之诚，早日派员带兵前来保护，以慰我乌梁海数万生灵喁喁之望，并脱离库伦自治苛

政，及杜外人侵占之野心。万勿使我乌梁海归库伦自治范围之内，乌梁海九旗之中，设一盟长，旗务归于自治，仍照旧时奉差进贡。恩请恩施格外，派员保护，俾我乌梁海人民得以安居。前此屡经据情呈报前任驻乌陈副使，守候数年，终无良善办法。现值俄蒙双方无力顾及，再为呈恳，谨请查核原呈，迅予确实示复。兹连同本旗户口数目抄送一份，合并呈报。为此谨呈。

肯木次克乌梁海户口数目开后

本旗十箭户数，共二千五百三十四户。

男口五千九百五十二。

女口五千五百三十二。

男女共数一万一千二百八十四。

### (2) 肯木次克总管等与俄新党订立脱离保护条约

(见本书第八部分：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

### (3) 俄旧党取消条约公函

俄国驻乌梁海可米萨尔公署噶力达，<sup>萨木力洛夫</sup>等，谨请贵总  
管辅国公巴达尔呼钧安。  
<sup>吗力舍夫</sup>

敬启者：今日由米奴兴斯克原驻乌梁海临时政府所派歌米萨尔多尔吉呢诺夫处来电，内称：“我等俄国政权，前被巴尔扎维多数党，以强权侵夺，今将该党摈出政权之外，仍归临时政府掌握。为此告知各行政地方所有种种政治事宜，谨守临时政府训令办理”等因前来。今将原电摘要检呈贵总管知悉。

[注：九月十六日收国务院函录送附件同上。删。]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63~266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调查员 严式超乌里雅苏台来电

1918年9月25日

顷据乌里雅苏台恩佐理员面述，此次曾派该署秘书长孟榘，以选举名义，带同乌梁海各华商，前往该地调查。侦悉距克穆齐克四台地之克木毕齐尔地方，现仍住有俄武官数员，军队二百余名。所有对于中蒙种种举动，皆出该武官主张。孟君至克穆齐克旗，颇受各苏木之欢迎。未料仅住数日，即遭俄官商之排挤，时以无法抵制，只得退出云云。由此观之，海地各旗方面，似已毫无问题，而对我干涉者仍属俄人之野心未已耳。

式超此次由库来乌，沿途遇有海地旗民，及曾住各旗之商人等，莫不优容接待，垂询俄人现下在海情形，并各旗总管是否真诚内向。金云各旗心已无二，但俄人对于该地，依然扩张势力，偶撄其锋，或遭不测。又查得克穆齐克仍住俄商不少，该商等均具有军人资格，每家又皆藏有器械，无事之时经商营业，一經有事，军队可仓猝立集。纵无克木毕齐尔军队，即此项商人其力已足压服旗民。此俄人对于海地所以得晏然久占，各该旗苏木所以畏威忍辱，而中国官商所以屡进屡蹶也。

惟是式超此行，断非寻常官商可比，俄人在彼节节既有准备，我之行止进退，必须审慎周详。一有疏虞，匪特是领土关系。且与国体大有攸关。再四思维，欲达完全目的，舍军队为后盾，余无办法。然尤有进者，外蒙接毗察俄，其首尾最要地点，为恰克图乌梁海两处。更以恰海比较，则海地尤要于恰城，缘该地与俄不过一山之隔，肘腋之患，诚恐时所不免，然则非筹设先事预防计划不可。窃意丁此时机，若能在恰海两处多增一兵，即将来多收得一兵之效。且就现在表面上而论，又可张我声威，就解决根本而论，实足我边圉。至库伦乌科三处，现在情形尚称安靖，驻

兵似无须过多。恰城为交通要冲，海地乃西北屏蔽，驻以重兵，相机扼守，外蒙全境或可赖以粗安，诚所谓成败利钝在此一举也。愚见所及，用敢率陈，如蒙采择见诸实行，即乞电致驻库大员，速将派来新军分别缓急，善为支配。

再式超过库时，以无军队可带，所以徒手进行各情形，业经电呈在案。现行抵此间，既将海地俄人一切举动调查确实，万不能铤而走险，致失机宜。兹拟即日由此进发，决在乌兰固穆专候军队，迭经请陈大员速饬军队西来，并请于新军中再加选两连，一并兼程进发。盖因克穆毕齐尔既有多数俄军商民，能互相为力，其势力之膨胀，已可概见。我如仅以一连军队深入，殊有势孤力薄之虞，此亦不过因时制宜之意，非必欲藉以武力从事也。谨将调查海地最近最确情形，并见闻所及，理合缕晰电闻，是否有当，尚乞钧裁。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叩。十三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72～273页）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咨呈

1918年9月30日

都护副使驻扎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公署为咨呈事：据办理乌梁海选举事务所所长孟榘呈称：

“窃以唐努乌梁海在前清时代归顺，较喀尔喀杜尔伯特为后，其时在乌梁海南，东起巴勒达斯，西抵哈图乌里雅苏台业经建设卡伦。迨唐努等归附，复与俄国划界，在唐努等处迤北订立界牌鄂博。乌里雅苏台将军巡边，仅巡唐努乌梁海迤南与蒙古交界卡伦，至与俄国交界界牌及乌梁海内地各紧要处所，仅派署员巡视，又复不知注意。乌素呼图地方，在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俄人已有万余之谱，民国元年肯木毕齐尔俄商曾有十数家，近数年来俄国居民已成市镇，并设地方官于此，兼辖俄乌商民。乌素呼图与肯木毕齐尔距离六台，俄国开设驿道，交通便利。俄人占我乌梁海，

其势力俨同固有。

肯木次克乌梁海此次内附情殷，其原因有二：一创于外蒙之重税。当我国政体革新之际，西北同时解体，肯木次克总管欲求中国保护，已属无从，即由扎盟加汗曾格根介绍，与唐努总管等托隶外蒙。惟肯木次克地方情形与唐努等不同，唐努总管所属仅有四苏木，其萨尔吉格、陶吉，亦仅各有四苏木，肯木次克总管所属，则有十苏木，又有十七苏木归喀尔喀贝子管辖。此十七苏木，在前清仅纳贝子差役一分，以外概无供献，自归外蒙之后，唐努、萨尔吉格、陶吉各乌梁海，所属苏木，对于库伦官府均须纳差。肯木次克二十七苏木中，有十七苏木除纳库伦官府差役外，并须照纳贝子差役，人民不胜其苦，故背库而向俄，此其不愿附之外蒙一大原因也。一根于俄人之失信及殖民。归附俄国以来，俄人原许乌梁海人百年以内不纳租税。嗣以欧战事起，俄国经济困难，自俄历一千九百十五年起，俄人迫令乌梁海每丁年纳羌洋二元。肯木次克二十七苏木，年须缴纳羌洋七八千元，敛钱失信，已有象征。又当附俄之时，唐努总管本属首倡，现在俄国农民赴乌梁海垦殖者，散布于肯木毕齐尔附近，农民日渐增多。肯木次克总管虽屡次严词拒绝，俄人终属源源而来，此其不愿附俄之一大原因也。

策到乌梁海与该总管巴颜巴达尔呼大喇嘛达克丹等接洽，伊等屡谓乌梁海本为中国领土，仍应直隶中国。屡询中国对于阿尔泰乌梁海办法，及帕亲王在中国受何种优待等事。查其意向，该总管大喇嘛等，均愿我国以待阿尔泰乌梁海办法，待遇唐努乌梁海。并于会谈之际，窃意该总管等此次倾心内向，主旨在于晋封爵秩，比于内蒙各盟。简充盟长，尤为希望。策意以为俟严调查员式超抵肯后，布置妥帖，中央亟宜优予该总管等封爵，以坚意向。不但肯木次克二十七苏木，可以团结，即唐努等十二苏木，亦不至徘徊中道，而一意归顺”等情前来。

查肯木次克乌梁海屏绝俄蒙，诚意归顺中国，匪伊朝夕。该肯木次克及贝子所辖共有二十七苏木，疆土人民大于唐努，萨尔吉格，陶吉各乌梁海，几乎倍半。诚能顺从众意，迎机收抚，则复我境土，隶我版籍，自属意计中事。肯木次克总管等首倡归诚，厥功尤伟，该选举事务所所长孟榘所呈各节，不为无见。自应据情转达，以备大部参考。相应咨呈大部查核施行。此咨呈外交总长。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74～275页）

## 外交部收俄使署函

1918年12月7日

迳启者：日前贵代理总长请本使署，于华官日内前赴唐努乌梁海时，妥为照料一节。旋本爵公使于本月四日面晤之际，业经口头答复。兹为免除误会起见，应将本爵公使意见，再行备函述明如下：

案查一九一七年中国驻俄公使，与俄国临时政府交换唐努乌梁海问题之意见，两方面似未能一致。此次贵政府拟派员驻扎该处，并请照料。若照所请办理，是本爵公使预先决定此问题，显与本国前临时政府之意见相反，已承贵代理总长深谅本爵公使并无他项措置之法。

查一九一三年北京声明另件第二条，及一九一五年恰克图三方面协约第三条，均载凡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等语。是本爵公使业经提议将乌梁海之问题，缓至俄国正式政府成立，并经贵国承认时再议。缘将来之俄政府，独有施行该两条规定之权。至现在派员一节，本爵公使亦请缓办，因视本国之现状，难保该员之无虞也。

旋据贵代理总长所称，声明第四款已完全决定此问题，并无再行协商之余地等语。本爵公使答以声明另件之第四款，仍有完

全之效力，惟若将该条对于乌梁海适用之，则与实际上解决无异，本爵公使并无此项之全权，且与前临时政府之意见相反。嗣承贵代理总长声言，派员赴乌梁海，出于保护旅居该处华民利益之必要等语。本爵公使答以仍请按照上开各理由缓办云云。兹特备函仍请将派员之事，展缓办理，以笃素有邻邦及协约之睦谊为盼。顺颂日祉。俄使署启。十二月六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90~291页）

### 外交部发俄使署函

1918年12月18日

迳启者，接准来函，以唐努乌梁海问题，请缓至俄国正式政府成立时再议。现在派员一节，亦请缓办各等因。查唐努乌梁海地方，按照大清会典，分隶乌里雅苏台将军，而声明另件第四条，订明外蒙古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而同治八年中俄复订定乌里雅苏台界约，共设牌博，彼此遵守。是唐努乌梁海应属外蒙土地，典章俱在，毫无疑义。倘将来该处重修牌博，因界务发生土地交涉问题，本国政府自应按照前项声明另件第二条办理。

至现在派员一节，系因俄国内乱，唐努乌梁海蒙人华商，受有乱事影响，纷纷请求保护。本国政府因外蒙为中国领土，及华商各种关系，商明外蒙官府，派员前往调查，以便实行设法保卫，自系正当办法。现事势紧急，贵国新政府成立究在何时，安能久待，坐视商民受困。是以对于贵馆所请缓办一节，碍难照允。相应函复贵馆，即希查照可也。顺颂日祉。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93~294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电

1918年12月20日

国务院、外交部、参谋部、陆军部钧鉴：

中密。驻库大员所派卫队一连，及乌科卫队各抽一棚，业已本月昨今两日，驰抵乌兰固木。本处商民暨左近各旗苏木，均极欢迎。兹已遵催台站，俟齐集时，率同进发。一切详情，容到海后，陆续呈报，先电奉闻，藉纾廑念。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叩。效。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98页）

## 外交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

1918年12月21日

国务院、外交部、参陆处鉴：

中密。正发巧二电时，适奉钧部洽电，敬悉。俄馆所称各节，查库领照称俄临时政府来文，似对于唐努乌梁海为外蒙自治区域及中蒙设官管理两项，微露不甚反对之意。惟传闻华兵声势甚大，恐入境驱逐俄民，故对于损害俄民利益一层，特别注意。务乞核照巧二电所陈情形，相机开导。声明中蒙两方照约设官，所带华蒙军队，不过照例酌派卫队，兼以保护该处土著人民及华商利益，与条约无碍，断难停止进兵。并请告以俄民商业利益，必竭力保护，不加损害，以安其心。更晓以设官一举，外蒙官府志在必成，以慑其气，实为至要。

至派往军队，西路由科护送严调查员赴乌兰阔穆方面者，约库卫队一连，乌科队各一棚。东路从乌里雅苏台北精奇里克卡伦，随同黄主事及蒙外官伊贝子前进者，约高团兵一排，蒙兵百名。此外尚有车兵百名，在卡伦附近，以为后援之意。如俄人抵抗，虽再调蒙兵二千名，亦所不惜。计西路已进之蒙兵，共不过二百余

名。惟此次行军，均不经过乌科城市，异常秘密，俄人骤见，不知兵从何来，故传闻声势甚大。答覆俄使时，总求不漏虚实为要。

再乌兰阔穆一作乌兰固木，在乌布萨大泊之旁，为科布多属杜尔伯特旗地，地图记载甚明。前清乾隆时征西将军祁里德，曾屯田驻兵于此。现科邮局正拟在此添设分局。该处北抵唐努山脉，为科布多与乌梁海交界之地。至乌梁海与俄交界地，则在乌梁海各旗之北，相去绝远，有同治八年界牌为凭。严调查员实由乌兰固木向乌梁海前进，并非向俄界前进，质言之过科属乌兰固木，始为乌梁海区域，过乌梁海始为俄界。俄使云由乌兰固木北向俄界，实仍以乌梁海为俄地，意图狡混欺骗，可鄙已极。至相去路程，计由科布多至乌兰固木，为七台地，由乌兰固木距唐努山脉，至乌梁海克木其克旗总管驻所，为六台地，约一星期可达。特详闻，以备驳复。严调查员计此时已由乌兰固木进入乌梁海境，黄主事及蒙官，已否与严会齐，尚未接报，容探明再电陈。毅。效。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98~299页）

## 外交部发俄使库达摄福节略

1918年12月27日

准本月十四日节略开：

“中国政府所派之委员，带有军队共五百名，过山炮四尊，机关枪数架，前赴乌兰阔穆，再向俄界进发。请转饬停止前进”等因，当经电达驻库大员查明办理去后。兹准复电称：“此次中蒙两方照约设官，所带军队不过照例酌派卫队，兼以保护该处土著人民及华商利益，与条约无碍，断难停止进行。乌兰阔穆距中俄边界甚远，此项军队决无向俄边进发之事”等语。

查乌梁海派员一事，系因俄国内乱，乌梁海一带蒙人华商受有影响，纷纷请求保护。是以本国政府特向外蒙官府商明，派员前往调查，以便实行保护，曾于本月十八日函达贵馆在案。此次

派队前往，无非为贯彻前项保护华蒙人民之宗旨起见。外蒙官府及该处土著人民，对于此节，均极端赞成，并无足使人心惶恐之处。至该处俄国商民，中国方面亦当竭力保护，相应奉复，即希查照为荷。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02～303页）

### 外交部收俄使库达摄福照会

1918年12月31日

大俄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王爵库为照会事。关于唐努乌梁海一事，本爵公使屡经面商，并于本月六日函达贵部在案。旋于本月十八日，及二十七两日，接准节略，阅悉一切。兹应续行声明如下：查中国政府于乌梁海问题上措置之法，本爵公使视为违背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北京签定俄中声明文件，及民国四年六月七日恰克图订定俄中蒙三方协约等情。特行备文提出正式抗议，相应照会贵代理总长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中华民国外交次长代理部务陈。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03～304页）

### 外交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

1919年1月17日

国务院、外交部、参陆处鉴：

中密。顷接严调查员电称：“正拟由乌兰固木起程，适据探报，俄于克旗南面汉达海图山口，驻有骑兵二百阻道，又有步兵百名，各驻守克旗。俄注全力于此，其克木必齐尔根据地，实已空虚。当派宁、侯连长前与俄官交涉，双方结果，约定由伊报明该政府，未经答复期内，请我军暂驻不进。又据俄官称伊政府对于乌梁海问

题，业于十二月二十日交由驻京俄使，驻库俄领，与中国政府及外蒙官府交涉等因。请即开诚布公，据约交涉，并令限期答复，暂顾和平”等语。

又接黄主事函称：“到精奇里克卡伦，蒙兵尚未到齐，遂先带华兵一排于十二月十八日西北行，直抵卡伦外唐努岗萨穆嘎台唐努旗总管驻所。北距克木必齐尔仅两台余地，该总管当具盖用前清印信呈文。惟唐努大部境土均在山北，兵单未敢迳进。拟先竭力保守唐旗总管驻所，以为根据，俟蒙兵到齐，再相机前进”等语。

查该调查员所称，不为无见。俄领方面前曾准照部示复驳，迄未得复。又俄领曾质问蒙署，亦经蒙署严词照驳。除由本署仍与俄领交涉外，应请大部再力与俄使交涉，请饬该处俄官，勿得阻行，并令限期答复。倘嗣后发生冲突，应惟该国负责。至外蒙已派多登木贝子为该处蒙古大官，现黄主事已占守唐旗驻所，拟请即将严式超照约任命为唐努乌梁海都护副使佐理员，以示决心。如俄仍顽不退让，再行厚集兵力，相机前进。当否，乞酌裁示复。

再据蒙署称，现添兵二百名，前赴唐旗。又因黄主事招集土兵四十名为向导，乏枪枝，亦经发送前往等语。又接严调查员电称，黄主事已带同唐努总管到乌兰固木接洽，并闻。唐努总管呈文，另抄寄。毅。筱。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07～308页）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咨呈

1919年1月29日

为密咨呈事：案查库乌两处开赴乌梁海军队，现已抵唐努谙本旗界及乌郎固木，分别进发情形，业于有电陈明在案。查乌城至乌郎固木，共有二道，一商道仅有十二台，为路最近，约八九百里之谱。一官道，经由科布多赴乌郎固木，共二十一台，约千五六百里。至由乌城赴唐努边界景吉里，仅有九台，逾岭即是唐

努谙本住处。此次军队赴乌梁海，共分两路，一由官道进发，经由科布多汇于乌郎固木。一由苏木台进发，经由景吉里，先抵唐努，酌量情形一同赴肯。惟乌郎固木为入肯木次克要道，该处有中俄商人经营贸易，我国商人势力，现尚薄弱，中央既有意收回乌梁海，商务后盾，似亦不可忽略。现已饬乌城商号恒和义，协和公，元生和等，由商道运货前往贸易，以资接济。新疆邮务局长杜和伯，业由科布多前往乌郎固木，拟办邮政。似此衔接一气，办理边务，尤易着手。

近由蒙署报告，库伦官府军队，现已分路开赴唐努及乌郎固木等处，会同前进。其赴肯木次克蒙官，并同有三音诺颜部诺们汗活佛，一同前往。该活佛于十二月二十日过乌城时，蒙古大官尚赴西昭迎迓。计此次库乌等处所遣军队，计有两连。蒙古军队约有二百余名，传闻俄国在唐努及肯木次克所驻军队亦有二百余，合之商民，为数尚属不少。惟中蒙军队叠次过乌，屡与俄领晤面，伊亦未向提及。俄局近仍破裂，未见收拾，该乌梁海俄兵俄商似或不敢抵抗，我兵或可安然入肯。乌城见闻较确，除呈报国务院外，相应咨呈大部查照可也。此咨外交总长。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13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电

1919年2月6日

外交部钧鉴：严密。并转国务院、陆军部、参谋本部钧鉴：

计抵乌兰固木后，迭将所拟进行办法，并派员与俄官交涉各情形，电陈驻库大员，并请转呈中央，想已节邀察核。俄人前移全力防守克旗，故汉达海图大坝南北，节节均驻有俄兵二百余。后因我军另出一枝，由乌城后九台地，直抵唐努旗。该旗与毕地接近，俄人生命财产多在该处，故又移兵转守毕地。克旗方面俄军已渐就单薄，我军似不难长驱直入。惟迭奉陈大员阳陷两电云，

乌梁海调查案，业经俄临时政府，提与中央并自治官府交涉，均经痛予驳复，应仍驻乌兰固木，暂免进行，听候另筹解决。正在规划行止之间，忽接达格丹喇嘛面称，接得乌梁海方面报稟，旧历十二月十二日，俄人率行持枪威逼克旗巴总管退位，并将印信强索而去。管旗川章京及曾与我通讯之各旗民，或被革职，或遭管押。总管已失自由，全旗人心均亟惶恐，要求速电中央严重向俄责问，并请我队速行进发，以解倒悬。

窃思乌梁海调查案既已开始交涉，孰是孰非，尚未解决，俄人何得遽施暴虐行为，显属有违约法，即系与我反对之表示。今克旗人民已处水深火热，诚未能久候交涉结果。因循达喇嘛之请，于本月二十一日率队分期相机进行。本夕得首期开拔人员之报告，二十四日已经越界，占驻喽北要隘，与俄军驻扎地相距〔十〕数余里。现悉前途俄军亦不多，我队陆续前进，当不至有冲突情事云云。除分电陈报陈大员外，理合电呈钩鉴，俟前队完全占领克旗后，俄人方面作何举动，并临时或有他项问题发生，再当随时驰电奉闻，以纾廑念。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叩。正月二十六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15页）

## 外交部发驻俄公使刘镜人电

1919年2月14日

文电悉。谢事已电黑省饬查。乌梁海事，曾由执事向俄政府交涉有案，详情不赘。近因俄乱，政府据约商同外蒙派员带队前往，以便保商，俄使迭次反对，均经驳拒。政府现已任命严式超为乌梁海佐理员，俄使亦未抗议。顷据报告，我军已入海境，与俄军并无冲突，现仍和平继续进行。以上设官保商各节，纯系据约商明外蒙，在外蒙区域中国领土以内，按照目下情形，实为应有之举动。希相机宣布，以免误会。外。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20页）

## 外交部收库伦大员陈毅电

1919年2月18日

国务院、参陆处、外交部鉴：中密。顷接严副使支电称：

“除日由乌兰固木进发，初四日抵乌梁海克旗境内前图拉贺里克河，在齐齐尔哈那卡伦之北，我军驻在坼地。再北有克木傭克大坝之险，逾坝即可抵克旗驻所。

据前队黄宣慰员成垿告称，上月二十七日有克旗乌梁海官，因事回家，派华兵二名护送，行至坝口，被俄卡委员拦截扣留。我军闻信愤极，当经派人前往质问，始获释回。该卡踰坝密迩，细察俄军行为，似有设备阻挠之势。二十八日乃同候连长学桓，宁翻译荣锦，带领华蒙兵士二十余名，驰赴该卡。将俄武官二名，兵十三人武装，一并解除，并即遣散。因两军相距过近，彼昨日又有拘留我兵之事，恐不免因此或起冲突，为欲维持和平故不得不尔。俄官兵等领会此意，故亦无甚反对。二十九日又有俄军七人由坝北抵此，系来辅助卡兵者，复就途中将其武装勒令解除。所有枪械子弹等件，均列清单存根，许俟交涉终了，再予交还等语。

现计乌梁海境内，克木内其克大坝南面，东由唐努旗，西至图拉贺里克河一带，均属我势力范围。坝北后图拉贺里克河地方，尚驻有俄兵数十名，汗达海图西面，亦驻有俄兵数十，均俄官马里且夫管领。然目下俄人对于海民已失信用，自被我军解除武装，我军军威尤震。二十九日俄农商举代表二员，来我军前请求双方不可决裂。是日又有远近各旗苏木，争来具结投诚，计已有十余处。此际如果长驱直入，俄人当然无力禁阻。

惟查大坝迤北，俄商民甚众，当我军气锐之时，设轻率遽进，诚恐驾驭一有不周，转于该农商等或生不利，致失彼等请求之意。故暂定驻守此间，函邀马里且夫前来，与之接洽。如伊撤退汗达海图并后图拉贺里克河两处之兵，让我军和平进驻克旗，我当承

认完全负保护俄农商之责，作为交换条件。倘被执迷不悟，我兵即另筹进行方法。缘唐努山脉有天险坝口共五处，彼军绝对无尽行派兵扼守之能力，不难乘隙而入。须俟接洽后，始可决定办法。

再黄成垿前留驻唐努旗之华兵一排，及所招海地土兵五十名，因唐努道路已与式超前驻地点联络，遂于初三日移与式超合驻，以壮声势。其唐努旗则由蒙官府所派诺门汗活佛驰抵，招集旗兵，严为防守，尚称巩固。乞转呈”等语。特闻。毅。筱。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21～322页）

## 外交部收驻库大员陈毅咨陈

1919年2月22日

都护使驻扎库伦办事大员公署为咨陈事：案查我国拟乘机收回唐努乌梁海领土事件，迭经承准中央派员，带领中蒙军队，分道进行，并随时电达国务院及贵部在案。兹据东路由乌城北面精奇里克前进黄主事成垿，递到唐努乌梁海印务总管，已故总管棍布多尔济之子，三品顶戴梅楞苏达那木伯勒珠尔，盖用前清印信蒙文呈文一件。当经移译，审阅文内情词诚挚，久处水火之中，正切云霓之望。前此克木其克旗曾有盖用前清印信求援呈文早经呈报院部在案。兹唐努旗复具抒诚呈文，情同一律，益可证明该处为我领土，藉资交涉。除饬该主事妥为抚慰接洽，并由本署将该呈抄录备案外，兹将蒙文原呈，并译汉文各一件，咨送贵部，请烦查照施行。此咨陈外交总长。

## 唐努旗抒诚呈文译汉

总管唐努乌梁海印务，已故棍布多尔济之子，三品顶戴梅楞苏达那木伯勒珠尔为呈报事：兹由钩处遣派委员，于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已到乌梁海。蒙传卑职到辕询问，爵职从何封受，务得抒诚稟覆等因。奉此，卑职苏达那木伯勒珠尔，当即披肝沥胆稟

称，断无归从俄国之意，方谓素愿既遂，至为欣幸。而钦派赛特中途有误，尚未到海。现在我乌梁海微末边庶，如蝼蚁之懦愚，惟恳我大中国博克多汗恩施保护，格外维持，并请钧使俯赐批示，以资遵循，永矢信守。谨呈中国都护使驻扎库伦办事大员陈。

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蒙古戊午年十一月十六日。

蒙文原件〔删〕。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24～325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电

1919年3月18日

外交部钧鉴：

严密。奉陈大员蒸电，转奉钧部阳电，只悉。式超当与库署派来黄宣慰员沈廉商定，由黄带领蒙海军士约五十人，又乌科署抽来卫队各一棚，并黄自由库伦带来之卫队一排，均于二十六日向汗达海图东小道，乘夜冒险趋入加大，即克穆其克总管旗地。式超带领库署拨来三连卫队一连，于二十八日进驻汗达海图大道坝口之俄军驻防地迫近，俟得黄君安抵加大消息，即由大道逼进。先则以函通告俄廓米萨尔，以加大为会议地点。

讵候至初一日夕，黄仍无消息，诚恐有变，正拟率队进攻救应，忽得黄急电告称，我军于二十八日夜九时，入加大，对于俄人告明副使来此会议，照约随带卫队，先行抵此。蒙古大官，亦略带卫兵同来。且声言我军奉命纯抱和平主义，绝不加害你等，无庸惊恐。不料俄人阳示和平，阴施诡诈，且仇蒙特甚。该旗民又因我军进克过少，力难久敌，均趋往于俄。随由该上库伦庙喇嘛，暗令由俄政府新派来哥萨克二三百名，又本有防军百余名，复集各邑商人等，乘黎明将屋围困，大事攻击。华兵闻警，当即支配迎击，直战至十二时，华兵伤三人，死二人，蒙兵共五十余，多被执，俄官兵亦伤亡五六人。

停战后，由俄派蒙人出代言和，黄遣孟昭明排长前往质问，不得要领。最后议定双方同时退出加大，再行理处。当令暂不敌即徇其请云云。初二日即来与式超会合，现仍加意防范唐努山南一带。计查损失蒙古机枪一架，大枪三十余支，华军器械保全无遗。惟此次俄人出此阴谋，显系早蓄与我决裂之意，该使领等不问不闻，实属矫饰。现既衅由彼开，此后对付之法，是否加兵力与之战争，抑由钧部据此造意戕害情形，与俄交涉。式超现按兵不动，闻俄自得蒙古器械后，又复招集抗敌。我军后援空虚，唐努山南能否到底保全，实难定之。克旗总管，现已逃至我军中，因俄有加害之意。添兵一节，其意尤切，务恳速示机宜，俾有遵循，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严式超叩。初四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46～347页）

## 外交部政务司说帖

1919年3月20日

据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来电，黄主事等所带军队，于上月二十八日由汗达海图东小道，乘夜趋入加大，即克穆齐克总管旗。到后对于该处俄人，晓以我军奉命前来，纯抱和平主义，绝不加害。乃俄人阳示和平，阴施诡诈，乘黎明突来攻击，激战至十二时，互有伤亡。事后经黄派排长前往质问，不得要领。俄人既已蓄意开衅，此后对待之法，究竟应加兵进击，抑由部与俄使交涉，请迅示机宜等语。

查我国此次派员带队前赴乌梁海，俄使迭经来部抗议，坚持中国此举，系属违背中俄蒙三方协约。经告以该处商民，急待保护，不能等待俄国政争息止，再行办理。该使明知俄国现时势力有所未逮，尚未坚持反对，而对于此事，始终表示不能满意。是此举在俄国方面，原不啻认为中国之自由行动，此次中俄兵既在加大地方发生冲突，如由部据与俄使交涉，该使自必仍以按照条

约，中国军队不应前往该处为借口，断无结果可言。

窃意我国对于乌梁海事，既经决定用兵力镇抚，不宜因中途稍有挫折，遽易方针。目下如能厚集兵力，积极前进，俄国方在多事，难以东顾，该地少数组队，决不敢轻易挑衅。庶中国主张可以始终贯彻，我国在乌梁海势力，既已巩固，将来提出交涉，亦易得手，此着最为上策。其次保持现在军队所到地点，勿再退让，俾唐努山南一带，不致成为俄人独占之地。然此节亦非增加兵力，不能办到。

至于向俄使抗议，不啻明认俄国对于乌梁海事有干涉之权，非惟无益，适足示弱，斯为最下之策。以上各节，事关重要，应否提出国务会议公决，迅速施行，以维边局之处，伏候钧裁。政务司呈。

〔原件有代总长陈箓手批：“乌梁海事，已由院电新疆派兵援助，但恐缓不济急。驻京俄使现在毫无实力，纵使交涉，亦属空谈。”〕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50页）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电

1919年5月8日

国务院、外交部、陆军部钧鉴：

中密。肯木欣倭乌梁海总管巴彦巴达尔呼、堪布大喇嘛，随同黄主事成垿赴库伦，恳请救援该旗，业已经过乌境。其章京等在乌购买物件，并传台令其一同赴库。谨闻。华。虞。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395～396页）

## 外交部收驻库伦办事大臣陈毅电

1919年7月9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外交部均鉴：

中密。中蒙军队春间进兵乌梁海，被俄人抗击，众寡不敌，退守山南，严专员并退驻乌兰固木，巴总管出走来库，痛恳援救。当与蒙署会商挽救办法，蒙因大官伊贝子逗留不进，致华兵势孤退出，将其革职，另换玛王，督队三百人，并选炮手五十，令再会我军前进。惟道路遥远，一时难到，因商蒙署先给海人枪械，搜集土枪刀棍，令自为战。海性素强，恨极思奋。迭据巴总管面呈，据管旗章京呢木札布函报，四月九日俄兵五名逾山至罕达海图东面，枪击牧人，当被海兵击毙一名，伤二名，俘一名，夺枪二支，马二匹，毙马一匹。同日又来四名，又被驱走。十三日又来俄兵四十余名，海兵六十余名执棍持械，追逐俄兵，复均逃窜。惟山南海民抛弃产业，移入本旗界内，男女老幼甚为惶恐，应请转恳上宪，设法解脱困苦等语。

正拟筹办，日昨忽接乌兰固木孟排函称，山后克旗人民苦于凌虐，群起公愤，聚集约千人，将俄兵商包围，俄兵持械抵抗者，多遭殴毙或俘获，其老弱妇孺全被海民驱逐，逃往东去，克旗以西已无俄人踪迹，并飞请我军进援，现严使已起程赴海等语。蒙署报亦同前因。旋接严专员上月来电，我军已于铣日进驻海境，山南一带，仍为我有，随即进至山后克旗总管住所加大地方，毙俄人数十名，海地人民全体归附，蒙大官亦率队来会，仍请速派军队援应等语。

查我军现已进占克旗，颇称得手。惟我军单微，须防俄人重来，又东部克楚必齐尔一带，详情如何，尚未据报。海境派兵，势不容缓，拟俟西北军及高团第一营赶速到库，防务较固后，即派高团第三营驰往援助。缘该营已有一排在海，派该营前往，管理

较便。当否，乞酌示遵办。

再库、乌、科进海队伍，军费多积欠未发，续行调队前往，需费尤巨，鱼电所请续拨五万元，务请迅准拨汇。又巴总管已回海，并商蒙署再给枪百支，令带领前往矣。谨陈，乞示覆。毅叩。庚。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第 430 页）

## 外交部发驻鄂总领事范其光快邮代电

1919年7月16日

据驻库伦大员电称：据密报，鄂木斯克政府拟派驻伊尔库次克马队一营，前赴唐努乌梁海，请交涉阻止等语。查唐努乌梁海在前清时代，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同治八年中俄并订界约，共设牌博，彼此遵守。至宣统年间，俄人竟将察布齐雅勒达坝之牌博，拔去焚毁，经前外务部与俄使交涉，该使以同治年间界约有欠妥协为词，旋因乌里雅苏台独立，交涉中止。恰克图三方会议时，我国根据声明文件，认定唐努乌梁海系属自治区域，当然为中国领土，是以未另提出。至民国五年俄人强给蒙人印信，令归俄属，并将华商驱逐，经迭与俄前政府交涉，迄未解决。俄乱以来，该处蒙民华商，纷纷请求保护，政府因情势之必要，商准外蒙官府照约添设专员，以资保卫，俄使并无异词。严专员式超奉命后，政府并训令该员到海后，实行保护俄蒙暨中国商民，并驱逐过激党。乃俄人未谙斯旨，竟以兵力阻拦严专员不令人境。复暗中袭击，致所带卫队，多有伤亡。近接严专员来电，以顷由库伦请兵救援，海人并从中协助，俄兵见众寡不敌，已全数退出海境等语。查此次冲突，当认为军人误会，且海境俄兵，行同过激派，暗袭我军，断难姑息。现严专员既经到海，自当实行政府主旨，设法保护华俄蒙商民，并驱逐过激派，实于中俄均有利益。惟准驻库大员电称前因，未审此次派兵，是否鄂政府意图报复，侵占海境，希设法探询。如果属实，望根据前项事实，向该政府详

加解释，请勿派兵，致生冲突。至唐努乌梁海中俄界务问题，将来可由政府根据旧案，派员会勘解决，盼电复。外。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39页）

### 外交部收驻鄂总领事范其光电

1919年7月25日

鄂政府派队赴唐努乌梁海事，曾于十九日将鄂外部晤谈各节，电陈在案。顷据该部函称，政府派队赴唐努乌梁海，系为搜查由叶尼赛窜入之过激派，并保护迁入该处之俄人生命财产等语。除备函仍请阻止外，特闻。其光。二十四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43页）

### 外交部发驻鄂总领事范其光电

1919年7月31日

唐努乌梁海事，已据十九日电，转电驻库大员。兹准复电称：“唐为我境，纵有红党阑入，自有华蒙军队竭力防御。至旅唐俄侨如无反抗，及阴为间谍情事，其生命财产自应一体保护。请电范总领事转告鄂政府，勿得派兵入唐，免生冲突”等语。希切告鄂政府，并电复。外。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49页）

### 外交部收乌梁海调查员严式超电

1919年8月2日

国务院、外交部、陆军部、参谋部、财政部、蒙藏院钧鉴：克木齐克乌梁海，自经完全克复后，全境已无俄人踪迹。本署已于本月十二，由山南移入加大，正式成立。理合驰电谨闻。严

式超。筱。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50~451页)

## 外交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

1919年8月2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督办边防处、外交部、参谋部、陆军部、西北筹边使均鉴：

中密。华海各军收复克木齐克，前经电陈在案。顷接外蒙官府照会，略称：据驻唐努蒙大官喝克苏尔桂布王飞报，抵唐后知华海军队已收服克旗，遂改由金奇里克东路，直趋克木毕其尔俄根据地。阴历六月初间，分派蒙官，添调海兵，规取唐努古鲁克赤坝上，将占据该坝之俄兵十七人，全行诛灭，夺得枪械。附近俄人，悉东窜五果勒地方，当即行文西路华蒙海员兵，驰来会合。该大官一面带兵由唐努山脉最称险隘之哈拉坦大坝前进，突被守口俄兵百余名开枪抵抗，蒙兵受伤二名。旋即督队猛攻，击毙俄人二十余名，余悉逃窜，遂将哈拉坦大坝全行占领。直越坝后，进驻距克木毕其尔约一台之札嘎苏诺尔地方。俄人所放之海地总管额库沁贝子阿吉盖等，恳求照常保护。又山后图尔根白嘎嘎纠等处俄民七村村长等，声称我等七村俄民，四百余户，向来安分，近被本国廓米萨尔编入军籍，致生计损失。现决计不服廓米萨尔命令，请求保护。并据该俄民等将俄武官俄兵及嫌疑人共十四名，执送前来，并缴出枪械。该大官即日会合西二路华蒙海军，合集兵力，向克木毕其尔前进等语。谨电驰报。毅。东。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51页)

##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电

1919年8月14日

国务院、参、陆、外交部、督办边防处、西北筹边使钧鉴：

中密。唐努地面纷传俄激党甚多，漫漫南下，当即分派员兵，各路探视。现均陆续回称，岗锡库伦各地，现无激党踪迹。肯木毕其尔、必罗杂拉斯克，均有激党，扬言数千，实则不足，携带机关枪甚多，手枪人各一支，马枪微觉不足，阿穆斯克军队，驻峡陶伦河。蒙古哈屯王军队，驻扎其里格斯。乌梁海人现均纷逃肯木斯克居住。除设法禁止南下，并续探外，谨先电闻。恩华叩。尤。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57页）

### 外交部收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

1919年8月29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边防处、外交部、参谋部、陆军部、西北筹边使钧鉴：

中密。边防处梗电敬悉。查红党为世界公敌，专论海事，则白党为仇雠，我对两党均应力御。现在我力过单，只有勒兵严备。昨蒙署接玛王电，阴历廿日，白党被红党击退，逃亡过半，擒三百余名，获大炮机枪十三架，枪五百枝。惟白党虽已败窜，而玛王仍劝红党出境，措置颇当。据红党答称，我等当退，惟向居毕地附近俄民不反对我等者，应请允许照旧居住，并纳地租等语。海地情形特别，该俄民前曾请求玛王保护，我兵力薄，不能不虚与委蛇，已商蒙署电饬相机处理。惟总之以不袒红党，勿滋口实为宜。俟兵力充足，再定办法。现红党将去，须防白党复来，已得之地，亟应增兵保卫。目前西路情势，中央纵不能一时即拨一旅，至少并须迅拨一团兵力。其次第先发一营，迳驻海境，续拨二营，分防乌科，庶免疏失。秋高驼健，正利行军，转瞬冬令，便增困难。当否，乞确实示覆。毅叩。感。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79页）

## 外交部致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

1919年9月9日

库伦陈都护使鉴：并转严佐理员。中密。前据严佐理员宥电称，俄红牌军占据毕地，应如何对待，请示机宜等语。当经函询边防处，顷准复称：“我国对待红党，应持态度当与联合国一致。该党无故侵占我境，自以勒令退出。前准陈使电告该党允退之意，应再劝其从速退出，免生枝节。仍一面迅派得力军队，兼程前往，相机应付，已函筹边使妥速派拨”等因。特电查照。参、陆部。佳印。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92页）

## 国务院等收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电

1919年9月15日

国务院、边防处、外交部、参谋部、陆军部、西北筹边使均鉴：

中密。据乌署恩佐理员电称，探报克木毕其尔红党，已退至乌素克图等语。乌素克图即乌斯和屯，乃海北边境俄城。特闻。毅。删。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90页）

## 外交部收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电

1919年10月21日

外交部钧鉴：严密。占据克木毕齐尔之过激派三千余名，业由式超会蒙古大官，和平劝令出境矣。务望钧部向驻京俄使交涉，勿使该政府再派兵来海，致滋误会。所有海地俄民，当由式超与

蒙官担负保护之责。当否希电复。严式超呈。九日。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516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函

1919年11月8日

任公代总长钧鉴：六月间我军克复克旗情形，当经式超修函奉稟，谅已早登记室。嗣因公署移入加大，布置一切，繁冗殊甚，函候因之略疏，尚祈原宥为幸。此间自俄军败溃后，忽来过激派三千余名，亦经式超会同驻海蒙官，和平劝令离境，已于八月间全体退去矣。所有当时对于过激派办理情形，均经电陈库署，转报中央，想我公必早经阅悉。

现海地虽无多数俄军，然我方兵力太单，扼守不易，援军不到，地方人民未免时有风鹤之惊，华蒙军士不得枕席之安，日久难恃，为可忧耳。况克旗败溃俄兵，现随前驻毕地之旧廓米萨尔，伏处陶碛旗下，时有蠢动之虞。数日前哈拉敦坝北希胡里木台站，忽被左近俄村俄人拆毁。玛王派兵十余名驰往查办，当场拿获出首俄人二名，行经中途，该俄人等竟敢集众围击，将俄犯劫回，并俘去蒙兵六名，夺去枪枝九杆。玛王以为陶碛旗下俄兵潜来会合，俄村人始敢拆台挑衅。拟合中蒙海三方兵力，出其不意，驰往剿办。正在调遣之间，该俄村忽举代表二人，负荆诣营请罪，愿将枪械如数送还，要求和平了事，玛王已允其请，日昨已派员同往，领人起械矣。惟玛王前由东路过坝时，未将附近俄村俄人驱逐，致留肘腋之患，殊为可惜。鄙意拟俟兵力完足，仍请设法取缔，或令迁徙他处。盖因希胡里木一带台站，连接后九台，直抵乌城，为我最要之后路，如稍有阻碍，即有莫大之危险也。

现俄属毕伊斯克及喀什喀赤等处，亦被过激派占领，该处与乌梁海西北毗连，防范稍疏，即不免有侵入之患，而我方军队又为数过少，不能兼顾。近数月来，文电交驰，迭向库伦方面请援，

几至唇焦舌敝，气竭声嘶，至今迄无消息。

窃思海地不守，乌科必为动摇，全蒙即不可收拾，关系至巨。但援军不到，亦无可如何，只有竭力维持，以冀侥幸而已。海署经费现仅领至四月止，余均被财部积欠，未能照发。闻已经我公以外部名义，转函代催，感甚。开办费一项，亦已议决照准，无非自我公一力维持之所赐，诸承关拂，纫佩曷可胜言，只有勤慎赴事，以期仰副裁成于万一也。肃泐布臆，并鸣谢忱，只请钧安，诸维爱鉴。严式超谨稟。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 582～583 页）

#### 4. 收复海境后中国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 外交部致国务院秘书厅函

1919年9月9日

迳启者：准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咨陈称：谨拟克木齐克乌梁海旗善后办法条件，请提交国务会议议决，转饬遵行等语。并附抄善后办法条件前来，查该员所拟办法共八条，一曰募练海兵，一曰应主交涉，一曰封赠爵号，一曰赈恤旗民，一曰赏给顶戴，一曰裁撤宣慰，一曰添设调查，一曰变通内政。关于募练海兵一条，本部以为我国兵士向多系内地人民，招募蒙兵事属创举，虽海境与内地情形不同，究竟募练蒙兵是否可用，有无流弊，似应由边防处、陆军部详加核议。应主交涉一条，现在俄国并无统一政府，驻京俄使毫无实权，况海地由我国以兵力克复，只有加派军队防守，俟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再与相机交涉。封赠爵号一条，该处总管喇嘛等，对于克复海地，既有劳勋分别酌加官爵封号，尚属可行。赈恤旗民一条，海地迭被俄人蹂躏，近因战事又遭兵革，该

处蒙民流离困苦，自系实情。为绥抚蒙民起见，酌予赈恤，但须筹有的款，此举自属可行。赏给顶戴一条，民国成立，对于蒙人爵赏，虽未能遽更旧制，然赏给顶戴一节，显背民国制度，自难照准。倘该地旗官实有微功足录，不妨由该员择尤请给奖章，以示优异。裁撤宣慰一条，现在严专员业经到任视事，实无再行宣慰之必要，似可商明驻库大员，即行裁撤。添设调查一条，海地新经克复，俄人并时有伺机窃发之势，派员调查，藉通消息，自属正办。变通内政一条，海地接近俄边，甫经克复，如能斟酌地方情势，设施一切，但求彼此相安，似不妨变通办理。现该专员既声称会同蒙官另订专条。应俟所订专条报到后，再行核办。本部意见如是，相应将严专员来咨，并所拟善后办法八条，一并抄送贵院查照，应否提交国务会议，即希核夺办理见复为荷。此致。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485~486页）

## 一九一九年度唐努乌梁海国家岁出预算分表

### 民国八年度唐努乌梁海国家岁出预算分表说明书

按唐努乌梁海预算为民国五年度所无，七年九月始设调查专员，暂行酌量开支，嗣经呈请改设佐理专员，比照乌里雅苏台，荐委员额，组织公署，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准。八年度未据该处造册送部，按照呈准原案，比照乌里雅苏台预算核编岁出政费，计列经常门佐理专员公署经费三万九千八百四十元，司法经费三千六百元，临时门电报费一千二百元，共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元，经国会议决，无变更。该处现无岁入开支经费，由部拨协。此核编唐努乌梁海八年度岁出预算之大略情形也。

民国八年度唐努乌梁海国家岁出预算分表 经常门

主管别	款项别	八年议决数	五年议定数	比 较		说明
				增	减	
内务经费		三九、八四〇		三九、八四〇		
	第一款公署经费	三九、八四〇		三九、八四〇		
	第一项佐理专员公署经费	三九、八四〇		三九、八四〇		
司法经费		三、六〇〇		三、六〇〇		
	第一款司法经费	三、六〇〇		三、六〇〇		
	第一项司法经费	三、六〇〇		三、六〇〇		
共 计		四三、四四〇		四三、四四〇		

民国八年度唐努乌梁海国家岁出预算分表 临时门

主管别	款项别	八年议决数	五年议定数	比 较		说明
				增	减	
交通经费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第一款电报费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第一项电报费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共 计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总 计		四四、六四〇		四四、六四〇		

(中华民国财政部印刷局印)

唐努乌梁海大喇嘛达克丹等  
进京商订善后条件

取消自治照会内曾经声明，另派代表进京商订善后条件。旅京外蒙同乡会会长、喀尔喀萨克车臣亲王那彦图，在京闻库伦所选派代表专重沙比一项，甚为不合，当函请蒙藏院商诸政府，速电库伦官府，另行公平推举。徐树铮到库后，乃召集全体王公喇嘛等开会议决，选定王公十二人、喇嘛四人代表入京，磋商条件，并商请各代表等一律改用汉名，便易识别。兹特列名于下：一、车

部车臣汗那旺那林，改汉名南芳林，字春浦。二、三部亲王车丹素诺木，改汉名詹述讷，字木斋。三、土部盟长绷楚克车林，改汉名彭恪忱，字丹初。四、札部郡王高楚克丹巴，改汉名高楚丹，字良材。五、唐努乌梁海大喇嘛达克丹，改汉名董克旦，字伯明。……皆取其字音与蒙音相近也。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3篇，第17~19页）

## 外交部收西北筹边使署抄送徐树铮使来电

1920年5月17日

北京王参赞鉴：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本午抵库，喇嘛王公商会董事欢迓如仪。沿途气候不一，滂江以南，略似内地，二月初旬，农垦麦苗亦长寸许。乌得以北，颇似正底，牧草稍出新叶。至翠岭附近，则草略微见青意而已。塞外雨已数次，仍嫌旱。外路赴议王公已到者，乌梁海科布多两境，皆先集矣。谨陈。制树铮。寒。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路与东北边防》，

民国九年，外蒙古篇，第20页）

## 外交部收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咨

1920年7月6日

为呈报事：窃式超于上年六月，会同驻海蒙古大官，率同中蒙少数组队，分东西两路进攻海境，乘胜收复全区，后因地广兵单，不敷分布，遂不得不一面请派援军，一面联合海人，藉资协助，所有当时详细情形，中央及前库伦都署，均已呈报有案。迨至秋后，东西防务，日益紧迫，迭请援兵，卒以路远天寒，未克出发，故仍不得不藉重土著，暂壮声威。但此项兵丁，并无饷糈，一年之久，全恃空言羁縻，人心已形涣散。现冬防甫过，红党势

成，乃竟乘我势孤，突于乌苏河屯进兵五百余名，声言攻击我军，海人骤闻之下，异常惊恐，当于四月十日，以快邮代电，请西北筹边使指示机宜在案。无如海人见红党声势甚大，地方已形动摇，式超为藉事联络，以安人心起见，不得已遂约定于五月十七日在白音皋勒与俄驻米洛新斯克之廓米萨尔晤会，并以疏通意见，亦于五月四日，以快邮代电，先行呈明西北筹边使在案。兹式超于本月十日，由加大力疾启行，十五日抵白音皋勒，与该廓米萨尔晤面。讵彼恃该党势盛，公然提出条款，要求开议。式超以未奉政府命令，又以该党政府未经我国承认，坚不可允，几经辩驳，而彼之态度，依然异常强硬。式超又恐设有决裂，救兵未到，把握毫无，因与提出条件，敷衍开议。该廓米萨尔所提虽仅三条，而其中强硬之点，实则不一而足，其显然蔑视我国之处，尤莫如第二条第三款所谓由俄蒙两方共同组织管理机关管理一切事宜数语。是以踌躇再四，只得以须俟请示中央库伦两方核办之说，推开时日，藉作缓兵之计。现在我纵即时派队，已同临渴掘井，若再迟延，将来答复一不满意，彼断不能不以武力要挟，彼众我寡，胜负已可不言而喻。且海库相去数千里之遥，此项救兵，非星夜兼程前进，不足为第二次交涉之后盾。否则，此间区区数十人，即或一可当十，恐亦未必能操胜算。况该党此次实因侦知我之虚实，故敢如此要求，式超非敢以危语耸听，盖以种种现状，已如列棋，有不得不披沥直陈之苦衷也。除呈请西北筹边使迅派大军救援外，拟恳钧部顾念危局，惠予转催库署，克日派兵来海，以免孤立无援，前功尽弃，国家幸甚，海民幸甚。所有双方提议条款，理合照抄一份，随文呈请钧鉴核夺示遵。谨咨呈外交部。都护副使驻扎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严式超。五月二十八日。

计抄呈双方提议条款清折一扣

## 清 折

谨将双方提议各款缮单恭呈鉴核。

计开

我方提议各条如下：

第一条 此次中俄蒙三方长官在白银阁里晤会，系专为联络各方感情，及商办地方万不可缓之事件起见。至重要问题，应俟两国政府解决，此次不得提及。

此条无辩论。

第二条 俄国政府未经各国正式承认以前，俄官及俄国军队，不得深入乌梁海境内，以免发生误会，致伤和好。此条俄官仅允许为维持和好起见，军队暂不入海境。

第三条 所有在乌梁海境内原有之俄人，仍准照常居住、种地、打草，但须照章纳税。惟不得再有俄人由俄国境内迁移来此。

此条内照章纳税一节，乌梁海问题未解决以前，俄官不肯承认。

第四条 俄国未派领事以前，所有侨居海地之俄人，应受中蒙两方长官保护，但须安分居住，如有不法行为，应按照中国法律办理。

此条内按照中国法律惩办俄人一节，俄官不肯认可，要求仍交乌苏河屯俄官办理。既如此，则我方可不负保护俄人之责。

第五条 乌梁海各旗及中蒙各商民，从前所有受俄人之损失，俄国新政府应担负赔偿之责。

此条议决将来由各方合组一调查机关，调查当时损失真实数目，以作赔偿之预备，但须俟筹边使核准后方能办理。

第六条 森林为乌梁海日用必需之物，侨居海地之俄人，不得任意纵火焚烧，违者从重罚办。

此条无辩论。

俄人方面提议各条如下：

第一条

第一款 所有中俄蒙海人民从前在乌梁海之损失，应由各方合组一调查机关，切实调查当时所有损失之真实数目，以作将来赔偿之预备。调查员额，以事之繁简为定，中蒙两方各一员，俄二员，海五员。

此项议决，应请由筹边使核准后再行办理。

第二款 俄军去岁被华军所俘各军士，应即交还。

此款为维持和好起见，允即归还。惟中蒙海去岁被俄旧军所俘各军士，应由俄官方面设法限期寻回。

第三款 华商张召南、陈才、王景安等在乌苏河屯击毙俄人一案，以乌苏河屯现为俄辖，应按照国际公法将凶犯交由犯事地方法庭按律办理。

此款以乌苏河屯现应属俄或属海，尚未明了，凶犯不能引渡。议决请示筹边使核办。

第四款 俄商从前存寄乌梁海之货，应即交还俄官保存。

此款俄商存寄货物一事，中蒙海各方均未闻知。议决应查询确实再办。

第五款 陶吉及唐努两旗之间，所有从前俄人开办之金厂，截至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一日止已逾四十年之久，开销数百万，并于驻蒙俄领署及华署均有案可查，应仍由俄政府继续承办，不得转移他人。

此款关系綦重，议决应请由筹边使查案核办。

第六款 俄人捕鱼，如仅在各人住所附近一带，不在禁止捕鱼之地，应即准其捕取。

此款无甚关系，议决照准。

第七款 俄国在乌梁海原有之电线，拟即修复，并可由库伦方面亦安置电线，直接乌梁海，以表和睦之意。

此款关系綦重，议决请示筹边使核办。

第八款 克旗侨居之俄人，去岁华军入海时，被海人驱逐，并将所有房屋焚毁一空。现两方既已和好，应准其仍回原处居住。

此款亦多窒碍。议决俟与克旗总管商议妥协再行办理。

## 第二条

第一款 乌梁海一区，现在应属何国，尚未解决，所有现居海地之俄人及中蒙两方人民，均应暂归各管长官管理。乌梁海人民，以其与蒙人同种，亦应并归蒙官管治。

第二款 乌梁海境内所有一切权利，如商业、森林、金矿、渔猎等类，中俄蒙海人民均得享受，但须经各管官长允许方可。

第三款 乌梁海境内之权利，既可公共享受，为免除自由侵占起见，应组织一管理机关，管理一切事宜，该机关应由俄蒙两方共组，凡未经管理机关核准者，不得自由夺取。

第四款 海地中俄蒙各方商业，既将渐次发达，则所有各方钞纸，自非流动不可，而流通之法，则又非设立银行不可，故拟于乌梁海境内设立俄国银行，以为兑换之地，并维持俄钞信用。俄钞价格，以每日市价为定，但银行未能实行兑现以前，所有各商贸易，应仍以货换货，庶免赔累。

第五款 乌梁海境内，应于一定地点，设立商场，以便各商互相贸易。俄商向华商购买货物，可由彼此订立特别合同办理。合同内可注明批买货物，以六个月为限，交付货价。

第六款 乌梁海境内既由各方自由经商，俄商愿赴中国及蒙古购货者，应请准予放行。与华商订立合同时，拟请当地华官印保，以免付款不发货及发货不付款之弊。

第七款 以上各款，应俟呈请中央及筹边使核准后，方能发生效力，否则均应作废。此款系由我方要求加入。

第三条 乌梁海现在区域，北以沙阳山脉及叶仁山脉为界，东以沙尔济克山窝及沙尔特克直线为界，南以唐努山脉为界，西以

塞漠阶山脉为界。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路与东北边防》，  
民国九年，外蒙古篇，第29~34页)

## 外交部发国务院函

1920年7月6日

迳启者：准驻唐努乌梁海严佐理员咨称：

“红党乘我势孤，突于乌苏河屯进兵五百余名，声言攻击我军，要求提议条件。彼众我寡，不足为交涉之后盾，请转催库署克日派兵来海”等因。

查我国前经多方筹划进兵乌梁海，乘胜攻取，始将海地全境收回。该处地广兵单，红党乘虚窥伺，自系实情。亟应添兵援助，庶不致全功尽弃。相应抄录该佐理员来呈及双方所提条件，函达贵院，即希迅予核夺办理并见复为荷。此致。

附抄件〔缺〕。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路与东北边防》，  
民国九年，外蒙古篇，第34~35页)

## 北京政府改变唐努乌梁海官制

徐树铮失败后，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即特任陈毅为西北筹边使。至九月十日，又改任为库乌科唐镇抚使。其权限：管理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各部民政事务，兼管库伦所属土、库两盟事务，统辖属境内驻扎各军队、蒙旗警备队及一切军政事务，并受政府之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及司法行政暨其他特别官署之行政事务。驻扎地点在库伦。库伦又设汉蒙参赞各一人，襄助镇抚使管理所属土谢图汗盟、车臣汗盟事务及地方民政，兼理各盟旗警备队事宜。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各设参赞一

人，隶属于镇抚使，掌理管辖区域内各盟旗事务，并得承镇抚使之委任，节制在本境驻扎军队及蒙旗警备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各设副参赞一人，襄助参赞处理事务。参赞、副参赞由汉蒙人员分任之。……镇抚使署置审判处，以镇抚使行使监督司法行政权。审判处之管辖区域与镇抚使之管辖区域同。审判处设处长一人，由司法总长呈请简任。乌、科、唐、恰各设审判处，管辖区域与参赞及民政员之管辖区域同，各置处长一人，由镇抚使咨由司法总长呈请任命之。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3篇，第27~28页）

## 外交部收大总统命令

1920年12月21日

任命黄成垿为唐努乌梁海参赞。此令。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路与东北边防》，

民国九年，外蒙古篇，第67页）

## 外交部收参陆处函

1920年12月21日

迳启者：顷准库伦陈镇抚使元电，据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十月三十日呈报，海地俄侨与我驻海卫队连兵因细故冲突，演成局部战争。俄招集红党多人来攻我驻防白音皋勒宿营，被我军觉察，将其击退。查此次海境战争，纯属私斗性质，不能认为国际发生何项交涉。惟海境兵单，界务未定，设俄党或生枝节，关系非浅，海署能否自行了结，尚未可知。请中央迅电莫斯科陈总领事与其政府交涉，严令该党勿得无故启衅，致酿国际问题等因。除电复该使转饬驻海军队严密防范，并督饬该佐理员与俄党迅行商结外，相应抄录来往原电函达贵部查照办理，并希将办理情形

见复为荷。此致外交部。参陆办公处启。十二月廿一日。

附抄电二件

### 陈毅来元电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参陆部鉴：中密。据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十月三十日呈报，海地俄侨与我驻海卫队连兵，因细故互相口角，继起冲突，遂演成局部战事。俄乃招集红党多人，于十月廿九日上午四钟，密来攻击我驻防白音皋勒宿营，被我军事前觉察，遂布置四面包围，遽然剧战。直至下午六钟，俄党伤亡甚巨，遂即退却。我军阵亡正目二名，受伤二名。俄兵亡三名，伤六名。并呈报用去各种枪弹数目，请予核销等情。兹已飞电该员督饬官兵严密防范，并仰详查肇事确情，责使设法和平了结。窃查此次海境战争，纯属私斗性质，不能认为国际发生何项交涉。惟海境兵力单薄，且界务尚未勘定，设俄党因之或生枝节，关系亦非浅鲜。海署果能自行和平了结与否，尚未可必。一面应请中央迅电莫斯科陈总领事就近与其政府交涉，嘱令该党不得无故过界启衅，致酿国际问题。除俟侦得详情再行陈报外，谨先奉闻。再前电请任黄成垿为唐努参赞，乞迅发表，以便饬令带队速往援应，并盼示复。毅。元。印。

奉批：交院处部

致库伦陈〔毅〕镇抚使电 民国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库伦陈镇抚使鉴：中密。元电悉，已知照外交部查照办理。此次海境战争，虽将俄党击退，仍饬该驻队严为防范。且其事既纯属私斗性质，如由海署自为商结，免生国际交涉，尤为妥善。望督饬该佐理员迅速办理。至请任黄成垿为唐努参赞一节，今日已有令公布矣。奉谕特复。参陆部。个。印。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路与东北边防》，

民国九年，外蒙古篇，第67~68页)

## 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致大总统总理电

1921年1月15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参陆部均鉴：中密。据科布多快邮巧电内开：据探报称，唐努前防现已平静，从前所聚新党俄兵，因与米力新斯克白党开仗，陆续退去。又据乌里雅苏台快邮有电内开：接哈达黑奴探报，前有红党三百余名，经由俄境窜入汗金地方，声扬拟往哈达黑奴，以致该处蒙俄商民逃往莫楞库伦。嗣闻该红党行至中途，忽奉公文，调返汗金，逃往莫楞之蒙俄商民，业返旧居。再乌城依常安谧，合并电陈各等情。

据此，查米力新斯克，为俄属西伯利亚巨镇，在唐努界外数百里，为俄境通唐努乌梁海西部要道，汗金系我国与俄境毗连地，在库布逊诺尔乌梁海北边，为俄属西北利亚伊尔库斯克，通唐努乌梁海东部通衢，两方俄党内讧，自行退却，乌梁海可保暂时平静。除俟库事稍定，再拨兵前往驻防，以防俄党复有内窜情事外，谨电驰呈，藉纾廑系。陈毅叩。咸。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

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3页)

## 八 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

外交部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咨呈

1918年9月23日

为咨呈事：案查办理乌梁海选举事务所所长孟矩等，前将调查乌梁海情形，暨由乌梁海带回公文抄件等，一并译呈在案。其中乌梁海与俄人订立脱离保护条约一件，系专就蒙文译述，呈送查核。该项条约原系俄蒙文各具一纸，其俄文一纸，因被水湿，字迹模糊。兹详细审辨其条文与蒙文略有出入，用再缮录一份，送请查核，以备参考。除分行外，相应将俄文译件咨呈大部查核可也。此咨呈外交总长。

### 肯木次克总管等与俄新党订立脱离保护条约

乌梁海俄国居民代表，及唐努土瓦乌梁海人民九和硕代表，于一千九百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在斜木维也里德尓滨布呢斜也夫河汇流处，订定条约。

俄国村庄全权代表会同乌梁海地方会全体会员，与乌梁海六和硕代表组成大会，彼此缔结正式条约。其条款列下：

第一条 六年前受帝国官吏愚弄，乌梁海数和硕请求俄国皇帝保护。乘此时机，帝国政府得直接统治乌梁海全数人民，宣告乌梁海地土为帝国地土。

俄国廓米萨尔得镇抚各和硕代表，并更换之，得收取各和硕

之印信。

当俄国自由民族推倒其皇帝，脱离其官吏权势之外，并认伊等行为为非法时，自后乌梁海人民即宣告脱离俄国之保护，完全独立自治，且认为自由人民，绝不属人管辖。

第二条 俄人民赞同乌梁海人民之自治，认此行为为合理时，当即偿还帝国官吏所收留之各和硕印信。

自此以往，所有唐努土瓦乌梁海人民九和硕为完全独立，绝不属人管辖地方。

第三条 宣告独立后乌梁海人民，不得侵犯俄国边界，以多年之友谊，乌梁海人民将俄国人民早占之地区，完全给与俄国人民，俄人并得永远享有。

第四条 实行本约将来俄人之迁移乌梁海地方，完全禁止。双方更应设法拦阻其迁移。

第五条 所有俄国村庄部册，及俄国男女居民之部册，梭维也特当送至各和硕官府，以便考查推广。

第六条 俄人转卖地区，为法律所不许。由此村迁至彼村，须得乌梁海官府及俄国官府之许可。

第七条 扰乱治安及违反善睦交谊之俄国匪类，当照审判判决，严行惩办，其情重者，并得逐出乌梁海边境。

乌梁海人民盗窃俄人性畜马匹者，乌梁海官吏亦当严行判断。

第八条 砍伐生植林木，当得附近该砍伐处所乌梁海官府之许可。

开垦新地区与任意占领新田地，同当一律禁止，违此规定，严加惩办。

第九条 在乌梁海各河内捕鱼，宜守渔业条款之规定。在各湖内捕鱼，当得和硕官府之允许。

第十条 裁判细微会审事宜，由俄国及乌梁海人民代表会办理。事情较重者，交俄国乌梁海会查办。

第十一条 俄人置货自用，当注意一般居民请求之需要，供给伊等必需之货物。

乌梁海人民方面维持俄国商务，当将各种原料给与各商号或各工作地方，以便制造。

第十二条 乌梁海人或俄人，与某方面遇有危险事宜时，双方人民当同心戮力，妥为抵抗，以防卫自己之利益。

原文加以妥当画押。

与原文同。

乌梁海地方会五等秘书多罗神阔。

(《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第270～272页)

### 外交部收新疆督军杨增新电

1921年4月13日

北京大总统钧鉴：国务院、陆军部、参谋部、外交部均鉴：统密。据巴里坤副将杨应森、镇西县知事王植电称：

“唐努乌梁海严式超副使一行十人于三日抵坤，据云康乌已失，可否令其回京，请电示遵。副将杨应森、知事王植。歌。印”等语。

查库乌既已失守，唐努乌梁海自难独存，该严副使现到巴里坤，是否令其回京，敬祈核示遵办。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十一日。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  
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48页)

### 外交部收新疆督军杨增新电

1921年4月29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陆军部、参谋部、外交部均鉴：统密。

国务院铣电奉悉。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各旗王公，多明大义，素向中央，自系实在。惟被喀部协迫，我无武力保护，欲令该王公坚持所向，拒而不从，殊非易易。科唐守失，严佐理员式超已逃至巴里坤，赵佐理员步青亦退至阿尔泰所属之布尔根河，该蒙旗王公为喀部牵动，已成事实。近有科属不愿附和之札哈沁蒙旗派员来新请示，自愿将其部落蒙众，迁居新省边境，藉资保卫。此外有如札哈沁之倾向者，自当遵照钧电联络羁縻。谨电呈覆，伏乞钧鉴。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二十四。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  
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66页)

### 外交部收新疆督军杨增新电

1921年6月8日

北京大总统钧鉴：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外交部均鉴：鼎密。据探报，外蒙哲布尊丹巴照旧正位，为自主黄帝，并将在库伦起事之俄罗斯将军，媛那日勒巴润著为世袭汗瑙衍达尔汉和硕亲王。又封俄将军克那昌勒额尔楚很为世袭亲王。又封俄副将军济米特玛巴拉伦为世袭亲王等语。以上俄罗斯三将军俱封外蒙王爵。

又据探报，外蒙已简放土谢图汗部落管理军务将军贝勒罟特那木达尔济难为西北卫防大臣，赶速赴位，编制军队。并饬扎萨克图汗、三音诺颜汗、杜尔伯特两翼各盟长将军，乌梁海总管各处，预备战马帐房，一切应需物品，听候调遣各等语。理合电陈，敬乞鉴核。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鱼。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  
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95页)

## 外交部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

1921年6月23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外交部鉴：窃增新于本月二十日据巴里坤文武呈称：

“据京津商民宋淑身、李荣等八家共三十余人声称，商等在勿郁固木经商，历年所，现因外蒙地方变乱逃出。唐努乌梁海蒙人已将该处之华官华兵一律枪毙，且四处抢掠，伤人无数，商等家财均被抢一空，今逃至巴里坤请美照回京”等语。

查唐努乌梁海蒙人将华官华兵一律枪毙，华商抢掠一空，并伤人无数，如此对待实属残虐已极，兹据前情，理合电陈，敬祈鉴核施行。增新。二十一。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102页）

## 外交部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

1921年6月30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参谋部、陆军部、外交部钧鉴：窃增新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据驻防阿山蒙部营长陈清海呈称：

“据派赴科布多侦探员阎少亭于本月十四回营报称，在乌兰固木遇唐努乌梁海卫队营副芳逢春，率兵六、七名逃难抵此云，唐努乌梁海失守，参赞公署办事诸人，自秘书长以至兵夫，概被蒙古枪毙。该芳营副既以全军被害，又因库伦辖属均经失守，无路求生，遂服毒身死”等语。

查唐努乌梁海蒙人，惨将华官华兵悉行枪毙，逃出之营副芳逢春已因愤自戕。理合电陈，敬乞鉴核。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二十三日。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106页）

## 外交部收卸任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严式超报告

1921年11月5日

敬启者：查式超奉令交卸，业于本年一月十三日呈报在案。维时外蒙秩序异常安宁，俄党败窜已不知去向，故式超交卸后，即驰驿取道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回京。不料行抵距库伦十余台地方，台站忽然中断，不能前进，遂折回乌里雅苏台，听候前方动静，迟至二十余日之久，始悉库伦失陷，东路不通，不得已遂绕道新疆、甘肃等省回京。惟外蒙失陷后，邮电不通，乌梁海一区，是否随同失陷，无从探悉，兹据新近由乌梁海逃归之卫兵张长青等八人来寓声称：

“自副使交卸离海后，库伦方面，由陈镇抚使派来游缉队五十名，均系察哈尔人，于旧历二月初间，勾同乌梁海暨俄党，驱逐华官及驻海军队，我军以众寡不敌，自官长以下，均被击毙，无一存者。长青等八人，因奉派赴科布多边境乌兰固木地方购买物品，闻信乘间逃出，行至新疆镇西县，始与乌里雅苏台之卫队遇，今随同乌里雅苏台卫队回京，衣物等项一无所有，恳请设法救助”等语前来。

查乌梁海一区，原系式超收复之领土，式超虽交卸已久，责任早卸，然自外蒙失陷后，无一日不在悬念之中。今据该卫兵等所称各语，细揣当时情形，大概库伦失陷后，乌梁海一区，即暗受俄党及库佛煽惑，故有驱逐华官及军队之举。中央正与俄方交涉，以作将来收回外蒙之预备，乌梁海一区，亦应在附属之列，用特具函报告，伏乞钧部查核备案。谨报告外交部。卸任唐努乌梁海都护副使严式超谨上。十一月四日。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

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189～190页）

## 外交部收国务院函

1921年11月9日

径启者：据卸任唐努乌梁海严都护副使式超函称：外蒙失陷后，乌梁海一区即暗受俄党及库佛煽惑，故有驱逐华官及军队之举，兹中央正与俄方交涉以作将来收回外蒙之预备，乌梁海一区亦应在附属之列等语。相应照录原文，函请贵部查核办理可也。此致外交部。中华民国十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注：与本编第三一八号文同。删。）

（《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  
民国十年，外蒙古篇，第191页）

## 十月革命后苏联兼并唐努 乌梁海的简要经过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3月8日在唐努乌梁海的俄国居民中建立起来。1919年1月，当中国官吏回到乌梁海来恢复统治权和保护华商时，俄国移民地方委员会已经取代了俄国临时政府的委员并选举了一个地方代表苏维埃。西伯利亚的白色政权建立以后，中国乌梁海当局处于反对旧俄白党侵占的境地，直到他们在1921年被苏联军队赶走。

1921年8月13日，在苏俄主持下，第一届唐努乌梁海各旗代表会议——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代表和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代表参加了会议——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独立国家。会议选举了一个政府，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宣布同俄国在唐努乌梁海的移民建立友好关系。

1921年9月9日，当苏俄控制唐努乌梁海的新手法已经奏效的时候，苏俄在中国的抗议下放弃了沙皇政府1914年建立的对乌

梁海的“保护”权。

1921年12月12日，大呼拉尔或州议会再次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人民的国家”并通过一部宪法，宪法宣布废除人民在1921年以前所欠的债务。通过与乌梁海当局订立协定，苏俄移民组织了一个自治劳动者殖民团。苏联控制唐努乌梁海的道路不是很平坦的。1924年春，封建领主和喇嘛的暴动发生了，这次暴动直到当年夏天才被苏联占领当局镇压下去。

1925年7月22日，苏联与唐努乌梁海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在这个条约里，苏联再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建立的对唐努乌梁海的“保护”。这个行动紧接在乌梁海暴动被镇压和苏联控制巩固之后，它表明苏联宁要事实上的、有效的控制而不要名义上的“保护”。“保护”的名义对苏联在被压迫的、头脑简单的人民中的威信有害无益。……

1926年11月24日，大呼拉尔第四次会议第三次宣布唐努乌梁海的新形象。这次，宣布了一个“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通过了一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国家”被宣布为一个“独立共和国”，所有土地、天然矿藏、水源、森林和森林资源都是全民的财产，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组织人民革命军，实行政教分离，等等。

苏联学者达登涅夫斯基教授将以下三部宪法做了一个比较：1918年7月10日的苏俄宪法、1924年11月26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1926年11月24日的唐努图瓦宪法。他注意到：各个不同民族的制度的名称自然是不同的，但这三部宪法的序言和句法结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假定：苏俄宪法为唐努图瓦宪法提供了基础。从那以后，唐努图瓦经历了一个苏维埃化过程。旧的保护概念自然被新的不声不响的保护或牢固控制的策略所代替。新的保护策略的作用已被哥里森教授指出：在苏联的监护下，唐努图瓦如同外蒙古一样，虽被承认处在中国宗

主权之下，但几十年里中国对其无实际影响。

苏联控制唐努图瓦的首要渠道是人民革命党。苏联监督员教导它去与“中蒙匪帮”作斗争。这种灌输似乎在唐努图瓦被彻底并入俄罗斯之后才结束。图瓦革命党的组织工作开始于1921年年末。在苏俄倡议下，一个图瓦革命者的会议于1921年10月29日召开，会议上建立了一个组织局。图瓦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2月28日召开，当时图瓦“人民政府”已经成立。然而，1923年7月6日第二次代表大会刚开过，以前的党就因苏联对之不满而被解散了，一个新的党组织起来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在1925年10月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在1928年召开，大会授权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青年团的支部。

苏维埃化有许多严厉的方面。在1929年举行的图瓦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企图在旧的意义上保留喇嘛教作为国教——同已颁宪法相矛盾——的右翼领导人被彻底摧毁了。在“反封建革命”的口号下，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为社会主义改造和集体化铺平了道路。1930年四五月间，所谓“图瓦贵族和俄国富农移民企图推翻革命政府的反革命事件”发生了，这次事件也被以武力镇压下去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没收剥削阶级的财产，在无条件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农业集体化，与帝国主义国家作斗争，争取完全独立，与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欧文·拉铁摩尔这样说是不令人惊异的：“俄国通过变换、征募、合并的手法统治唐努图瓦和外蒙古的才能在中国或日本之上。”

但这还不是全部。经过长期准备的秘密兼并在1944年10月13日发生了。苏联官方没有发表声明，苏联塔斯社没有宣布，苏联、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报纸也没有报道此事。……

在分析苏联吞并唐努图瓦的动机时，两个主要的因素——战略重要性和经济结构——在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还可以指出，

在苏联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前一月即 1944 年 9 月 13 日和 19 日，苏联已经与罗马尼亚和芬兰达成停战协议，保加利亚已经接受停战条款（1944 年 10 月 11 日），苏联红军已经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苏联在西方影响范围的扩展诱惑着得胜的苏联在东方彻底合并它们的有价值的老卫星国。而且，秘密兼并发生时盟国之间彼此非常友好，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和英国正非常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因此，苏联预计这个兼并不会遭到严重的反对……事实上西方直到最近才对这个兼并略有知。……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  
1959 年美国出版，第 420~423 页）

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就苏联广播  
归并唐努乌梁海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文

1948 年 4 月 23 日

事由：为莫斯科广播“唐努图温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似应在外交上有所表示，签请鉴核由。

据侦获莫斯科本年三月十七日广播摘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本届会议，通过联邦一九四八年修正宪法有关国土要案，唐努图温共和国并入俄联”等语。查唐努图温共和国，原为我唐努乌梁海之西部，向非库伦外蒙政府所属，尤非苏联领土，前此苏联予以占领，我迄无行动，此际在外交上似应明确表示，保留对苏联提出交涉之权利，所见当否？理合资呈唐努乌梁海问题节略（附图）一份。敬祈鉴核。谨呈

主席蒋。

附呈唐努乌梁海问题节略（附图）一份 国防部第二厅  
厅长侯腾（印）呈，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蒋主席批示：先交外交部核议，并饬国防部第二厅将民三、民九、民十五、民卅二各年苏方对唐努进行侵略时我方所

取对策详报。

### 附件：唐努乌梁海问题节略

#### (1) 释名

乌梁海即兀良哈之转音，共分唐努、陶吉、萨尔吉格、库苏古尔、肯木次克等五旗，因清室给唐努印信，各旗皆间接受其控制，故冠名“唐努”。

#### (2) 沿革

唐努乌梁海原为中国领土，系蒙古地方之一部，惟向有别于外蒙喀尔喀四部，不隶库伦办事大臣。清末帝俄势力东渐，俄人经商狩猎该区者日多。辛亥革命库伦独立，该区在帝俄怂恿援助下亦自行独立。至民国三年，帝俄宣布唐努乌梁海为其保护国。翌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议，俄方避免涉及，唐努乌梁海问题并未解决。民九年（一九二〇年），苏联新政府成立，赤党侵入该区，组织唐努乌梁海人民革命党政府；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为“杜芬人民共和国”，苏联一面宣布废弃帝俄对该区保护国之权利，一面与“杜芬政府”订新约，特准俄侨组民团，实即变相之派遣军。嗣我政府派员深入该区宣抚收复。迨民国十五年乘中枢无法兼顾，复与库伦蒙古政府订约，割库苏古尔为库伦政府之库苏古尔省，声明脱离外蒙。至此苏联以民族解放为手段，已达到割裂我边陲各别控制之目的。

苏联以共产国际指示其杜芬人民革命党，策动加入农民国际、少共国际，以保证社会主义之建设成功，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遂取消其独立，列为苏联之一自治邦。一九四五年苏联大选时，曾将唐努列为第二九九选区，但苏联犹认为不足，乃于今（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广播宣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本届会议通过唐努图温共和国（按即杜芬自治邦）并入俄联，是以唐努乌梁海竟并入俄罗斯联邦之一部。复按中苏盟约，仅

规定库伦外蒙喀尔喀四部之地位，对于唐努乌梁海之地位惜未具体提及，含糊过去，实应适时检讨，以免自陷于默认之境地。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七编，战后中国（1），第 717 页）

## 附录一 唐努乌梁海历任总管小考

关于唐努乌梁海总管的姓名事迹，历史文献中没有系统的记述。很多人已经永远不可能为人所知了，但尚有一部分人在历史载籍中留下了他们的痕迹。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有清一代可考的唐努乌梁海总管有 30 余位。现分述于下。

### 1. 唐努旗副都统衔总管

**代希（达什）：**首任唐努旗副都统衔总管。青滚杂卜叛乱事件中遣散乱兵有功，赏戴花翎，任为总管。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旨准使用旗帜，次年因军功获副都统职。因“为人忠厚、学问优长、任事勤敏”，1786 年（乾隆五十一年）奉旨掌印，管理唐努乌梁海五旗事务。1789 年（乾隆五十四年）病故。<sup>①</sup>

**丹金：**代希之子，接替代希遗缺。起初，因年幼阅历浅，由色尔格辅佐，公务由两人共同处理。后因“尽力当差，始终勤奋”，获副都统衔<sup>②</sup>。

**达木巴勒：**以丹金弟继丹金为总管<sup>③</sup>。

<sup>①</sup>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 7 年 5 月 1 日（4 月 4 日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作“一史馆”）藏：军机录副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 2383 卷，第 2 号。

<sup>②</sup>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 7 年 5 月 1 日（4 月 4 日发）。

<sup>③</sup>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 7 年 5 月 1 日（4 月 4 日发）。

巴图札布：达木巴勒长子，继达木巴勒为总管<sup>①</sup>。

拉玛扎布（喇嘛扎布）：巴图札布的继任者，任职前为笔帖式。1825年（道光五年）就任总管。1827年（道光七年）因“差使奋勉”获副都统衔。1850年（道光三十年），曾将越界俄人密哈尔送交定边左副将军处理。1862年初奉命实地调查沙宾达巴哈以西的中俄边界情况，为中俄划界谈判作准备。以后奉命调查沙宾达巴哈附近旧盖木房一事。定边左副将军明谊在1862年12月13日（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提到：将调其来乌城面谈。其后情况不详<sup>②</sup>。

兴达逊：拉玛扎布之弟，1863年6月19日（同治二年五月初四日）任总管，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卒于任<sup>③</sup>。

鄂勒哲依瓦齐尔：拉玛扎布之子（一说是兴达逊之弟）。1865年11月17日（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明谊等接到批准鄂勒哲依瓦齐尔为总管的上谕，此前他为委笔帖式。1871年（同治十年）获副都统衔，后被赏以头品顶戴，军功加二级。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上书代理将军职务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等，自称“年老力衰，旧病复发，难以办公”，请以子贡布多尔济代。志锐等认为此人“年老昏耄，沈湎于酒”，贻误公事，奏请照准。清廷旋即批准<sup>④</sup>。

贡布多尔济（棍布多尔济、工布多尔济）：鄂勒哲依瓦齐尔长子，以花翎札兰章京继父职，时年25岁。其人庸懦无能。他上任时俄国侵略势力已深深地渗入了唐努乌梁海，他对俄国侵略者奴

①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

②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下册，第1242页；军机录副全宗·外交类，第512卷，1号。

③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4号，257卷，3号；朱批奏折全宗·外交类，第386号。

④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14号；234卷，3号，257卷，3号。《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

颜婢膝，1910年俄国政府赏以斯坦尼施拉夫二级金质奖章一枚。1912年2月，他在俄国支持下宣布属他管辖的唐努、萨拉吉克、托锦三旗“独立”，请求俄国出兵占领唐努乌梁海各要地予以支持，并向沙皇递交呈文，请求将该三旗置于俄国“保护”之下。1914年7月17日，在俄国边务专员采列林宣布沙皇批准对该三旗实行“保护”时，他向俄国递交了“保证书”。不久失宠，俄国以更加驯顺的卖国贼阿格旺喇嘛代替了他，并且抄抢了他的家产。此后他有所转变。1916年他去库伦、乌里雅苏台，请求外蒙地方自治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驻外蒙官员设法救援，同年冬抑郁而死<sup>①</sup>

## 2. 克穆齐克旗总管

砂尔巴：克穆齐克乌梁海酋长萨尔达木之子，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就任该旗首任总管<sup>②</sup>。

毕其雅：海都布为其侄，任职年代不详。<sup>③</sup>

瓦齐尔：1863年（同治二年）在任。1865年（同治四年）带领当地官兵，与定边左副将军派来的官员岳嵩武一起，勘查了唐努乌梁海西部的中俄边界，并为立界大臣备办乌拉、驼马。唐努旗副都统衙总管兴达逊去世后，曾署理印务数月<sup>④</sup>。

巴札雅（巴札尔）：1869年（同治八年），清朝立界大臣荣全与俄方代表建立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国界的分界牌博，巴札雅曾与唐努旗副都统衙总管鄂勒哲依瓦齐尔、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官员一起，督饬当地官民，为立界大臣备办乌拉、房间、羊只

<sup>①</sup>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234卷，3号；（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209页、223页；《俄国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第350~351页。

<sup>②</sup>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

<sup>③</sup>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

<sup>④</sup>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399卷，1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33卷，第10~11页；第36卷，第9~10页。

并指陈路径。荣全曾奏请赏给他二品顶戴。1881年（光绪七年），定边左副将军杜嘎尔奏称此人因病请求免职<sup>①</sup>。

多噶尔。1882年（光绪八年），定边左副将军杜嘎尔保奏此人继巴札尔之职。1890年8月23日（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八日）病免。

色呼依：1890年（光绪十六年），多噶尔病重不能办公，定边左副将军托克湍等奏请以色呼依继任。

海都布（海图巴）：总管毕其雅之侄，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提名为总管，此前任梅楞章京。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请求发给印信脱离唐努旗副都统衙门管辖，后获批准。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42岁。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曾采取过一些驱逐俄国非法移民、限制俄国侵略行为的措施。因边防得力，被赏戴二品花翎，加一级。1909年（宣统元年）病逝<sup>②</sup>。

巴彦巴达尔呼（布音巴达尔琥）：海都布长子，原为达噜噶，海都布逝世后继任。据俄国材料，他曾于1913年10月向俄国政府呈递要求给予“保护”的“申请书”。但是他在1916年至1918年曾数次向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递送呈文，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收回唐努乌梁海。1919年，在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的斗争中，他表现得很积极。1921年8月13日～16日，唐努乌梁海各旗代表会议在克木必齐尔举行，会议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并成立了“自治政府”。巴彦巴达尔呼担任这次会议

---

①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257卷，6号。

②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6号；10号、13号；理藩部全宗，第380卷、430卷。《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9辑，第219页。（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178页。

的主席<sup>①</sup>。

### 3. 托锦旗总管

巴图：首任总管<sup>②</sup>。

车都布（彻都布）；1863年（同治二年）在任。此年该旗因遭灾捕貂未足定额，欠交貂皮由其余各旗分摊。后因病乞休<sup>③</sup>。

札木色林（札木色楞）：车都布长子，原为十家长，车都布病退后继任总管。1887年（光绪十三年），因身患重病不能办公免职<sup>④</sup>。

达什端多布：原为委章京，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继札木色林为总管<sup>⑤</sup>。

额尔德呢：1894年（光绪二十年）继达什端多布为总管，此前为章京<sup>⑥</sup>。

凌奎：1895年8月25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定边左副将军崇欢等提名其继额尔德呢为总管，此前为达噜噶。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41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病逝<sup>⑦</sup>。

洛布桑锦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继凌奎为总管，1910年（宣统二年）时尚在任。该年，托锦、唐努、萨拉吉克三旗捕

①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18号；《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216～217页；Ewing, Thomas E.: 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 Chinese and Russian Policies in outer Mongolia, 1911～1921. Bloomington, 1980。（尤英：《1911～1921年中俄在外蒙古的政策》，1980年美国布鲁明顿出版），第115页。

②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

③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264卷，7号；第257卷，2号。

④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257卷，2号。

⑤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8号。

⑥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12号。

⑦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9辑，第219页。一史馆藏：理藩部全宗，第430卷；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257卷，7号。

貂不足，清廷为体恤边民，准以别样皮张抵交<sup>①</sup>。

陶木特：1915年时在任。俄国宣布对唐努乌梁海实行“保护”后，他不愿顺从。俄国“乌梁海边区事务专员”格里戈里耶夫派兵缴了他的随从的枪械，砍伤他的一只手臂，宣布将他“撤职”<sup>②</sup>。

#### 4. 库苏古尔旗总管

伊特格勒：首任总管<sup>③</sup>。

固喇翁札布札兰：1872年（同治十一年）时在任。该年他捐钱物给乌里雅苏台城维修工程，请求发给印信<sup>④</sup>。

克什克济尔噶勒：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在任，时年32岁。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曾向定边左副将军呈交关于该旗自然资源及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sup>⑤</sup>。

#### 5. 萨拉吉克旗总管

额林沁：首任总管<sup>⑥</sup>。

巴勒锦呢玛：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时在任，时年38岁。1910年（宣统二年）时尚在任<sup>⑦</sup>。

#### 6. 不明旗籍的总管

额林沁：1785年（乾隆五十年）曾在木兰“随围”，于该年9月12日（八月九日）入觐，乾隆帝曾连续四天赐其食<sup>⑧</sup>。

色尔克：1786～1787年（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时在任。

① 一史馆藏：理藩部全宗，第380卷。

② （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第224～225页。

③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

④ 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5号。

⑤ 一史馆藏：理藩部全宗，第184卷、430卷。

⑥ 《收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函》，民国7年5月1日（4月4日发）。

⑦ 一史馆藏：理藩部全宗，430卷；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264卷，17号。

⑧ 《清高宗实录》，第1236卷，第32页、37页。

当时该总管属下的不法乌梁海人越过唐努山的卡伦，窃去杜尔伯特部的牲畜，驻守当地卡伦的侍卫德永未将罪犯捉拿归案，而是私罚牲畜归己，隐瞒案情不予上报，乾隆帝命将德永处以绞刑，色尔克案件发生时在木兰随围，被免于议处<sup>①</sup>。

达玛琳扎布：1806年（嘉庆十一年）时在任。当时唐努乌梁海人欠中国内地商人孙幅培之银达1000余两，孙幅培违反禁令进入海境收债，达玛琳扎布属下佐领端多克将其拿获。定边左副将军成宽将孙“审明定拟”，嘉庆帝批示“依议行”，并指示成宽：“将乌梁海人等所欠旧债查清，缓定期限偿还；仍严行禁约，嗣后务以现银实物交易，毋许商民再赊物借银与乌梁海人等，致滋事端；违者，不特将商民及乌梁海人等治罪，该管总管佐领等亦著一并参奏治罪<sup>②</sup>。”

垂敦扎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时在任。不按规定亲自押运贡皮到乌里雅苏台，又勒索属下乌梁海人，被革职<sup>③</sup>。

楚勒图穆棍布：1863年（同治二年）在任。该年，其属下通晓俄语之闲丁琛伯勒曾作为翻译，随巡边队伍至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巡查<sup>④</sup>。

迈达尔：1867年（同治六年），俄人30名突来该总管辖境内霍呢音达巴哈界牌以南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经交涉，俄人于次年回国。1890年（光绪十六年）病免<sup>⑤</sup>。

---

① 《清高宗实录》，第1276卷。

② 《清仁宗实录》，第157卷，第17页。

③ 《清宣宗实录》，第406卷，第21页。

④ 一史馆藏：军机录副全宗，外交类，第516卷，第4号。

⑤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0卷，第1页；一史馆藏：宫中全宗，民族类，蒙古项，第197卷，第10号。

## 附录二 唐努乌梁海大事记

- |                          |  |
|--------------------------|--|
| 647~648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 | 骨利干、都播、结骨等部相继遣使入贡，唐于骨利干部置玄阙州，于结骨部置坚昆都督府。都播是结骨部的属部，唐努乌梁海从此归入唐朝版图。 |
| 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            | 回纥部在唐朝支持下率铁勒诸部消灭后突厥汗国，建立回纥汗国，唐努乌梁海成为其属地。回纥汗国曾在唐努乌梁海建立行宫。         |
| 1207年（元太祖二年）             |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降服秃巴思、斡亦刺、撼合纳等部，征服唐努乌梁海地区。                               |
| 1270年（元世祖至元七年）           | 忽必烈派遣汴梁祥符人刘好礼到唐努乌梁海地区，担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乌斯、昂可刺等“五部断事官。”              |
|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            | 清朝封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俄木布额尔德尼为扎萨克，唐努乌梁海从此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
| 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           | 厄鲁特王公丹津阿拉布坦降清，后来唐努乌梁海西部地区的乌梁海人被其收服。                              |
|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           | 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降清。   |

- 1724 年（清雍正二年） 雍正皇帝命令：和托辉特首领博贝为赈济唐努乌梁海百姓所借军饷 1.8 万多两免于扣还。
- 1725 年（清雍正三年） 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索要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地方，被雍正皇帝拒绝。
- 1726 年（清雍正四年） 雍正皇帝派兵进驻唐努山前保护唐努乌梁海人，并降旨命大臣前往宣谕唐努乌梁海，减低唐努乌梁海人的贡赋额，挑选当地人为基层官员。
- 1727 年（清雍正五年） 隆科多等人奉旨勘查唐努乌梁海一带的中俄边界。
- 1742 年（清乾隆七年） 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唐努乌梁海北境的中俄国界。
- 1751 年（清乾隆十六年） 清廷颁布圣旨，明令禁止厄鲁特王色布腾旺布、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违例私自增加唐努乌梁海人的贡赋。
- 1756~1757 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 清政府制定关于进出唐努山一带的卡伦的检查制度。
- 1758 年（清乾隆二十三年） 和托辉特首领青滚杂卜发动“撤驿之变”被杀。唐努乌梁海特斯、奇木、托济、锡尔克腾四部 16 鄂拓克改由旺布多尔济、多尔济策登、达什彭楚克等管辖。
- 1758 年~1762 年（清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 特斯、奇木、托济、锡尔克腾等四部唐努乌梁海人开始向清朝中央政府交纳贡赋。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四旗编成。
- 1762 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清政府铸成“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之印”。

- 十七年)
- 1764 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克穆齐克旗编成。
- 1765 年(清乾隆三十年) 清政府赏给唐努旗总管代希副都统衔，此后副都统一职始终由唐努旗总管担任。
- 1772 年(清乾隆三十七) 70 年代初，清朝钦天监官员奉旨在唐努乌梁海进行地理调查和地图测绘。该年，清廷批准了测绘结果，此后清朝编绘地图及每岁颁行时宪书皆以此为根据。
- 1785 年(清乾隆五十年) 唐努乌梁海总管额林沁等来到木兰围场参加围班，受到乾隆皇帝接见和赏赐。
- 1786 年(清乾隆五十一年) 清政府规定：唐努乌梁海人若犯偷盗牲畜罪，不分首从治罪；20 年后再按照乾隆五十年所定刑律办理。
- 1787 年(清乾隆五十二年) 乾隆发布圣旨：唐努乌梁海总管每年赴热河朝觐随围。
- 1788 年(清乾隆五十三年) 清政府议准：唐努乌梁海总管与阿尔泰乌梁海总管等分为四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
- 1797 年(清嘉庆二年) 清政府明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乌梁海地区贸易。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额勒春勒索乌梁海人被惩办。
- 1802 年(清嘉庆七年) 清政府在《蒙古律例》内增加留孤养亲之条，从此唐努乌梁海罪犯如系孤子，可以“照例办理留养”。
- 1804 年(清嘉庆九年) 清政府再次申明禁止内地商民进入乌梁海地区贸易的禁令。
- 1805 年(清嘉庆十年) 根据定边左副将军成宽的奏请，清政府规定，唐努乌梁海的贡赋总额以嘉庆十年的

1807年（清嘉庆十一年底）

数额（2358张貂皮）为标准，一定永远不变；每年增添5户纳贡户。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

清政府规定：乌梁海人偷窃牲畜，照乾隆五十年所定刑律办理，从此在偷盗牲畜罪的量刑上，唐努乌梁海人与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人采用同样的量刑标准。

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

唐努乌梁海官民拿获越境俄罗斯人二名，径由恰克图送回俄国。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

清政府派人处理唐努乌梁海人与三音诺颜部蒙古人的牧地纠纷。

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

唐努乌梁海总管垂敦扎布因贻误公事、勒索属民被撤销职务。

1851年（清咸丰元年）

唐努乌梁海官民拿获越境俄人密哈尔，经恰克图送回俄国。

1860年（清咸丰十年）

清政府规定：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乌梁海人每年进贡貂皮，仍由该旗派委官员兵丁前往收取。

1864年（清同治三年）

中俄《北京条约》规定，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走向为：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往西直至”斋桑湖。

1867年（清同治六年）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线的走向为：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岭，至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阿穆哈河一带地方被划归俄国。

俄国商人维谢尔科夫等派遣商队来唐努乌梁海贸易。

俄人擅自越过和尼音达巴哈一带的中俄边

年)	界进入中国唐努乌梁海境内，要在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
1868 年（清同治七年）	中方将上年擅自来到乌克果勒地方盖房种地的俄人遣送回国，将其所盖房屋全部拆毁。
	俄国驻库伦领事希什马廖夫来到乌里雅苏台城，与定边左副将军麟兴等会谈。俄方主动提出：俄商倘欲进入海境贸易，俄国先期知照乌里雅苏台将军，转饬唐努乌梁海总管查验，贸易执照与所带物件数目相符方准贸易，无票私自通商者，中方有权阻止，并不准盖房种地。
1869 年（清同治八年）	中俄两国代表在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国界线上建立八处分界牌博，并签订《乌里雅苏台界约》。至此，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俄国界线完全划定。两国议定，此后中俄双方官员每年会查一次界牌。清政府并规定，唐努乌梁海总管要经常派员前往新立牌博处所巡逻，每三月汇报定边左副将军一次，倘有事故，随时稟闻。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	清政府颁给库苏古尔旗总管印信。
1877~1878 年（清光绪三年至四年）	唐努乌梁海人反对俄国掠夺者的斗争达到高潮。
1879 年（清光绪五年）	又一批俄人私自进入唐努乌梁海开采金矿。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	俄国人开始非法在图兰村开渠种地。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伊犁将军长庚建议在萨彦岭一带的中俄边界上设立卡伦，该建议未被清廷采纳。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清政府决定颁给克穆齐克旗总管印信。唐努乌梁海各旗遵令大办民团，加强边防，事后受到清廷嘉奖。沙皇俄国向唐努乌梁海移民的活动由偷偷摸摸变为明火执仗。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定边左副将军连顺等人上奏清廷，要求改变封禁政策，允许内地商民进入唐努乌梁海贸易。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奎焕等人再次要求允许内地商民进入唐努乌梁海贸易。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唐努乌梁海各旗为偿还国债而捐款。沙皇政府交通部工程师罗杰维奇考察叶尼塞河上游，归来后提出《关于支持乌梁海地区俄国移民的措施》的报告。
1907~1911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	清政府在唐努乌梁海进行经济社会调查。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清政府开始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兴办教育。克穆齐克旗总管海都布采取措施，驱逐非法迁入克穆齐克地区的俄人，事情以失败告终。
1910年（清宣统二年）	俄国军官波波夫上校率考察队进入唐努乌梁海，夏天，该考察队焚毁唐努乌梁海西南边境察布齐雅勒达坝的界牌。与此同时，俄国停止派员参加例行的边界勘查工作。
1911年（清宣统三年）	俄国伊尔库次克总督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占领唐努乌梁海的问题。

- 俄国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派员前往唐努乌梁海“查明界线”，并声称唐努乌梁海的中俄边界必须重新划分。
- 俄国内阁举行专门会议，讨论侵略唐努乌梁海的方针问题。
- 1912年（民国元年）在俄国的怂恿支持下，一些唐努乌梁海人驱逐进入唐努乌梁海贸易的中国内地商人。
- 唐努旗副都统衙总管贡布多尔济宣布他属下的乌梁海人在俄国保护下“独立”，并请求俄国立即出兵占领唐努乌梁海各要地。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团发给唐努乌梁海各旗总管印信。
- 1913年（民国2年）俄国设置边境专员和移民官员，推行侵占唐努乌梁海的计划。克穆齐克旗和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乌梁海人被迫向俄国政府递交请求“保护”的申请书。
- 1914年（民国3年）沙皇政府决定对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克穆齐克等旗实行“保护”。俄国边境专员采列林向唐努等四旗乌梁海人宣布沙皇政府的决定。
- 俄国五等文官格里耶夫就任“乌梁海边区事务专员”。
- 1916年（民国5年）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派人向中国中央政府驻乌城佐理专员求救。
- 外蒙地方自治政府照会俄国驻库伦总领事，要求俄国将唐努乌梁海交还外蒙地方自治政府。俄国走狗阿格旺喇嘛在索拉马

- 河边被愤怒的乌梁海人击毙。
- 1917 年（民国 6 年） 中国政府就唐努乌梁海设置佐理专员一事与俄国政府交涉，毫无结果。
- 俄国官员率兵夺去克穆齐克等旗总管的清朝印信，强行发给俄国印信。
- 1918 年（民国 7 年）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唐努乌梁海的俄国移民中建立政权组织，海境俄国贫民均分富有俄人的财产。
-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唐努乌梁海各旗代表订立《脱离保护条约》。不久旧俄白党卷土重来。
- 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公署秘书长孟策进入唐努乌梁海调查。北京政府任命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长严式超为调查员、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黄成垿为宣慰员，外蒙地方政府派遣贝子朝克图瓦齐尔为驻唐努乌梁海大官，分头率兵前赴唐努乌梁海。中国军队进驻唐努旗总管驻地萨穆噶勒。
- 1919 年（民国 8 年） 北京政府任命严式超为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
- 中国军队在加大遭到俄人袭击。外蒙地方政府改派玛克苏尔札布为驻海大官，并增兵唐努乌梁海，克旗人民发动反俄起义，中国收复克穆齐克、唐努、萨拉吉克、托锦 4 旗。
- 苏俄红军在克木必齐尔等地打败俄国白党军队，随后退出海境。
- 外蒙古取消“自治”，唐努乌梁海全境处于

	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的直接管辖之下。
1920 年（民国 9 年）	唐努乌梁海大喇嘛达克丹作为外蒙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商订善后条件。 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唐努乌梁海参赞，并任命黄成垿为首任参赞。 中国驻海长官与俄国苏维埃政权代表在白音皋勒举行会晤。
1921 年（民国 10 年）	恩琴白匪占领唐努乌梁海，中国驻海官兵大部遇害。 苏俄红军进入唐努乌梁海，旧俄白党被打垮。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克木必齐尔改称克孜尔，作为首都。唐努乌梁海族名改为唐努图瓦。
1922 年（民国 11 年）	唐努乌梁海人民革命党成立。
1924 年（民国 13 年）	唐努乌梁海一些封建主和喇嘛举行暴动，被镇压。 苏联与外蒙古当局谈判唐努乌梁海与外蒙的边界问题。
1926 年（民国 15 年）	“唐努图瓦共和国”改称“图瓦人民共和国”，并通过新“宪法”。
1930 年（民国 19 年）	唐努乌梁海开展“反封建革命”，实行农牧业集体化。
1931 年（民国 20 年）	一种新的文字在唐努乌梁海推广开来，蒙文停止使用。
1941 年（民国 30 年）	唐努乌梁海派兵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 1943年（民国32年）唐努乌梁海人民革命党领袖托卡率代表团慰问苏军将士。
- 1944年（民国33年）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将其变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省。

### 附录三 参考书目

- 李延寿撰：《北史》，100卷。
-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50卷。
- 魏征等撰：《隋书》，85卷。
- 刘昫等撰：《旧唐书》，200卷。
-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225卷。
- 脱脱等撰：《辽史》，116卷。
- 脱脱等撰：《金史》，135卷。
- 宋濂等撰：《元史》，210卷。
- 赵尔巽、柯劭忞等撰：《清史稿》，536卷。
- 杜佑撰：《通典》，200卷。
- 道润梯步撰：《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年出版。
- 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2卷。
- 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30卷。
- 杨瑀撰：《山居新话》，1卷。
- 马齐等编：《清圣祖实录》，300卷。
- 鄂尔泰等编：《清世宗实录》，159卷。
- 庆桂等编：《清高宗实录》，1500卷。
- 曹振镛等编：《清仁宗实录》，374卷。
- 文庆等编：《清宣宗实录》，476卷。

贾桢等编：《清文宗实录》，356卷。  
宝鋆等编：《清穆宗实录》，374卷。  
世续等编：《清德宗实录》，597卷。  
嵇璜等撰：《清朝文献通考》，300卷。  
穆彰阿等撰：嘉庆《大清一统志》，560卷。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80卷。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事例》，920卷。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图》，132卷。  
昆冈等撰：光绪《大清会典》，100卷。  
昆冈等撰：光绪《大清会典事例》，1220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蒙古律例·回疆则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年。

祁韵士辑：《皇朝藩部要略》，18卷。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80卷。

张穆撰：《蒙古游牧记》，16卷。  
富俊撰：《科布多政务总册》，1册。  
恩华撰：《唐努乌梁海图附说略》。  
魏源撰：《圣武记》，14卷。  
何秋涛编撰：《朔方备乘》，81卷。  
傅恒等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80卷。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卷。  
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218卷。  
王彦威编：《清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  
萨荫图等撰：《使俄公函》，宣统二年至三年。

中华民国财政部编：《民国八年度唐努乌梁海国家岁出预算分表》，1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第3编，1979～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俄国档》，1册，台北1966年出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8册，台北1960年出版。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1974年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民国六年至八年；《中俄关系史料——中东路与东北边防》，民国九年；《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民国十年。台北1959～1975年出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第7编，《战后中国》（一）。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3册，1957～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

中华民国蒙藏院编印：《蒙藏院调查外蒙统计表》。

邹代钧著：《中俄界记》，1911年湖北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

孟榘：《乌里雅苏台回忆录》。

毕桂芳撰：《外蒙交涉始末记》，京华书局1928年版。

陈篆撰：《止室笔记》，1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

《中俄蒙会议录》，2册，抄本。

屈蟻编：《自治外蒙古》，1册，1918年商务印书馆代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陈崇祖著：《外蒙古近世史》，1926年上海出版。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俄)伊·费·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2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俄)明茨洛夫著、马曼丽译：《秘而不宣的使命——乌梁海纪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美国1959年版。

Tang, Peter S. H: 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 ~ 1931. Durham, North Carolina, USA, 1959.

## 附录四 韵目代日表

一日	东、先、董、送、屋	九日	佳、青、蟹、泰、屑	十七日	筱、霰、洽	二十五日	有、径
二日	冬、萧、肿、宋、沃	十日	灰、蒸、贿、卦、药	十八日	巧、嘯	二十六日	瘦、宥
三日	江、肴、肴、绎、觉	十一日	真、尤、軫、队、陌	十九日	皓、效	二十七日	感、允
四日	支、脂、纸、寘、质	十二日	文、侵、吻、震、錫	二十日	哿、号	二十八日	佇、勘
五日	微、歌、尾、未、物	十三日	元、覃、阮、问、职	二十一日	马、个	二十九日	蹠、艳
六日	鱼、麻、语、御、月	十四日	寒、盐、旱、愿、维	二十二日	养、祃	三十日	陷
七日	虞、阳、庚、遇、曷	十五日	删、咸、潸、翰、合	二十三日	梗、漾	三十一日	世、引
八日	齐、庚、莽、霁、黠	十六日	铣、凥、叶	二十四日	迥、敬		

## 附录五 六十干支表

(一)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二)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三)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四)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五)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六)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 后记

这本资料集是我研究唐努乌梁海问题的成果之一。1982年夏，在从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的前夕，我考取了该校中俄关系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对唐努乌梁海问题产生了兴趣，当时学业繁忙，未着手研究。1985年秋，我来到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任教。初来西工大的三年，我忙于过教学关，仍顾不上进行研究。1988年秋冬，我方开始较系统地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历史资料，并撰写成两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9年和1990年，别的工作占去了我全部的课余时间，唐努乌梁海问题的研究又告中辍。1991年，我参加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吕一燃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边界史》课题组。吕先生主持的这个课题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我负责撰写“唐努乌梁海问题”一章，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完成了任务，交出了6万字的稿件。同年秋，香港孔安道纪念金有限公司资助我一笔经费以从事唐努乌梁海问题的研究，从此时起，我锐意研究唐努乌梁海问题，把这项研究作为此后几年间我最重要的科研任务。1993年，该项目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这使我进一步受到鼓励。

1991年春到1996年春的五年时间里，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我利用夜晚、星期天、寒暑假的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研究。撰史首在广搜资料。对于史料缺乏而又零散，以往很少研究的唐努乌梁海问题而言，搜集史料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有鉴于

此，我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除了对西安能找到的有关书刊仔细搜检外，我利用暑假时间，三去北京，一去呼和浩特，在这些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书店里总共泡了五个月，阅读、摘抄、复印了一批有价值的史料，为进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础上，我又撰成 10 余篇关于此问题的学术论文，发表于北京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台北的《中国边政》杂志。1996 年，我在台北出版了专著《唐努乌梁海》。考虑到关于此课题的史料极为零散，学术界不易看到，我又编辑了这本资料集，现在将其付梓。

这本资料集的编成，意味着我关于此课题的研究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当本书同时也是整个“唐努乌梁海问题研究”课题完成之际，作者愉快地来履行向曾经帮助我的人们致谢的责任。这项研究能够顺利完成、研究成果能够问世，得益于许多善良、爱国的人们的无私帮助。以孔宪明先生为主席的香港孔安道纪念金有限公司慷慨解囊，惠赠了本项研究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使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倘没有该公司大力支持，本项研究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些成果。课题承担者在此谨向孔安道纪念金有限公司表示诚挚的谢意，孔安道纪念金有限公司的懿行善举将流芳天下！国家社科基金会也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笔经费，比起孔安道纪念金有限公司提供的资助来，此项资助数额较小，然对研究者而言，亦是一个重要的帮助。

台北几位前辈学者对研究者的关怀和支持使人难以忘怀。台北“中央研究院”已故研究员李毓澍先生是台湾研究蒙古史的著名学者，他关于唐努乌梁海史的两篇长论文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启发。李先生于 1995 年 4 月逝世。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半年里，我与他有五六次书信往还，李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热情的鼓励，这一段友谊令人难忘。台湾“中国边政协会”理事长、政治大字教授林恩显先生是研究中国边疆史地学、民族史学的著名学者，台湾

《中国边政》杂志主编刘学铫先生是在中国边疆史地学方面著述宏富的著作家，他们对本项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刘学铫先生收到我的论文稿件后，给予很高评价，立即同意在《中国边政》发表，并写信鼓励我撰写关于唐努乌梁海的专著，“说明历史真相，为子孙后代留一纪念”。林、刘二先生收到我请求帮助联系出版单位的信后，即一起奔走，使《唐努乌梁海》专著的出版问题得到解决。林先生还慨允我的请求，拨冗为《唐努乌梁海》一书作序。林、刘二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如此助人为乐，令人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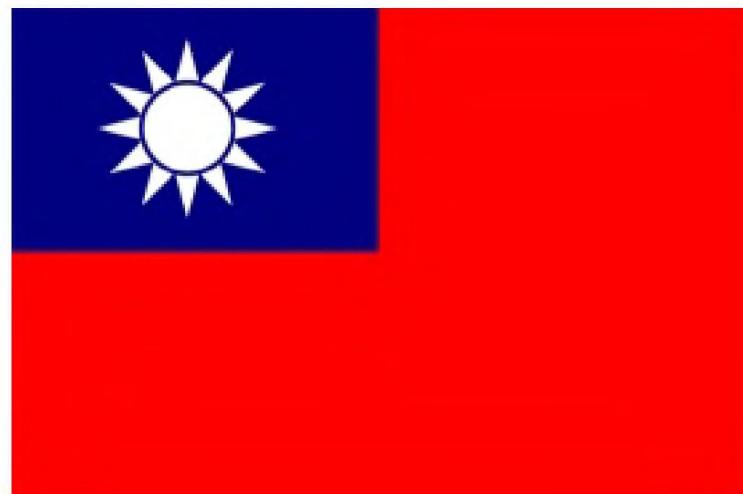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前主任吕一燃研究员是研究中国边疆史地学、中俄关系史学的著名学者，他在主持多项研究课题的同时，为我提供资料线索，审阅《唐努乌梁海》专著的初稿且提出改进意见，并为该专著撰写序言，对该书作了切实中肯的评价。吕先生的序言以及前述林先生的序言使该书增色不少。自从80年代初期相识以来，吕先生给我许多指导和帮助。吕先生与我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但我从他那儿实实在在地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的导师、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治学严谨，在历史学方面著作甚丰，虽已过古稀之年，仍坚持进行学术研究，他审阅了《唐努乌梁海》一书的写作提纲和该专著前四章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使该书避免了不少错误。我的老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教授在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方面著作很多，是中国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对《唐努乌梁海》的写作提纲提出了很好意见。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主任马大正研究员是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的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存宽、徐曰彪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著名学者，他们都曾为我提供咨询，马先生并为我去内蒙搜集资料向当地有关学者写信介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审陈春华先生的高质量的译作对本项研究很有帮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云田先生在清代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对《唐努乌梁

海》一书提出过修改意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教授是研究蒙古史的著名学者，该所长薄音湖教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包文汉教授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为我在内蒙搜集资料提供了必要的关照。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译审姬增录老师、我在大学本科时的同系同学吕卓民博士，在俄文、日文资料翻译方面给了我宝贵帮助。西大西北史研究室的其他师友，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各位同行，尤其是毕奥南编辑、房建昌副研究员，我在大学本科时的同班同学、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杨圣敏博士，我的同系同学、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梁金智先生等，都曾在我搜集资料时提供过帮助。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资料室、西北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我彬彬有礼，热情接待，由于他们的良好合作，我才得以完成搜集资料的艰巨任务。

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的领导和同事对我开展此项研究给予了支持和鼓励。西北工业大学“211”建设基金提供了本书的出版费用。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刘文瑞先生、总编辑杨德生先生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大力帮助。拙荆刘梅琴女士在一所中专学校担任语文教席，又先后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和工会主席，事务繁忙，然她在我从事此项研究期间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并帮助誊抄了相当部分稿件。她的鼎力支持是本项研究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上述各位的帮助支持，作者方能在此时此刻愉快地写完这篇后记的最后一句话。

樊明方  
1998年11月5日



更多好書：

*<http://mybooks.googlepages.com>*